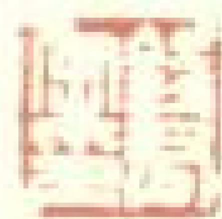
中國醫學大成

【重刊訂正本】

錢君匋題



【十七】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一七）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冊）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二,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溫熱逢源 〔清〕柳寶詒 編著

隨息居霍亂論 〔清〕王士雄 著

瘟疫霍亂答問 〔清〕陳蟄廬 初稿

霍亂審證舉要 〔清〕連文沖 述

鼠疫抉微 〔清〕余伯陶 輯述

原　編　曹炳章

總審定　裘沛然

總審閱　蕭敏材　朱邦賢　沈麗君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尚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値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尚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
上海中醫學院

溫熱逢源提要

淸、江陰柳寶詒著。寶詒號穀孫。著有柳選四家醫案。已風行海內。讀其書者。咸知先生於溫熱證有獨到之見地。前婁君吉生向無錫承夢琴君以他書交換得之。經周小農精校一次。刊入三三醫書第一集中。卷上、詳註內經伏氣發溫。難經伏氣發溫。仲景伏氣化溫熱。仲景暴感暑熱。仲景兼感濕各證治諸條。其卷中、辨正周禹載溫熱暑疫各條。辨正蔣問齋伏邪篇。評傷寒緒論溫熱各條。評錄吳又可溫疫論各條。其卷下、論溫病與傷寒不同。伏氣發溫與暴感風溫病原不同。論伏邪外須辨六經形證。伏邪初發脈象舌苔本無一定。伏溫從少陰初發證治。伏溫由少陰外達三陽證治。伏溫熱結胃府證治。伏溫上灼肺金發喘逆、咯血欬膿、及內燔營血、吐衄便紅、外竄血絡、發斑疹、喉痧等證治。伏溫化熱。鬱於少陰。不達於陽。及化熱內陷手足厥陰。發痙厥昏蒙。或挾濕內陷太陰。發黃疸腫脹泄利等證。伏溫外挾風寒暑濕各新邪爲病。伏溫兼挾氣鬱痰飲食積瘀血。以及胎產經帶諸宿病等條。於溫熱諸候。變證挾證。辨釋無遺。當今研究溫熱者。實有參考之必

要。爰爲重校圈點印行之

溫熱逢源目錄

卷上

卷中

卷下

溫熱逢源

清 江陰 柳寶詒穀孫編著
無錫 周鎮小農初校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上

詳註靈樞素問伏氣化溫諸條

靈樞論疾診尺篇曰。冬傷於寒。春生癉熱。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
金匱真言論曰。藏於精者。春不病溫。
詒按、冬令受寒。隨時而發者爲傷寒。鬱久而發者爲溫病。就溫病言。亦有兩證。有隨時感受之溫邪。如葉香巖吳鞠通所論是也。有伏氣內發之溫邪。卽內經所論者是也。是則冬傷於寒。正春月病溫之由。而冬不藏精。又冬時受寒之由

也。

又按、喻西昌尙論後篇。專論伏氣發溫之病。分爲三例。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爲一例。謂寒邪之伏於肌膚者。以冬不藏精。春必病溫爲一例。謂寒邪之伏於骨髓者。以冬不藏精。冬傷於寒爲一例。謂內外均受邪。如傷寒兩感之證。以此三例。鼎立三綱。分途施治。恰與傷寒論之太陽病之風傷衞。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衞之三例。前後相符。此喻氏得意之筆也。蓋喻氏天才超越。筆立淸卓。每有議論。無不力破餘地。而有意爲文。每每虛立門面。創議論以助我波瀾。在作文則爲高手。而說理則未必皆能精確矣。卽如伏氣發溫之病。惟冬傷於寒。故病溫。惟冬不藏精。故受寒。其所受之寒。無不伏於少陰。斷無伏於肌膚之理。其腎氣未至大虛者。倘能鼓邪外達。則由少陰而達太陽。病勢淺而輕。若腎虛不能托邪。則伏於藏而不得外出。病卽深而重。同此邪。同此病。證有輕重。而理原一貫。無三綱之可分也。喻氏論病。每每騁其才辯。而刻意求高。抑或借作感慨。而自抒胸臆。逞筆所之。不自覺其言之過當。學者須分別觀之。

又按王叔和編次傷寒論略例云。中而卽病者名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

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按、叔和此論大旨無甚剌謬。喻氏肆意駁之未免太過。惟寒毒藏於肌膚一語。於理欠圓。冬寒是時令之邪。與疫癘不同。無所謂毒。於寒下加一毒字。已屬駭人。再寒邪之內伏者。必因腎氣之虛而入。故其伏也每在少陰。若皮膚有衞氣流行之處。豈容外邪久伏。況果在皮膚。則病發亦輕。何至深入藏腑。而有險惡之證耶。

素問熱論篇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暑當與汗出勿止。

詒按、伏氣發溫。隨時而變。熱之輕者曰溫。熱之重曰暑。夏至後曰小暑大暑。冬至後曰小寒大寒。寒暑二字。相爲對待。內經所稱暑與熱。本無分別。觀篇首云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其義可見。至仲景始以夏月暴感之熱邪。名曰暍病。正以別於伏氣外發之熱病也。況伏氣隨時外發。亦必兼挾時令之邪。如春令兼風。夏令兼暑。理所必至。是其所以異名者。固不第因乎熱之微甚矣。

又按經言。凡病傷寒。是傷寒不必專在於冬時。卽三時感寒。亦能鬱化爲溫也。其稱夏至後爲病暑。則暑卽溫之變名。尤不可指爲另是一邪。而此獨分別言

之者。因伏氣發於夏至以後。其治病略有不同。蓋溫病忌汗。恐其傷陰。若時交長夏則汗出必多而邪氣亦隨汗而出又未可以汗多而遽止之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岐伯曰。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

素問八正神明論岐伯曰。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

詒按、此兩節言冬時寒邪。所以能久伏不覺之故。凡風從時令王方來者爲正邪。從冲後來者爲虛邪。冬以寒爲正邪。故中於人也。令人不覺。近人有疑邪正不並立不能久伏不發者。曷不取此兩節經文細意繹之。

靈樞論疾診尺篇。岐伯曰。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素問平人氣象論。岐伯曰。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

詒按、尺膚發熱熱在陰也。尺熱而脈數且躁。中有溫邪也。更兼盛滑則熱邪已動有外出之象矣。此言伏溫而發之脈證也。

靈樞熱病篇曰。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骨

髓。死不可治。又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尙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

熱病脈尙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

詒按此節不知所痛二句。形容伏溫初發神情呆鈍。其狀如繪。陽熱甚者。其熱邪之浮於外者已甚也。陰頗有寒者。其寒邪之伏於陰者尙未外透也。若此者其熱深在骨髓。故不可治。

又按已得汗而脈尙躁。是熱甚而鬱於陰也。脈尙躁而不得汗。是熱甚而鬱於陽也。邪鬱不解。陰陽之氣不能主持。故死。

素問熱論篇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問其故。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痛而鼻乾。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

腹痛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衞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可泄而已。　又、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病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又、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營衞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

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

又、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詒按、熱論謂人受寒邪。其爲病必化熱。但隨時而發者爲傷寒。其病自外而入內。久伏而發者爲溫病。其病自內而達外。此論除篇末傷寒成溫一節。論及溫病外。其餘所論。都屬傷寒。惟所列六經形證傷寒與溫病。初無二致。故備錄之。以爲臨證時。分經認病之則。

又按、凡傷寒化熱。自表入裏。初起三日。在三陽經者可汗。後三日。在三陰經者可泄。故不至於死。其兩感者。乃一藏一府一陰一陽同時俱病。來勢迅速。不及措手。勢必陰陽交絕。營衞不通。而不免於死矣。刺熱篇所論。太陽之脈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一段。即溫病中之兩感。與此節可以互證。

又按、食肉則復一節。論病後食復。溫病亦與傷寒相同。

又按、經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是指冬邪春發者而言。此言凡病傷寒則無論冬夏。凡有伏邪。均可發爲溫病也。故夏至前後。異其時而同其病。曰溫曰暑。同

其病而異其名也。又溫與暑病邪相同。而隨時異名。冬邪春發者。邪鬱化熱。由裏達外。邪隨汗去。多汗則傷陰。故汗多者當止之。若至夏令。天時蒸熱。先已有汗。更有伏邪內動。汗泄愈多。但其汗之出也。邪機甫動而汗即淋漓。若見汗多而遽止之。則邪機亦因之而窒矣。故特分別言之。而禁其止也。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日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

詒按、肝脈絡陰器。肝病不能疏泄。則熱鬱而小便黃也。腹痛多臥。肝病尅脾也。熱爭者。為熱甚而與正氣相爭也。狂言及驚。犯及手經也。脇痛。肝脈所過也。手足躁。不得安臥。熱甚生風。風淫四末。故煩擾不安也。庚辛尅木之日。故病甚。甲乙木旺之日。故汗出而愈。氣逆者。謂病氣甚而不順。其可愈之期也。更逢尅木之日。故死。厥陰少陽並刺。病在藏必瀉其府。以求出路也。逆則頭痛。病氣上升之故。參吳意 庚辛日以下各藏仿此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

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

詒按、膻中爲喜樂所出。故心病先不樂而發熱。與正爭則心卒痛。心主火故煩。心氣不舒故悶。嘔屬肝病。木火同氣。且邪在上。多嘔也。頭痛。火升也。面赤火越也。汗爲心液。熱甚則液乾。故無汗也。

章虛谷曰。人身生陽之氣。根於腎而發於肝。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生氣相傳。所以生生不息也。邪伏血氣之中。亦隨生陽之氣而動。動甚則病發。其發也。隨氣所注而無定處。故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仲景所論或發於陰經。或發於陽經。正合難經之旨。今觀內經按生氣之序。首列肝。次以心脾肺腎。可見邪隨生氣而動。不定中。是有一定之理。足以印證難經仲景之言。而軒岐越人仲景之一脈相承。更可見矣。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

詒按、濕之中人也。首如裹。故脾病頭先重也。頰爲少陽所屬。土木互爲勝負。土病則木病亦見也。顏青欲嘔。頷痛。皆木病也。脾脈注心。煩。腰痛不可用俛仰、是

脾病及胃。不能束筋骨利關節也。腹滿泄。脾經本病也。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詒按、肺主皮毛。故先惡風寒。肺氣不化。則濕熱蒸鬱。故舌苔黃。喘欬。熱邪傷肺也。熱鬱肺部。胸膺背走痛而不得太息也。頭痛者天氣膹鬱而熱上衝腦也。熱蒸於內。則腠開汗出。熱暫泄而生寒也。

腎熱病者先腰痛䯒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䯒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熱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

詒按、腰爲腎之府。又腎脈貫脊會於督之長強穴。又腎脈入跟中以上腨內。太陽之脈。亦下貫腨內。腨卽䯒也。痠者熱爍液也。腎主五液而惡燥。病熱則液傷而燥。故苦渴而飲水自救也。又太陽之脈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病甚而移之府。故項痛而強也。䯒寒。熱極爲寒也。腎脈從小指之下。斜趨足心病甚故足下熱也。不欲言有不能明言之苦也。員員澹澹者。一身不能自主。難以形容之

狀。

又按、內經敍列五藏熱病。惟肝腎兩節。多其逆一層。他藏無之。可見熱病傷陰。惟肝腎爲最要也。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章虛谷曰。此更詳五藏熱邪未發而必先見於色之可辨也。左頰顏鼻右頰頤。是肝心脾肺腎五藏之氣。應於面之部位也。病雖未發。其色先見。可見邪本伏於氣血之中。隨氣血流行而不覺。良工望而知其邪動之處。乘其始動。卽刺而泄之。使邪勢殺而病自輕。卽難經所云隨其經之所在而取之者。是爲上工治未病也。而用藥之法。可以類推矣。

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之寒處。身寒而止。

章虛谷曰。以其久伏之邪。熱從內發。故必先飲寒水。從裏逐熱。然後刺之。從外而泄。再衣以寒。居處以寒。必身寒熱除而後止。

王夢隱曰。今人不讀內經。於溫熱暑疫諸病。一概治同傷寒。禁其涼飲。厚其衣

被。因而致重者不少。然飲冷亦須有節。過度則有停飲腫滿嘔利等患。更有愈後手指足縫出水。速投米仁三兩。茯苓三兩。白朮一兩。車前子五錢。桂心一錢。名驅濕保脫湯。連服十劑。可免脚趾脫落。此即諺所謂脫脚傷寒也。亦不可不知。若飲冷雖多。而汗出亦多。必無後患。

詒按。治熱以寒。一定之理。今人於溫病初發。見用涼解。而即言其遏邪者。彼固未明此理也。

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內連腎

章虛谷曰。此言外感與伏邪互病之證也。與熱病篇之兩感。同中有異。彼則內外同時受邪。內外俱病。故不免於死。此則外感先發。伏邪後發者可生。若同發則死。期不過三日也。云太陽之脈者。謂邪受於太陽經脈。即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強者是也。色榮顴骨者。謂鮮榮之赤色。見於顴也。蓋顴者骨之本。骨者腎所主。腎藏之伏邪已動。故赤色循榮血而見於顴也。榮未交。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者。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太陽經脈外受之邪。與少陰營中伏熱之邪。尚

未相交。且使得汗。先解外邪。所謂未滿三日可汗之是也。其內伏之邪後發。待藏氣旺時可已。如腎熱病待壬癸日得大汗而已也。又如所云見赤色者刺之名治未病亦可也。倘與厥陰病證爭見。則腎肝皆有邪熱內發。其勢必與太陽外邪連合而不可解。故比之兩感病。死期更速也。蓋兩感病起於經。必待胃氣盡。六日方死。此則熱邪內連腎藏。本元即絕。故死期不過三日也。

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日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章虛谷曰。上言肝熱病者。左頰先赤。肝爲厥陰。膽爲少陽。相表裏者也。外邪受於少陽經脈。而肝藏伏熱之色。榮於頰前。若外內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以解外邪。其內發之熱。可待藏氣旺時而已。若與少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肝連腎熱而內外邪勢必交合難解。死期不過三日也。大抵外內之邪。發有先後而不交合。尚可解救。故要緊在榮未交一句。下文病名陰陽交。亦即榮已交之義也。　經文止舉太陽少陽兩證。不及陽明太陰合病者。以陽明之府。可用攻瀉之法。不至必死。非同太陽少陰少陽厥陰。其邪連合而無出路。則必死也。

評熱病篇云。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

章虛谷曰。陰陽之氣。本相交合。今則邪勢瀰漫。外感陽分之邪。與內發陰分之熱。混合不分。而本元正氣絕矣。故曰交者死。非陰陽正氣之相交也。下文明其所以然之理。

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出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失志也。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

章虛谷曰。汗生於穀。穀生於精者。謂由本元精氣。化水穀以生津液。發而爲汗。邪隨汗泄。則邪卻而精勝也。今汗出復熱而不能食。是邪勝而津無所藉也。其病仍留連不去。則其壽可立待而傾矣。狂言失志一也。汗出復熱二也。脈與汗不應三也。見三死證而不見一生證。雖似愈。必死也。

素問陽明脈解篇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岐伯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章虛谷曰。土畏木尅。故聞木音則驚也。熱甚則惡火。仲景所謂不惡寒反惡熱也。邪結於胃而氣厥。逆則喘而惋。惋者懊憹而不欲見人也。邪熱內結。則氣阻而喘。不能循經外達。則四肢厥逆。蓋四肢禀氣於脾胃也。邪內入則連藏故死。外出則連經故生。

帝曰。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歌者何也。岐伯曰。此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章虛谷曰。四肢稟氣於脾胃。胃爲藏府之海。而陽明行氣於三陽。故四肢爲諸陽之本也。邪盛於胃。氣實於四肢。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邪亂神明。故妄言駡詈。胃中邪實。不欲飲食。四肢多力。則妄走也。此大承氣之證。其邪連經。脈必滑大。下之可生。其邪連藏。脈必沉細。仲景云陽病見陰脈者死。則雖有下證。不可用下法矣。

王夢隱曰。溫病誤投熱藥補劑。亦有此候。經證亦有可用白虎湯者。沉細之脈。亦有因熱邪閉塞使然。形證果實。下之可生。未可概以陰脈而斷其必死也。凡熱邪壅遏。脈多細耎遲澀。按證淸解。自形滑數。不比內傷病服涼藥而脈加數者爲虛也。

熱論篇曰。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病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

詒按。此言熱邪初愈。餘熱留而未淨。得穀食助氣。則兩熱相合而復熾。觀其食

肉則復。多食則遺。故病後必須謹調口腹。衹可以清淡稀粥。漸爲調養也。

素問玉板論要篇岐伯曰。病溫虛甚死

詒按。經言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則凡病溫者。其陰氣先虛可知。使或虛而未至於甚。則養陰透邪。治之如法。猶可挽回。若病溫者而至虛甚。則熱邪內訌陰精先涸。一發燎原。不可治矣。

靈樞五禁篇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

詒按、熱病汗出後而脈轉盛躁。此熱邪深伏於陰。至汗出而邪機始動而外露。則其伏邪必重。故曰逆也。

靈樞熱病篇曰。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

吳鞠通曰。人迎躁。邪在上焦也。故取之諸陽。以泄其邪。陽氣通則汗隨之。陽盛則陰衰。瀉陽則陰得安其位。故曰實其陰。瀉陽之有餘。卽所以補陰之不足。故曰補其不足也。　溫熱病未有不傷陰者。實其陰以補其不足。此一句實治溫熱之吃緊大綱。

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熱病七日八日。脈口動。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尙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

詒按、熱甚而脈浮躁則可刺。當急取之。令其熱邪從汗泄而解。若脈陰陽俱靜。是陽證見陰脈。已有死徵。故勿刺。　脈口動喘而短者。熱壅於肺也。刺手大指間肺之少商穴。俾肺之熱痺開而汗泄則解矣。　熱邪灼爍血分則溲血。陰液被爍則口乾。下焦陰傷已甚。而脈又微小。則不惟陰涸而陽亦傷矣。故主死。已得汗而脈尙躁。喘且復熱。是熱不爲汗衰。而化源且絕矣。故死。

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顴發赤。噦者死。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欬而衄。汗不出。出而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痙者死。腰折瘈瘲。齒噤齘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

詒按、顴赤而噦。腎陰已竭而虛陽上脫之證。故死。　汗泄而腹尙滿。是陰下脫

而邪不減。與熱不爲汗衰者相似。故死。目不明。陰脫也。陰脫而仍熱。故死。熱滿當泄。老人幼兒不任攻伐。則熱無出路。故死。熱蘊無汗。上逆則嘔。下迫則血溢。上下交征。陰液易涸。故爲死候。舌本爛。乃腎火上結。與胃熱熾而口糜者不同。若既爛而熱仍不已。亦爲死候。汗不至足。是肺氣不下行而化源將絕也。欬衄。乃邪閉於上。無汗則邪不外泄。又兼化源將絕之徵。故曰死。髓熱如骨蒸之狀。邪熱深入於腎也。熱而痙。致見腰折等證。是邪熱深入於肝也。肝腎爲熱邪所爍。故死。

吳鞠通曰。此節歷敘熱病之死徵。以禁人之刺。大抵由於陰竭者爲多。然刺固不可。亦有可藥而愈者。蓋刺法能泄能通。開熱邪之閉結最速。至於益陰以存津。則刺法之所短。湯藥之所長也。

詳註難經伏氣發溫諸條

難經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否。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

徐洄溪曰。傷寒者。統名也。下五者。傷寒之分證也。

詒按。中風傷寒。卽仲景論中所列之證也。是感而卽發者也。若寒邪鬱伏而發。則因溫風而發者。名曰風溫。因暑熱而發者。名曰熱病。此卽夏至後之暑病也。因濕邪而發者。名曰濕溫。雖隨時隨病。各異其名。而由於受寒則一。故皆謂之傷寒。

又按。所苦不同。言五者之爲病不同也。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汗出。惡風脈緩者。名曰中風。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爲濕痺。太陽中熱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也。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此五條。卽論列五種病之所苦。各有見證之不同也。前二條是感寒而卽病者。後三條是寒伏於內。兼挾別氣而病者。仲景悉隸於傷寒論中。可見五證均因於寒。卽均可謂之傷寒也。

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　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濇。　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　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濇　溫病之脈行

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

詒按陰陽二字以脈言凡脈寸爲陽尺爲陰。右爲陽。左爲陰。浮爲陽。沉爲陰。就此節論當以尺寸分陰陽爲是。風爲陽邪故陽脈浮滑。寒邪收引。故脈緊濇濕爲陰邪而傷陽故陽濡而陰急。熱病爲陽邪而傷陰故浮滑而沉濇熱病是溫邪之已化熱而外出者其未化熱之前名曰溫病邪伏少陰隨氣而動流行於諸經。或乘經氣之虛而發或挾新感之邪氣而發其發也。或由三陽而出。或由肺胃最重者熱不外出。而內陷於手足厥陰。或腎氣虛不能托邪而燔結於少陰。是溫邪之動。路徑多歧隨處可發初不能指定發於何經。即不能刻定見何脈象也。

又按伏溫之病。隨經可發。經訓昭垂。已無疑義。乃張石頑謂溫邪之發。必由少陽。陸九芝謂溫熱病必發於陽明。陳平伯則以肺胃爲溫邪必犯之地。吳又可又以募原爲溫疫伏邪之所。諸家所論。雖亦各有所見但祇舉溫病之一端而不可以槪溫病之全體。至吳鞠通溫病條辨橫分三焦謂凡病溫者。必始於上焦手太陰。是以時感溫風之證。指爲伏氣發溫之病。彼此混而不分。其背謬爲

尤甚。學者當卽此節經文。悉心參究。確知溫病之發。隨經可動。臨證時始有真知灼見。而不至有他歧之惑也。

傷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卽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滑氏本義引外臺秘要。謂表病裏和爲陽虛陰盛。邪在表。宜發汗。若反下之。引邪入裏。誅伐無過。故死。裏病表和爲陽盛陰虛。邪入裏。宜急下。若反汗之。兼虛其表。故死。按傷寒例。亦有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之文。諸家釋之不一其說。成無己註。則以陽邪乘虛入府。爲陽盛陰虛。邪乘表虛。客於營衞。爲陽虛陰盛。外臺秘要及劉河間傷寒直格。俱以不病者爲盛。病者爲虛。活人書以內外俱熱。爲陽盛陰虛。內外俱寒。爲陽虛陰盛。惟王安道溯洄集。則以寒邪在外。爲陰盛可汗。熱邪內熾。爲陽盛可下。此說最爲無弊。若不病爲實。病者爲虛之說。與表病裏和裏病表和之說相近。但虛實二字。其義終未妥也。

詒按、寒邪初受。未經化熱。衞陽被遏。則陽虛而陰盛。此卽暴病之傷寒。但用辛

溫助陰。以發其汗。則邪解矣。若未曾入府化熱。而遽下之。則裏氣傷而表邪陷。卽死矣。若邪鬱久而化熱。陰液被爍。則陽盛而陰虛。此卽伏氣之溫病也。裏熱既盛。當急下以救陰則生。若再用辛溫誤發其汗。則陰愈爍而變證蠭起。是以受病之始。都屬寒邪。故仍以傷寒爲提綱也。此節兩層以傷寒溫病分貼作解。亦甚愜帖。前所引諸家之論。似總不能若是之直捷。

詳註仲景伏氣化溫證治各條

傷寒論平脈法篇。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者。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

詒按、溫邪化熱內動。脈當數大。乃見微弱。是氣弱不能托邪。邪鬱不達之象。熱不外達。而循經上浮。則爲喉痛。以少陰之脈循喉嚨也。傷寒少陰病。本有下利咽痛之條。亦卽此義。蓋以熱鬱既久。則陰液腐敗。故不但咽痛。而復欲下利也。

又按、此條可爲溫邪內伏少陰之證。

章虛谷曰。觀仲景標中風傷寒暑熱等病脈。與難經同。惟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是言溫病初由伏邪。隨氣血流行在諸經中。及其發也。不知從何經而動。其發無定處。故無一定之脈可指也。今仲景又敎人審脈以辨邪發之經。如脈微弱。卽知其邪未離少陰。隨經上下。必當有咽痛下利等證。正與難經互相發明也。下文邪出三陽熱勢大盛。其脈浮大上關上則是脈隨證變。證隨脈見。在初起本無定脈。故難經不標脈象也。由是觀之。其與外感之邪。有定證定脈者。固迥不同矣

少陰病。（脈微細但欲寐也）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章虛谷曰。風寒外閉少陰而咽痛者。仲景用半夏散辛溫開泄之法矣。此少陰伏熱內發。循經上灼而咽痛。雖不合用辛溫開泄。亦不可用凉藥。以遏其外出之勢。故專用甘草甘緩之品。導邪外達。且生用亦能瀉火。如不差。則火鬱而不出也。加桔梗上通其氣。則痛自止矣。傷寒自表入裏。故先太陽而後至少陰。溫病自裏而出表。故先少陰而後出太陽也。

沈宗淦曰。伏氣爲病。皆自內而之外。不止春溫一證也。蓋四時之氣。皆有伏久

而發者。不可不知也。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

張路玉曰。病雖發於陰經。實爲熱證。下利咽痛。胸滿心煩。其邪熱之充斥上下中間。已無處不到。而又非寒下之法所宜。故立猪膚湯。以潤少陰之燥。與用黑驢皮之意頗同。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猪膚潤燥。同具散邪之意。比而觀之。思過半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周禹載曰。伏邪未發。津液先已暗耗。今得之二三日以上。雖陰火不升。未見咽痛等證。而心煩不得臥。已知陰液消耗。故以芩連清熱。卽以膠芍滋陰。虛實兩治也。

詒按。以上少陰病三條。均與傳經熱邪不合。其爲伏邪所致無疑也。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章虛谷曰。下利六七日。熱從下陷。不得外透。故逆於肺則咳而嘔。乘心則煩渴不得眠。以心肺皆通少陰之脈故也。主以猪苓湯利水而滋陰。蓋滋陰則熱隨

利去。利水則瀉止。而煩渴亦解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張路玉曰。伏氣之發於少陰。其勢最急。與傷寒之傳經熱證不同。得病纔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難爲矣。故宜急下。以救腎水之燔灼也。按少陰急下三證。一屬傳經熱邪亢極。一屬熱邪轉屬胃府。一屬溫熱發於少陰。皆刻不容緩之證。故當急救欲絕之腎水。與陽明急下三法。同源異派。

詒按、此亦伏邪無疑。如係傳經熱邪。則從始病數起。決不止二三日。如從傳至少陰數起。則不應二三日。始見口燥咽乾也。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

王安道曰。溫病如此。則知熱病亦如此。是則不渴而惡寒者。非溫熱病矣。溫熱病而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重有風寒新中也。

沈堯封曰。此條雖不言脈。以後條參之。其尺部必浮也。

章虛谷曰。溫病之發無定處。少陰之表爲太陽。熱邪從裏出表。即有發熱頭痛之太陽病也。不惡寒。則非新感之邪。可知熱從內發。故渴。仲景恐人錯認爲太

陽傷寒傷風之證。故特標明。謂此是伏熱內發之溫病也。其少陰溫病。反不標者。因伏氣條內。已申明咽痛下利。爲少陰初發之溫病矣。

王夢隱曰。汪謝城云。吳氏溫病條辨。上焦篇首引傷寒論云。太陽病。但惡熱。不惡寒而渴者。名曰溫病。桂枝湯主之。今檢傷寒論。卻未見此數語。使此語真出仲景耶。亦當辨其簡誤。若係吳氏誤記。尤不可不爲之辨正。余謂非誤記也。因喻氏嘗云。仲景治溫證。凡表藥皆用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尤在涇讀書記云。此喻氏之臆說。非仲景之舊章。鞠通自謂跳出傷寒圈子。而不知已入嘉言套中。又不甘爲人下。遂肆改原文。捏爲聖訓。而不自覺其誣聖誤世也。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章虛谷曰。太陽外感之邪。若發汗已。當熱退身涼矣。今熱邪從少陰而發。當清其熱。而誤發其汗。反傷津氣。而助邪勢。故身更灼熱。因而勾起其肝風。鼓盪其溫邪。故曰風溫。其爲病也。虛陽外浮。熱邪漫溢。故脈陰陽俱浮。津液外泄。自汗

不止。氣乏神昏。則身重多眠睡。內風動而機竅窒。故鼻鼾而語言難出。其非外感風邪可見矣。若被下者。謂未經誤汗。非爲汗後又下也。若誤被火劫者。微則熱傷營氣。而血瘀發黃。劇則熱甚風生。而驚癇瘈瘲也。蓋邪伏少陰。熱灼水枯。咽乾口燥。法當急下。此熱已發出太陽。則少陰空虛。若下之傷陰。則小便不利。而直視失溲。則氣亦脫矣。若未汗下而被火攻者。外火助內熱。熏蒸而發黃。劇則火邪擾心。如驚癇。肝風熾甚。而瘈瘲。皆壞象也。若止火熏之一逆。尚可引日苟延。若既汗又下而再逆之。更促其命期矣。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詒按、桂枝湯治風邪傷衞表病而裏和者。用之得當。則微汗而解。此則溫邪自內而發。誤用桂枝。適以助邪而耗液。故大汗大渴。熱勢轉甚。主以白虎。所以泄熱解煩。因陰液被劫。故加人參以救之也。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張路玉曰。黃芩湯。溫病之主方。卽桂枝湯以黃芩易桂枝而去生薑也。蓋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在裏風熱。其生薑辛散。非溫熱所宜。故去之。

周禹載曰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則以非傷寒故也。何以知其非傷寒以不惡寒而即熱。不得謂之傷寒也。何以云太少二陽。以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皆二經證也。果係傷寒合病。應見表證。今不但無表且有下利裏證如云傷寒協熱下利。必自傳經來不若此之即利也。蓋溫邪內蘊已久。中氣不足者。豈能一時盡泄於外。其下走而作利。亦自然之勢也。

王夢隱曰少陽膽木挾火披猖。嘔是上冲。利由下迫何必中虛始利。飲聚而嘔乎。半夏生薑專開飲結。如其熱熾。宜易連茹。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周禹載曰溫病至三陽合病。其邪熱溷實可知。故脈浮大也。意邪在少陰。尺脈已大。今由內達外而浮大見於關上故曰上關上也。然脈雖見於陽位。而少陰之源未淸。故欲眠仍見少陰證而盜汗又少陽證也。太陽脈浮陽明脈大。而關上是少陽部位。故三陽合病。

詒按春溫所以異於熱病者。以目合則汗。不似熱病之大汗不止也。

楊素園曰此條與發汗已身灼熱之風溫。初是一串。初起為此病。誤汗則為風

錢。炙甘草一錢。竹葉五十片。

溫。按、此條治法。繆仲淳擬用百合一兩。麥冬五錢。知母花粉白芍各二錢。鱉甲三

金匱曰。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尤拙吾曰。此與內經論瘧文不同。內經論其因。此詳其脈與證也。癉瘧溫瘧俱無寒。但熱俱嘔。而其因不同。癉瘧者肺素有熱。而外加感冒。爲表寒裏熱之證。緣陰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不作寒也。溫瘧者。邪氣內伏少陰。至春夏而發爲伏氣外出之證。寒蓄久而變熱。故亦不作寒也。脈如平者。病非外感。故脈如平時也。骨節疼煩時嘔者。熱從少陰而出。舍於腎之所合。而上併於陽明也。白虎甘寒除熱。桂枝則因勢而利導之耳。

王夢隱曰。喻氏謂仲景論瘧。既云弦數者多熱。而復申一義曰。弦數者風發。可見多熱不已。必至耗液生風。木來侮土。傳其熱於胃。此非可徒求之藥。須以飲食消息。止其熾熱。如梨汁蔗漿之類。以止渴生津。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傷寒論曰。陽明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憒憒反譫語。若加燒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下懊憹。舌上苔者。梔子豉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周禹載曰。浮緊傷寒脈也。何以爲熱病。以其發於夏。不惡寒反惡熱也。又何以獨言陽明。以夏時濕熱上蒸。邪從胃發。且腹滿而喘。種種皆陽明證也。然咽燥口苦。非少陰證耶。不知陽明爲從出之途。少陰其伏藏之地。故證或兼見也。夫既陽明熱病曷又爲脈反浮緊。正因浮甚有力。熱邪盛而致也。若不知者。以辛熱汗之。耗其津液。必至躁妄昏昧。火劫溫鍼。燥其陰血。必至驚擾無寐。下之而傷其陰。必至胃虛邪陷。心中懊憹。此皆誤治所致。將何以救之乎。觀舌苔滑者。則外邪尚在。以梔子解熱。香豉去邪。是爲合法。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知熱邪大傷津液。故以白虎湯解熱。加人參者。以益元氣也。若緊脈去而浮在。發熱飲水。小便不利。則其熱已入膀胱。故以猪苓消熱除渴也。傷寒之小便不利。結於氣分。熱病之小便不利。由於血分。邪鬱既深。耗液日久。故必以阿膠補血。滑石

祛熱。無取於白朮也。

沈堯封曰。未經誤治之時。本是白虎湯主治。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周禹載曰。渴而小便不利。本當用猪苓湯。然汗多在所禁也。此與傷寒入腑不合。溲數同意。蓋邪出陽明。已劫其津。汗出復多。更耗其液。津液幾何。更可下奪耶。當以白虎加人參去其熱。則小便之不利者。津回而自利矣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溺。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雄按發汗則譫語下似脫一甚字）

章虛谷曰。此條邪熱更重。瀰漫三陽。而致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者。不知味也。由胃中濁壅熏蒸。故又面垢也。熱甚神昏則譫語遺溺。若未經誤治。而自汗出者。主以白虎湯。（雄按仲淳云宜加百合）此倒裝文法。謂非誤發其汗之汗。故名自汗出。（雄按尤在涇云若自汗出句頂腹滿身重四句來）若誤發其汗而致譫語。（雄按白虎加人參湯或可救也）或下之。額上生汗者。是絕汗也。手足逆冷。陽氣將亡。即所謂再逆促命期也。非白虎所可治也。

附註仲景暴感暑熱證治各條

詒按、經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據此則春之溫夏之暑均是伏氣所發而爲病也。惟春時另有風溫之邪。暴感而病。與伏氣所發者名同而實異。夏時亦有暑熱之邪。暴感而病與伏氣所發者亦異。仲景恐與內經伏氣之暑相渾。故傷寒論中名曰暍病。而王叔和傷寒例。依難經傷寒有五而別之謂冬時伏寒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後來諸書遂以伏氣所發者名爲熱病。而以暴感而病者仍名曰暑病。以此暑病之名。既與伏邪之熱病相渾。又與仲景之暍病牽涉。後人謂暍是陽邪。專指熱言。暑爲陰邪。兼溼熱而言。殊不知寒往暑來。暑與寒。顯相對待。古人曰暑曰暍曰熱。皆屬火氣爲病。不兼溼也。若溼熱幷至之病。難經名曰溼溫。不名爲暑。若謂暑必兼溼。則當夏亢旱之年。暑熱偏盛。溼難必得。況溼之可兼者最多。誠以溼無定位。分旺四時。風溼寒溼。無不可兼。惟夏季之土爲獨盛。故熱溼多於寒溼。然暑字從日。日爲天氣。溼字從土。土爲地氣。霄壤不同。雖可合而爲病。究不可謂暑

中原有溼也。愚誠恐相習沿誤。易於淆渾。因將仲景書中。伏氣發爲溫熱諸條。詳註於前。復將暴感暑熱。及溼溫各條。分別附註於後。而另標之曰暴感暑熱兼感溼溫。庶幾眉目清楚。讀者不至淆亂云。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周禹載曰。冬月寒能傷人。則名中寒。夏月熱亦能傷人。則名中熱。此是外來之熱。故曰中。與伏寒發爲熱病之熱不同。而同用白虎者。則以所傷在氣則所主在金。所病在熱。金病則母子俱病。故與伏氣之在少陰。發出而由陽明者無異。要皆並主一湯。不因冬月之伏。與夏月之中爲二義也。亦不因伏氣之渴。與今病之渴爲稍異也。方主人參白虎者。石膏功專清肺。退金中之火。是用爲君。知母亦能就肺中瀉火。滋水之源。人參生津液。益所傷之氣而爲臣。甘草粳米補土以滋金。以爲佐也。

徐洄溪曰。凡汗出多之病。無不惡寒者。以其惡寒汗出。而誤認爲寒。妄用熱劑。則立危矣。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方中行曰。世本作表有熱。裏有寒。必係傳寫之誤。夫白虎本治熱病暑病之藥。其性大寒。安得裏有寒者。可服之理。詳本文脈浮滑。不但不緊而且見滑。乃陽氣甚而鬱蒸。此裏有熱也。裏熱甚。則格寒於外。多厥逆身涼。而爲亢害之證。此表有寒也。觀厥陰篇中。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則知此表裏二字。爲錯誤可知。當上下更易之。

詒按。此節經文。理不可通。王三陽以寒字作邪字解。魏念庭以裏字作經絡之裏解。沈堯封以寒字爲暍字之誤。王夢隱引徐亞枝說。謂寒字當作痰字解。以上諸家。均係曲爲之說。惟方氏之說。以表裏二字互易。於義略近。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張路玉曰。滑。陽脈也。故其厥爲陽厥。裏熱鬱熾。所以其外反惡寒厥逆。往往有唇面爪甲俱青者。故宜白虎以清裏而除熱也。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張兼善曰。白虎治煩渴燥熱之重劑。表證未罷者。不宜早用。此條背微惡寒。後條時時惡風。皆表證也。特因其煩熱已甚。非白虎不能退。故用之。

沈堯封曰。背惡寒是陽虛證。但此乃營衛氣血之陰陽。非腎命水火之陰陽。此係燥渴心煩暍熱內熾。是白虎證。惟暍熱傷耗胃氣。致背微惡寒。故加人參補其衛。至若少陰病口中和。而背惡寒者。則衛陽與腎陽俱虛。故人參與附子同用。而兩補之也。

吳鶴皐曰。背微惡寒者。其惡寒不甚也。既見燥渴。則白虎加人參用無疑義。若惡寒而不燥渴者。則不可用也。按合下條參之。必有汗乃可用也。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沈堯封曰。此承上節。言煩渴背惡寒。固當用白虎加參矣。但亦有中暍而外復傷風寒。亦能令惡寒發熱脈浮。更當於有汗無汗上辨表證之解不解。以定此方之可用否也。

傷寒病。若吐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張路玉曰。此條表證比前較重。何以亦用白虎加參耶。蓋惟熱結在裏。所以表

熱不除。邪火內伏。所以惡風大渴舌燥而煩。飲水不止。如此安得不以生津解熱爲急也

沈亮辰曰。舌燥且乾。謂視之無液也。然則溫病之視審舌苔。以察津液仲師已逗其倪矣

太陽中暍者。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皇甫士安曰。經云。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蓋寒傷形而不傷氣。故脈盛。熱傷氣而不傷形。故脈虛。王夢隱按所云身寒者。雖發熱而仍惡寒。不似暑熱病之喜涼惡熱也。

朱奉議曰。夏日發熱惡寒頭痛。身體肢節痛重。其脈洪盛者。熱病也。夏月自汗惡寒。身熱而渴。其脈微弱者中暑也

王夢隱按。此註之熱病。乃夏至後所發之伏邪。內經亦謂之暑病。中暑者。夏月外感之熱病。亦曰中暍。病有內外之殊。脈有洪微之別。是微弱本暍脈。惟身重爲溼候。後條雖亦身重而口開齒燥。熱熾已極。似當急與甘寒救液矣。

張路玉曰。此條是因熱傷冷之病。乃中暍之變證也。喻氏謂無形之熱傷肺。則用瓜蒂湯救之。各有所主也。

太陽中暍者。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卽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成聊攝曰。病有在表者。有在裏者。此則表裏俱病者也。發熱惡寒。身重疼痛者。表中暍也。脈弦細芤遲者。中暑脈象虛也。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者。太陽經氣不足也。小有勞身卽熱者。謂勞動其陽而暍卽發也。口開。前板齒燥者。裏有熱也。內經云。因於暑汗。煩則喘暍。口開。謂喘暍也。喘暍不止。故前板齒燥。若發汗以去表邪。則陽氣外虛。故惡寒甚。若以溫針助陽。則火熱內攻。故發熱甚。若下之以除裏熱。則內虛而膀胱燥。故淋甚。

王夢隱按。卽前齒燥一端。已爲熱熾津枯之候。雖身重惡寒。豈可再投清暑益氣、五苓、藿香正氣等辛溫燥烈。以重劫其陰乎。東垣、盧谷之言。誤人不少。

又按。觀汗火下三禁。則雖未立方。而甘涼徹熱存津之當用。已不言而喻矣。

趙氏方氏擬用白虎加人參法。迨從三陰合法比例而出。似亦近理。
沈堯封曰此條言精氣素虧而中暍者。

附註仲景兼感濕溫證治各條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痺。其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沈堯封曰。傷寒既以頭痛胃實等項分六經。即以汗字判風寒。渴字認燥熱。小便不利認濕氣縱橫辯別。邪無遁形矣。學者當於此等處着實留心。

濕家之爲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

倪仲之曰此濕家爲病之總綱也。前條濕在關節而疼。故曰痺此則一身盡疼。而表有熱故成氏謂之在經熏黃與橘子黃同是濕熱。彼以熱勝者黃而明此以濕勝者黃而晦。宜茵陳五苓散。王海藏以熏黃爲陰黃蓋既濕勝則次傳寒中小便自利者有之。（王夢隱按此由治病者但清其熱不治其濕所致）宜朮附湯。

沈堯封曰。丹溪云。如造麴然。濕熱鬱久則發黃也。

王夢隱曰濕熱發黃名曰黃癉皆是暴病故仲景以十八日爲期其餘所因甚多有穀疸酒疸女勞疸黃汗及冷汗便溏氣虛之陰黃身面浮腫睛白能餐勞倦之弱黃神志不足猝然恐嚇膽氣外泄之驚黃肝木橫肆脾胃傷殘土敗而黃色外越之痿黃皆與暴病不同不可概爲之濕熱病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王夢隱曰胸中有寒之寒字當作痰字解胸中有痰故舌上如胎其津液爲痰所阻故口燥煩而痰飲乃水之所凝結故雖渴而不能飲也

尤在涇曰寒濕在表陽氣不得外通而但上越故頭汗背強欲得被覆向火也是宜用溫藥以通陽不可用攻藥以逐濕乃反下之則陽更被抑而噦乃作矣或上焦之陽不布而胸中滿或下焦之陽不化而小便不利隨所傷之上下而爲病也舌上如苔者本非胃熱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狀實非胎也蓋下後陽氣陷於下而寒濕聚於上於是丹田有熱而渴於得水胸中有寒而復不能飲則口舌燥煩而津液乃聚耳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尤在涇曰。濕病在表者宜汗。在裏者宜利小便。苟非濕熱蘊積成實。未可遽用下法。額汗出微喘。陽已離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陰復決而下走。陰陽離決。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謂陽上浮而陰不下濟也。亦通。

王夢隱曰。張石頑云。由此推之。雖額汗微喘。若大小便不利。則陰氣未脫而陽之根猶在也。雖大小便利。而無額汗微喘。則陽氣不越。陰之根猶在也。陰陽不至離決。尚可隨其虛實而救之。至於下利不止。雖無喘汗。陽脫之候亦死。又小便反閉。而額上汗出者。謂之關。經云。關格不通。頭無汗者可活。有汗者死。

問曰。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汪謝城云。古人卽表汗亦有節度如此。奈何今人動發其汗。且逼令其多耶。此與傷寒論桂枝湯後註。可以互參。

濕家病身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暈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

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

章虛谷曰。此所謂霧露清邪中於上也。三陽經脈。上頭而行於身之表。頭中寒濕。則表氣不宣。故身疼發熱。肺開竅於鼻。而行氣於皮毛。邪從鼻入。濕遏其陽而上蒸。則面黃。氣閉則喘。氣壅則頭痛。鼻塞而煩。皆肺氣窒塞。不得下降。故脈反大。與濕中於下。而在陰之脈沉細者。迥不同也。肺通喉。胃通咽。邪在肺不在胃。故腹無病而自能飲食。頭中寒濕。故鼻塞。當用辛香苦泄之藥。納鼻中。如近世之痧藥。（王夢隱用古法瓜蒂散嗅鼻出黃水）使肺氣通達。其濕邪化水。從鼻中出則愈。

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主之。

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則發黃。用麻黃解表。連軺赤豆利肺氣以清濕熱。此以邪在經絡。故從表解之。

王夢隱曰。夏月濕熱發黃。表有風寒者。余用本方。以香薷易麻黃輒效。（湯素園曰香薷乃夏月之麻黃換得恰當。）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

尤在涇曰。此熱瘀而未實之證。熱瘀故身黃。熱未實故發熱而腹不滿。梔子撤

熱於上。蘗皮清熱於下。而中未實者。故用甘草以和之。

沈堯封曰。梔蘗湯清熱利水。治濕熱之主方也。程扶生以麻黃小豆湯。爲主方。不知麻黃小豆乃發汗之方。惟外兼風寒者宜之。梔蘗湯爲利小便之方。乃治濕熱之正法。觀論中但當利其小便句。則此理自明矣。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尤在涇曰。此熱結在裏之證也。黃如橘子色者。色黃而明。爲熱黃也。若陰黃則色黃而晦矣。熱結在裏。則小便不利而腹滿。故宜茵陳湯。以下熱通瘀爲主也。

陽明病。發熱汗出。爲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尤在涇曰。熱越。熱隨汗而外越也。熱越則邪不蓄而散。安能發黃。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則熱不外達。小便不利。則熱不下泄。而又渴飲水漿。則熱之蓄於內者方熾。而濕之引於外者無已。濕與熱合。瘀鬱不解。則必蒸發爲黃矣。茵陳蒿湯苦寒通泄。使病從小便出也。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

沈堯封曰。此寒邪外束之濕溫證也。麻黃小豆湯是其主方。除却惡寒。卽是梔檗湯證。更加腹微滿。卽是茵陳蒿證。

章虛谷曰。面赤者熱鬱在經也。當以汗解。若攻之。傷其府氣。則經熱反從內走。與水穀之氣鬱蒸發黃。三焦閉塞。小便不利也。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

章虛谷曰。此條雖未誤下。而無汗小便不利。其邪熱閉結而無出路。與胃中水液鬱蒸。則必發黃矣。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

喻嘉言曰。濕停熱鬱而誤火之。則熱邪愈熾。津液上奔。額有微汗。而周身之汗與小便。均不可得矣。發黃之變。安能免乎。

溫熱逢源

清 江陰 柳寶詒穀孫編著
無錫 周鎮小農初校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中

辨正周禹載溫熱暑疫各條

凡病傷寒最重。溫熱尤烈。傷寒僅在一時。溫熱暑疫每發三季。爲時既久。病者益多。苟不明其源則流不得而清也。不辨其類則治不得其當也。夫溫熱暑疫皆熱證也。燎原之下。苟無清涼一滴。何以治之。人無今昔。性有異同。某也神酣往聖。志切琳瑯。爰以一隙微明。靜中索照焉。夫上古聖人首重色脈。以營之已變未變。定人生死。片言已畢。

詒按。此指素問刺熱篇。太陽之脈色榮顴骨一節。

中古聖人。專論穀氣盛衰。定人生死。片言已畢。

詒按、此指素問評熱病篇熱不汗爲衰一節。

仲景叔季聖人也。既立方論。復出不盡之藏緯。以膀胱之傷與絕。定人生死。先後合符。了無賸義矣。

詒按、此指傷寒論中風溫爲一節。有小便不利。直視失溲也等語。

乃仲景於傷寒論中。溫熱之法。森森具載。黃芩白虎等湯。是其治也。學者苟能引伸此義。便可變法無窮。乃不能細察其理。反執以爲治傷寒之法。盍思本湯既無外解之功。又無內奪之力。聖人定法果何取乎。

詒按、得此提醒。自應頑石點頭。

自晉以來。疑鬼疑蜮。沿陋無已。如崔行文之解溫。用白朮、烏頭、細辛、桔梗四味。更加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加螢火。名務成子螢火丸。熱藥相投。以火濟火。誰其辨諸。

詒按此必當時有寒疫流行。用此得效。因而相傳也。

如仲景書。謂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而朱肱活人書。謂發熱惡寒。頭

疼身痛爲溫病。已顯背聖訓矣。其所立五方。如葳蕤湯。知母葛根湯。防己湯。栝蔞根湯葛根龍膽湯風火交熾。燔灼無休。復改聖散子仍用附子蘇東坡在黃州時。亦稱其效。豈知朱肱已三易其方用敗毒散而遠熱藥。然厥功難減厥罪。

詒按、敗毒散是通治三時感冒之方仍非溫熱病藥也。

吳氏謂傷寒壞病更遇溫熱爲溫病。潔古老人傷寒名家也。其子雲岐。以傷寒過經不解者爲溫病。指叔和之文爲仲景之言。趙嗣真謂仲景云重感異氣。變爲溫病汪機謂仲景云遇溫氣爲溫病。遇溫熱爲溫毒竟不顧聖經之載於方策者。何嘗有此一語耶。

詒按、諸家不明伏氣發溫之理。而以溫病爲傷寒變證。故於溫熱源流。愈說愈遠

巢氏病源遵崔文行解散法。一日用摩膏火灸。二日用鍼解散。三日復汗之。四日用藜蘆丸、瓜蒂散吐之。五六日解未了了者。復鍼之。七日熱已入胃。雞子湯下之。遂使龐安常自撰微言。一以和解爲主。奉爲靈寶。少移則蹶。巢龐二子。盲以引盲貽誤何極。李思訓亦宗和解。王海藏稱其當宋全盛。明哲莫踰。擬非其倫矣。

詒按、以上皆傷寒治法。後人遵之以治溫熱。貽誤不少。

丹溪長於溫熱。善用涼藥。溫熱遇之自能解散。然非有真知灼見於其間也。東垣不善外感。長於內傷。乃從內經悟出冬溫春溫二義。嘉言極口歎頌。而用藥則未能絲絲入扣也

詒按、丹溪東垣所論。不過一隙微明。於溫熱病之治法。仍未能從源頭悟澈也。

迨劉河間著傷寒直格。於熱病每多入理深談。然混在正傷寒中。在人眼光採擇。不免金屑雜於泥沙者歟

詒按、溫熱治法。自仲景以後。無一人得其門徑。至河間始有清泄邪熱之法。與仲景黃芩白虎之治先後同符。惜其於疏邪化熱諸法。猶未能隨證變化。曲盡病情也

至明季方中行著傷寒條辨。可謂直登仲景之堂。獨開生面。惜其論溫熱亦分陰分陽。治兼寒熱。遂爲嘉言所宗。

詒按、喻嘉言尚論溫熱。有刻意求深之弊。詳論於後。

嗟乎。病名溫熱。自需寒涼。乃千百年來。盈庭聚訟。先後支吾。陽春寡和於漢庭。壎

箎迭奏於晉室。良由來派不清。復無體認。不然。豈諸公各是名家。乃甘悖聖矩如是耶。

詒按、以上論溫熱病。

若夫夏月暑證。即金匱中濕暍。氣蒸之病也。潔古東垣以動靜分陰陽。動而得之爲陽。用白虎。靜而得之爲陰。用大順冷香諸劑。豈知夏月杲杲炎威。有陽無陰。動靜不甚相遠。惟多食冰果冷物。及恣意房幃。致傷太陰少陰者。熱藥可以暫用。豈得視溫熱之味。爲通行之藥乎。明計部張鳳逵著治暑全書。深明理蘊。精確不磨。雖有小疵。不掩大德。誠可振聾瞶於千古者也。

詒按、以上論暑病。　春時溫病。有伏氣暴感兩種之不同。夏月之熱病亦然。內經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則暑病即伏氣發於夏月之病名也。仲景恐與夏月暴感之病相混。故於暴感者另立暍病之名。以別於伏氣所發之暑病。亦既苦心而爲分明矣。潔古輩徒以陰陽動靜斷斷致辨。而於伏氣一層。全未道及。舍本逐末。固無足論。張鳳逵暢論暑病。獨開生面。而其所論亦祇就暑病之暴感者言之。誠以溫病中之伏氣暴感治

法迴殊。暑病則無論暴感伏氣。均可以白虎爲主方。治法相同。則議論尤易混淆也。

至王叔和云。四時不正之氣。感則爲疫。而大疫之沿門闔境。傳染相同者。多在兵荒之後。尸濁穢氣。充斥道路。人在氣交。感之而病。氣無所異。人病亦同。所以月令於孟春掩骼埋胔。不敢或後者。聖王早慮及此耳。非徒澤及枯骨也。後世治疫之法。未有定見。如嘉言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樞。疏逐解毒。下焦如瀆。決逐解毒。俟其營衛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暗長於未盡之時。此固不易之論。然求其反覆盡義。直窮變態者。舍吳又可之言。必無依傍也。

詒按、以上論疫病。　疫病有各種不同。如素問所言。五運之氣偏勝。則鬱伏而爲五疫。此尋常之疫病也。其有兵荒之後。沿門闔戶。長幼相似。朝發夕死。醫藥不及。此非常之疫病也。又可所論。似屬尋常之疫病。前人稱其所論。是五疫中之土疫。斯爲切當。其所論病情治法。變化百出。有前人所未經道及。而與伏氣所發之溫熱病相合者甚多。故於下卷證治各條。每採取而論列之。想又可當日於伏氣疫氣兩證。未能分晰清楚。因誤指伏氣爲疫病者。亦復不少。故其書

中論治。雖稱疫邪。而方治則每於伏氣相合也。

辨正蔣問齋醫略伏邪篇

詒按、伏邪之名。從前未經道及。自蔣問齋著醫略十三篇。煌煌然著伏邪之名。而伏溫一病。始照然大白於天下。惜乎其所撰伏邪篇歷引內經仲景之文既詳且備、而羼入吳又可募原之論。謂伏邪即與溫疫同條共貫。殊不知溫疫之邪。從口鼻吸受。所受者濕穢之邪。藏於募原。則發爲寒熱痞悶嘔噁等證。伏溫之邪。從經絡內襲。所襲者風寒之邪。伏於少陰。發爲寒熱身疼之候。病原見證。兩者截然不同。蔣氏不能細加審別。而伏邪論中每每將募原之說牽涉攙混。致學者轉有多歧之惑。爰亟取蔣氏伏邪篇原文。爲之逐條辨正。俾讀者豁目爽心。而於伏邪疫邪。不至更相牽混貽非好與前人辨難也。亦以病機所在。出入生死之間。不容稍有假借耳。

伏邪者。冬寒伏於募原之間。化熱傷陰。表裏分傳。多爲熱證。以始得病。溲即渾濁。或黃或赤爲據。

原註蘭亭曰。小便乃州都氣化。邪在表。無關於裏。何至變色渾濁。顯是邪伏於中。化熱傷陰之明驗也。

貽按、暑穢之邪。從口鼻吸受者。由肺胃而伏於募原。至秋令涼氣外束。則發爲伏暑。冬寒之邪。從皮毛襲入者。由太陽而伏於少陰。至春令溫氣外達。則發爲伏溫暑溫兩病。其病源見證。截然兩途。吳又可所論溫疫病源。都屬暑穢之邪。蔣氏乃謂冬寒伏於募原。是將溫暑兩邪混爲一病。其認題既誤。則立論自不能中的矣。

其見證初起。卽溲赤而渾。神煩少寐。或洒洒振寒。蒸蒸發熱。或但熱不寒。或汗出熱不退。或潮熱往來。或寒熱如瘧。或頭疼身痛。或狂躁譫語。或渴或不渴。或反欲熱飲。或有汗或無汗。或汗不達下。

詒按、伏寒化熱。由少陰而發。每有骨節煩疼。腰脊強痛之證。以腎主骨髓。腰脊又爲太陽經所轄之地也。內熱上蒸。則頭作痛。愼勿誤認爲表證。而強與發汗也。邪已化熱。而反欲熱飲者。中有痰濁瀰漫。得熱飲則開爽也。溫病得汗。而熱不達於下。甚或足冷不溫。此由正虛而氣不流通。或因邪重而氣被鬱。以後病

必見重。務宜留心。

舌苔或白或黃或灰或黑。或滑或濇。或生芒刺。或反無苔。而色紫赤。

詒按邪涉於胃則舌上生苔。又可所論邪由募原而發。故始則苔如積粉。其邪化熱日漸加重。故苔亦由白而黃而灰而黑。日漸增重也。若伏溫化熱。由少陰而出。間有不涉於胃者。則舌色如常。無論不見灰黑之苔。卽白黃之苔亦不甚厚。誠以熱在陰經。其患不犯於胃。則胃中濁氣無由上騰。而結爲苔也。此亦溫暑兩證之分別處。學者當細心領會。

大便或秘或溏或下利臭水。或如敗醬。或帶瘀血

詒按伏溫熱養於裏。必以大便通達爲熱邪之出路。此與傷寒便溏爲邪陷者。其論相反。而其理則一也。

或遇濕土司令。釀成濕溫。則身痛異常。溲更渾濁。當與濕證門參治。然濕從土化。土無成位。濕無專證。但治伏邪爲主。輔以溫通治濕之意可也。

詒按濕邪有外感時令之濕。亦有內傷久伏之濕。身痛亦有不因乎濕者。均當分別論治。至治法之或以濕邪爲主。或以伏溫爲主。當視濕邪溫邪之輕重。其

見證之緩急。方可着手。不容豫設成見也。

其解或戰汗自汗。躁汗狂汗。發斑發疹。

詒按表氣之鬱。固由瘢疹戰汗而解。而欲求達表。必先裏氣暢行。則通腑一層。正伏溫吃緊關頭。不可遺漏也。

其劇則或發痙。或神昏如醉。或苔黑起刺。脣齒焦枯。或鼻煤舌裂。或呃逆從少腹上衝。或搖頭肢體振掉。或氣急痰壅。

詒按所敍諸劇證。皆熱潰於陰而燔及胃府。或涉於手足厥陰之候。當分別施治。未可混列也。

其脈則忌緊澁細數。而喜和緩滑大。

詒按溫邪之脈。弦滑數大。此其常也。間有邪熱鬱遏。而脈見細數不暢者。有正氣不充。而脈見細弱不數者。病必見重。醫者宜留意焉。

其治或先用吳氏達原飲加減。從乎中治。然後或汗或下。如見三陽表證。則加羌葛柴胡之類。見三陰裏證。則加硝黃之類。或先汗而後下。或先下而後汗。或汗而再汗。或下而再下。或但汗不下。或但下不汗。或養陰化邪。補瀉兼施。毋爲夾陰所

惑。誤服桂附則死。當察其證脈。表裏虛實。老少強弱。風土寒暄。膏粱藜藿。參合爲治。善後則宜和胃養陰。

原註蘭亭曰夾陰二字。流俗相傳。本無足據。若因房室致病。男子爲夾陰。將女子爲夾陽乎。真不值一笑也。病在三陰爲陰證。小兒亦有之。與房室何與焉。況陰證乃正傷寒家事。伏邪疫邪。均無陰證。即或有之。亦千百中之一耳。

詒按、伏氣化溫。從陰而達。法當助陰托邪。達原飲乃燥烈傷陰之品。惟暑濕在募原舌苔濁膩者宜之。若施於伏溫之病。則助熱爍陰。豈堪嘗試。蓋由蔣氏誤認。又可所論之疫邪。謂即是伏溫。而置內經難經所論於不問。

再按、吳氏所列治法。於表證多用溫燥劫陰之劑。與伏氣發溫先傷陰分之病甚不相宜。至所論裏證治法。都與伏溫相合。可以取法不少。緣吳氏當日所見之證。仍屬伏氣居多。所論病情。亦多伏氣之候。祇以病源未澈。識見不真。復有暑濕之邪夾雜而發者。淆亂其間。故論中每有病情確屬伏溫。治法亦合。而立論皆以疫邪爲名者。此則吳氏立說之鹵莽也。

汗不出。九味羌活湯。活人敗毒散。柴葛解肌湯。小柴胡湯。吳氏達原飲。加三陽表

藥。醫話柴胡白虎湯之類。　下則大小承氣湯。調胃承氣湯。桃仁承氣湯。大柴胡湯。柴胡加芒硝湯。涼膈散。拔萃犀角地黃湯。吳氏達原飲。加大黃。醫話中承氣湯。蔞貝二陳湯之類。　養陰化邪。則犀角地黃湯。醫話柴胡生地湯之類。　補養兼施。則陶氏黃龍湯。醫話大黃人參湯。或半夏瀉心湯。或十味溫膽湯之類。　善後則醫話歸芍二陳湯加穀芽神麴之類。　此其大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詒按、所列諸方。粗淺雜湊。學者觀其大略。原不能舉以治病。其汗劑所列九味羌活。及敗毒解肌等方。燥烈劫陰。於溫病尤非所宜。學者勿爲其所誤也。

黃帝內經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篇曰。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

又五變篇曰。百病之始期也。必先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

八正神明論曰。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

熱論篇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此內經諸篇。分明以正邪內伏。而後發爲溫病也。

詒按、以上內經各條。所論伏邪。亦既詳且盡矣。何蔣氏尙牽涉募原之說。混而不分也。

六元正紀大論曰。司天之氣。氣溫草榮。民康之際。溫厲大作。遠近咸若。此其先有伏邪可知。

難經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此經中有伏邪可知。周禮四時皆有厲疫。蓋邪伏之深。亦可期年而發。

呂覽禮記以非時之氣爲疫。卽伏邪因感而發。

史記齊中御府長信。冬時墮水濡衣。至春病熱。此伏邪化熱可證。

詒按、呂覽一條。旣以非時之氣爲疫。而又爲伏邪因感而發。是將疫邪伏邪牽合爲一。蔣氏之病根在是矣。

金匱要略百合病。必待日數足而後解。是亦伏邪之類。

傷寒論平脈篇。直以伏邪爲病名。

傷寒例以寒毒藏於肌膚。春變爲溫。夏變爲暑。此以冬傷於寒。發爲溫病。本於經旨。太陽篇。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爲溫病。既不惡寒。邪非在表。而渴屬內熱。其爲伏氣顯然。

陽明篇諸下證。與伏邪入胃之意同。

少陰篇之自利。心下痛。厥陰篇之厥深熱亦深。諸下證。亦與伏邪化熱傷陰之意同。

詒按、傷寒既經化熱。以後其證治法。與伏溫大略相同。其不同者。在卽起自內達外之時。則恰與傷寒爲對待耳。

太平御覽。載曹植說疫氣致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若夫殿處鼎食之家。若是者鮮矣。此亦饑寒傷正。邪伏而後發也。　巢元方。以疫癘與時氣溫熱相類。蓋不知由於一氣所伏。而有多寡輕重之分耳。　通鑑唐紀。關中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五之一。此人飽食。非受風寒。蓋有伏邪內動也。　劉河間宣明方治疫癘。不宜熱藥解表而用

白虎湯、涼膈散。明其有伏熱在內也。　李東垣辯惑論。載壬辰改元。京師戒嚴。受敵半月。解圍之後。都人之不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接踵不絕。將近百萬。豈俱感風寒耶。蓋伏邪所致耳。　丹溪心法附餘。附傷寒直格心要論證治諸法。治伏邪甚善。當與吳氏溫疫論互閱。

丹溪心法。溫疫衆人一般。病者是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首用大黃黃芩。先攻其裏。亦因其內有伏邪也。　方約之謂溫熱之病。因外感內傷。觸動鬱火。自內而發之於外也。此明言邪伏於中也。　元史耶律楚材。用大黃治士卒病疫。亦足見其邪之伏於裏也。

詒按、以上各條所論。均係疫證。而蔣氏引之。每條牽入伏邪。其實疫證中有專病疫者。有兼伏邪者。當隨證審治。若將兩證牽合立論。則不特伏邪之證治不清。幷疫證亦茫無依據矣。

王履溯洄集。溫病熱病。發於天令暄熱之時。怫熱自內而達之於外。又云。世人治溫熱病。雖誤攻其裏。亦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言。足以明其熱之自內達外矣。

張景岳以溫疫本卽傷寒。多發於春夏。必待日數足。然後得汗而解。此與金匱

百合病之義同。皆有內伏之邪故也。　吳又可溫疫論。治伏邪最切。而反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爲非。是蓋不知寒乃冬月之正邪。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及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謂正邪可伏而後發也。由是觀之。伏邪所從來遠矣。

詒按、洄溪集所論。確係伏氣所發。其論病情最爲確當。蔣氏以伏邪與溫疫牽合。已屬誤認。張景岳乃爲溫疫本卽傷寒。則誤而又誤。其謂必日數足而後能解。理亦不確。緣景岳於外感六經病。其理路本未能清晰也。吳又可專論溫疫。遂將當時所見之病。無論其爲伏溫爲溫疫。一概謂之疫邪。不責己之分辨不清。反疑內經冬傷於寒之語爲不確。其才識粗疏。橫肆武斷。亦未免不自量矣。蔣氏既知所伏者爲正邪。則所見高出於吳氏矣。何以篇中引用。仍以達原飲爲主方。前後自相矛盾。吾所不解。

然人之強弱不同。攻補有異。大法有三。攻邪爲上策。扶正祛邪爲中策。養陰固守爲下策。蓋邪伏於中。猶禍起蕭牆之內。邪正交爭。勢不兩立。正氣無虧。直攻其邪。邪退而正自復也。若正氣有虧。不任攻邪。權宜輔正。且戰且守。勝負未可知也。若

正氣大虧。不能敵邪。惟有養陰一法。悉力固守。冀其邪氛自解。不已危乎。是以正氣不虛。伏邪雖重。治得其宜。可奏全捷。惟正虛可畏。不知者反以攻邪爲太峻。樂用平穩之方。致使邪氛日進。正氣日虧。正不勝邪。則輕者重。重者危。卒至不起。乃引爲天數。豈不謬哉。

詒按、蔣氏此論。以攻邪爲主。蓋以邪退則正自復。去邪所以救陰也。吳鞠通溫病條辨。則專以養陰爲主。陰氣既充。則在表者。液足自能致汗。在裏者。增水乃可行舟。陰旺則熱自解。養陰卽以泄熱也。愚謂此兩法。亦當隨人而施。如偏於陰虛者。則養陰以泄熱。吳氏之論爲宜。偏於邪重者。則泄熱以存陰。蔣氏之法爲合。二者雖似相反。而實則相成也。

辨正張石頑傷寒緒論溫熱各條

詒按、張路玉於正傷寒外。詳列四時外感。類傷寒各病。幷采輯各家之說。備著於篇。其論亦至悉矣。惟篇中於冬溫春溫溫疫等證。與溫熱病未能尋源溯流。條分縷析。學者眩焉。茲錄其有關於溫熱病者若干條。爲之詳加評論。俾讀者

不至爲舊說所淆云。

傷寒者。冬時嚴寒。感冒殺厲之氣而病也。交霜降節後。春分氣前。病發頭痛者。皆謂之正傷寒。其病有六經傳變。合病幷病諸例。其治法以仲景傷寒論爲圭臬。

詒按、正傷寒病南方不多見。即間有之亦鮮重證。凡外感病之重且險者。皆溫熱病也。

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與少陰合病。二日陽明與太陰俱病。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至水漿不入。不知人事者。六日死。然傷寒病兩感者亦少。惟溫病熱病居多。以溫熱從少陰發太陽。即是兩感之證。所以守真特立涼膈、雙解、白虎、承氣等湯以兩解其表裏之熱毒也。

詒按、石頑每謂溫病亦必由少陽而發。初起以柴胡爲主方。而此處又謂少陰出太陽。可知其於溫病未能明辨其原。故論治亦無確見也。且兩感證是外內合邪。溫熱病是由內達外。其外面見證雖同。而病之來源各異。本不可同日而語也。

至冬令時。反有非節之暖。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未至而至。即爲不正之氣。人

感之而病者。名曰冬溫。其證必心煩嘔逆咽痛。身熱頭疼。或欬嗽自汗。或頭重面腫。但始咽痛。後必下利。以邪入少陰。其經上循喉。下入腹也。治以陽旦湯加桔梗萎蕤。

詒按、此外感風溫之邪。冬春間時有之。葉香巖所謂溫邪上受。首先犯肺。吳鞠通所用平涼輕劑。銀翹桑菊之類。恰與此等證相合。蓋此病必以淸泄肺經爲主也。如傷及陰分。則地麥元參。可隨證加入。吳鞠通亦已言之。其所主陽旦湯有桂枝之溫。必有惡寒頭項强痛之太陽證方合。如有此證則非溫邪傷肺之溫病而爲伏寒內發之溫病矣。總由經脈未淸故語多矛盾耳

至春分節後。天令溫暖。有人壯熱爲病者。乃溫病也。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仲景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蓋以冬時伏氣。隨時令溫熱之氣而發但所發之因不同。有感非時寒暴而發者。有饑飽勞役而發者。有房室不愼而發者所感之客邪既殊。則發出之經絡亦異。所謂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當隨其經證而治之。

詒按、此數行說溫病源流俱徹。夫何間然。

凡溫病之發。必大渴煩擾。脇滿口苦。不惡寒反惡熱。脈氣口反盛於人迎。明係伏邪自內達表。必先少陽經始。若因客寒而發者。宜小柴胡隨所見經證加減。無客邪者。黃芩湯主之。病溫病亦多傳變併合。未有不及少陽者。如太陽少陽合病。黃芩湯。少陽陽明合病。承氣湯。三陽合病。柴胡湯或雙解散加減。凡三陽表證煩熱口渴。俱宜黃芩湯之類。據此合病症治。則傳變幷病。可例推矣。

詒按。此節論溫病證治頗合。惟謂伏邪外達。必由少陽。則囿於舊說。不切病情。且與上文溫邪行諸經。不知何經之動。前後亦自相刺謬矣。

凡治溫病熱病。無正發汗之理。蓋其邪自內達外。無表證明矣。若果證顯非時暴寒。惡寒頭痛而脈緊者。亦不可純用表藥。宜梔豉湯或益元散加薄荷葱豉。重則涼膈散去硝黃加葱豉探吐取汗。最妙。蓋此佛鬱之熱。乘春溫之氣而發。雖有非時暴寒。止宜辛平之劑發散。

詒按。溫邪初起。用葱豉取汗最穩。不必探吐也。

凡下之前後。或將汗已汗。或下後。餘熱不止。反大汗淋漓者。此實熱雖去。而餘邪未盡。可與小劑黃芩湯。或解毒湯調之。

詒按、若陰津不足之體。用清養胃陰之劑最妙。

若下後。渴雖減而饑欲得食者。此伏邪初散。陰火乘虛擾亂也。凡溫熱病下後多此。愼勿便與粥飲。得食則復。

詒按、近人不明此理。因此而致反覆者甚多。

凡溫病下後。熱不退。下證尙在者。可再三下之。以熱退爲度。

詒按、傷寒病糞多堅栗。下之宜猛而重。一下之後。可以連下者甚少。溫熱病糞多粘黑如醬。下之宜緩而輕。下後停一二日。垢熱再聚。卽當再下。有下至三四次始淸者。不得謂已下者不宜再下也。

若下後。熱不止。而脈濇咽痛。胸滿多汗。此熱傷血分也。葶藶苦酒湯探吐之。

詒按、熱傷血分之證。當養血以化餘熱。如生地、元參、銀花、犀角、洋參、竹茹之類。乃合病情。若葶藶、苦酒之法。決不可投。

所謂交陽者。非陰寒交熱而爲陽也。乃佛熱鬱蓄之於裏。鬱極乃發。則交傳而出於表之陽分。是謂交陽。而後作汗也。或鬱而不能出表。是否極不泰。卽正氣衰殘。陰氣先絕。陽氣後竭而死矣。

夫欲汗而脈忽沉伏者。陽氣并入於裏故也。交陽而躁亂昏冒者。裏熱鬱極。故神昏而躁擾也。凡戰汗而不快。或戰而不汗。此并之不甚。故雖戰而病不去也。通宜三一承氣湯。或合黃連解毒湯下之。所以散佛熱而開鬱結也。凡戰汗時。頻與熱薑湯。助其開發最佳。可免戰不快而無汗之患

詒按、薑性助熱。不如茅根爲佳

凡可下之症。或得下而汗卽出者。或服藥而佛鬱頓開。先汗出而後利者。或利性但隨汗泄。則氣和而愈。竟不利者。亦有戰不快。交不通而死者。或不戰而汗出者。或但戰無汗而愈者。世俗不知。乃以惡寒戰慄爲陽虛陰勝。因而誤治者多矣。

詒按、凡此病情。疑似之際。死生反掌。切須用心

凡溫病發於三陰。脈微足冷者多難治。

凡溫病大熱。脈反細小。手足逆冷者死證也。

凡溫病初起大熱。神昏譫語。熱甚脈小足冷。五六日而反躁急嘔吐昏沉。舌本焦黑。或失血躁熱脈大。或痙搐昏亂。或脈促、結、代、沉小者皆死。

溫熱病大熱不得汗者死。得汗後而反熱。其脈躁盛者亦死也。凡溫熱誤汗之。狂

言不能食。其脈躁盛者。皆不可治也。

詒按、此節所列溫病不治之症。不外三種。邪氣鬱伏不達者一也。正虛不能托邪者二也。陰氣被爍涸者三也。

夏至後。炎暑司令。相火用事。有發熱身疼不惡寒。但惡熱而大渴者。爲熱病。傷寒例云。凡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熱。蓋久伏之邪。隨時令之暑熱而發也。以邪非外來。故但惡熱而不惡寒。熱自內發。故口燥渴而引飲多。其邪既鬱爲熱。不宜辛溫發汗。不得復指爲寒。而仲景仍以傷寒目之者。謂其初受病時。皆寒氣鬱伏所致耳。世言仲景無溫熱治法。試觀太陽陽明篇中。黃芩白虎等湯。豈治傷寒可用之藥也。白虎爲金神。非盛暑熱病內外熱極者不可用。氣虛人用之。往往成結胸者。甚至不救。故有立夏以前。處暑以後。不可妄用白虎之戒。夫傷寒之不可用黃芩白虎。猶溫病之不可用麻桂青龍也。卽治溫熱。亦須無時暴寒者方可用。

詒按、此節申明黃芩白虎。仲景本爲溫熱而設。非傷寒方也。惟節末一轉。又設爲黃芩白虎之厲禁。於理未嘗不是。特嫌其於熱病正治法。未免喧賓奪主耳。

若溫病七八日。或十餘日。前邪未除。重感於寒。忽然寒熱交作。變爲溫瘧。方書以爲壞證。按傷寒例云。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變爲溫瘧。其證胸脇滿煩渴而嘔。微惡寒者。治以小柴胡去參半。加括蔞根石膏。無寒但熱。其脈如平。骨節煩疼時嘔者。用白虎湯加桂枝。愼不可辛溫發散。以助其瘧

詒按。前症煩渴微惡寒。宜白虎加桂枝。後症但熱不寒。幷不得加桂枝矣。

至內經所言先熱後寒之溫瘧。乃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陽氣大發。邪氣不能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幷出。此病藏於腎。其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治宜人參白虎湯。或有客邪。則加桂枝。更以金匱腎氣丸去附子。倍加桂枝作湯。渴則飲之。蓋從腎出而大熱。則其內先已如焚。故急以白虎退熱。迨瘧勢外衰。復返於腎。而陰精與之相持。乃爲寒。設不知壯水之主。以救其陰。十數發後。陰精竭矣。此伏邪自發之溫病。與溫病後重感於寒。所變之溫瘧。名同而實異。然皆不越乎少陰一經。故詳辨之。以破此異同之惑

詒按、兩證來源稍異。而救陰撤熱。其治法大致相同。惟前證重感新寒。當隨證參用疏邪之意。方爲周密。

辨正吳又可溫疫論各條

詒按、吳氏所論溫疫中後治法。大概與伏溫相合。故後來張石頑蔣問齋等治溫熱病。每每引用。惟方藥粗悍。宜於藜藿壯實之體。而不宜於膏粱虛弱之人耳。所可議者。開手即謂溫疫穢濁之邪。由口鼻吸受。藏於募原。而發。將伏氣化溫之病。概行抹煞。并疑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語。爲不足憑。試思募原之邪。專在氣分。即使善於傳變。亦何至有先裏後表。但裏不表。裏而又裏。如後面所稱九傳之變證哉。至所敍初起證情。以及舌苔脈象。大略是暑溼濁邪。蒙蔽中焦之證。與疫厲惡毒之邪。沿門闔戶。如霍亂爛喉捻頸等險惡之證。傳染不已者。亦不相同。然則又可所指之溫。既未得伏溫之真諦。所論之疫。又未得疫證之全體。似無足取矣。然又可當明季兵荒洊至之時。確有是病。以此治病。確乎有效。乃以其所閱歷者。著爲此論。雖不免有粗疏之弊。亦豈容一概屏棄。況

篇中所論。應下失下。及下後諸變證。曲折詳盡。多闡前人未發之秘。堪爲臨證圭臬者。正復不少。爰採論中與伏溫相合者各條。附列於左。並分系於各篇之後而詳論之。

溫疫之邪。從口鼻而入。不在經絡。舍於伏膂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卽內經瘧論所謂橫連募原是也。凡人本氣充滿。邪不易入。適逢虧欠。因而乘之。感之淺者。待有所觸而發。感之深者。中而卽病。其始陽氣鬱伏。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旣而陽氣鬱發。中外皆熱。發卽昏昏不爽。壯熱自汗。此邪伏於募原。卽使汗之。熱不能解。必俟伏邪已潰。表氣漸行於內。精元自內達表。此時表裏相通。大汗淋漓。邪從外解。此名戰汗。當卽脈靜身涼而愈。

詒按、從口鼻吸受者。必係暑濕穢濁之邪。其發也。必有痞悶嘔噁嘈攪等。募原達胃之見證。治之當用芳香開泄。如藿香正氣之類。此不在經絡。本非汗所能解。若暴受風寒。邪在經絡者。其邪尚淺。一汗卽解。而不戰也。若大寒大熱。必戰而得汗。乃能解熱者。其邪必深且重。迨鬱伏而發。邪正交爭。則戰。正勝邪卻。則汗。此卽屬伏溫見證。雖病情萬變。不可執一。伏溫之病。每有兼挾暑溼穢濁。或

暴感風寒夾雜而發者。然醫者必須逐層分別。認清來源。方可施治。吳氏於入手之初敍述病情不能分晰淸楚。混稱之曰溫疫致後人相沿遺誤。不容不辨。若伏邪未盡必復發熱。其熱之久暫視所感之輕重要皆先寒後熱至伏邪發出方顯變證。

詒按據此病機。合之下文表裏九傳則所云伏邪。必非輕淺之邪。如募原所伏之穢濁矣。

其證或從外解或從內陷。更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有裏而再裏有表勝於裏者有裏勝於表者。有表裏分傳者此爲九傳。

詒按所列九傳證情變幻殊甚然惟伏氣化溫。從少陰外達者。每每有之。邪機僅在募原者。未必如是也。

疫邪初起脈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皆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不可用辛熱藥汗之。又未可下。宜用達原飮以透募原之邪爲當。若見少陽陽明太陽證。隨經加柴胡葛根羌活爲引。以提其邪出陽分也。

詒按、若係暑溼濁邪。舌苔白膩者。用達原飲甚合。若伏溫從少陰外達者。則達原飲一派辛燥。既不能從裏透邪而耗氣劫津。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學者當細心體認。勿誤用也

邪之輕者。舌上白苔亦薄。脈亦不甚數。一二劑自解。如不得汗。邪氣盤錯於募原也。只以本方主之。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積粉。藥後不從外解而反內陷。舌根先黃漸至中央。此邪漸入胃也。前方加大黃下之

詒按、以舌苔之厚薄。爲病之輕重。是暑溼濁邪之的據。若伏溫則儘有邪機極重。而舌苔如無病者。緣邪發於陰。未涉於胃故也。學者於此等處。細心分別。則伏溫與疫邪異同之辨。自可瞭然矣

若脈長而洪數。大汗多渴。此邪氣適離募原。欲表不表。白虎湯證也。如舌上純黃色。兼見裏證。此邪已入胃。承氣湯證也

白虎承氣。均是治熱邪犯胃之重劑。凡無形之邪熱。燔灼於胃者。用白虎。有形之垢熱。結於胃府者。用承氣。此一定不易之法。乃以欲表不表則當以導之出表爲要。不當以白虎專淸裏熱矣。

疫邪爲病。有從戰汗解者。有從自汗盜汗解者。有無汗竟全歸胃府者。有自汗淋漓熱渴反甚終得戰汗而解者有胃氣壅遏必下後始得戰汗而解者有汗解而裏和越三四日復發熱者有已發黃因下而復熱發斑者有竟從發斑而愈者有裏證偏重雖有斑仍非下不愈者。此雖傳變不常要皆意中事也。

詒按所列病情傳變。頗爲詳悉但如汗解後越日復熱發黃後因下復熱發斑後。仍非下不愈此等證情伏溫每每有之若邪伏募原之溼溫未必爾也。

又有意外之變。如男子適逢使內邪熱乘虛陷於下焦氣道不通以致小便淋澀。少腹脹滿至夜發熱用導赤五苓輩分毫不效與大承氣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者

詒按此邪熱陷於肝腎之部。當從陰分導泄其熱乃愈導赤五苓固與證不合卽承氣得效亦不過得大黃泄熱之力耳其實方中之枳朴芒硝與證情亦不相合也

又有女子經水適來適斷。以及失血崩帶心痛疝氣痰火喘哮等證。隨時挾發者。此皆出於意外者也。大抵邪行如水惟窪處受之此喻最切要至因新病而來舊病但治新病而舊病自已也。

詒按、因新病牽動舊病。治當以新病爲主。此定理也。但其中亦須審察輕重緩急。以定治法。未可執一論也。

然有大勞大慾大病久病後發病者。此爲四損。其正氣先虧。每致邪氣易陷。多不可救。

詒按、凡決溫熱病之生死。總以正氣之強弱衡之。病邪雖重。而正氣能支。尚可不死。有病邪雖輕。而正氣不能支持。每每猝然蒙陷。不可不知。

吳又可曰。疫邪一二日。舌上苔如積粉。早服達原飲一劑。午後舌色變黃。隨見胸膈滿痛。大渴煩擾。此伏邪已潰。毒傳於裏也。前方加大黃下之。煩熱稍減。傍晚後加躁煩發熱。通舌黑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待瘀到胃。急接承氣湯。抵暮大下。夜半熱退。次早黃刺如失。一日有此三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故傳變亦速。投劑不得不緊。設用緩法。必無及矣。

詒按、似此傳變迅速。疫邪穢毒極重者多有之。若尋常伏氣所發。未必若是之重且速也。

又曰。邪入胃者。非承氣不愈。誤投白虎。既無破結之能。反抑邪毒。致脈不行。反變

細小。倘誤認陽證陰脈。復不敢下。逡巡死耳。當此急投小承氣。庶可挽囘。

詒按、必有大熱大渴。脈洪多汗。舌無厚濁苔。方爲白虎的證。至脈變細小。仍投承氣。亦須認清見證。若胃無垢熱。承氣豈可妄施。

又曰。疫邪初發。必在半表半裏。至於傳變。或表裏分傳。醫執成見。必先解其表。此大謬也。嘗見用大劑麻黃。一毫無汗。轉加煩熱。蓋裏氣結滯。陽氣不得宣達於表。卽四肢未免微厥。安有津氣蒸蒸而外達乎。必用承氣通其府。苟裏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汗而解者。

詒按、所論雖屬疫邪。而溫熱病熱結於胃。津液不行而無汗者。其理與此正同。

溫熱逢源

清 江陰 柳寶詒穀孫編著
無錫 周鎭小農初校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下

論溫病與傷寒病情不同治法各異

冬月傷寒。邪由皮毛而入。從表入裏。初見三陽經證。如太陽病。則頭項強痛而惡寒之類。三陽不解。漸次傳入三陰。其中有留於三陽而不入三陰者。有結於胃府。而不涉他經者。亦有不必假道三陽。而直中三陰者。凡此傷寒之症。初起悉係寒邪見象。迨發作之後。漸次化熱內傳。始有熱象。故初起治法。必以通陽祛寒爲主。及化熱之後。始有泄熱之法。此傷寒病之大較也。若夫溫病。乃冬時寒邪。伏於少陰。迨春夏陽氣內動。伏邪化而爲熱。由少陰而外出。如邪出太陽。亦見太陽經證。

其頭項強痛等象。亦與傷寒同。但傷寒裏無鬱熱。故惡寒不渴。溲清無內熱。溫邪則標見於外。而熱鬱於內。雖外有表證。而裏熱先盛。口渴溲黃。尺膚熱。骨節疼。種種內熱之象。皆非傷寒所有。其見陽明少陽見證亦然。初起治法。即以清泄裏熱。導邪外達爲主。與傷寒用藥。一溫一涼。却爲對待。蓋感寒隨時即發。則爲傷寒。其病由表而漸傳入裏。寒邪鬱久。化熱而發。則爲溫病。其病由裏而鬱蒸外達。傷寒初起。決無裏熱見證。溫邪初起。無不見裏熱之證。此傷寒溫病分證用藥之大關鍵。臨證時能從此推想。自然頭頭是道矣。

論伏氣發溫與暴感風溫病原不同治法各異

冬時伏邪。鬱伏至春夏。陽氣內動。化熱外達。此伏氣所發之溫病也。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難經云。傷寒有五。有溫病。有熱病。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凡此皆指伏邪所發之溫病言也。另有一種風溫之邪。當春夏間。感受溫風。邪鬱於肺。欬嗽發熱。甚則發爲痧疹。內經所謂風淫於內。治以辛涼。葉氏溫熱論。所謂溫

邪上受。首先犯肺者。皆指此一種暴感風溫而言也。伏氣由內而發。治之者以清泄裏熱爲主。其見證至繁且雜。須兼視六經形證。乃可隨機立法暴感風溫。其邪專在於肺。以辛涼清散爲主。熱重者兼用甘寒清化。其病與伏溫病之表裏出入。路徑各殊。其治法之輕重深淺。亦屬迥異近人專宗葉氏。將伏氣發溫之病置而不講。每遇溫邪。無論暴感伏氣。概用葉氏辛涼輕淺之法。銀翹桑菊隨手立方醫家病家。取其簡便。無不樂從。設有以伏氣之說進者。彼且視爲異說茫然不知伏氣爲何病。嗟乎。伏溫是外感中常有之病。南方尤多。非怪證也。其病載在內經難經、傷寒論諸書。非異說也。臨證者。竟至茫然莫辨。門逕全無。醫事尙堪問哉。

論伏邪外發須辨六經形證

傷寒緒論曰。初發病時。頭項痛。腰脊強。惡寒。足太陽也。發熱面赤惡風。手太陽也。目疼鼻乾。不得臥。足陽明也。蒸熱而渴。手陽明也。胸脇滿痛。口苦。足少陽也。耳聾。及病寒熱往來。手少陽也。腹滿自利而吐。足太陰也。口乾津不到咽。手太陰也。脈沉細。口燥渴。足少陰也。舌乾不得臥。手少陰也。耳聾囊縮不知人事。足厥陰也。煩

滿厥逆。手厥陰也。醫略曰。太陽之脈。上連風府。循腰脊。故頭項痛。腰脊強。陽明之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少陽之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凡外感病。無論暴感伏氣。或由外而入內。則由三陽而傳入三陰。或由內而達外。則由三陰而外出三陽。六經各有見證。即各有界限可憑。治病者指其見證。即可知其病之淺深。問其前見何證。今見何證。即可知病之傳變。傷寒如此。溫病何獨不然。素問熱病論。仲景傷寒論。均以此立法。聖人復起。莫此易也。近賢葉氏。始有傷寒分六經。溫病分三焦之論。謂出河間。其實溫熱病之法。至河間始詳。至溫病分三焦之論。河間並無此說。其書具在。可覆按也。厥後吳鞠通著溫病條辨。遂專主三焦。廢六經而不論。殊不知人身經絡。有內外淺深之別。而不欲使上下之截然不通也。其上焦篇提綱云。凡溫病者。始於上焦。在手太陰。試觀溫邪初發者。其果悉見上焦肺經之見證乎。即或見上焦之證。其果中下焦能絲毫無病乎。鞠通苟虛心診視。應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矣。況傷寒溫熱。為病不同。而六經之見證則同。用藥不同。而六經之立法

則同。治溫病者。爲可舍六經而不講者哉。

附錄醫悟

表證

發熱　惡寒　身痛　四肢拘急　喘

太陽經證

頭痛　項脊強　脈浮　脈伏

陽明經證

目痛　鼻乾　唇焦　漱水不欲嚥　尺寸俱長

少陽經證

耳聾　胸滿　脇痛　目眩　口苦　胎滑　脈弦

半表裏證

嘔吐　寒熱往來　頭汗　盜汗

太陰經證

腹微滿　脈沉實　自利

少陰經證

口燥咽乾而渴　咽痛　下利清水　目不明

厥陰經證

少腹滿　囊縮　舌卷　厥逆　消渴

太陽腑證

口渴　溺赤

陽明腑證

潮熱　譫語　狂亂　不得眠　自汗　手足汗　便閉

論溫病初發脈象舌苔本無一定

溫病之脈。前人謂右脈反大於左。此指邪熱之達於肺胃者言也。嘗有伏溫初發。其邪熱鬱於少陰。或連及厥陰。而弦數之脈。遂見於左手關尺兩部者甚多。更有邪機深伏。鬱湮不達。病象頗深。而脈象轉見細弱不鼓之象。逮托邪化熱。脈始漸見浮硬。此由腎氣先虧。不能鼓邪外達。故脈象如此。其證必非輕淺。總之。伏溫外

發。必從經氣之虛處而出。初無一定路徑。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也。難經云。溫邪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此語空靈活潑。最合病情。蓋其行動初無一定之徑。外見無一定之證。故其脈亦無一定之脈。至舌苔之色。必邪在胃中蒸鬱。其濁氣乃上熏而生苔。若邪伏陰經。不涉胃府。則雖邪熱已劇。仍不見有舌苔也。舌本爲心脾營氣所結。故營分有熱。舌底必絳。心火亢盛。舌尖必紅。然邪深伏下焦。而舌底不見紫絳者。間亦有之。迨邪熱鬱極而發。脈之細弱者。忽變而浮大弦數。舌之淡白者。倏變而灰黑乾絳。則勢已燎原。不可嚮邇。至此而始圖挽救。恐熱邪熾盛。藏府枯爛。雖有焦頭爛額之客。而已無及矣。故視病者。必細察見證。再合之色脈。乃有把握。若徒執脈象舌苔而求病之寒熱淺深。則誤者多矣。詒閱歷多年。確知伏溫初起。凡病邪極深者。脈與證較多不合。其故皆由邪氣深伏。不易表見於外。視病者爲其所惑。必多誤治。故特表而出之。庶學者知所審擇焉。

周禹載曰。溫病熱病之脈。或見浮緊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寒邪束於外。熱邪蘊於內。故其脈外則綳急。內則洪盛也。又或不識脈形。但見弦脈。便呼爲緊。而妄治之。蓋脈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豈可錯認爲緊而斷以爲寒乎。夫溫病熱病之

脈。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於左手。誠由怫鬱在內故也。其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風寒。否則非溫病熱病。自是非時暴寒耳。

伏溫從少陰初發證治

經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分而言之。則一言其邪之實。一言其正之虛。合而言之。則惟其冬不藏精。而腎氣先虛。寒邪乃得而傷之。語勢雖若兩平。其義原歸一貫也。喻氏以冬傷於寒。與冬不藏精。又以既不藏精。更傷於寒。分立三綱。各爲證治。試思如果冬不藏精。別無受寒之事。則其病爲純虛。與溫病何涉。蓋喻氏祇顧作文之排場。而不自覺其言之不切於病情也。原其邪之初受。蓋以腎氣先虛。故邪乃湊之。而伏於少陰。逮春時陽氣內動。則寒邪化熱而出。其發也。有因陽氣內動而發者。亦有時邪外感引動而發者。凡陽氣內動。寒邪化熱而發之證。外雖微有形寒。而裏熱熾甚。不惡風寒。骨節煩疼。渴熱少汗。(初起少汗。至陽明即多汗矣)用藥宜助陰氣。以托邪外達。勿任留戀。其爲時邪引動而發者。須辨其所挾何邪。或風溫。或暴寒。或暑熱。當於前法中。參入疏解新邪之意。(詳外挾新邪條內)再

看其兼挾之邪。輕重如何。輕者可以兼治。重者卽當在初起時。着意先撤新邪。俟新邪既解。再治伏邪。方不礙手。此須權其輕重緩急。以定其治法。不可豫設成見也。寒邪潛伏少陰。寒必傷陽。腎陽既弱。則不能蒸化而鼓動之。每見有溫邪初發。而腎陽先餒。因之邪機冰伏。欲達不達。展轉之間。邪卽內陷。不可挽救。此最難着手之危證。（另詳邪鬱少陰條內）其或邪已化熱。則邪熱燎原。最易灼傷陰液。陰液一傷。變證蠭起。故治伏溫病。當步步顧其陰液。當初起時。其外達之路。或出三陽。或由肺胃。尚未有定程。其邪仍在少陰界內。前人治溫病之法。如千金用陽旦湯。則偏於太陽。陸九芝用葛根芩連湯。則偏於陽明。張石頑用小柴胡湯。則偏於少陽。至喻嘉言之麻附細辛。則過於猛悍矣。葉香岩之辛涼清解。則失之膚淺矣。愚意不若用黃芩湯加豆豉元參。爲至當不易之法。蓋黃芩湯爲清泄裏熱之專劑。加以豆豉爲黑豆所造。本入腎經。又蒸罨而成。與伏邪之蒸鬱而發相同。且性味和平。無逼汗耗陰之弊。故豆豉爲宣發少陰伏邪的對之藥。再加元參以補腎陰。一面泄熱。一面透邪。凡溫邪初起。邪熱未離少陰者。其治法不外是矣。至兼挾別項外感。或兼內傷。或邪雖未脫少陰。而已兼有三陽見證者。均宜臨證參酌施治。固非可刻

舟以求劍矣。

伏溫由少陰外達三陽證治

寒邪潛伏少陰。得陽氣鼓動而化熱。苟腎氣不至虛餒。則邪不能容而外達。其最順者。邪不留戀於陰。而逕出於三陽。則見三陽經證。太陽則惡寒發熱。頭項疼。腰脊強。治宜豉芩合陽旦湯。陽明則壯熱鼻乾。不得臥。治宜豉芩合葛根知母等味。少陽則寒熱往來。口苦脇痛。治宜芩豉合柴胡山梔等味。其邪初出三陽。或兼新感。外有惡寒無汗等證。則桂葛柴胡。自當參用。若裏熱已甚。則不宜桂枝。壯熱汗多則不宜葛根。內風易動則不宜柴胡。此則又在臨時之化裁矣。難經曰。溫邪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故其發也本無定處。大略乘經氣之虛。或挾別邪而發。如太陽虛則發於太陽。陰氣虛則戀於陰分。其有溫邪化熱已出三陽而未盡之邪。尚有伏於少陰而未化者。（此腎氣不充宜兼溫托）即或全數化熱。而其熱有半出於陽半戀於陰者。（此陰氣不足不能托邪當兼養陰）用藥總宜隨證化裁。活潑潑地。方能應手取效也。

伏溫熱結胃府證治

伏溫化熱而達。其證由少陰而出三陽者。於法爲順。惟無形之熱。可從經氣而達。若中焦挾有形食積濁痰。則邪熱蘊蒸。每每乘機入胃。熱結於中。而爲可攻之證。蓋胃爲五藏六府之海。位居中土。最善容納。邪熱入胃。則不復他傳。故溫熱病熱結胃府。得攻下而解者。十居六七。前人如又可所論。雖名瘟疫。其實亦係伏邪。所列治法用攻下者。十之七八。蓋傷寒重在誤下。溫病重在誤汗。溫病早投攻下。不爲大害。前賢本有此論。吳氏又確見病證之可下者多。故放膽言之。而不自覺其言之偏重也。陸九芝謂溫病熱自內燔。其最重者。祇有陽明經府兩證。經證用白虎湯。府證用承氣湯。有此兩法。無不可治之溫病矣。其意專重陽明。若溫病決不涉及別經者。其言亦未免太偏。總之。溫病邪熱。蒸鬱入於陽明者居多。熱在於經。猶屬無形之熱。其證煩渴多汗。狂譫脈洪。此白虎證也。若熱結於府。則齒垢脣焦。晡熱。舌苔焦黃。神昏譫語。脈沉實。此承氣證也。祇要認證凊楚。確係熱在於胃。則白虎承氣。依法投之。可以取效反掌。切勿因疑生怯。反致因循貽誤也。

前人用大黃下奪。有因泄熱而用者。如三黃瀉心 有因解毒而用者。如三黃解毒 有因疎瘀化痰而用者。如大黃䗪蟲滾痰丸 有因疎泄結氣而用者。如大黃黃連瀉心 原不專爲積滯而設。無

如不明醫理者。見方中有大黃一味。即謂之承氣。即謂之攻積。因而疑忌多端。當用不用。坐此貽誤者多矣。

傷寒熱結胃府者。糞多黑而堅燥。溫病熱結於胃者。糞多醬色而溏。藜藿之子。熱結者糞多栗燥。膏粱之人。多食油膩。即有熱灼。糞不即燥。往往有熱蘊日久。糞如污泥。而仍不結爲燥栗者。此不可不知也。　有初起病時便溏作瀉。迨兩三日後。熱勢漸重。乃結於胃而便秘者。仍宜依法下之。　又有熱勢已重。渴飲頻多。或用清泄之劑。因而便泄稀水。堅糞不行者。此熱結旁流也。古法用大承氣下之。吳鞠通改爲調胃承氣。甚合。

熱結而成燥糞者。行一二次後。燥糞已完。熱邪即盡。若溏糞如烟膏黴醬者。或一節燥一節溏者。此等證。其宿垢最不易清。即邪熱亦不易淨。往往有停一二日再行。有行至五六次。多至十餘次者。須看其病情如何。以定下與否。愼勿震於攻下之虛聲。遂謂已下不可再下。因致留邪生變。而受養癰之實禍也。

光緒初年冬仲。徐君聲之。因欲服補劑。囑爲定方。予診其脈。兩尺浮數弦動而不靜。予謂據此脈證。當發冬溫。補劑且從緩進。因疏方。黃芩湯加生地。囑其多

服幾劑。當其時飲啖如常。並無疾苦。勉服三兩劑。即停不服。迨十二月十七。忽振寒發熱。兩日後。漸覺神情昏糊困倦。熱勢蒸鬱不達。神呆耳聾面垢。此少陰伏邪。化熱外達。其勢外已入胃。而內發於陰者。尚未離少陰之界。而幷有竄入厥陰之勢。病情深重而急。予以至戚。誼無可諉。不得不勉力圖之。先與梔豉黃芩二劑。繼進清心涼膈法兩劑。均無大效。而痙厥昏譫。舌燥脣焦。病勢愈急。乃用調胃承氣。加洋參生地犀角羚羊元參養陰清泄之品。兩劑之後。始得溏糞如黴醬者二遍。間進犀羚地芍豆豉梔丹芩元參養陰熄熱清透少陰之劑。而熱仍不減。乃再與調胃承氣合增液法。又行垢糞一次。此後即以此法與養陰清泄之法相間迭用。自十二月二十三起。至正月初十。通共服承氣八劑。行宿垢溏黑者十餘次。裏熱始得漸鬆。神情亦漸清朗。用養陰之劑。調理兩月而痊。

按、此證少陰伏邪本重。其化熱而發也。設熱邪全聚於胃。即使熱壅極重。猶可以下泄之藥。背城借一。以圖幸功。乃中焦之熱勢已劇。而伏熱之潰陰分者。又內熾於少厥兩陰之界。岌岌乎有蒙陷痙厥之險。不得已用助陰托邪之法。從陰分清化。使其漸次外透。其已達於胃者。用緩下法。使之隨時下泄。戰守兼施。

隨機應變。如是者。將及兩旬。邪熱始得退清。假使攻下一兩次後。即畏其虛而疑不能決。則其險有不堪設想者。然則焦頭爛額。得爲今日之上客者。幸也。

長媳徐氏。戊戌七月。患感冒挾肝氣發熱。脘痛嘔噁不納者。五六日。八月朔得大解頗暢。余謂大便一通。病可鬆也。不意至夜寒熱大作。噁心乾嘔。徹夜不止。與左金平胃溫膽瀉心。均無寸效。至初五日。煩躁口渴。舌燥起刺。予以其質弱陰虧。慮其不耐壯熱。急思乘早擊退。冀免淹纏。遂用涼膈合瀉心法。佐以洋參石斛等。連進兩劑。得大解兩遍。嘔噁即止。而裏熱不減。間服養陰泄熱藥一二劑。大便仍不行。而舌苔灰熱轉厚。乃改用調胃承氣合增液法。間日一進。每進一劑。即行一次。糞色或黃或黑。或溏或結。又進三次。至十五日。方中大黃重至五錢。乃腹中大痛。宿糞暢行。當時冷汗肢厥。幾乎氣脫不回。急進人參以扶正氣。始能漸定。自此次暢行後。裏熱漸鬆。用藥總以養陰扶胃爲主。每間三四日。大解不行。即用人參湯送大黃丸藥一服。或瀉葉湯一盞。大便始行。而糞色仍黑紫如醬。至九月初。乃能漸進米湯稀粥。然每至三五日大解不通。即覺胃熱熏鬱。須與清泄。得大解始平。至九月十九日。服瀉葉湯後。忽然宿垢大行。得黑

糞半桶之多。然後積熱濁熱。始得一律肅清。不再有餘熱熏蒸矣。自初病至此。共用大黃三兩零。元明粉一兩零。人參參鬚二三兩。洋參麥冬各十餘兩。鮮地石斛各一斤。其犀羚珠粉等味。用數少者不計焉。此證因陰虛質弱之體。患此大病。米飲不沾唇者一月。而得全性命者。緣自病迄今。始終以扶正養陰爲主。故雖屢頻危殆。而卒獲保全。其積垢行至一月有餘而始淨。則初念亦不及料也。然從此可知時病之餘熱不除。皆由積垢不清所致。斷不可顧慮其虛。轉致留邪生變也。又此證最易惑者。其脈始終細弱。毫無實象。惟將見證細意審察。究屬體虛證實。惟有用洋參鮮地石斛大黃。以養陰泄熱。爲至當不易之治。碻守不移。始得同一生於九死也亦幸已哉。

伏溫上灼肺金發喘逆咯血欬膿證治

伏邪在少陰。其由經氣而外出者。則達於三陽。其化熱而內壅者。則結於胃府。此溫熱病之常也。少陰之系。上連於肺。邪熱由腎系而上逆於肺。則見肺病。况溫邪化熱。火必尅金。則肺臟本爲溫邪所當犯之地。其或熱壅於胃。上熏於鬲。則熱邪

由胃而炎及於肺。更爲病勢所應有。近時煙草盛行。肺中津液。熏灼成痰。阻窒肺隧。平日每多痰欬。更值溫熱上蒸。痰得熱而痰更膠粘。熱附痰而熱愈留戀。其爲欬爲喘。意中事也。肺絡不通。則胸脇刺痛。熱鬱日甚。則痰穢如膿。或欬紅帶血。無非熱灼金傷所致。此時苟伏邪已一律外透。則治之者。祇須清泄肺胃。夫病在肺。而何以治者必兼及胃。蓋肺中之熱。悉由胃府上熏。清肺而不先清胃。則熱之來路不清。非釜底抽薪之道也。古方如麻杏甘石、越婢、青龍、清燥救肺等方。均用石膏。誠見及於此也。輕則葦莖湯鮮斛鮮沙參之類。必不可少。脇刺者兼和絡氣。欬紅者兼清血絡。滋膩之藥。恐其助痰。溫燥之品。恐其助熱。均爲此症所忌。又此症在初起時。醫者粗心不察。視爲尋常外感。恣用發散。或見其痰多。妄用二陳。或見其喘逆。作外感治。而用麻桂。作內傷治。而用生脈熟地。均屬背謬。而耗液助熱生痰諸弊畢集矣。迨見病勢日增。始細心體認。改投清泄。而肺金藏陰已傷。不能遽復。卽使邪熱得清。而內熱乾欬。綿延不愈。遂成上損。終致不救者。往往有之。誰之咎哉。

伏溫內燔營血發吐衄便紅等證治

溫邪化熱外出。其熏蒸於氣分者。爲煩熱口渴等證。其燔灼於營分者。血爲熱擾。每每血由肺絡而溢出爲欬血。由吐而出爲吐血。上行淸道爲鼻衄齒衄。下行濁竅爲溲血便血。凡此皆血爲熱邪所迫。不安其絡。因而上溢下決。惟血既外奪。則邪熱亦隨血而泄。病勢宜由此而減。乃爲吉象。若血既外奪。而裏熱仍盛。昏譫煩躁。仍不輕減。即屬重症。推其故。蓋有二焉。一則伏熱重而蒸鬱過深。絡血雖溢。而裏熱之留伏尙多也。一則營陰虛而爲燔灼所傷。陰血枯竭。而不能托邪外出也。邪重者宜涼血泄邪。如犀地梔丹銀花連翹茅根側柏之類。血虛者宜養血淸熱。如地芍梔丹阿膠元參之類。總以涼陰泄熱爲主。腦血虛者兼以滋養。邪實者兼以淸泄。必使血止而熱亦因此而解。斯爲順手耳。此等症。每有急求止血。過用淸涼。以致血雖止而上則留瘀在絡。胸脅板痛。下則留瘀在腸。垢痢瘀紫。甚或留瘀化熱。變爲暮熱朝涼。欬痰帶血。見種種陰損之候。昧者不察。誤認爲虛。漫投補劑。遂遷延不愈。愈戀愈虛。以致不救。可慨也夫。

凡瘀留在腸胃者。易於疏化。以其在康莊大道。不在細微曲折之處。藥力易於疏通也。若瘀留於肺肝血絡之中。則絡道蠶叢。藥力既非一時可到。而又不宜於猛

劑攻消。祇有通絡化瘀泄熱之法。緩緩圖功。如曹仁伯清瘀熱湯之法。最爲得竅。學者宜仿此用之。（清瘀熱湯　旋絳葱　葦桃）

伏溫外竄血絡發斑疹喉痧等證

伏溫化熱。燔灼血絡。因致絡血外溢。邪熱卽隨血而泄。於病機猶爲順象。乃有邪熱鬱於血絡。不得外達。其在於肺。肺主皮毛則爲疹。其在於胃。胃主肌肉則爲斑。有斑疹各發。不相交涉者。有斑疹兼發。不能分晰者。總之以清營透邪。疏絡化斑爲主。凡外面斑疹透齊。卽神清熱解者爲吉。若斑疹雖透。而裏熱不解。則熱鬱已甚。其勢必有變端。當隨其見證。小心斟酌。又有一種爛喉丹痧。此於伏溫之中。兼有時行疫毒。發熱一二日。頭面胸前。稍有痧瘮見形。而喉中已糜爛矣。此證小兒居多。其病之急者。一二日卽見壞證。如面色青晦。痰塞音啞。氣急腹硬。種種惡候。轉瞬卽來。見此者多致不救。此等急症初起卽宜大劑淸營解毒。庶可挽回萬一。若稍涉遲延。鞭長莫及矣。

鮮生地爲此證淸營泄熱必用之藥。欲兼疏散之意。重則用豆豉同打。輕則用薄

荷葉同打。均可。丹皮清血中伏熱。且味辛主散。炒黑用之最合。銀花清營化毒。元參清咽滋水。均爲此症必要之藥。

治肺疹初起。須兼透達者。於清營方中。用牛蒡蟬衣。以透發之。古方治斑毒。用化斑湯。（白虎合犀地之類）或玉女煎之類。然須煩熱多汗者。乃爲合劑。若熱不甚。汗不暢。遽投石膏。恐有邪機冰伏之弊。臨用時宜加斟酌。黃玉楸於此證。用浮萍爲表藥。頗有思路。可取用之。

塘市孫蘊之大令郎。聰穎異常。年甫十歲。十三經已能背誦。且能舉其大意。蘊翁視之。不啻掌上珠也。丁亥秋。專信邀診。余夜船赴之。至明晨抵塘市。已不及救矣。蘊翁曰。大兒已死。次兒後一天起病。今已兩天矣。病狀與大兒纖毫無異。以大兒之死例之。則次兒至今夜五鼓時。亦將不救矣。姑爲我視之。可尙挽救否。余視之。面色青晦不語。惟煩躁陣作。發躁時將臂內搔挖。若不知痛楚者。挖破處。血亦紫黯不流。舌質紫刺如楊梅。喉間板黃不腐。余細審。乃疫毒閉於營中。不能外達。而毒攻心肺。故其死若是之速。此證屬陰毒陽毒之類。在古書中雖無確當治法。而以意測之。欲圖挽回。必使疫毒有外泄之路。乃有生機。遂令

其用犀角磨汁。鮮生地大黃絞汁。再合元參丹皮銀花等。化毒泄熱之品。陸續灌之。至黃昏得大便溏黑者兩次。灌至天明。盡藥兩茶盞。又得大便溏黑者兩次。余再視之。神情較能靈動。舌上黃苔浮膩。喉間起腐。仍用前法。加入金汁合養陰之意。如前灌之。一日夜服三四碗。大小便始暢。腹硬亦平。其上半如頸項肩肘。下部如腰脊髀關膝膕等處。凡肢節交接之處。從前有紫痕僵塊者。至此皆紅腫作膿。不特咽喉潰爛。幷肛門亦潰爛流膿。余力守養陰活血泄熱化毒之方。兩旬以後。咽喉及通身之潰爛。均得以此收功。惟大便中仍有膿瘀雜下。余參用內癰治法。又月餘始痊。是役也。余用犀地大黃。多進不撤。人皆駭之。不知此證之熱毒。亦非尋常所有。設遲回審慎。兼顧其虛。無論如此重病。不能挽救於垂危。即使當時就挽。而後半如此波濤。亦斷不能收全功於萬一也。

伏溫化熱鬱於少陰不達於陽

伏溫之邪。冬時之寒邪也。其傷人也。本因腎氣之虛。始得入而據之。其乘春陽之氣而外達也。亦以腎氣暗動。始能鼓邪化熱而出。設其人腎陽虛餒。則邪機冰伏。

每有半化半伏。欲達不達之症。如外面熱象熾盛。或已見昏譫痙厥之候。而少陰之伏邪。尚有未經化熱。仍留滯於陰分者。此時就熱象論。已有熱擾厥陰之險。清泄之藥不容緩。而內伏之邪。又以腎氣內餒。不能化達。設專用凉泄。則邪機愈滯。設用溫化。又慮抱薪救火。展轉之間。內則陰液乾涸。外則邪熱蒙閉。遲之一二日。即不可挽救矣。此等症情。在溫病中爲最險重之候。即使竭力挽回。亦屬冒險圖功。治病者必須豫爲道破。庶免疑謗。　此證邪伏少陰。喻氏仿仲景少陰病治例。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附子甘草湯兩方。以透邪。增入生地。以育陰扶正。其用意頗爲切當。惟溫邪既動。必有熱象外現。其甚者邪熱蒙陷。已有痙厥之象。此時麻附細辛斷難遽進。然非此大力之藥。則少陰之沉寒。安能鼓動。治當師其意而變其制。如用麻黃汁製豆豉。附子汁製生地。至凉肝熄風。治標之藥。仍宜隨症參入。似此面面周到。庶可收功。

附案、及門生金石如。戊戌三月初旬。患時感。初起惡寒發熱。服疎散藥一劑。未得汗解。而熱勢轉淡。神情呆鈍。倦臥耳聾。時或煩躁。足冷及膝。指尖耳邊鼻準亦冷。兩便不利。腰俞板硬。不能轉側。脈遲細而弱。嘔噁不能納水飲。惟嚼醬薑

稍止。舌苔厚燥微灰。此由新感引動伏邪。而腎陽先餒。不能托邪化熱。故邪機冰伏不出。其已化之熱。內陷厥陰。欲作痙厥。證情極爲險重。趙生靜宜先往。用梔豉桂枝羚羊角。合左金法。小便得通。足溫嘔止。餘則證情如故。邪仍不動。議用麻附合洋參生地等。扶正托邪。而余適至。遂令趕緊煎服。兩進之後。尺脈始弦。而神情之呆鈍。腰脊之板痛仍爾也。擬用麻黃製豆豉。附子製大生地。桂枝製白芍。合人參牛膝元參淡芩羚羊生牡蠣等味出入。三劑後。以舌苔灰厚而乾。又加大黃。服後忽作寒慄戰汗。而腰脊頓鬆。隨得大解。而裏熱亦泄。神情爽朗。調理一月而愈。此證就邪之深伏。而未化熱者論之。則祇宜溫托。大忌寒凉。然痙厥神糊。舌苔灰燥。若再助其熱。勢必內陷厥陰。而爲昏狂蒙閉之證。無可挽也。就邪之已動而化熱者論之。則祇宜清泄。何堪溫燥。然脈情遲細。神呆形寒。經府俱窒。若專用凉化。則少陰之邪伏不出。遷延數日。勢必內潰而爲厥脫之證。其去生愈遠矣。再四籌審。決無偏師制勝之理。不得已。取喻氏法以治其本。合清泄法以治其標。一面托邪。一面化熱。幸賴少陰之氣。得扶助而伸。凡經邪府邪。已化未化之邪。乘腎氣之動。一齊外達。故戰汗一作。大便一行。而表裏

諸病若失也

黃村橋范養逵令郎。於戊戌夏間患三瘧。至入月初服截藥而止。至二十外。忽然遺泄數次。遂發寒熱如日作之瘧。先寒後熱。迨外熱已甚。而下身骨節仍寒。須再作寒慄一次。隨啜熱粥一碗。然後得汗而解。延至九月初。已十餘發矣。一日當啜粥助汗之時。忽然頭暈目暗冷汗肢厥。如欲脫之狀。逾時始定。此後遂臥床不起。惟胃納尚不大壞。纏綿不愈。予往診時。十月中矣。予謂從前三瘧。是暑濕之邪。迨愈而復作。是引動少陰伏邪。乘少陽新病之虛而出。而腎陽先餒。不能托邪。故寒慄日甚而熱勢反不重也。此當用溫經托邪之法。用桂枝湯加人參當歸生地附子汁製牛膝。仍用柴胡豆豉黃芩等味出入。十餘劑。中間迭見驚悸痙惕諸證又加龍骨牡蠣羚羊角等味。隨證治之而愈。此證當瘧疾再發之時。諸醫仍用暑濕門套方。服二三十劑。而病情毫無增減。病者自言不起。每夜分輒有譫語。病家疑神疑鬼。醫家莫測其病原所在。其故皆由近日醫家不囿於吳又可募原之說。卽泥於吳鞠通三焦之論。而絕不知有少陰伏邪。隨經發病之理。故遇此等證。便覺毫無把握。輕者遷延致重。重者無法挽救。近年

所見不少矣。哀哉。

伏溫化熱內陷手足厥陰發痙厥昏蒙等證

伏溫由少陰而發。外出於三陽經證。內結於胃府。則見陽明府證。其證雖深淺不一。但由陰出陽。於病機爲順。均在可治之例。惟有伏邪已動。而熱象鬱滯不達於三陽。亦不歸於胃府。而卽竄入厥陰者。在手厥陰則神昏譫語。煩躁不寐。甚則狂言無序。或蒙閉不語。在足厥陰則抽搐蒙痙。昏眩直視。甚則循衣摸床。此等凶證有兼見者。有獨見者。有府熱內結。邪氣充斥而潰入者。有陰氣先虧。熱邪乘虛而陷入者。有挾痰涎而蒙閉者。有挾蓄血而如狂者。凡遇此等重證。第一先爲熱邪尋出路。如在經者。從斑汗解。在府者。從二便出是也。至照顧正氣。轉在第二層。蓋氣竭則脫。陰涸則死。皆因熱邪燔劫而然。用藥於祛邪中參以扶正養陰。必使邪退。而正氣乃有立脚。如徒見證治證。但以清心泄肝。化熱養津之劑。就題面敷衍。雖用藥並無大謬。而坐失事機。迨至遷延生變。措手不及。誰之咎歟。今姑就手足厥陰見證各條。擬治法如左。

凡熱重昏譫。至夜增劇。舌底絳色。此熱灼於營也。以犀角地黃爲主方。煩躁不寐。口渴舌板。神情昏擾。熱鬱於上也。以涼膈散爲主方。神志煩亂。小溲赤濇。舌尖乾紅。熱劫心陰也。導赤各半湯爲主方。面赤神煩。大渴多汗。熱燔陽明之經也。白虎湯爲主方。大便祕結。或熱結旁流。脣焦齒垢。舌刺焦黃者。熱結陽明之府也。以三承氣爲主方。又如熱蒸痰升。蒙閉神明者。加用至寶紫雪菖蒲汁之類。痙掣搐搦。肝風升擾者。加用羚羊角鉤籐石決明之類。病證紛繁。治難縷述。而總以祛邪扶正兩意爲提綱。祛邪之法。已列於前。至扶正之法。在溫病以養陰爲主。以溫熱必傷陰液也。人參難得佳者。且病家無力者多。豈能槪用。惟西洋參甘涼養津。施於溫熱傷陰者。最爲合用。餘如生地滋腎陰。白芍養肝陰。石斛養胃陰。沙參養肺陰。麥冬養心陰。如遇虛體。或久病陰傷者。無論發表攻裏劑中。均可加入。其或熱已竄入厥陰。而邪之藏於少陰者。熱氣尙伏而不揚。宜於清泄中仍兼疎托。或熱已內陷營陰。而邪之走於經者。表氣尙鬱而不達。宜於涼營中再參透表。其最重者。邪熱內燔。而外面反無熱象。甚至肢厥膚冷。脈濇數而不暢。必得大劑泄熱透邪。乃使熱勢外揚。脈象轉見洪大。庶可免厥深閉脫之危也。

伏溫挾溼內陷太陰發黃疸腫脹泄利等證

溫邪挾濕。則爲濕溫。其濕之輕者。仍以溫邪爲主。略參化濕可耳。其濕之重者。與熱相合。熱勢雖熾。而有脘悶嘔水舌膩不渴等證。初起宜參芳香宣化。迨濕邪化燥。用蒼朮白虎湯淸熱燥濕。可以一劑而愈。若初起卽與淸滋。欲淸其熱。轉助其濕。而愈發纏綿。每有治不如法。遷延一兩月而病不退者。皆治之不得其法也。然則此乃濕溫之在胃者。治之猶易。有一種濕熱蘊於太陰者。初起不見濕象。但覺熱象蒸鬱不揚。脘悶口甜。而胃口無病。仍可納穀。舌上不見濁苔。其濕熱深鬱於脾藏。漫無出路。或發黃。或腹滿肢腫。或則泄。或便祕。或嘔噁。或小水赤濇。甚則熱鬱日深。脾營受傷。則舌底絳色。或薄苔罩灰黃而不甚燥。種種見證。無非濕鬱化熱。何以燥之則增熱。淸之則助濕。如此其百無一效也。蓋藏病無出路。必借道於府。乃能外出。此病熱蘊已久。脾中之熱。漸欲外達於胃。或胃中挾有痰積。熱卽附之而熾。亦有便祕舌焦。燥渴煩譫等證。投以苦泄。則胃熱下行。而病勢一鬆。然所泄者。胃府之標熱也。其脾藏中蘊遏之熱。仍未達也。故病雖暫減。而閱日復熾。屢

伏屢熾。久而正氣不支。遂成壞證。此等病。治之最難得手。誠以此證。病勢不重於外。病家每每忽視。投劑不能速効。病家勢必更醫。後來者見前醫無功。必且改弦更張。因之雜藥亂投。致成不救者。吾見實多。治此者。必須將太陰之濕。與少陰之熱。孰經孰重。細細較量。再看其濕熱所傷。或爲脾氣。或爲脾陰。其兼挾之病。或爲痰積。或爲瘀滯。均宜細意分晰。方可用藥。至用藥之法。須得輕清靈三字俱全。冀其緩緩疎化。切不可側滯一面。以致無益反害。吳鞠通溫病條辦。其原出於葉氏。上中焦濕溫各條。頗有此理者。薛生白濕熱條辨亦多可取。試細繹之。當有得心應手之妙也。

伏溫陰陽淆亂見證錯雜

伏溫由陰而出於陽。於病機爲順。若病發於陰。而卽潰於陰。不達於陽。此於病機爲逆。若是乎陰陽兩層界限分明。安有淆亂者哉。凡病之陰陽淆亂者。其故有二。一則由乎正虛。如陽虛者陰必湊之。則陰病可淆於陽矣。陰虛者陽必擾之。則陽病可淆於陰矣。一則由乎藥誤。如病在陰而誤投陽藥。則陽氣爲藥所傷。而陰病

淆於陽矣。病在陽而誤投陰藥。則陰氣爲藥所傷。而陽病淆於陰矣。至其見證錯雜。有卽由於陰陽淆亂而雜者。有由他邪之兼挾而雜者。看此等證。全要天分聰明。識見老到。方有把握。蓋此等證。變化最多。無一定路逕可循。臨病者。須將正氣邪氣。表病裏病。新邪舊邪。孰本孰標。孰輕孰重。孰緩孰急。一一衡量得宜。方可施治。有當先顧本元。苟得正氣一旺。而邪自解散者。有當急袪外邪。必得邪氣速退而正乃不傷者。有症雖錯出。而發於一原。祇須專治其本。而各症自退。所謂緩則治其本者。有證雖在標。而病機甚急。必須先治標病。(如小便不利之類)而本病從緩。所謂急則治其標者。有病勢蔓延。欲治其根。而正氣不支。祇可先拔其枝葉。而用漸衰漸勝之法者。有病情糾結。必除其根。而各證自退。不得不攻其堅壘。而用擒賊擒王之計者。以上所謂錯雜。猶不過表裏虛實。其用藥尚可一線相承。此外更有寒熱錯雜。如陰虛而挾寒飲。陽虛而挾肝火。治此則礙彼。治彼則礙此者。其用藥更難措手。此中奥妙。有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者。總宜於輕重緩急權之極精。方可論治。至選藥宜彼此照顧。尤必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妙。乃爲得法。否則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其不誤人性命者鮮矣。

伏溫外挾風寒暑溼各新邪爲病

伏溫之邪。由春夏溫邪之氣。蒸動而出。此其常也。亦有當春夏之間。感冒風寒。邪鬱營衞而爲寒熱。因寒熱而引動伏氣。初起一二日。第見新感之象。意其一汗即解。乃得汗後。表證略減。而裏熱轉甚。昧者眩其病狀。幾若無可把握。不知此新邪引動伏邪之證。隨時皆有。治之者。須審其伏邪與新感。孰輕孰重。若新感重者。先撤新邪。兼顧伏邪。伏邪重者。則專治伏邪。而新感自解。蓋伏溫自內達外。苟由三陽而外解。則表分之新邪。自不能容留矣。內經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此指伏邪乘暑令而發者。尙非兼挾暑邪之病。其有兼挾暑熱之邪而發者。則必另有暑熱見證。其新病引動伏邪。大致亦與兼挾風寒者相似。須審其輕重緩急。分清經界。方可着手也。至兼挾溼邪之證。有外感之溼。有內伏之溼。伏氣既動。則熱自內發。蒸動溼邪。與伏溫之熱。混合爲病。最屬淹纏。治之者。須視其溼與熱。孰輕孰重。須令其各有出路。勿使并合。則用藥易於着手。再溼邪有宜溫燥者。如平胃之類。有宜滲利者。如苓澤之類。有宜通泄者。如

車前滑石之類有宜清化者。如芩連梔柏之類。以上皆專治濕邪之法。若與濕熱丼合。則爲濕溫。見證最繁且雜。其治法須隨機應變。初起有芳香化濕者。如胃苓正氣之屬。而通宣三焦者。如三石滑石之屬。中焦熱重有清泄陽明者。如蒼朮石膏之屬。有苦泄太陰者。如茵陳芩連之屬。總之須細察見證。如濕重者。自當治濕。若伏邪重者。仍當以伏邪爲主也。

伏溫兼挾氣鬱痰飲食積瘀血以及胎產經帶諸宿病

伏溫而兼挾外感者。則以新邪而引動伏氣爲病。若伏溫而兼內傷者。則因內傷而留滯。伏溫不得爽達。治之不得其法。每有因此淹纏。致成壞證者。即如平時有氣鬱之病。則肝木不暢。絡氣鬱滯。溫邪竄入肝絡。即有胸板脇刺欬逆等證。邪鬱不達。久而化火。即蒙冒厥陰。而有昏痙之變。平日有痰飲內停者。抑遏溫邪。不得疎越。鬱之既久。外冒之痰濁。尙未蒸開。而內藏之津液。早已乾涸。一旦熱勢猝發。如烈火燎原。不可措手者。亦往往有之。中宮先有食滯。或因病而積。有熱邪所燔。

阻結於胃。劫爍胃津。此可攻之證也。須得大便通行。積去而熱邪乃隨之而解也。平時有瘀血在絡。或因病而有蓄血。溫熱之邪與之糾結。熱附血而愈覺纏綿。血得熱而愈形膠固。或早凉暮熱。或外凉內熱。或神呆不語。或妄見如狂。種種奇險之證。皆瘀熱所爲。治之者。必須導去瘀血。俾熱邪隨瘀而下。庶幾病勢可轉危爲安也。有胎前犯溫病者。熱邪燔灼。易於傷胎。治之者。除藍布冷泥護胎外。治法亦別無善法。祇要眼明手快。認清病機。迎頭清泄。勿令邪熱留滯傷胎。便爲得法。古法每於當用方中。加入四物。名曰護胎。如當用者。尚無大害。若不當用而用之。則滋膩滯邪。非徒無益。而反害之矣。產後血舍空虛。百脈俱弛。當此而溫病猝發。最易陷入血絡。急則爲痙狂等險候。緩則留戀血室。燔灼營陰。延爲陰損之候。治之者。須處處週護陰血。一面撤邪。一面養血。勿令熱邪深陷。乃爲得手。至兼挾經帶爲病。亦與胎產相似。不外虛則邪陷。實則瘀阻兩層。治之者。處處就此兩層着想。自然得法矣。

溫熱逢源終

〔清〕王士雄 著

隨息居霍亂論

中國醫學大成

隨息居霍亂論提要

清、王士雄撰。士雄字孟英。海昌人。道光間。嘗草霍亂論於天台道上。由海豐張柳吟先生鑒定。同郡王仲安梓而行世。蓋二十餘年矣。板存杭會。諒化劫灰。今避亂上海。適霍亂大行。元和金君篴齋。心爲惻然傷之。聞余踪跡。卽來訂交。屬余重訂是書。以爲登高之呼。逾兩月。篴齋亦以此證遽逝。尤愴余懷。纂此以慰篴齋於地下。書成。曰重訂霍亂論。此王孟英自述語也。書分二卷。列爲四篇。病情爲第一。分總義、熱證、寒證、治法。爲第二。分伐毛、取嚏、刮法、焠法、刺法、搨洗、熨灸、偵探、策應、紀律、守險。醫案爲第三。南鍼、夢影。藥方爲第四。藥性、方劑等類。霍亂本有因寒因熱之分。而屬熱屬濕者多。寒者俗名吊脚痧。西醫謂爲真性霍亂。死亡甚速。此書對於屬寒屬熱屬濕。俱各分析詳明。實爲治霍亂最完備之書也。末附岳晉昌霍亂七言訣。以便初學誦讀。

汪序

經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蓋六氣之行。都從火化。外感之病。雖有因寒因熱之分。而熱者較多。霍亂不過外感之一證。其中亦有寒有熱。初非專屬於寒也。特以其來太驟。擬議不及。辨證稍疏。生死立判。視傷寒溫暑。尤難措手。昧者乃專執附桂一方。統治一切霍亂。不亦傎乎。夢隱向有霍亂論之刻。久已風行。近又重加編訂。益爲詳備。蓋深疾偏執一方以治百病之弊。故不辭痛切言之如此。讀者顧疑其偏用寒涼。未免以詞害意矣。昔洄溪作慎疾芻言。而自論之曰。有疑我爲專用寒涼攻伐者。不知此乃爲誤用溫補者戒。非謂溫補概不可用也。諒哉斯言。請以移贈夢隱此書可乎。同治癸亥正月。烏程汪曰楨。

自序

隨息居士。當昇平盛世。生長杭垣。不幸幼失怙。自知無應世才。而以潛名其齋。或謂甘自廢棄。而以凝目之。因自號半癡山人。嘗刊潛齋醫學叢書十種問世。年未五十。忽挈兩弟。攜一硯以歸籍。然貧無錐地。賃屋而居。或問故。曰余繼先人志耳。乃顏其草堂曰歸硯。輯歸硯錄以見志。藉硯遊吳越間。哺其家口。洎庚申之變。或招遊甬越。辭不往。辛酉秋。勢日蹙。不克守先人邱壟。始别其兩弟。攜妻孥。棲於濮院。人視之如野鶴閒雲。而自傷孤露。四十年。值此亂離靡定。題所居曰隨息。且更字夢隱。草隨息居飲食譜。以寓感慨。迨季冬杭垣再陷。悠悠長夜。益覺難堪。今春。急將三四兩女草草遣嫁。夏間避地申江。妻孥踵至。僦屋黃歇浦西。仍曰隨息居。略識顛末。俾展卷而知隨處以息者。即半癡山人身不能潛。硯無所歸之華胥小隱也。

重訂霍亂論者。以道光間。嘗草霍亂論於天台道上。為海豐張柳吟先生閱定。同郡王君仲安梓以行世。蓋二十餘年矣。板存杭會諒化劫灰。咸豐初元。定州楊素

園先生。又與王氏醫案十卷。合刻於江西。不知其板尚存否。今避亂來上海。適霍亂大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實多。元和金君簠齋。仁心爲質。惻然傷之。徧搜坊間霍亂論。欲以弭亂。而不能多得。聞余蹤跡。卽來訂交。始知其讀余書有年。神交已久。屬余重訂。以爲登高之呼。余自揣無撥亂才。方悔少年妄作之非。愧無以應也。踰兩月。簠齋亦以此證遽逝。尤愴余懷。哲嗣念慈。檢得轉筋證治遺書一册示余曰。此先人丁巳年刊於姑蘇者。今板已燬。書亦無餘。余讀之。簡明切當。多采蒭蕘。洵可傳之作。因歎簠齋韜晦之深。竟不余告也。吳縣華君麗雲。知余硯田蕪穢。持家藏下巖青花石一片見贈。曰。子將無意慰金君耶。有意慰金君。則重訂之舉。曷可以已乎。余不能辭。遂受其片石。纂此以慰簠齋於地下。非敢自忘不武。謂可以戡定斯亂也。書成題曰重訂霍亂論。首病情。次治法。次醫案。次藥方。凡四篇。

同治建元壬戌閏月丙午。華胥小隱自記。

隨息居霍亂論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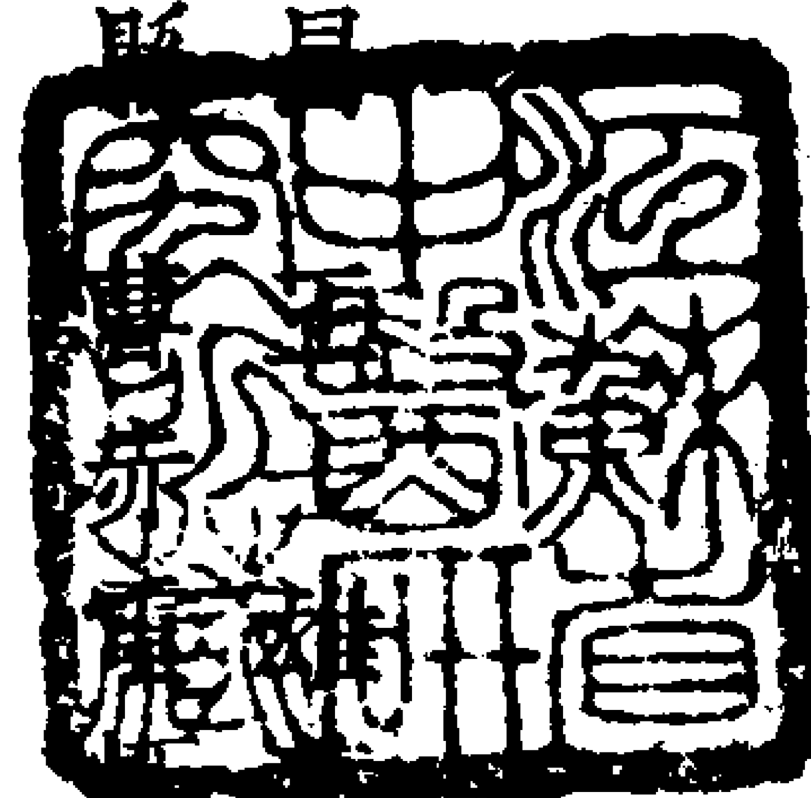
卷上

卷下

藥方篇第四

隨息居霍亂論

清 海[illegible]隱纂著
鄞縣[illegible]章圈點



卷上 病情篇第一

總義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
太陰溼土之氣。內應於脾。中滿霍亂吐下。多中焦溼邪爲病。故太陰所至。不必泥定司天在泉而論也。五運分步。春分後交二運火旺。天乃漸熱。芒種後交三運土旺。地乃漸溼。溼熱之氣上騰。烈日之暑下爍。人在氣交之中。受其蒸淫。邪由口鼻皮毛而入。留而不去。則成溫熱暑疫諸病。霍亂特其一證也。若其人中陽素餒。土不勝溼。或飲冷貪涼太過。則溼遂從寒化。而成霍亂者亦有之。然熱化者。天運之自然。寒化者。體氣之或爾。知常知變。庶可治無不當也。

靈樞經脈篇曰。足太陰厥氣上逆。則霍亂。

足太陰脾土臟也。其應在溼。其性喜燥。鎮中樞而主升清降濁之司。惟溼盛而滯其升降之機。則濁反厥逆於上。清反抑陷於下。而爲霍亂。雖有熱化寒化之分。治宜宣其濁。則逆自平。而亂乃定。清自升也。

傷寒論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此設爲問答。以明霍亂之病。謂邪在上者多吐。邪在下者多利。邪在中焦。上逆而爲嘔吐。復下注而利者。則爲霍亂。霍亂者。揮霍悶亂。成於頃刻。變動不安之謂也。若上不能納。下不能禁之久病。但名吐利。不得謂之霍亂也。

又曰。病發熱頭痛。身痛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徐洄溪曰。此霍亂是傷寒變證。郭白雲曰。此論霍亂似傷寒之證。蓋傷寒而霍亂者。陰陽二氣亂於胸中也。初無病而霍亂者。往往飲食失節。而致胸中逆亂也。經云。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爲大悗。亂於腸胃。則爲霍亂。惟亂於胸。所以吐。亂於腸。所以利。經言五亂。霍亂其一

也。張路玉曰。傷寒吐利。由邪氣所傷。霍亂吐利。由飲食所傷。其有兼傷寒之邪。內外不和。加之頭痛發熱而吐利者。是傷寒霍亂也。雄案霍亂有因飲食所傷者。有因溼邪內蘊者。有因氣鬱不舒者。但既有發熱頭痛。身痛惡寒之表證。則治法必當兼理其表。此仲聖主五苓散之義也。然表證之可兼者。不獨寒也。如吸受溫熱風暑之邪者。皆能兼見表證。舉隅三反。活法在人。其溫暑直侵脾胃。與內邪相協爲虐。迨裏氣和而吐利止。則邪復還之表。而爲發熱者。駕輕湯主之。寒霍亂後。表不解者。有仲聖之桂枝法在。

醫徹曰。霍亂之候。其來暴疾。腹中疞痛。擾亂不安。有吐瀉交作。有吐而不瀉。瀉而不吐。有不得吐。而又不得瀉。則邪有上下淺深之分。而總以得吐爲愈。邪有入必有出。鹽湯探吐。上妙法門。然後調其胃氣可也。蓋霍亂每傷於胃。雖風寒暑溼四氣相乘而中必先虛。故邪入焉。至飲食失和。穢邪觸感者尤多。胃氣一傷。清濁相干。邪不去則正不安。所以攻邪尤要於扶正也。即至肢冷脈伏。轉筋聲啞。亦必驅逆至盡。蓋邪去則正安。非比他證養正而邪自除也。所以當其發時。不可用米飲。先哲諄諄戒之。豈無謂哉。觀於乾霍亂。上不得吐。下不得瀉。亦因邪不能出。所以

爲劇。治者益可思其故矣。

此治霍亂之大法也。總以得吐爲邪有出路者。承上不得吐瀉之乾霍亂言也。邪不去則正不安。尤爲治諸病之名言。但霍亂雖無養正則邪自除之理。而虛多邪少之證。亦間有之。治宜攘外安中並用。又未嘗無其法也。

病源曰。霍亂脈大可治。微細不可治。霍亂吐下脈微遲。氣息劣。口不欲言者。不可治。

治法彙曰。吐瀉脈代。乃是順候。氣口脈絃滑。乃膈間有宿食。雖吐。猶當以鹽湯鵝翎探之。吐盡。用和中藥。凡吐瀉脈見結促代。或隱伏。或洪大。皆不可斷以爲死。果脈來微細欲絕。少氣不語。舌卷囊縮者。方爲不治。

醫通曰。脈伏或微濇者霍亂。脈長爲陽明本病。霍亂脈洪大吉。虛微遲細兼喘者凶。霍亂之後。陽氣已脫。或遺溺不知。或氣怯不語。或膏汗如珠。或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舌卷囊縮。皆爲死候。

金匱齋轉筋證治云。此證重者。立時脈伏。乃邪閉而氣道不宣。勿輕信庸工。爲脈絕不救也。案營虛氣奪。脈微欲絕者。復脈湯主之。氣散陽飛。脈微欲絕者。四

逆湯主之。若客邪深入。氣機痺塞。脈道不能流通。而按之不見者爲伏脈。此爲實證。與絕脈判若天淵。苟遇伏脈。而不亟從宣通開泄之治。則脈亦伏而漸絕矣。但此乃邪閉之絕。彼爲元脫之絕。脫者誤開。陽亡而死。閉者誤補。邪錮而死。又案天士云。經曰。暴病暴死。皆屬於火。火鬱於內不能外達。故似寒證。關竅閉塞。經絡不通。脈道不行。多見沉滯無火之脈。愚謂各證皆然。舉一可例其餘。然非閱歷深者。不能知此。

熱證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土鬱之發。爲嘔吐霍亂。

諸鬱之發。必從熱化。土鬱者。中焦溼盛。而升降之機乃窒。其發也。每因吸受暑穢。或飲食停滯。遂至清濁相干。亂成頃刻。而爲上吐下瀉。治法。如燃照湯。宣土鬱而分陰陽。連樸飲。袪暑穢而行食滯。若驟傷飽食。而脘脹脈滑。或脈來澀數模糊。胸口按之則痛者。雖吐猶當以鹽湯探吐。吐盡其食。然後以駕輕致和等湯調之。

又云。不遠熱則熱至。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

此明指霍亂有因熱而成者。奈病源三因等書。咸謂霍亂本於風冷。遂致後人印定眼目。凡患熱霍亂者。率爲藥誤。且不遠熱三字。亦非但以藥食爲言。如勞役於長途田野之間。則暑邪自外而入。所謂熱地如爐。傷人最速。宜白虎湯、六一散之類。甘寒以清之。或安享乎醇酒膏粱之奉。則溼熱自內而生。所謂厚味腊毒。不節則嗟。宜梔豉湯、連樸飲之類。苦辛以泄之。其有暑入傷元。白虎湯可以加參。氣虛招感。用參朮必佐清邪。昔賢成法。自可比例而施。奈昧者妄謂勞傷之病宜補。膏粱之體必虛。知其一不知其二。信手溫補。動輒殘生。可哀也已。

至眞要大論曰。諸熱瞀瘛。諸逆衝上。諸躁狂越。皆屬於火。

瞀、昏悶也。瘛、抽掣也。熱傷神則瞀。火迫血則瘛。火性炎上。故逆而衝上。躁、煩躁不安也。狂、狂亂也。越、失常度也。熱盛於外。則肢體躁擾。熱盛於內。則神志煩亂。蓋火主動。凡病之動者。皆屬於火。霍亂而見此等證候者。皆爲熱邪內盛之的據也。

又曰。諸轉反戾。水液渾濁。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

諸轉反戾。轉筋拘攣也。熱氣燥爍於筋。則攣瘛爲痛。火主燔灼。躁動故也。水液、小便也。小便渾濁者。天氣熱水渾濁也。嘔吐者。火氣炎上之象也。胃爲陽土。性主下行。胃中熱盛。則迫逆而上衝也。土爰稼穡。而味變酸者。肝熱內燔。故從而化也。暴注、卒暴注泄也。腸胃熱盛。而傳化失常。火性疾速。故如是也。下迫、後重裏急迫痛也。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此段經文。形容霍亂轉筋證象如繪。業醫者必人人讀之。何以臨證茫然。徒惑於吊脚痧、脚麻痧等俗名。而貿貿然妄投燥熱之藥。以促人天年。抑何不思之甚耶。

千金要方曰。中熱霍亂暴利。心煩脈數。欲得冷水者。以新汲井水頓服一升。

郭白雲曰。治霍亂之法。惟千金要方最爲詳備。

治暑全書曰。暑氣入腹。惡心腹痛。上吐下瀉。瀉如水注。

春分以後。秋分以前。少陽相火。少陰君火。太陰溼土。三氣合行其政。故天之熱氣下。地之溼氣上。人在氣交之中。受其蒸溼之氣。由口鼻入。而擾其中。遂致升降失司。清濁不分。所瀉者皆五臟之津液。急宜止之。然止非通因塞用之謂也。溼甚者。胃苓湯分利陰陽。暑亦自去。熱甚者。桂苓甘露飲清其暑火。溼亦潛消。

若火盛之體。內本無溼。而但吸暑邪者。白虎湯之類宜之。且臟性有陰陽之別。陰虛者火旺。雖病發之時。適犯生冷。而橘、樸等只宜暫用。陽虛者溼勝。雖寒潤之品。非其所宜。如胃苓湯已爲合法。縱使體極虛羸。亦不過補氣清邪並用。若因其素稟之虧。而忘其現病之暑。進以丁、附、薑、桂之劑。眞殺人不轉睫矣。凡傷暑霍亂。有身熱煩渴。氣粗喘悶。而兼厥逆躁擾者。愼勿認爲陰證。但察其小便必黃赤。舌苔必黏膩。或白厚。宜燃照湯澄冷服一劑。卽現熱象。彼時若投薑附藥。轉見渾身青紫而死矣。甚或手足厥冷少氣。脣面爪甲皆青。腹痛自汗。六脈皆伏。而察其吐出酸穢。瀉下臭惡。小便黃赤熱短。或吐下皆係清水。而瀉出如火。小便點滴。或全無者。皆是熱伏厥陰也。熱極似陰。急作地漿。煎竹葉石膏湯服之。又有吐瀉後。身冷如冰。脈沉欲絕。湯藥不下。或發噦。亦是熱伏於內。醫不能察。投藥稍溫。愈服愈吐。驗其口渴。以涼水與之卽止。後以駕輕湯之類投之。脈漸出者生。然暑之爲病。傷之驟。則發之暴。傷之漸。則發之緩。故九月時候。猶多伏暑霍亂之證。醫者不可不知。

金匱曰。轉筋之爲病。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絃。轉筋入腹者。雞矢白散主之。

劉守真曰。轉、反戾也。熱爍於筋。則攣瘈而痛。或以爲寒客於筋者誤也。蓋寒主收引。然止爲厥逆禁固。屈伸不利。安得爲轉也。所謂轉者動也。陽動陰靜。熱證明矣。夫轉筋者。多由熱甚。霍亂吐利所致。以脾胃土衰。則肝木自盛。而熱爍於筋。故轉筋也。夫發渴則爲熱。凡霍亂轉筋而不渴者。未之有也。

尤拙吾曰。肝主筋。上應風木。肝病生風。則爲轉筋。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絃。經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也。轉筋入腹者。脾土虛而肝木乘之也。鷄爲木畜。其矢微寒。而能祛風溼以利脾氣。故取以治是病焉。

張石頑曰。嘔吐泄瀉者。溼土之變也。轉筋者。風木之變也。溼土爲風木所尅。則爲霍亂轉筋。平胃散加木瓜主之。有一毫口渴。卽是伏熱。凡朮、附、薑、桂種種燥熱之藥。誤服卽死。雖五苓散之桂。亦宜慎用。 雄案 張氏此言。可謂先獲我心矣。蓋仲聖雖立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之法。然上文有頭痛惡寒之表證。仍是傷寒之霍亂。故用兩解之法。其雖兼表證而非風寒之邪。或本無表證而熱甚口渴者。豈可拘泥成法。不知變通。而徒藉聖人爲口實哉。透徹古人用法之意。是真讀書人語。

定州楊照藜識

薛一瓢曰。風自火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嘔。賊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竄入筋中則攣急。流入脈絡則反張。是名痙。故余曰痙與霍亂同出一源。但痙證多厥。霍亂少厥。蓋痙證風火閉鬱。鬱則逆勢愈橫。不免逼亂神明。故多厥。霍亂風火外泄。泄則邪勢外宣。不至循經而走。故少厥。此痙與霍亂之分別也。然痙證邪滯三焦。三焦乃火化。風得火而愈扇。則逼入膻中而暴厥。霍亂邪走脾胃。脾胃乃溼化。邪由溼而停留。則淫及諸經而拘攣。火鬱則厥。火竄則攣。又痙與厥之遺禍也。痙之攣急。乃溼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溼。土虛木賊。痙則由經及臟而厥。霍亂則由臟及經而攣。總由溼熱與風淆亂清濁。升降失常之故。夫溼多熱少。則風入土中而霍亂。熱多溼少。則風乘三焦而痙厥。厥而不返者死。胃液乾枯。火邪盤踞也。轉筋入腹者死。胃液內涸。風邪獨勁也。然則胃中津液所關。顧不鉅哉。厥證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乾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滯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熱邪益熾。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風邪更張。終成死候。不可不知。雄案霍亂溼多熱少。道其常也。至於轉筋。已風自火出。而有勝溼奪津之勢矣。余自髫年。即見此證流行。死亡接踵。嗣後留心察勘。凡霍亂

盛行。多在夏熱亢旱酷暑之年。則其證必劇。自夏末秋初而起。直至立冬後始息。夫彤彤徂暑。溼自何來。祇緣今人蘊溼者多。暑邪易於深伏。迨一朝卒發。漸至闔戶沿村。風行似疫。醫者不知原委。理中、四逆。隨手亂投。殊可歎也。余每治愈此證。必詢其人曰。豈未病之先。毫無所苦耶。或曰病前數日手足心如烙。或曰未病之前。睹物皆紅如火。噫。豈非暑熱內伏。欲發而先露其機哉。智者苟能早為曲突徙薪之計。何至燎原莫救乎。以胃液之存亡。決病情之生死。尤為精識。昧者肆行燥烈。助虐爍津。徒讀父書。可為痛哭。道光元年直省此證大作一覺轉筋即死京師至棺木貴盡以蓆裹身而葬卒未有識為何證者俗傳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賤甚余時年十一輒與同學者日日飽啖之卒無恙今讀此論則醫學之陋不獨今日為然也素園楊照藜識

楊氏之論極是。余於是年亦日食西瓜。而闔家無染病者。即其驗也。然是年霍亂。間有誤食西瓜而死者。為友人董鑄范所親見。蓋宜服香薷之證。誤信乩壇之語。以致寒涼遏抑而斃也。是亦不可不知。故處方論治。非辨證不可。本論第二篇治法。西瓜汁證法有汗頻二字最的。烏程汪曰楨謝城

王清任曰。道光元年。病吐瀉轉筋者數省。都中尤甚。傷人過多。貧不能埋葬者。

國家發帑施棺。月餘間。費數十萬金。彼時醫工或云陰寒。或云火毒。余謂不分男婦老少。衆人同病。卽疫也。卓識名言或曰既是疫。何以芩、連、薑、附亦有或效者。余曰。芩連效在邪勝之時。薑附效在正虛之體。亦有服藥終不效。必鍼刺而得愈者。試看所流之血。盡是紫黑。豈不是疫火之毒。深入於營分哉。以疫邪自口鼻由氣管達於血管。將氣血凝結。壅塞津門。醫林改錯曰幽門之左寸許另有一門名曰津門上有一管名曰津管是由胃出精汁水液之道路水不得出。故上吐下瀉。初得病時。宜卽用鍼刺尺澤穴。出紫黑血。則毒氣外泄矣。蓋人身氣管。周身貫通。血管周身亦貫通。尺澤左右四五根血管。刺之皆出血。皆可愈。尺澤上下刺之。亦可愈。一面鍼刺。一面以解毒活血之藥治之。雄案王氏親見臟腑而善鍼法。所論皆鑿鑿可信。非懸揣虛擬可比。雖用藥非其所長。而以解毒活血四字爲綱。亦具有卓見。

補亡論曰。靈樞五亂之證。惟亂於腸胃一證名霍亂。故作吐利。其餘四證。皆不作吐利。祇謂之亂氣。昔柳州之疾。蓋亂氣干心之證。非霍亂也。謂爲乾霍亂者雖謬。然尚不失爲五亂之一。今則無復知亂氣之名矣。

治法彙曰。乾霍亂俗名攪腸痧。其狀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撩亂揮霍是也。急宜探

吐。得吐方可。不吐則死。法曰。既有其入。必有其出。今有其入而不得其出者。否塞也。多死。得吐後方可理氣和中。隨證調治。

醫通曰。乾霍亂是土鬱不能發泄。火熱內熾。陰陽不交之故。或問方書皆言宿食與寒氣相搏。何以獨指爲火耶。曰昏亂躁悶。非諸躁狂越之屬火者乎。每致急死。非暴病暴死之屬火者乎。但攻之太過則脾愈虛。溫之太過則火愈熾。寒之太過。則反扞格。須反佐以治。然後火可散耳。古法有鹽煎童便。非但用之降火。且兼取其行血也。

此證病因非一。驟傷飲食者宜探吐。宿食爲患者宜消導。氣鬱感邪者宜宣豁。暑火直侵者宜清解。諸法並列於後。用者審之。

慮其格拒。反佐以治。真精語也。桂苓甘露飲治熱證而用桂。通脈四逆湯治寒證而用豬膽汁。皆即此義。夢影中治陳嫗一案。石膏、芩、連。加細辛少許。燃照湯之用蔻仁。亦此義也。若寒證而用芩連。熱證而用薑附。則正與病反。非反佐之義矣。謝城

又曰。脾胃喜香燥而惡臭溼。若素多溼滯而犯臭氣。則正氣鬱遏。腹痛乃作。或上

連頭額俱痛。或下連腰腿俱痛。有痛死不知人。少間復甦者。有腹痛不時上攻。水漿不入。數日不已者。甚至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或四肢厥逆。面青脈伏。或徧體壯熱。面紫脈堅。俱與生黃豆嚼之。覺香甜者。是臭毒也。急以燒鹽探吐。或以童便製香附四五錢爲末。停湯頓服最效。擧世有用水搭肩背及臂者。有以苧麻水溼刮之者。有以瓷碗油潤刮之者。有以瓷鋒鍼刺委中出血者。總欲使腠理開通之意耳。其脈多伏。或細小緊澀。或堅勁搏指。中帶促結。皆是陰逆陽伏之象。不可誤認陰寒而投熱藥。雖砂仁之辛溫香竄。亦不可輕用。若見面青脣黑。脈勁搏指。厥逆喘促。多不可救也。

又曰。觸犯臭穢。而腹痛嘔逆。刮其脊背。隨發紅斑者。俗謂之痧。甚則欲吐不吐。欲瀉不瀉。乾嘔疞痛者。曰絞腸痧。更有感惡毒異氣。而驟發黑痧。俗名番痧。卒然昏倒。腹痛面色黑脹。不呼不叫。如不急治。兩三時卽斃。有微發寒熱。腹痛麻瞀。嘔惡神昏者。或濈濈汗出。或隱隱發斑。此毒邪焮發於表也。亦有發卽瀉利厥逆。腹脹無脈者。此毒邪內伏。不能外發也。所患最暴。多有不及見斑而死者。經謂大氣入於臟腑。雖不病而卒死是也。初覺先將紙撚點焠頭額。卽以荍麥焙燥。去殼取末

三錢。涼開水調服。重者少頃再服即安。蓋莪麥能鍊腸胃滓穢。降氣寬胸。而治濁滯爲痧毒之專藥。其毒甚面黑者。急於兩膝後委中穴。砭出黑血。以泄毒邪。凡驟發之病。勿慮其虛。非此急奪。束手待斃。原夫此病與臭毒相類。與霍亂相似。乃疫癘之最劇者。初起昏憒不省。脈多沉匿不顯。或渾渾不清。勿以腹痛、足冷。而與溫藥。如莪麥一時莫得。或服之不應。即宜理氣爲先。如香蘇散。加薄荷、荊芥。辛涼透表。次則辟邪爲要。梔子豉湯。加牛蒡、生甘草。解毒和中。表熱勢甚。清熱爲急。黃芩湯。加連翹、木通。分利陰陽。若見煩擾腹脹。脈來數疾。急投涼膈散。以竹葉易生薑。則毒從下奪。熱劇神昏。雖合三黃。多不可救。煩渴引飲。遺溺。速清陽明。白虎湯加葱豉。使毒從表化。斑點深赤。毒在血分者。濃煎益母草。少投生蜜。放溫恣服。取效最捷。以其專下惡血也。或加生萊菔汁半杯。總取散血之功。以上諸法。在未經誤藥。庶可挽回一二。曾見一商。初到吳會。暢飲酣歌。席間霎時不安。索生薑湯一啜而逝。又有朔客到楓。覓混澡浴。忽然眩暈嘔逆。到舟即斃。凡感受暑熱穢疫諸邪者大忌熱湯澡身也更有誤認傷寒。而與發散。周身焮紫如雲而死者。亦有誤認痲疹。而與檉柳、櫻桃核湯。咽痛失音而死者。亦有誤認寒證而與熱劑口鼻流血而死者變生反掌。不似時行。猶可遷延數

日也。

上海特海陬一邑耳。二十年來。屢遭兵燹。乃滄海漸變桑田。外國之經營日廣。蘇省又以爲會垣。而江浙之幸免於難者。率遷於此。各省商舶麕集。帆檣林立。踵接肩摩。居然一大都會矣。然人煙繁萃。地氣愈熱。室廬稠密。穢氣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納污。水皆惡濁不堪。今夏余避地來遊。適霍亂臭毒番痧諸證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奈醫者茫然。竟有令人先服薑汁一盞者。有以大劑溫補主治者。皆刊印偏貼通衢。病家信之。死者日以千計。道殣相望。錢塘吳菊潭茂才告余曰。目擊一人七竅流血而死。聞之惻然。豈亦劫運使然歟。

王衡曰。先吐瀉而心腹疞痛者。從穢氣而發者多。先心腹疞痛而吐瀉者。從暑氣而發者多。然吐瀉之霍亂。乃暑穢傷人氣分。宜用油鹽刮其皮膚。則痧不內攻。若心胸脹悶。腹中疞痛。或如板硬。或如繩縛。或如筋吊。或如錐刺刀刲。雖痛極而不吐瀉者。名乾霍亂。乃邪已入營。宜以鍼刺出血。則毒有所泄。然後再審其因而藥之。若痧脹已極。難於刮刺者。又必先以藥救醒。乃可以同生。明此三法。庶可十全。

王晉三曰。痧者寒熱之溼氣。皆可以爲患。或四時寒溼。凝滯於脈絡。或夏月溼

熱。鬱遏於經隧。或鼻聞臭氣。而阻逆經氣。或內因停積。而壅塞府氣。則胃脘氣逆。皆能脹滿作痛。甚至昏憒欲死。西北人以楊柳枝蘸熱水鞭其腹。謂之打寒痧。東南人以油碗或油綫刮其胸背手足內胻。謂之刮痧。以碗鋒及扁鍼刺舌下指尖及曲池委中出血。謂之錋痧。更服玉樞丹等以治其內。是皆內外達竅以泄其氣。則氣血得以循度而行。其脹卽已。實卽霍亂耳。非另有痧邪也。雄案方書從無痧證之名。惟乾霍亂。有俗呼絞腸痧者。是世俗之有痧。不知起於何時也。至醫說始載葉氏用蠶退紙治痧之法。以蠶性豁痰。祛風利竅。其紙已經鹽醃。而順下最速也。乃江民瑩誤爲解㑊證。雖爲杭堇浦所譏。然亦可見從前痧證不多。故古人皆略而不詳也。迨國初時。其病漸盛。自北而南。所以又有滿洲病與番痧之名。郭氏因龔雲林青筋之說。而著痧脹玉衡一書。推原極變。其說甚辨。而痧之證治乃備。石頑復分臭毒、番痧爲二者。謂惡毒癘氣。尤甚於穢邪也。晉三又辨痧卽外邪驟入。阻塞其正氣流行之道之謂。而痧之病義益明。至情志多鬱之人。稍犯涼熱。卽能成痧。且不時舉發。亦由氣血失其宣暢也。右陶雖有截痧方。而用藥殊乖。江氏以香附、芩、梔、撫芎爲劑。較爲合法。其諸痧名

狀。玉衡書具在。不多贅。長洲龍青霏脈學聯珠云。痧脹之證。多屬奇經。蓋奇經爲十二經之支流也。五臟之清氣不升。六腑之濁氣不降。譬猶五湖四瀆。漫溢泛濫。盡入江河。而清濁已混。更水甚土崩。泥沙渾擾。流蕩不清。井腧壅塞。故其病有痧脹之名。痧脹者。猶沙漲也。總由十二經清濁不分。流溢入奇經。而奇經脈現。則爲痧證也。邪氣滯於經絡。與臟腑無涉。不當徒以藥味攻臟腑。宜先用提刮之法。及刺法。使經絡既通。然後用藥。始堪應手也。雄案此說似創而實確。然經絡既通。雖不藥可愈。特慮邪已漸及腑臟。則刮刺不足了事。譬如險要爲賊所據。不可徒講防堵也。

疫疹一得曰。凡初起六脈細數沉伏。面色青慘。昏憒如迷。四肢逆冷。頭汗如雨。其痛如劈。腹內攪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此爲悶疫。斃不終朝。

悶者。熱毒深伏於內。而不能發越於外也。漸伏漸深。入臟而死。不俟終日也。至於治法。宜刺曲池、委中。以泄營分之毒。再灌以紫雪。清透伏邪。使其外達。或可挽回也。（治法精良素圃）

寒證

素問氣交變大論曰。歲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亂。

歲土不及。則脾胃素虛之人。因天運而更見其虛。中陽既虛。寒溼自盛。以致朝食暮瀉。而爲飧泄。甚加嘔吐而爲霍亂。觀其與飧泄並稱。則知利者。必是清穀而非臭穢。吐者亦必澄澈而非酸濁。小便之利。口之不渴。又從而可必矣。如此纔是寒溼霍亂。可以理中、五苓之類治之。故讀書須以意逆其理。自然觸處洞然。無往而不貫矣。且寒霍亂多見於安逸之人。以其深居靜處。陽氣不伸。坐臥風涼。起居任意。冰瓜水果。恣食爲常。雖在盛夏之時。所患多非暑病。王安道論之詳矣。輕則藿香正氣散。或平胃加木香、藿香、生薑、半夏之類。溼盛而四肢重著、骨節煩痛者。胃苓湯加木香、藿香、大腹皮之類。七情鬱結。寒食停滯者。厚樸湯、治中湯。頭痛惡寒無汗者。香薷飲先解其表。隨以大順散調其裏。如果脈弱陽虛。腹痛喜得溫按。瀉出不臭者。來復丹。若吐瀉不止。元氣耗散。或水粒不入。或口渴喜冷。而不多飲。或惡寒戰慄。手足厥冷。或煩熱發躁。揭去衣被。但察其瀉出不臭者。乃內虛陰盛格陽。宜理中湯。甚則四逆湯加食鹽少許。更有暴瀉如水。冷汗四逆。脈弱不能言者。急進漿水散救之。並宜冷服。然此輩實由避暑

而反爲寒傷致病。若拘泥時令。誤投淸暑之劑。而更助其陰。則頃刻亡陽莫挽矣。前人有治此證而愈者。尙未確知其爲寒病也。遂謂夏月暑病。通宜熱藥。妄立陰暑名目。貽誤後人。此因偶中而錯認面目也。余於溫熱經緯辨之詳矣。

至眞要大論曰。諸病水液。澄澈淸冷。皆屬於寒。

或曰。醫者精脈理。諳藥性。胸羅經史。口熟方書。斯可以濟世矣。余曰不可。必也能辨證乎。苟不辨證。而但憑脈以用方藥。雖引古證今。有典有則。恐不免爲二豎所笑也。惟聖人早料及此。以辨證之法。大書特書。垂示後世。可謂旣詳且盡。豈但爲霍亂分寒熱哉。

傷寒論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此霍亂之因傷寒而致者。故兼有頭痛發熱。身痛諸表證也。雖欲飲水。而表證未罷。故以五苓散爲兩解之法。二方皆爲風寒而設。熱多、謂表熱未衰。寒多、謂裏寒較盛。於一病中。察其內外之輕重。而辨邪氣之聚散。以施治法。聖人辨證。詳盡如是。而後人顢頇。或至誤會。凡夏秋熱霍亂之口渴者。輒用五苓。多致僨

事。須知桂朮爲渴家所忌。惟風寒之邪。鬱阻氣機。致水液不行而渴者。始可用以行氣化水也。分析甚明。發前人所未發。蓋熱多並非表裏大熱欲飲水。亦與大渴引飲不同也。謝城

又曰。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吐利止。裏已和也。身痛不休者。表未解也。故須桂枝和解其外。所謂表病裏和。汗之則愈也。但此爲寒霍亂後之兼有風寒表邪者而言。若溫熱暑疫霍亂後之表未解者。不得率爾引用也。余擬駕輕湯一方。最爲合治。然其意亦不敢出聖人之範圍也。詳其一曰消息。再曰小和之者。蓋以吐利之餘。裏氣已傷。故必消息其可汗而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小和之也。況熱霍亂後。津液尤虛者。其可妄施汗法乎。故余但以輕清爲制也。

又曰。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吐利發汗者。傷寒霍亂也。脈平爲邪已解。而小煩者。以吐下後胃氣新虛。不能消穀。故霍亂病。晬時內不可便與飲食。必待胃漸下行爲順。而倉廩始開也。暑熱霍亂。尤奪胃津。旣以甘涼自能思穀。

先曾祖秉衡公曰。傷寒外感之總名。傷寒論統論外感之書也。先大父永嘉公

曰。難經云。傷寒有五。則五種外感。古人皆謂之傷寒矣。傷寒論有治風治溫治喝治溼諸法。則非專論一傷寒矣。楊素園大尹曰。注傷寒者。無慮數十家。皆以爲專論傷寒之書。故恆覺支離附會。不適於用。雄嘗謂傷寒有五。瘧亦有五。不過重輕之別耳。傷寒惟感寒卽病者爲正傷寒。乃寒邪由表而受。治宜溫散。其邪在半表半裏。或所感邪氣較輕。不爲傷寒而爲正瘧者。脈象必絃。並宜和解。設冬傷於寒。而不卽病。則爲春溫夏熱之病。其較輕者。則爲溫瘧癉瘧。若感受風溫溼溫暑熱之氣者。重則爲時感。輕則爲時瘧。今世溫熱多而傷寒少。故瘧亦時瘧多而正瘧少。惟葉天士先生。精於溫熱暑溼諸感。故其治瘧也。一以貫之。余師其意。凡治時瘧。必辨其爲風溫爲溼溫爲暑熱爲伏邪者。仍以時感法淸其源。故四十年來。治瘧無難愈之證。推而廣之。仍不止瘧疾爾也。如風寒暑溼。皆可以爲霍亂。則冬寒內伏。至春夏不爲溫熱病。亦可以爲霍亂也。特不多見。故從來無人道及。今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卽有是證。未交芒種。薄遊海上。則沿門闔戶。已成大疫。蓋去冬積雪久凍。傷於寒者較深。而流離失所。斗米千餘。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氣之不餒者亦罕。且今春過冷。入夏甚涼。殆肅殺之

氣未消。發生之機不暢。故伏邪不能因升發之令。外泄以爲溫。久伏深藏。如姦匪潛匿。毫無覺察。或其人起居飲食之失調。或外感稍侵而引動。遂得乘機卒發。直犯中樞。而爲霍亂。故多無腹痛之兼證。而愈後輒有餘波。與向來夏秋所行因於暑溼爲患者。證候則一。病情迥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然伏邪化熱。自裏達外。與伏暑內發理無二致。故其人必口渴。而刺血則紫黑。不知者以爲暑令未行。有何熱證。放膽薑附。塗炭生民。豈亦劫運使然耶。可哀也已。鎮海周君采山。極爲折服。遂以此說刊印。傳播遠近。元和金君篤齋。同邑周君二郊。秀水呂君愼庵。烏程汪謝城孝廉。桐鄉陸定圃進士。皆見而韙之。爰贅於傷寒霍亂後。以諗來者。

又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四逆湯主之。

此陽虛之體。寒邪得以直入。而爲霍亂也。發熱惡寒者。身雖熱而惡寒。身熱爲格陽之假象。惡寒爲虛冷之真諦也。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陽氣衰少。不柔於筋。不溫於四末也。首重汗出者。爲陽有外亡之象。故徑用四逆湯。袪其既入之寒。而挽其將去之陽。若止見厥逆惡寒。四肢拘急。脈來沉細沉緊。面如塵土。瀉

出不臭。雖屬陰寒。而無汗出之候者。但宜冷香飲子治之。寒主收引。故四肢拘急。乃筋強不能屈伸之謂。與熱證之轉筋迥殊。臨證極宜分別。苟或顛倒誤施。禍不旋踵。

又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此亦虛冷霍亂之候。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虛冷之著於外也。下利清穀。脈微欲絕。虛冷之著於內也。虛冷甚於內。則反逼其陽於外矣。故其外候。每多假熱之象。或煩躁去衣。而欲坐地。或面赤喜冷而不欲嚥。或脈大虛弦而不任按。是皆元氣耗散。虛陽失守。甚加喘噦。最爲危險。惟四逆湯可以驅內勝之陰。而復外散之陽。但既吐且利之下。緊接曰小便復利。重申曰下利清穀。何其丁寧而鄭重耶。故讀者最宜著眼。洄溪所謂一證不具。即當細審也。儻熱霍亂因暑邪深入而滯其經隧。顯脈細肢寒之假象者。必有溺赤便臭口渴苔黃之真諦。臨診愼毋忽焉。

又曰。吐下已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

尤拙吾曰。吐下已止。陽氣當復。陰邪當解。乃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而又脈微欲絕。則陰無退散之期。陽有散亡之象。於法爲較危矣。故於四逆加乾薑一倍。以救欲絕之陽。而又慮溫熱之過。反爲陰氣格拒而不入。故加豬膽汁之苦寒。以爲嚮導之用。即內經盛者從之之意也。

又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

寒中少陰。吐利交作。陰邪盛極。而陽氣不勝也。然先厥冷而後煩躁者。猶有陽欲復而來爭之兆。故以吳茱萸溫裏散寒。人參、大棗益虛安中爲治也。若先煩躁而後四逆者。陽不勝而將絕也。故死。此二條本少陰中寒。非霍亂也。然有類乎霍亂。既明霍亂之治。復列其類證以廣其例。俾臨證不致眩惑也。

又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寒邪化熱。傳入少陰。逼迫津水。注爲自利。質淸而無滓穢相雜。色青而無黃赤相間。可見陽邪暴虐之極。反與陰邪無異。但陽邪傳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必乾燥。設係陰邪。則心下滿而不痛。口中和而不渴。必無此枯槁之象。故宜急

下以救其陰也。夫既列少陰中寒二條於前。以明霍亂類證之治。更附少陰急下一條於此者。以病係傷寒。迨既化熱。雖見脈微細。但欲寐之少陰證。而口乾燥。心下痛。自利清水。尚宜急下。其病非傷寒。脈不微細。神情瞀亂而口渴。心下拒按之霍亂證。顧可以燥熱藥治之哉。內經以水液澄澈清冷爲寒。此證雖自利清水。必熱而不冷。或小便赤短。審問之自有分別。而仲聖於下利證專以口渴與否。判清溫之治。尤爲簡當。臨證者當奉爲南鍼也。

此證最宜細辨。余嘗見一霍亂輕證。醫投涼膈散。次日下血而殞。謝城

千金要方曰。霍亂四逆。吐少嘔多者。附子秔米湯主之。　治中湯治霍亂吐下。脹滿食不消化。心腹痛。

病源曰。霍亂者。由人溫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有相干亂之時。其亂於腸胃之間者。因飲食而變發。則心腹疞痛。其有先心痛者先吐。先腹痛者先利。心腹並痛者。則吐利俱發。挾風而實者身發熱。頭痛體痛。而復吐利。虛者但吐利。心腹刺痛而已。亦有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因居處不節。或露臥溼地。或當風取涼。而風冷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則不磨。不磨則水穀不消化。亦令清濁二氣

相干。脾胃虛弱。便作吐利。水穀不消。則心腹脹滿。皆成霍亂

熱霍亂流行似疫。世之所同也。寒霍亂偶有所傷。人之所獨也。巢氏所論雖詳。乃尋常寒霍亂耳。執此以治時行霍亂。猶腐儒將兵。其不覆敗者鮮矣。

又曰。霍亂而轉筋者。由冷氣入於筋故也。冷入於足之三陰三陽。則脚轉筋。入於手之三陰三陽。則手轉筋。隨冷所入之筋。筋卽轉。轉者皆由邪冷之氣。擊動其筋而移轉也。

轉筋有因熱因寒之異。須合兼證脈候而辨析之。無病之人。亦有時患轉筋者。不過足受微涼。不足爲病。乃時醫專以轉筋爲邪入三陰。詎知三陽亦能轉筋。巢氏之論甚明乎。謝城

又曰。乾霍亂者。是冷氣搏於腸胃。致飲食不消。但腹滿煩亂。㽲痛短氣。其腸胃先挾實。故不吐利。名爲乾霍亂也。

乾霍亂屬寒溼者固有之。挾食者亦或有之。亦有因寒溼而夾穢臭惡毒之氣者。故治法審非暑火爲患。不可誤用清涼。但宜芳香辛散以宣通之。其薑、附、椒、巴等劑。勿輕信而妄試也。

醫道通治道。治國者必察民情。聽訟者必察獄情。用藥如用兵。爲將者必察敵情。爲醫者必察病情。民情得而政教行。獄情得而曲直分。敵情得則勝權獨操。可以寡克衆。可以逸待勞。病情得則生機在握。可以禦沴癘。可以挽造化。嗚呼。不辨虛實寒熱而治霍亂者。猶之棄其土地人民而講戰守也。故列病情第一。

隨息居霍亂論

清 海昌 王士雄夢隱纂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上 治法篇第二

伐毛

霍亂及痧脹疫癘諸惡證。初起卽解散其髮細看。如有赤色者。急拔去之。再脫其衣。細看胸背。如有長毛數莖。必盡拔之。熱毒深入營分。髮爲血之餘。毒焰上炎。故見赤色。甚至硬如騣鬣。余嘗目擊之。宗姪承烈紹武

取嚏

霍亂諸痧。皆由正氣爲邪氣所阻。故濁氣不能呼出。淸氣不能吸入。而氣亂於中。

遂成閉塞之證。濁氣最熱。泰西人謂之炭氣。炭氣不出。人即昏悶而死。然呼出肺主之。肺開竅於鼻。用皂角末或通關散。或痧藥吹入鼻中。取嚏以通氣道。則邪氣外泄。濁氣可出。病自鬆也。

刮法

取嚏不論有無。隨繼以刮。有嚏者肺氣雖開。恐營衛氣機尚痺。當刮以宣之。無嚏者肺既不開。尤必刮鬆衛氣。使已入營分之邪。時以外泄。而病可鬆也。故肩頸脊背胸前脇肋兩肋臂兩膝灣等處。皆宜用綿紗線。或苧麻繩。或青錢。或瓷碗口。蘸菜油自上向下刮之。以紅紫色綻方止。項下及大小腹輭肉處。以食鹽研細。用手擦之。或以指蘸清水撮之。景岳云凡毒深病急者。非刮背不可。以五臟之系。咸附於背也。　或以鹽擦背亦可。

焠法

營衛之氣爲邪氣所阻。而不流通。則手足厥冷而腹痛。身有紅點而隱耀。此名斑

痧。亦曰番痧。俗以其厥冷。謂之陰痧者謬也。宜以燈心微蘸油。點火焠之。以燈火近肉即提起熖煿有聲病即鬆。

刺法

玉衡曰。東南卑溼利用砭。以鍼刺放毒血。即用砭之道也。凡霍亂痧脹。邪已入營。必刺出毒血。俾邪得外泄。然後據證用藥。可以望生。

第一宜刺少商穴。刺時扶病人坐直。男左女右。用力將其手臂從上捋下。捋其惡血聚於指頭。以油頭繩紮住寸口。用尖銳銀鍼在大指甲向裏如韭葉許刺之。擠出毒血即鬆。重者兩手竝刺。若神昏不醒。刮刺不鬆者。爲邪入心包絡。須撐開病人之口。看舌底有黑筋三股。男左女右。用竹箸嵌瓷鋒。刺出惡血一點。兩臂灣名曲池穴。兩膝灣名委中穴。以手蘸溫水拍之。露出青筋紅筋。若肌膚白皙者。則露紫筋。皆痧筋也。竝用銀鍼刺出紫黑毒血。其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無毒血。反令人心煩。腿兩邊硬筋上筋不可刺。刺之恐令人筋弔。案談往云。崇禎十六年。有疙瘩瘟、羊毛瘟等疫。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兩月。死者數百萬。十月間。有閩人曉

解病由。看膝灣後有筋突起。紫者無救。紅則速刺出血可活。至霜雪漸繁。勢始漸殺。余謂此疫雖奇。殺人既速且多。然無非暑熱毒氣深入於絡耳。故輕者刺之可活。而霜雪繁。病自衰也。考嘉興王肱枕蚓菴瑣語。及桐鄉陳松濤災荒記事。皆云崇正十四年大旱。十五十六經年亢旱。通國奇荒。疫癘大作。合三書而觀之。其爲暑燥熱毒之邪。深入營分無疑矣。故委中之筋已突起。不待拍之而始露。詳載之。以爲留心民命者告。轉筋證治凡刺法不過鍼鋒微微入肉不可深入喉舌心腦胸腹腰脊等處勿誤聽愚人妄刺否則立時殞命

原本以下尚有管榮棠言桐鄉老人張德祥鍼法一節。語近奇誕。案素問刺法論。王冰所註二十四卷。已不能復補。而鍼經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等。錯舛僞謬。遺傳久失。王肅外臺秘要。已力言誤鍼之害。凡鍼法鍼穴。俱不錄存。洵爲卓識。近世江湖間方技者流。雖間或著效。然皆詭秘荒悖。非王者之師也。且夢隱亦非親見試驗。究屬耳聞。錄之篇中。貽害匪淺。因從肅例删之。果盦

搨洗

生大蒜杵爛。貼兩足心。　吳茱萸一兩研末。鹽滷和。塗兩足心。辣蓼草八兩杵爛。

木瓜四兩。老酒二斤。加水煎。乘熱揩熨患處。及手足徧身。辣蓼草乃水紅花之別一種。葉狹小而光。兩面皆綠。梗微赤有節。其味甚辛。合六神麴及造酒麴皆用之。雞生蝨。但以此草置鷄棲內卽愈。

鹽滷頓熱淋洗。併以手蘸。摩擦其患處。（如無鹽滷作極鹹鹽湯可代也）案鹽散風火化溼熱。平人常用鹽滷濯足。永無足疾。　若路途患此倒地者。但以病人兩脚浸溺桶中亦妙。

綿絮浸酒中煎滾。取出乘熱裹患處。　或以燒酒摩擦其患處。以輭散爲度。燒酒內入斑貓末。力更勝也。　脚不冷者。但以鹽研細擦之。

水煎青布搨脚膝。冷卽易之。　柏葉杵爛裹之。併煎湯淋洗。

熨灸（主霍亂轉筋乾霍亂之屬寒者）

炒鹽一包熨其心腹。令氣透。又以一包熨其背。待手足煖。再服神香散一錢。寒重者再服。（方見四篇）　或以吳茱萸食鹽各數兩炒熱。包熨臍下亦妙。　或以芥子研末和塗臍上。

胡椒七粒。以布包之。嚼碎納臍中。用膏藥封之。再以熱手按之。蓋被臥少頃。腹中

熱有汗。則寒邪散矣。　甚者用回陽膏貼臍間。（方見）或以鹽填臍中。上蓋蒜片。艾灸三七壯。危甚者再灸臍兩旁各開二寸之天樞二穴。臍上四寸中脘一穴。臍下寸半氣海一穴。

外臺法以手挽所患脚大拇指。當脚心急筋上灸七壯。

喻氏法凡卒中陰寒。厥逆吐瀉。色清氣冷。凜冽無汗者。用葱一大握。以帶束緊。切去兩頭。留白寸許。以一面熨熱安臍上。用熨斗盛炭火熨葱上面。俾熱氣從臍入腹。甚者連熨二三餅。又甚者再用艾炷灸關元、氣海各二三十壯。若腠理素疏。陰盛逼陽。而多汗者。用附子、乾薑回陽之不暇。尚可熨灼以助其散越乎。嘗讀仲聖傷寒論。知病屬陰虛血少者。概不可灸。必陽虛氣弱者。始可用灸。今喻氏復辨陽虛者固宜用灸。若陽虛至於外越者。豈容再灸。是亦發人所未發。可補長沙之未及矣。世之不別陰陽。而妄施灼灸。以傷人者。豈特霍亂爲然乎。吁可歎已。又案凡腹雖痛極。而喜得溫按。脣口刮白者。乃內虛陰寒之病。宜用火灸。切忌鍼刺。若四肢雖冷。而口渴苔膩。腹痛雖甚。而睛赤脣紅。或煩躁喜涼者。乃熱鬱氣閉之證。急宜刺血。切忌火攻。設不辨明而誤用之。禍皆反掌。

偵探

生黃豆細嚼。不腥者痧也。旣可試病。亦解痧毒。生芋亦可。

大赤雄雞一隻。放病人腹上。以鷄口朝其面。鷄卽伏而不動。痛止鷄自跳下。亦治尸厥中惡。

神清而嚼薑不辣者。眞寒證也。

策應

新汲井水　百沸天泉　各半和服。名陰陽水。瀕湖曰。上焦主納。中焦腐化。下焦主出。三焦通利。陰陽調和。升降周流。則臟腑暢達。一失其道。二氣淆亂。濁陰不降。清陽不升。故發爲霍亂吐利之病。飲此卽定者。分其陰陽使得其平也。案汲井泉以上升。天雨水而下降。故汲者宜新。而降者宜熟也。以之煎瘧疾藥。蓋取分解寒熱之邪。而和其陰陽也。

東壁土　煎汁飲。聖濟

鍋底墨煤、竈突上墨煤各五分。百沸湯急攪數千下。以椀覆之。通口服一二口。經驗

生扁豆　研末。入醋少許。新汲水和服。普濟

絲瓜絡一斤　白霜梅肉一錢。并核中仁用　共研爛。新汲水調服。廣筆記

梨樹枝　煎汁服。聖惠

海桐皮　煎汁飲。聖濟

路旁破草鞋去兩頭洗三四次　水煎服。事海文山

生藕　搗汁飲。聖惠

陳倉米　煑清湯稍稍飲之。治霍亂大渴。永類鈐方

冬瓜　水煑清湯。俟涼飲之。半癡案陳倉米雖云清熱止渴。惟霍亂已止者。服之爲宜。若邪勢方張。吐下未平之際。尚嫌其守。冬瓜甘淡微涼。極清暑溼。無論病前病後。用以代飲。妙不可言。即溫溼暑疫瀉痢諸病。皆可用也。

蘆根　麥冬　水煎服。千金　案單用蘆根煎飲。亦止煩渴。或與竹葉同煎更佳。

梨肉　煑湯服。渴甚搗汁飲。夢隱

萊菔　煑湯服。或生嚼嚥汁。吐去渣。夢隱

生綠豆　急火煎清湯。涼服。夢隱

枇杷葉刷去毛　濃煎徐飲。此方不但解霍亂之渴也。若深冬采之。刷毛洗淨切碎。淨鍋炒乾。瓷缾密收。常以代茗。可杜暑濕時疫及噎利諸病。夢隱

雄雞矢白　臘月收之。爲末。水和溫服。金匱以下治霍亂轉筋

地漿　掘乾淨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井水沃入攪之。少頃取清者。飲三五杯。千金

案羅謙甫云。霍亂乃暑熱內傷。七神迷亂所致。陰氣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非至陰之氣不愈。坤爲地屬陰。土曰靜順。地漿作於陰地坎中。爲陰中之陰。能瀉陽中之陽也。愚謂得羅氏此言。治霍亂已思過半矣。蔣式玉稱其勤求古訓。洵不誣也。

新汲井水　徐徐冷飲之。外以一盆盛水浸兩足。忌食熱物。急救良方　案果係暑熱熾盛。用臘雪水尤勝。

扁豆葉一握　搗絞汁一椀飲。廣筆記

桑葉一握　煎汁服。聖惠

木瓜一兩　水煎服。餘湯浸青布。裹其腓。本方加桑葉七片尤良。聖惠

龍腦薄荷　煎湯飲。聖惠　案有汗者。此方勿服。

青錢四十九枚。木瓜一兩。烏梅炒五箇。水二盞煎。分溫服。聖濟 案此方專治風木行脾之證。時行重感。非所宜也。

鹽梅 煎湯細細飲。如宜方 案方義與上同。

垂死者。用敗蒲蓆一握。漿水一盞煎服。聖惠

百方不效困篤者。用室女月經衣和血燒灰。酒服方寸匕。千金 案邪入已深。故百方不效。以此藥專走血室。能引濁邪下行也。原蠶砂一兩。 陰陽水煎。澄清溫服。

夢隱案蠶砂乃桑葉所化。夫桑葉主息風化濕。故聖惠方以之治霍亂轉筋也。既經蠶食。蠶亦主勝風去濕。且蠶殭而不腐。得清氣於造物者獨純。故其矢不臭不變色。殆桑從蠶化。雖走濁道而清氣獨全。金匱以雞矢治霍亂轉筋者。雞屬巽。雖不溺而矢獨乾。亦取其勝風濕。以領濁氣下趨也。蠶砂既引濁下趨。又能化濁使之歸清。性較雞矢更優。故余用以爲霍亂轉筋之主藥。頗奏膚功。嗣見治痧飛龍奪命丹。用人中白一味。領諸藥迅埽濁邪。下趨陰竅。較他方之藉硝以達下者。更覺貼切。故奏效尤捷。制方之義。可謂精矣。至來復丹之用五靈脂。亦從鷄矢白脫胎也。

霍亂轉筋。大渴苔黃。汗頻無溺者。西瓜絞汁飲。夢隱

凡陽氣遏抑在內。雖熱證、亦無汗。西瓜汁當愼用。此特標汗頻二字。最確當。謝

渴而氣機不舒者。金銀花、蒲公英、絲瓜葉、絲瓜。並可搗汁服。或用乾者。煎湯亦得。夢隱

渴而膚有赤色者。益母草或紫花地丁。搗汁飲。或以乾者煎湯服亦可。夢隱案

紫花地丁 亦名如意草。主清血熱。生嚼之味甘不作草氣。故可同諸草木葉咀食充饑。悉無草氣。洵救荒之仙草也。附及之以爲世告。

莜麥焙燥。去殼。取末三錢。涼開水調服。簡便方以下治乾霍亂

梔子二七枚 燒研。酒調下。肘後

鹽一撮 散刀上用火炙透。熱童便和服。或以新汲水和服。少頃卽得吐下。而氣通矣。柳州

益母草一兩 煎湯。少投生蜜。候溫服。醫通

馬蘭根 細嚼嚥汁。壽域

劉寄奴 煎湯溫服。聖濟

桃葉　煎湯溫服。外臺

石菖蒲一兩　杵汁和水服。聖惠

烟管中油俗呼烟油　取豆大一丸。放病人口內。掬水灌之。下嚥即活。有堂

蕪菁子　煑汁飲。集簡

黑大豆　生研。水服方寸匕。普濟　案今人以黃豆試痧本此。垂危者。用生芋一片。放入病人口內。嚥汁即甦。甦後再喫幾片。取其寬腸去垢濁。破血清痧毒也。世傳飲油吞礬二方。取其引吐澄濁也。然油滋膩。礬兜澀。皆有流弊。吾不取也。

普洱茶　濃煎溫服。夢隱

淡海蛇四兩。鳧茈即荸薺一名地栗一兩切。水煑至海蛇烊。取汁溫服。夢隱

萊服　搗汁飲。夢隱

雄鼠矢　陰陽水下二七枚。夢隱　案經驗方有馬矢絞汁。治乾霍亂一方。雖取義燥濕降濁。然臭味惡劣。徑以穢汁灌人。亦覺難堪。易以鼠矢。較近人情。其功似亦稍勝也。

萊菔葉。冬月挂樹上。或攤屋上。直至春前。乾燥極透時。收入淨壜窨貯。每一兩洗淨。水煎溫服。夢隱案此味並治時行喉證。諸般外感。瘧痢泄瀉疳膨黃疸。水腫脚氣。諸病如神。物易功多。價廉無損。家家可備以濟世也。

稻稈 濃煎溫服。夢隱

六一散方見四篇 新汲水調下三錢。河間

紫雪方見四篇下同 以下皆治邪深入絡以及干藏之乾霍亂霍亂轉筋

碧雪

絳雪一名紅靈散

行軍散

玉樞丹

紫金丹

飛龍奪命丹與外科飛龍奪命丹名同藥異外科之方用蜈蚣爲君蜈蚣一名天龍能飛而制蛇因以名方治痧之方用許多寶貴香靈之品藉人中白駕輕就熟爲使力能迅掃穢惡之邪下趨濁道有馬到功成之捷效以駿馬有飛行之號故以名方 案以上諸方皆有起死回生之力。惟有力者卒不易得。無力者貴不易購。苟能量力合送。或集資廣濟。洵造福

無涯矣。

陳艾葉　煎湯服。外臺。以下治寒溼乾霍亂

紫蘇　搗汁服。乾者煎飲。肘後案此方治因食魚蟹諸水族。而腹痛吐利者皆效。

橘紅　藿香各五錢。煎服。百一選方

薤白　煑湯服。獨行方

薑炙厚樸研　溫湯服三錢。挾暑者。新汲水下。聖惠

丁香十四枚　研末。沸湯和服。千金案此治食蟹及水果太多而痛瀉者竝效。

真神麴三錢　水煎溫服。夢隱

吳茱萸二七枚　砂仁、一錢研。泡湯吞下。夢隱

伽南香　涼開水磨取三分。沸湯點服。夢隱

三聖丹方見四篇下同以下皆治陰寒霍亂

速效丹

蟾酥丸

姚氏蟾酥丸

霹靂散

回陽膏（以上數方亦須預備應用如合送濟人須將病情敍明庶免貽誤）

霍亂轉筋。吐下已多。脈無氣短。大汗欲脫者。 置好醋二三斤。於病人面前。將鐵器燒紅。頻淬醋內。使聞其氣。卽可轉危爲安。足冷者。併搗生附子二兩。貼於涌泉穴。再按證用藥。以挽回元氣。不論寒熱二證。凡元氣欲脫者。皆當亟用。余屢試多驗。並治產後昏暈。及諸病之神魂不安者皆效。

紀律

一、忌米湯。得穀者昌。百病之生死。判於胃氣之存亡。猶之兵家餉道。最爲要事。惟時邪霍亂痧脹。獨不然者。以暑濕穢惡之邪。由口鼻吸入肺胃。而阻其氣道之流行。乃否塞不通之病。故濁不能降。而腹痛嘔吐。清不能升。而泄瀉無嚏。或欲吐不吐。欲瀉不瀉。而竊踞中樞。苟不亟爲展化宣通。邪必由經入絡。由腑入臟。而滋蔓難圖矣。凡週時內一口米湯下嚥。卽脹逆不可救者。正以穀氣入胃。長氣於陽。況煮成湯液。尤能閉滯隧絡。何異資寇兵而齎盜糧哉。惟吐瀉已多。邪衰正奪者。猶

之寇去民窮。正宜撫卹。須以清米湯溫飲之。以爲接續。不可禁之太過。反致胃氣難復。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性中和。莫如穀矣。爲生人之至寶。乃霍亂痧脹邪熱方張之際。不可一試。米湯如是。況補藥乎。其霍亂間有得溫補而愈者。是中虛之霍亂。非時行之霍亂也。須知中不必皆虛。虛不必同時而病。病不必皆成霍亂。既同時而病霍亂。豈非外邪爲患。而流行漸廣。遂成疫癘。何司命者。尚不識其病情耶。凡一病有一病之宜忌。先議病。後議藥。中病卽是良藥。故投之而當。硝黃卽是補藥。投而不當。參朮皆爲毒藥。譬如酒色財氣。庸人以之殺生。而英雄或以之展抱負。禮樂文章。聖人以之經世。而豎儒反以之誤蒼生。藥之於醫也亦然。補偏救弊。隨時而中。病無定情。藥無定性。顧可舍病而徒以藥之純駁爲良毒哉。

或云扶陽抑陰。治世之道。古聖以之立教。景岳以之喻醫。今人身不治。病亂於中。竟闢溫補扶陽。惟事清解助陰。毋乃偏任寒涼。將起後人之議乎。余曰。扶陽抑陰。大易原以喻君子小人。故章虛谷謂但可以論治世。不可以論治病。惜章氏尚一間未達也。夫人身元氣猶陽也。外來邪氣猶陰也。扶正抑邪。豈必專藉熱藥哉。如

熱傷胃液。仲聖謂之無陽矣。然欲扶其陽。必充其液。欲抑其陰。須撤其熱。雖急下曰存陰。而急下者下邪也。下邪即是抑陰。存陰者存正也。存正即是扶陽。苟知此義。則易理醫理。原一貫也。設但泥溫補爲扶陽之藥。而不知陰陽乃邪正之喻。雖滿腹經綸。無非是蒼生之羅網。治人治世。無二致也。

或又曰。丹溪謂人身陰不足。景岳謂人身陽不足。君以爲孰是。余謂人身一小天地。試以天地之理論之。陰陽本兩平。而無偏也。故寒與暑爲對待。晝與夜爲對待。然雨露之滋。霜雪之降。皆所以佐陰之不足。而制陽之有餘。明乎此。則朱張之是非判矣。或又曰。子言扶正即是扶陽。則補陰補陽。皆扶陽也。抑陰即是抑邪。則逐寒逐熱。皆抑陰也。顧專事逐邪。不崇補正。得毋未合扶陽抑陰之旨乎。余因述先慈之訓以答曰。無論外感。不可妄投溫補。即內傷證。必求其所傷何病。而先治其傷。則病去而元自復。古人不曰內虛而曰內傷。顧名思義。則純虛之證殊少也。徐洄溪亦云。大凡人非老死即病死。其無病而虛死者。千不得一。況病去則虛者亦生。病留則實者亦死。故去病正以扶陽也。余嘗謂人氣以成形耳。法天行健。原無一息之停。惟五氣外侵。或七情內擾。氣機愆度。疾病乃生。故雖在極虛之人。既病

即爲虛中有實。即酷暑嚴寒。人所共受。而有病有不病者。不盡關乎老少强弱也。以身中之氣。有愆有不愆也。愆則邪留。著而爲病。不愆則氣默運以潛消。調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內傷諸病。無餘蘊矣。霍亂云乎哉。

不惜傾筐倒篋而出之。嘉惠後學之心至矣。讀此而猶不悟。請勿從事於此道也。　隨園云。人之氣血。有塞滯之處。則其壯者爲癰疽。而其弱者爲勞瘵。余嘗佩服以爲名言。今讀此論。與二語正相合。定州楊照藜素園

或又曰。經言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亦不然乎。曰。人身氣血。原有强弱。强者未必皆壽。弱者未必皆夭。正以氣血雖强。設爲邪湊。而流行愆度。似乎虛矣。不去其邪。則病愈實而正愈虛。馴致於死。雖强而夭折矣。氣血雖弱。不爲邪湊。則流行不愆。不覺其虛。即爲邪湊。但去其邪。則病不留。而正自安。雖弱亦得盡其天年矣。使看勇如賁育之人。身軀不覺其重大者。以正氣健行不息也。卒受痧邪。亦遂肢冷脈伏告斃者。以氣爲邪閉。而血肉即死也。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者。當作如是解。凡治此證者。將急開其閉。以宣通乎。抑從而下石。更投補塞乎。不但痧證爾也。凡病未去而補之。則病處愈實。未病處必愈虛。以未病處之氣血。皆挹而注於病處也。

蓋所謂補藥者。非能無中生有。以增益人身氣血也。不過具裒多益寡。挹彼注此之能耳。平人服之。尚滋流弊。況病人乎。故經言不能治其虛。焉問其餘。夫旣虛矣。尙曰治而不曰補。可不深維其義乎。不但治人爾也。治家者若以積財爲務。有入而無出。甚則坎土穴牆以藏埋之。是故一人小積。則受其貧者百家。一人大積。則受其貧者萬家。雖然吝者之積財。以爲久聚而不散矣。禍災之來。兵寇之攻。取百年之財。一日而盡之。安見其果不出也。治國者若以積財爲務。必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是天下之財源。如人身之氣血。俾得流通灌注。病自何來。故因論霍亂而併及之

吾叔於道光間。輯裕後須知書。以勵末俗。因采魏昭伯奢吝說一條。頗招訾議。詎十餘年來。其言輒應。可慨也已。至於治虛。尤獨擅一時。憶丁巳春。烈年二十七。在上海患吐血。諸醫用清火補陰等藥。久治不瘥。勢瀕於殆。返杭求診。投大劑參耆。數服而痊。迄今無恙。且茁實勝於曩時。雖流離播越。尙能勝任也。今讀此論。謹書以識感佩之忱。紹武

今夏先生來申。適謨患身熱便瀉口乾。幸能納食。仍強起任事。先生察脈弦大。

曰此憂勞過甚。元氣大虧之證也。投大劑參、朮、苓、草、防、芍、橘、斛、木瓜。旬日而痊。即旋里省親。踰月抵滬。患寒熱。先生視爲暑濕類瘧。授清化藥四帖霍然。但覺疲憊。仍以參、耆、甘、蘖等峻補而瘳。治虛獨擅一時。豈不信哉。歸安陳廷謨半樵

二、忌薑糖。徐氏云。如有暑邪。薑斷不可用。雖與芩、連並行。亦不可也。況獨薑湯乎。惟初起挾寒者。或可量證略用些須。糖助溼熱。而膩滯滿中。誤用之反爲穢濁之邪豎幟矣。不但增其嘔吐已也。推而至於棗子、龍眼、甘草一切甜膩守滯之藥類可知矣。

三、忌熱湯。酒醴澡浴。此三者。皆驅寒之事也。寒傷形。則客邪在表。飲以熱湯酒醴。或煖房澡浴。皆可使寒邪從汗而解也。故表散寒邪之藥。每佐甘草、薑、棗之類。俾助中氣以托邪外出。亦杜外邪而不使內入。若暑溼熱疫穢惡諸邪。皆由口鼻吸入。直傷氣分而漸入營分。亟宜清涼疏瀹。俾氣展濁行。邪得下走。始有生機。不但辛溫甘膩一概忌投。即熱湯酒醴澡浴。皆能助熱焰之披猖。不可不嚴申厲禁也。

四、愼痧丸。痧藥方最多。而所主之證不一。有宜於暑熱病者。有宜於寒溼病者。豈可隨便輕嘗耶。更有不經之方。羣集猛厲之品。雜合爲劑。妄誇無病不治。而好仁

不好學者。廣製偏送。間有服之亦效者。大抵皆強壯之人。風餐露宿爲病也。概施於人。多致輕者重而重者死矣。故服藥難。施藥不易。必也擇方須良。擇藥須精。刊列證治。須分寒熱實心實力行之。斯有功而無弊焉。如酷暑烈日之中。路途卒倒者。雖不可以霍亂痧脹名之。而其病較霍亂痧脹爲尤劇。設以泛泛痧藥治之。每致不救。或口鼻出血而死。此爲暑邪直入心包絡。必以紫雪灌之始效。然此藥貴重難得。有力者能備以濟世。必有善報也。凡陰虛內熱之人。或新產血去陰陽之後。酷熱之時。雖不出戶庭。亦有患此者。余見屢矣。詳三篇夢影中。

五、愼延醫。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食祿之將。尙鮮其良。謀食之醫。宜乎其陋。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矣。語云。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要在平時留意。知其有活人之術。而非道聽塗說者流。則有病時。方可以性命託之。知其有用兵之才。而非惜死愛錢之輩。則有寇時。方可以土地人民託之。噫。難矣。

六、愼服藥。選醫難如選將。選得矣。或徒有虛名。而無實學。或飽學而非通才。或通才而無卓識。或見到而無膽略。或有膽而少周詳。皆不足以平大亂。愈大證也。故服藥如出師。聖人以戰疾並愼也。然則如何而可服其藥耶。但觀其臨證時。審問

精詳。心思周到。辨證剴切。方案明通。言詞伉爽近情。舉止落落大方者。雖向未謀面之人。亦一見而知爲良醫矣。其藥可服也。

七、宜涼爽。霍亂痧脹。流行成疫。皆熱氣病氣。醞釀使然。故房中人勿太多。門窗勿閉。得氣有所泄也。蓋覆勿厚。總以病人不覺冷爲度。昧者不知。強加衣被。而致煩躁昏瞀者甚多也。如樓居者。必移榻清涼之所。勢劇者。宜鋪薦於陰涼乾燥泥地上臥之。熱氣得土而自消也。凡見路途卒倒之人。縱無藥贈。但能移之陰處。即是一服清涼散也。吐瀉穢濁。隨時埽除淨盡。毋使熏觸病人與旁人。醫來時尤宜加意。否則臭難嚮邇。如何息心靜氣以辨證耶。

八、宜鎮靜。凡患急證。病人無不自危。旁人稍露張皇。病者逆謂必死。以致輕者重。而重者遂嚇殺矣。蓋人雖壽至百齡。未有不貪生畏死者。此人之情也。故近情之醫。雖臨危證。非病人耳聾者。必不當面言凶。親友切勿交頭接耳。以增病人之懼。婦女更勿顰眉掩淚。以致弄假成真。

九、宜汎愛。凡患急證。生死判乎呼吸。苟不速爲救治。病必轉入轉深。救治而少周詳。或致得而復失。骨肉則痛癢相關。毋庸勉強。最苦者貧老無依。經商旅賈。舟行

寄廡。舉目無親。惟望鄰友多情。居停尙義。解囊出力。起此危疴。陰德無涯。定獲善報。

十、保胎孕。凡懷妊於夏月。而陡患腹痛者。雖在臨盆之際。先須握其手而指尖不冷。撫其額而身不發熱者。方是將娩之痛。否則卽是痧患。而痧藥類多妨孕。槪勿輕試。余每以晚蠶砂及雪羹治之。無不立效。挾寒者紫蘇、砂仁、香附、橘紅之類可用。設患霍亂重證。先取井底泥。傅心下及丹田。再用捲而未舒之嫩荷葉。焙乾五錢。蚌粉減半共研。新汲水入蜜調服三錢。併塗腹上。名罩胎散。若係寒霍亂。用伏龍肝研末。水和塗臍方寸。乾卽再塗。服藥尤須加愼。一切傷胎之品。均不可用。回陽膏亦不可貼。

附妊娠藥禁

便產須知云。蚖青盤蝥水蛭與蝱蟲。烏頭附子及天雄。野葛水銀曁巴豆。牛膝薏苡併蜈蚣。三稜莪朮赭石芫花麝香。大戟蛇蛻黃雌雄。砒石狄芒硝大黃牡丹桂。槐花子牽牛皂角同。半夏製透者不忌南星膽製陳久者不忌兼通草。瞿麥乾薑桃仁木通。鋼砂乾漆蟹爪甲。地膽茅根與䗪蟲。

本草綱目云。烏喙側子羊躑躅。藜蘆茜草厚樸及薇銜。欓根䕡茹葵花子。赤箭茵草刺蝟皮。鬼箭紅花蘇方木。麥蘗常山蒺藜蟬。錫粉硇砂紅娘子。硫黃石蠶共蜘蛛。螻蛄衣魚兼蜥蜴。桑蠹飛生及樗雞。牛黃犬兎驢馬肉。鰌鱓蝦蟆鼈與龜。

潛齋叢書云。甘遂沒藥破故紙。延胡商陸五靈脂。薑黃葶藶穿山甲。歸尾靈仙樟腦續隨。王不留行龜鼈甲。麻黃川椒神麴伏龍肝。珍珠犀角車前子。赤芍丹參益母射干。澤瀉澤蘭紫草鬱金土瓜根滑石（自犀角至此雖非傷胎之藥然係行血通竅之品皆能滑胎非堅實之體不可輕用）及紫葳。（即凌霄花）猛厲之藥。皆能傷胎。人猶知之。如薏苡、茅根、通草、厚樸、益母之類。性味平和。又爲霍亂方中常用之品。最易忽略。不可不加意也。

十一、產後。丹溪一代宗工。乃謂產後宜大補氣血爲主。雖有別證。從末治之。景岳已辨其非矣。而俗傳自產後宜溫之說。不知創自何人。最爲悖謬。夫產後陰血盡脫。孤陽獨立。臟腑如焚。經脈如沸。故仲聖專以養血消瘀爲主。而石膏、竹茹亦不禁用。若夏令熱產。慮感暑痧。無病者萬勿輕嘗藥餌。不但生化湯不可沾脣。雖沙

糖酒亦須禁絕。設有腹痛。未審是否兜痧。惟六一散最爲雙關妙藥。若明係痧證。或患霍亂者。按常法治之。如果熱熾毒深。不妨仍用涼化。如無虛象。勿以產後而妄投補藥。如無寒證。勿以產後而妄施熱劑。魏柳洲云。近時專科及庸手。遇產後一以燥熱溫補爲事。殺人如麻。故治產後之痧邪霍亂者。尤當兢兢也。若夏令產後不感時症生化湯不可不服惟乾薑宜減用而加以生藕汁較妥果盦

十二、善後。凡霍亂吐瀉皆止。腿筋已舒。始爲平定。若暴感客邪而發者。即可向愈。口渴以陳米湯飲之。知饑以熟蘆菔熟鳧茈或煑綠豆。或筍湯煑北方挂麪啖之。必小便清。舌苔淨。始可喫粥飯鯽魚台鯗之類。油膩酒醴甜食新鮮補滯諸物。必解過堅矢。始可徐徐而進。切勿欲速。以致轉病。若因伏邪而發者。未必速愈。證勢雖平。尙多枝節。否則肢未全和。或熱不遽退。胸猶痞悶。苔色不化。溺澀不行。此皆餘熱逗留。或治未盡善。亟宜清滌餘邪。宣通氣道。勿以其不饑不食而認爲吐瀉傷元。妄投補滯。勿以其神倦肢涼。而疑作寒涼過度。妄進辛溫。良由深伏之邪。久匿而不能盡去也。仍宜以輕清肅之品。頻頻煎服。俾其疏瀹。自然水到渠成。待得知饑。然後以飲食如前法消息之自愈。其果因過服寒涼。而便溏不已者。必溺

清不渴。可以資生丸調治之。方見四篇

此段皆名言也。因善後不得法。誤事者甚多。須熟復。初思食時。余嘗用鹽調藕粉。似亦頗妥。陳米湯亦不若綠豆湯爲穩。謝城

乾霍亂痛止爲平。苔淨口和。便堅溺澈爲瘥。飲食消息之法同上。

寒霍亂輕者。得平即愈。但節飲食愼口腹可也。重者多兼正虛。一俟陽回。熱藥不可再投。但宜平補元氣。如液傷口燥者。即須涼潤充津。蓋病或始於陽虛而大下最能奪液。不知轉計。必墮前功。飲食調理。亦憑苔色便溺而消息之可也。陽回之後熱劑不可再投知之者甚鮮因過劑而誤事者亦時有之此段語亦甚精當謝城

守險

霍亂時行。須守險以杜侵擾。霍亂得愈。尤宜守險以防再來。昧者不知。徒事符籙。以爲擁兵自衞之謀。已可慨已。縱恣如常。效彼開門揖盜之愚。尤可笑也。苟欲禦亂。略陳守險之法如左。

一、人烟稠密之區。疫癘時行。以地氣旣熱。穢氣亦盛也。必湖池廣而水清。井泉多

而甘冽。可藉以消弭幾分。否則必成燎原之勢。故爲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卽宜留意。或疏濬河道。毋使積污。或廣鑿井泉。毋使飲濁。直可登民壽域。不僅默消疫癘也。此越險守疆之事。爲禦亂首策。非吾儕仰屋而談者。可以指揮而行也。

一、當此流離播越之時。卜居最宜審愼。住房不論大小。必要開爽通氣。掃除潔淨。設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區。亦可以人工斡旋幾分。稍留餘地。以爲活路。毋使略無退步。甘於霉時受溼。暑令受熱。平日受穢。此人人可守之險也。無如貪夫徇財。愚夫忘害。嬉玩泄沓。漫無警省。迨揮霍撩亂。突如其來。手足無措矣。

一、昔范文正公每就寢。則思一日之食與所行之事。能相準否。雖朝虀暮鹽。貧不能自給。而每慨然憂天下之憂。以其志行磊落。足以紀綱人道。而豈腆然爲飲食之人哉。嗚呼。此六十四字。爲故人宜春袁蓮芾布衣跋余飲食譜之絕筆也。跋未竟。未便刊於譜。故列以爲霍亂守險之一策。因近人腹負者多。厚味腊毒。臟腑先以不清。故穢濁之邪。易得而乘之。同氣相求。勢所必然之事。若能效法先賢。不徒爲飲食之人。以其餘資。量力而行。疏河鑿井。施藥救人。歛埋暴露。掃除穢惡諸事。不但保身而杜病。吾聞積德可回天。不僅可禦霍亂也已。

一、祖父家訓。不許供設神像。遵聖人敬而遠之也。余性尤不佞佛。生長錢塘。天竺山未嘗一到。雖食貧居賤。而最惡持齋之說。先慈聞而責之曰。兒自命通脫何亦效迂儒口吻乎。夫澹泊自甘者。有幾人哉。雖以聖賢言行教之。其如從而勿改何。蓋愚人必動之以禍福。惕之以報應。而始畏慕勉行也。故具不得已之苦心者。假神道以設教。創持齋之日期。誘而掖之。斡旋不少。試看疫癘流行之際。僧尼獨鮮死焉。此其明效也。余敬聽而識之。屢試不爽。益歎母訓之非誣。故夏月款客。惟用海味乾肉魚蝦之類。間或爲賓託言茹素。亦藉以節主人之費。但擇輕清平淡者而食之。追憶生平未患痧證。敢以此法。公諸同世。共享太龢之福也。

一、造酒麴者。必取諸草汁。以和米蘖而成。凡草初出之兩葉尖者屬陽。性烈而味辛。可以造麴。初出之兩葉圓者屬陰。性涼而味酸或苦。皆不中用也。故酒性純陽。大冷不冰。造酒之屋。木尚漸腐。生物酒浸。皆能漸熟。不但能腐人腸也。然嚴寒之令。略飲可禦風寒。卒犯飛尸。溫服可祛陰氣。若縱飲無節。未有不致病者。又惟夏月爲尤甚。宋劉元城先生云。余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南方地熱。而酒性亦熱。況嶺南烟瘴之地。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余過嶺。卽闔家斷飲。雖徧歷水土惡劣。

他人必死之地。余閩家十口皆無恙。今北歸十年矣。無一患瘴者。此其效也。蘇文忠公云。器之酒量無敵。今不復飲矣。觀此則妄人所謂酒可以辟瘴疫者。豈非夢囈。夫瘴疫皆是熱濁穢毒之氣所釀。同氣相求。感受甚易。且酒之濕熱。久蓄於內。一旦因邪氣入之而併爲一家。其勢必劇。其治較難。其愈不易。縱性躭麴蘖甘醉死而不辭者。夏令必須戒飲。或不屈死於揮霍撩亂之中也。

一、頤生之道。易經始發之。曰節飲食。孔子曰。食無求飽。應休璉云。量腹節所受。陸放翁云。多壽祗緣餐飯少。隨園詩話云。不飽眞爲却病方。蓋饑飽勞逸。皆能致疾。而飽煖尤爲釀病之媒。故神農氏播穀之餘。卽收藥味。有熊氏垂裳之際。聿著方書。而世俗罕知。因強食致病者。不勝縷述。緣人身之氣。貴乎周流無滯。則濁降淸升。雖感客邪。亦潛消默化。而不能留著爲病。惟過飽則胃氣壅塞。脾運艱遲。偶吸外邪。遂無出路。因而爲痧脹成霍亂者最多。故夏令不但膏粱宜屛。雖飯食且然。況無故喜服參藥。妄食膩滯之物。如龍眼蓮子以圖補益。而窒塞其氣機哉。設犯痧穢之邪。多致不救。今夏有諸曁余小坡進士。寓難來申。與余親家褚子耘茂才比屋而居。亦知醫。爲人視病歸。啖蓮子一盞畢。卽覺不舒。尋卽吐瀉轉筋。欲請余

診而不及。以邪氣得補。無從宣泄。逼其深入。故告危如此之速。猶之賊來而自棄其險。閉城以待斃也。嘻。可悲已。

過飽不可。過饑亦不可。不飽非饑之謂。宣知之。謝城

一、鰻鱔性熱助陽。鼈性寒滋陰。然或有毒者。夏令更有蛇變者。尤勿輕嘗。即無毒者。其質味濃厚。膩滯難消。如吸外邪而誤食之。皆難救治。市脯尤覺穢濁。咸宜杜絕。

因食鰻鱔而霍亂者。余見甚多。謝城

一、瓜果冰涼等物。雖能滌熱。過食驟食。既恐遏伏熱邪。不能泄越。又慮過度。而反爲所傷。並宜撙節爲妙。若口不渴。汗不出。溺不赤者。諸冷食皆在所忌也。

一、冬夏衣被過煖。皆能致病。而夏月爲尤甚。既因煖而致病矣。或又因病而反畏寒。以熱鬱於內。而氣不宣達也。再加蓋覆。則輕者重。而重者即死矣。竟有死已許久。而旁人未知者。年來聞見甚多。此如開門揖寇。城已陷。或有尚在夢中而不覺者。可歎也已。亦勿過於貪涼。迎風沐浴。夜深露坐。雨至開窗。皆自棄其險。而招霍亂之來也。不可不戒。

一、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礬、雄精之整塊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內。宜浸石菖蒲根、降香。

一、天時潮蒸。室中宜焚大黃、茵陳之類。亦可以解穢氣。或以艾搓為繩。點之亦佳。

一、用川椒研末。時塗鼻孔。則穢氣不吸入矣。如覺稍吸穢惡。即服玉樞丹數分。且宜稍忍饑。俾其即時解散。切勿遽食。尤忌補物。恐其助桀為虐。譬姦細來而得內應也。

一、無論老少強弱之人。虛實寒熱之體。常以枇杷葉湯代茗。可杜一切外感時邪。此葉天士先生法也。見醫案存真。然必慎起居。節飲食。勿謂有葉先生法在。諸可廢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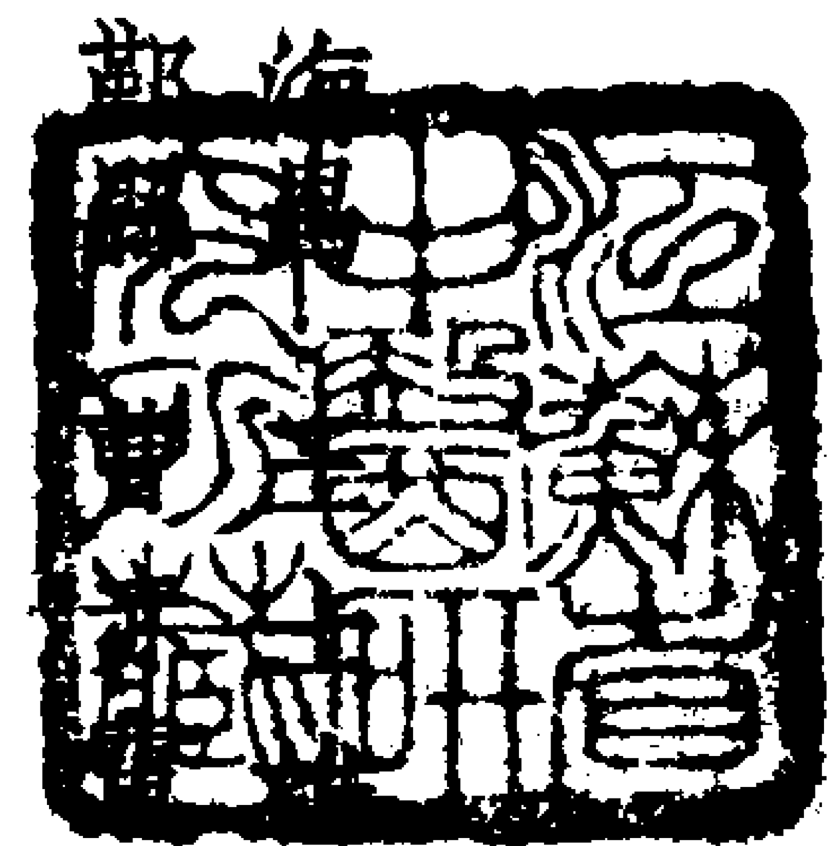
一、無論貧富。夏月宜供饌者。冬醃乾菜、蘆菔、芹筍、鳧茈、絲瓜、冬瓜、瓠瓟、豇豆、紫菜、海帶、海蛇、大頭菜、白菜、蓴菜及綠豆、黃豆所造諸物。人人可食。且無流弊。肉食者鄙焉知此味。嗚呼。苟能常齩菜根。則百事可做。豈但性靈不為汨沒。足以禦揮霍撩亂之災乎。

揮霍撩亂。突如其來。集餉徵師。動需時日。莫若乘其初發。何難一擊而平。爰備

截伐、毛、取嚏、刮痧、刺、搨、急救諸事宜於前。復詳偵探、策應、紀律、守險、諸機要於後。雖婦豎一覽。咸知勦禦之方。既可各保身家。而厲氣莫能張其焰。或可不蹈兵馬過籬笆破之諺也。故列治法第二。

隨息居霍亂論

清 海 夢隱纂著
鄞 炳章圈點



卷下 醫案篇第三

南鍼

張戴人曰。泰和間。余見廣濟院僧病霍亂。一方士用附子、乾薑同煎。放冷服之。服訖嘔血而死。如此而死。必是暑證。洄溪云。暑證忌薑。雖與連芩同用。亦有大害。況與附子同行。禍更烈矣。頃合流鎮李彥直中夜忽作吐瀉。自取理中丸服之。洄溪云。此是寒霍亂之方。百不得一。誤用者禍不旋踵。醫至。謂有食積。以巴豆藥三五丸下之。亦不動。至明而死。縱有食積。何必下以巴豆。遂平李仲安攜一僕一佃客至偃城。夜宿邵輔之家。是夜僕逃。仲安覺其逸也。騎馬與佃客往臨潁追之。時七月天大熱。炎風如箭。埃塵漫天。至辰時而還。曾不及三時。往返百二十里。既不獲其人。復宿於邵氏齋。忽夜間聞呻吟之聲。但言救我。不知其誰也。執火尋。乃仲安之

佃客也。上吐下瀉。目上視而不下。胸脇痛。不可動搖。口欠而脫臼。四肢厥冷。此正風溼暍三者俱合之證也。夜行風大兼感涼氣乘馬疾馳更挾勞瘁其壻曾聞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剉生薑調之。頓服半升。其人復吐。乃再調半升。令徐服之。良久方息。吐證服藥往往不受必徐徐服始合法也至明又飲數服。遂能起。生薑不煎但剉入新汲水中而調六一散取其微辛佐甘涼之劑以解風暑而清經熱略無助火之弊可為用藥之法調養三日平復。先清外感而後調其勞悴之傷可為治病之法

一僕夫燕京人。縱酒飲食無節。病霍亂吐瀉轉筋煩渴幾殆。時六七月。淋雨晝夜。飲檐溜水數升而安。貧而無人服侍得飲此而愈余亦曾見一人如是後生六子起家致富孫曾繞膝壽至九秩而終若富貴人患此則每為溫補藥所誤也千金方云。輕者水瘥。良然良然古人豈欺我哉此偶合古方。余目擊其事。後路途中及六合縣。見一人服新汲井水良愈。凡暑熱病渴喜冷飲者旦以新汲水或冬雪水徐徐飲之皆能向愈不但霍亂為然也今人雖明知其患熱而尤禁其飲冷何也

江篁南治從叔。於七月間得霍亂證。吐瀉轉筋。足冷多汗囊縮。一醫以傷寒治之。增劇。庸工常技江診之。左右寸皆伏不應。上下否塞故脈伏而微尺部極微。口渴欲飲冷水。足冷囊縮似屬厥陰口渴亦似少陰引水自救何以辨之曰直中陰經無轉筋多汗證若少陰頭有汗則死矣乃以五苓散與之。此治傷寒霍亂有表證之方江氏不察泥於熱多欲飲水句而誤也此時不如用桂苓甘露飲則得矣覺稍定。向午猶渴。囊縮乃暑熱入於厥陰故口渴欲飲冷非傷寒也而

與傷寒藥渴何能已以五苓加麥冬、五味、滑石投之。始知爲暑熱矣僅加麥冬滑石足蔽辜而五味酸斂尤不宜用不更以黃連、香薷飲冷進一服。前方拘泥俗說妄用五味不知服後何如忽進此劑殊屬可笑次早脈稍出。按之無根。且人脫形。連投溫燥又以香薷升散宜乎如是疕忒。手足逆冷。飲食入口即吐。桂朮五味香薷等藥見效矣大便稍不禁。爲灸丹田八九壯。囊縮稍舒。手足稍溫。伏熱得火灸有流行之勢已繼以理中湯二三服。茫無頭緒若江氏者可謂蔽於古而不知今者也氣液兩傷豈可再服此湯渴猶甚。咽痛熱不解。時或昏沉。理中湯又見效矣可見囊縮不是虛寒也乃以竹葉石膏湯。焦頭爛額之客投之而愈。此案江氏初治原知爲熱止因泥古遂致一誤再誤迨噬吐形脫之時又不知清補兼施而艾灸理中幾至潰敗幸而不用附子故末著倘能挽救然亦危矣讀者鑒諸

江少微治一婦人。六月中旬。病霍亂吐瀉轉筋。一醫投藿香正氣散。此治襲涼飲冷兼寒溼而成霍亂之方加煩躁面赤。揭衣臥地。藿香正氣散溫散之劑也倘不可誤施於暑熱霍亂故誤投附桂者每見下咽即昏沉厥冷渾身青紫而死醫者猶謂陰盛已極此等大熱之藥倘不克救再遇此證仍以此法投之至老不悟而死者之冤亦無從訴此余之所以述霍亂轉筋諸治法爲世告也江診之。脈虛無力。身熱引飲。此得之傷暑。宜辛甘大寒之劑。瀉其火熱。以五苓散加滑石、石膏。吐瀉定。再與桂苓甘露飲而痊。暑熱爲病脈多虛微濡弱弦細芤遲以熱傷氣也甚至隱伏不應指或兩尺絕無皆邪滯經絡上下格拒使然不可誤認爲虛寒也亦有脈因火熾而反洪大滑數異常者此霍亂所以無一定之診臨病極宜善審也

張石頑云。一少年新婚。陡然腹痛麻瞀。醫通謂之番痧即乾霍亂之因熱者或令飲火酒半杯。此必疑其

陰證也而不知少年新婚最多火證何也以不論貧富冬夏衣被皆新而合歡成禮勞則生火也腹痛轉劇。旋增顱脹。身發紅點。熱毒得酒愈熾若不急從清解必七竅流血而死與蘆根汁。解酒毒而清熱得吐痛解。復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見紅斑。血分熱極啜童子小便稍安。清營妙品又濃煎葱豉湯。宣解惡氣穢毒之聖藥仍入童便。續續與之。得大吐汗出而瘥。

倪姓患霍亂吐瀉。審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脈不沉細。易治之證一醫用大順散兩帖。漸至於此。因見四逆。復加附子。脈證更劇。我見實多童曰。此病一誤再誤。命將殆矣。若果屬寒。投熱病已。今反四逆。脈轉沉細欲伏。乃釀成熱深厥深。與熱邪傳入厥陰者何異。辨證中肯即以竹葉石膏湯。參易西洋參。是加黃連、滑石。兩劑而安。同時有陸姓患此。醫用回陽之劑。日夜兼進。豈真欲其速死哉紙上談兵讀書無眼者往往如是不僅粗工爾也我見亦多厥逆煩躁日增。病人欲得冷水。禁絕不與。可恨可歎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可慘可憐還延旬日而死。能延旬日則欲得冷水時若能轉計猶可活也噫。即使真屬陰寒。陽回躁渴。如是熱藥之性。鬱而無主。以涼藥和之。病亦立起。不學無術。曷勝浩歎。

涼藥和之妙理。未經人道。謝城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七日。自分死矣。未服

燥熱藥可不死猶診脈八至而數。曰當夏而得是脈。暑邪深入也。提舉以八十之年而脈八至此人七日不進水發脈亦八至若非明眼必以爲虛矣吐瀉不納水穀。邪氣自盛也。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杯。良久復進一杯。徐進可法覺稍安。三服後。減去石膏、知母。而人參漸次加至四五錢。操縱有法黃檗、橘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制劑有法一月後平復。暑盛元傷之治此案可法

一人病霍亂。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心腹疞痛。脈之沉伏如無。痛脈每如是此乾霍亂也。急令鹽湯探吐宿食痰涎椀許。遂瀉。上竅得開下竅自通但得吐瀉即可治矣與六和湯愈。

張氏女。夏月患霍亂。醫用薑、附、霍、樸、茱、連等藥。嘔吐雖止。腹痛不已。而痢五色。至第八日。童診脈細數。沉部有力。兩目罩翳。舌絳唇紅。胸膈煩懣。口渴引飲。是暑穢之毒。擾亂中宮。而病霍亂。苦熱雖能開鬱止嘔。畢竟反助邪勢。致變五色毒痢。此暑毒尚不甚重而兼經邪故僅變五色毒痢若無經而暑毒重者早不救矣與子和桂苓甘露飲。加黃連、銀花、黑豆。兩服翳退。而諸恙遞減。胃亦稍甦。因畏藥不肯再服。余謂餘邪未淨。留而不去。戕害臟腑。必轉他病。乃與三豆湯。加甘草頻飲而愈。

羅謙甫治一蒙人。因食酒肉潼乳而患霍亂。從朝至午。精神昏憒。脈皆浮數。暑邪未去按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正氣已虛即以新汲水。調桂苓白朮散。徐徐服之。妙隨作

地漿水。澄取清者一杯。再調服之。尤妙吐瀉遂止。次日微煩渴。與錢氏白朮散。時服而愈。脈證如是。而所傷之物已出。則知中氣傷殘。暑邪未解。故用補正清邪之治。凡虛人受暑而病此者。即以是案為法可也。其理中四逆等方。皆治陰寒致病。非治暑也。此等界限不清。亦何足以言醫耶

又治提舉公。年近八十。六月間患霍亂。吐利昏冒終日。不省人事。暑邪內擾脈洪大有力。一息七八至。火勢衝激頭熱如火。邪熱上僭。不是戴陽足冷如冰。肺氣不降。非下虛也半身不遂。胃氣大亂。不能束骨利機關牙關緊急。熱入陽明之絡。不是中風遂以甘露散。瀉熱補氣安神明。加茯苓以分陰陽。冰水調灌。漸漸省事。而諸證悉去。後慎言語。虛證最要節飲食。諸病宜爾。無病人亦宜爾三日。以參朮調中藥理正氣。十日後方平復。

陳三農治一婦。暑月方飯後。即飲水而睡。睡中心腹痛極。肢冷上過肘膝。欲吐利而不得吐利。疞痛垂死。六脈俱伏。令以藿香正氣散。煎湯探吐。一吐減半。再吐而安。此停食飲冷。睡臥當風。而成乾霍亂也。以對證之劑引吐。又合機宜。不必拘守鹽湯一法也

楊素園治其仲郎。壬子夏患乾霍亂。身熱不渴。口燥無苔。六脈俱伏。痛在胃脘。連及胸脇。勢甚洶涌。先與地漿一椀。勢少定。少頃復作。因徑投大承氣湯一帖。其痛即下行至臍間。又一帖痛又下行。伏於少腹右角。按之則痛。不按則與平人無異。

起病至此。已歷周時。思食甚急。乃以綠豆煮粥與之。食後一切如常。惟少腹右角。按之仍有小塊。隱隱作痛。遂重用當歸、枸杞、蕤仁。佐以桃仁、紅花。少加牛膝以導之。服一時許。腹中汩汩有聲。下紫黑血一塊。若五寸許。而少腹之痛塊若失。此病治法原出一時臆見。然竟以獲痊。特錄出。質之半癡。不知以爲何如。按霍亂證因於暑熱者多。故感受稍重。極易入營。古人刺以泄血及內服益母湯、藕汁、童溺。皆所以治營分之邪也。楊公子舌燥無苔而不渴。痛又及脇。必平日偶有絡傷未覺。乃邪遂乘瑕而入也。承氣之硝黃並是血藥。氣行則瘀降。故痛得漸下。迨塊在而按之始痛。且知饑能食。益見氣分之病已蠲。而血分之邪尚匿。毋庸承氣之直攻。改從濡化而曲導。操縱有法。余服其手眼之超。

景岳謂飲食下行之道。必由少腹下右角而後出於廣腸。自誇閱歷而知。古人並未言及。蓋渠嘗治一人食麵角。雜投巴豆、大黃而不效也。魏柳洲曰。就此觀之。景岳平生臆證。遺憾多矣。夫麵角由胃入腸。既至少腹之角。豈能作痛如是。而又如拳如卵。必其人素有疝病。偶因食麵而發。或兼當日之房勞。遂乃決張如是。故推蕩之藥不應。得木香火酒一派辛熱香竄。而痛始止也。至謂食由少

腹下右角而後出廣腸。更堪捧腹。經謂大小腸皆盤屈十六曲。則左旋右折可知。豈如筒如袋而直下乎。嘻。案楊公子少腹右角之痛。設非乃翁卓識時醫必誤認食滯。特附錄魏語以廣其義。爲崇尚景岳者告。

懷抱奇治一男子。恣飲梅水。吐瀉無度。手足厥逆。面色慘晦。聲音不出。而脈沉伏。小水點滴不通。服藥入口卽吐。醫告技窮。余思梅味酸主收。故小便癃閉。而果得麝則敗。麝又香竄走竅。乃取麝半入臍中。半入鼻孔。病者卽以手拂其鼻曰。此何物也。少頃。小水大下二三行。忽如醉而醒。夢而覺。越日索粥漸安。此無外因者故但以敗果通竅卽能奏效其巧思正不可及也

湯芷卿曰。常州伍某。素壯健。方啖飯。忽呼痛倒地。云胸膈如刀割。羣醫莫治。閱三日。懨懨待斃矣。一老人過問病情。令磨陳墨汁與啜。痛立止。病如失。因問是何證也。曰記少時鄰人患病類此。一老醫以此法治愈。云誤食天絲毒也。想墨汁無害。故令試之。不料其果合耳。此證雖罕設有之人必以爲乾霍亂耳故采之以廣聞見

固始有人。於元旦食湯圓訖。方出門賀歲。忽腹如火燒。痛不可忍。絕暈仆地。移時稍蘇。而號痛聲徹四鄰。諸醫皆云。脈細如絲不治。痛極脈多細伏越日。門外來一丐僧。家

人辭以有病。僧云何不問我。家人苦無策。姑令入。僧一望卽曰。是誤食蛇精也。神乎技矣。世有飽讀醫書而不識一證。自命爲儒醫者。人因信其學問而併信其醫。彼此貿貿。雖日殺人而不悔悟。宜乎畸人逸士之晦跡以避也。可慨也夫。於破囊中取藥一丸。以水研灌。移時病者起。嘔如雀卵者數枚。僧曰未也。復嘔穢狠籍。出一物如雞子大。僧曰是矣。剖視乃血裹中蟠一小蛇。見人遽動作勢上下。病已若失。舉家驚服。我亦拜服。叩其所以。曰多年陳穀。蛇交其上。餘瀝黏著。誤入腹中。乃成此物。少停卽洞胸腹出矣。僧徑裹蛇而去。案揮霍撩亂。已不易平。必辨陰陽。始能奏績。此證雖非霍亂。而病去迅疾。儼似食滯之乾霍亂。且證勢之撩亂。較霍亂爲尤亂也。苟無破敵之才。徒有虛名之學。焉能平此大亂哉。用藥如用兵。丐僧有之矣。采此以爲撥亂反正者告。勿以資格用人也。凡腹中卒然大痛。在飲食後。而無別證可憑者。多係誤食毒物。重用紫金丹。或玉樞丹研灌。似亦有效。

孫文垣治程氏子。先醉酒。後入房。其平素縱恣貪凉可知矣。次早四肢冷。胃脘痛極。脈僅四至。或以鬱火治。投以寒涼。痛更甚。三日前所食西瓜。吐出未化。傷冷已甚。乃翁以爲陰證傷寒。今人凡聞病犯房事者。雖不傷冷食。亦謂之陰證傷寒。輒以丁附薑桂殺之。可慘也已。欲用附子理中湯。不決。此翁頗虛心故。乃邸有命迎孫視之。面色青慘。叫痛而聲不揚。坐臥煩亂。是霍亂兼蚘厥證也。先當止

痛安甦。後理霍亂。可免死也。遲則誤事矣。急用醋炒五靈脂三錢。蒼朮一錢五分。烏梅三箇。川椒、炮薑、桂心各五分。水煎飲下。痛減大半。恣啖生冷。復傷於酒。更誤於寒涼之藥。故以溫胃安蚘效。得下午以大腹皮、藿香、半夏、橘皮、山查、茯苓、五靈脂兩帖全安。仍以和中化滯理其脾胃而愈。入房一端略不置議洵可法也

童栻廬治陳氏婦。盛夏病霍亂吐瀉。腹中疞痛。四肢厥冷。冷汗溱溱。轉筋戴眼。煩躁大渴。喜冷飲。飲已卽吐。六脈皆伏。雖曰霍亂。實臟厥也。經云。大氣入臟。腹痛下注。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速宜救陽爲急。遲則腎陽絕矣。以四逆湯、薑、附各三錢。炙甘草、吳茱萸各一錢。木瓜四錢。煎成冷服。日夜連進三劑。四肢始和。危象皆退。口渴反喜沸湯。寒象始露。卽於方中佐以生津存液之品。兩服而安。案此案論證用藥。皆具卓識。其眞諦全在喜冷飲。而飲已卽吐。及服熱藥後。反喜沸湯也。設能受冷飲者。卽爲內眞熱而外假寒。然熱證亦有胸下格拒不通。雖喜冷飲。飲已仍吐。必細細呷之。始能受也。亦有痰溼內盛。雖渴而喜熱飲者。皆不可誤認爲寒也。故必辨舌苔之色澤。驗小水之有無。始無遁情。案中未及。尚欠周詳。且大氣入臟。非人人共患之疫。而疫氣流行之際。亦間有此一證。故醫者必議病而用藥。毋執

方以殺人。是乃仁術。

葉天士治一人霍亂後。中氣大虛。肝風內動。心中空洞。身痛肢浮。用異功散。加木瓜、薑、棗。雄按此以培中制木之劑。而爲霍亂善後之治。最可法也。若見身痛肢浮。而誤用表散之品。則內風愈動。脾土重傷。因而致殆者多矣。夫霍亂固是中焦土病。而土病多由木侮。故雖治寒霍亂。必首察厥陰之動靜。儻其人肝陰素虧。內風暗動者。薑附等極宜慎用。卽當用者。亦須妥爲駕馭。毋使過劑。設或無節。雖不似熱霍亂之立時殞命。亦必增劇而生枝節。試觀仲聖治厥陰下利之用白頭翁湯。其義自明。蓋厥陰雖當兩陰交盡。而具合晦朔之理。陰之初盡。卽陽之初生。其本陰其標熱。其體木。其用火。是以獨稱剛臟。而爵以將軍。顧名思義。可以悟其治矣。世有治肝氣惟崇剛燥者。驟則變痙厥。緩則成關格。人但知病之日深。而不知藥之所釀。併及之。以爲醫家病家兩鑑焉。

繆仲淳治高存之家僕婦患霍亂。以砂仁一兩炒研。鹽一撮。沸湯調。冷服一劑愈。此治夏月貪涼脾胃不和之輕證也。冬月感寒患此亦可用。但宜溫服。余嘗自驗。傷冷物者。加吳茱萸。

山陰田雪帆明經晉元。著時行霍亂指迷。辨正世俗所稱吊脚痧一證。以爲此真

寒直中厥陰肝經。即霍亂轉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瀉利清水。頃刻數十次。少者十餘次。未幾即手足抽掣。嘔逆口渴。厥逆聲嘶。脈微欲絕。舌短目眶陷。眼上視。手足青紫色。或偏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脈絕。急者旦發夕死。緩者二三日或五六日而死。世醫或認爲暑溼。妄投涼瀉。或認爲痧氣。妄投痧藥。鮮有不斃。宜用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水煎。冷服。輕者二三劑即愈。重者多服幾劑。立可回生。真神方也。如嘔者。加製半夏三錢。淡乾薑一錢。口渴恣飲舌黃。加薑汁炒川連五分。爲反佐。經所謂熱因寒用也。腹中絞痛。名轉筋入腹。加酒炒木瓜三錢。手足冷過肘膝。色見青紫。加製附子三錢。此證種種皆肝經見證耳。緣坎中真陽爲耶寒所逼。因之外越。所謂內真寒而外假熱也。但以脈辨之。自無遊移矣。

寒犯厥陰。而爲霍亂轉筋者。容或有之。豈可以概論時行之證耶。果係寒犯厥陰。而吐利汗出。則當用吳茱萸湯加減。或為梅丸法。不當用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以當歸四逆。本桂枝湯加當歸、通草、細辛。通血脈以疏肌表。非汗出脈絕之證。所可輕嘗。至脈不可憑。必以口渴舌黃喜冷飲。爲辨真熱假寒之確據。竟敢顛倒其說。曲爲妄解。何欺人之太甚哉。書生紙上談兵。好發想當然之

議論。惑世誣民。大率類是。不可不辨也。故附錄於此。

夢影

丁酉八九月間。杭州盛行霍亂轉筋之證。有沈氏婦者。夜深患此。繼卽音啞厥逆。比曉。其夫皇皇求治。余診其脈。弦細以澀。兩尺如無。口極渴而沾飲卽吐不已。足腓堅硬如石。轉時痛楚欲絕。乃暑濕內伏。阻塞氣機。宣降無權。亂而上逆也。爲仿金匱雞矢白散例。而處蠶矢湯一方。令以陰陽水煎成。候涼徐服。此藥入口。竟不吐。外以燒酒。令人用力摩擦其轉戾堅硬之處。擦及時許。鬱熱散而筋結始奕。再以鹽鹵浸之。遂不轉戾。吐瀉漸止。晡時復與前藥半劑。夜得安寐。次日但覺困極耳。與致和湯數服而痊。後治相類者多人。悉以是法出入獲效。惟誤服附子者。最難救療。

此證火酒摩之時許。鬱熱散而筋漸舒。則轉筋雖因火熾。必兼外寒鬱遏。而始反戾也。大抵霍亂寒熱相搏者多。雖知其爲寒爲熱。亦須反佐以治。蓋卽此理。

謝城

鄭鳳梧年六十餘。秋間患霍亂。凜寒厥逆。煩悶躁擾。口不甚渴。或以爲寒。余察脈細欲伏。苔白而厚。乃暑溼內蘊未化也。須具燃犀之照。庶不爲病所蒙。因制燃照湯與之。一飲而厥逆凜寒皆退。脈起而吐瀉漸止。隨以清滌法而愈。

一婦年少體瘦。初秋患霍亂轉筋。舌絳目赤。大渴飲冷。脈左弦強而右滑大。此肝胃之火、素盛而熱復侵營也。以白虎湯去米草。加生地、蒲公英、益母草、黃檗、木瓜、絲瓜絡、薏苡。一劑知。二劑已。丹溪云轉筋由以血熱。此證是矣。

陸叟年七十餘。仲秋患霍亂。自服單方二三日。嘔吐雖已。利猶不止。且頻頻作噦。聲不甚揚。面赤目閉。小便不通。醫云高年戴陽。證原不治。且延已數日。縱投大劑回陽。亦恐不及。余視之。脈雖虛耎。並無脫象。況舌赤而乾。利下臭惡。氣分伏暑。業擾及營。慮其絡閉神昏。胡可再投熱劑。聞所煎之藥。桂氣撲鼻。試之必死。迫令將藥傾潑。遂以紫雪三分。用竹茹、枇杷葉、通草、丹參、連翹、石菖蒲、桔梗、黃芩、蘆根煎湯。候涼調而徐服。次日復診。目開噦止。小溲稍行。於前方裁紫雪加石斛、苡仁。服二劑利減。能啜米飲矣。隨用致和湯十餘服而瘳。

甲辰五月下旬。天即酷熱異常。道路卒死者甚多。有腹痛者。有不痛者。人率以香

燥痧丸投之。輒無效。蓋香燥反以益熱。而此證並非陰寒痙毒之邪。卽古所謂中暍也。不出戶庭之人。亦有病此者。必其人陰分素虧。內熱較甚。或居處飲食之失宜也。往往延醫不及。醫多不識其病。雖死身不遽冷。亦有口鼻流血者。是暑從吸入。直犯心臟也。時余居錢塘之鼇兒橋。嘗稟先慈。令家人愼起居。薄滋味。乃六月初二日午膳後。季傑弟婦腹忽微痛。平日貪凉。自謂受寒也。私囑女僕沽燒酒飲之。卽狂瞀不安。先慈知之。命僕從四路速余囘。日甫昳也。病者已口鼻出血死矣。其時新產婦人死者尤多。以陰血大去。暑熱易侵。而昧者不知因時制宜。尙扃其窗戶。幕以帘幃。環侍多人。飲以糖酒故也。粗工亦不察天時人稟之不齊。動輒生化湯。雖熱象已顯。猶誤信產後宜溫之俗說。而不知因證制方之活法。以致覆杯而斃者比比。或問當此熱地如爐。惡露不行。而復痛者。生化湯旣不可服。宜用何方。余謂六一散最佳。旣行瘀血。又能清熱也。設暑熱重感。雖石膏犀角。對證皆爲良藥。古人何嘗禁用。余案中治愈諸條。皆可參閱。然難與淺人言也。

盔頭巷姚氏婦。妊已臨月。腹中陡痛。家人謂其欲娩。急煎參湯以助其力。服後痛益甚。忙喚穩婆至。婦已渾身赤斑。喘逆昏狂。始知受暑。頃刻云亡。寶祐坊曾氏婦。

亦懷妊臨月腹痛。家人以爲將產。而煎參湯。迨湯成痛已止。察其情景。知不即娩。然炎威甚烈。參湯久存欲壞。其姑云。婦既未娩。豈可服參以滯胎氣。我體素弱。常服補劑。參湯定亦相宜。遂飲之。甫下嚥。即覺氣悶躁擾。霎時危殆。踰刻而終。後丙午、壬子、丙辰。皆酷熱傷人。不勝縷述。古人以爍熱爲暑。故曰流金爍石。況人非金石之質乎。惜世人多不察耳。不但酷暑時胎前產後之腹痛。當細審其有無別故也。

潘紅茶方伯之孫翼廷。館於外氏。酷熱異常。因啜冷石花一椀。遂腹痛痞悶。四肢漸冷。上過肘膝。脈伏自汗。神困嬾言。方某診謂陽虛陰暑。脫陷在即。用大劑薑、附、丁、桂以回陽。病者聞之。益形餒憊。其叔岳許杏書茂才。駭難主藥。適族人許芷卿茂才過彼。遂與商之。芷卿云。此藥豈容輕試。而病象甚危。必延半癡決之。時已乙夜。余往視。面色垢滯。苔膩脣紅。是既受暑熱。驟爲冷飲冰伏。大氣不能轉旋。故肢冷脈伏。二便不行。所謂閉證也。何脫之云。亟取六一散一兩。以淡鹽湯攪之。澄去滓。調下紫雪一錢。翼日再診。脈見痛蠲。溺行肢熱。口乾舌絳。暑象畢呈。化而爲瘧。與多劑白虎法而痊。丙午舉於鄉。杏書多才尚義。與余稱莫逆。庚申春。聞其罵賊

而死。嗚呼槃矣。

認證既確。治法用辛香以通冰伏之氣。用意又極精妙。真可爲萬世法程。素圃

陳嫗年已七旬。辛亥秋。患霍亂轉筋甚危。亟延余診。已目陷形消。肢冷音嗄。脈伏無溺。口渴汗多。腹痛苔黃。自欲投井。因先取西瓜汁命與恣飲。方用石膏、知母、麥冬、黃蘗、芩連、竹茹、木瓜、威靈仙。略佐細辛分許。煎成徐服。覆杯而瘥。

醫者能知少加細辛之何故。則可以言醫矣。素圃

此方得效。可見辨證之的。若無汗而渴者。又當別論。謝城

陳楚珍仲媳。陡患霍亂。云昨晚曾食冷魚。夜分病作。想因寒致病也。然臍間貼以回陽膏而不效。故敢求診。余按脈滑數右甚。口渴苔黃。令揣胸下。果堅硬而痛。曰吐瀉雖多。食尙戀膈。非寒證也。回陽膏亟宜揭去。以菖、枳、蘇、連、芩、桔、茹、牛、海蛇、蘆菔爲劑。一服而瘳。

丁巳秋。三姪壽和甫六歲。陡患凜寒身熱。筋瘛面紅。譫妄汗頻。四肢厥冷。苔色黃膩。口渴唇紅。時邪夾食也。以枳實梔豉湯加菖蒲及冬乾蘆菔葉。煎成調入玉樞丹五分灌之。次日譫瘛皆減。而腹痛吐瀉。邪欲轉霍亂以外泄也。余嘗謂不但傷

寒可轉霍亂。而溫熱暑濕。皆可轉霍亂也。治當迎刃而導之。於前方加蘇葉一分。黃連二分同炒煎服。連吐三五次。瀉六七次。痛即減。第三日神始爽慧。然去疾莫如盡。再服原方一劑遂愈。凡小兒之病。因於食滯者多。胃不和則臥不安。陽明實則譫瘛。若吐瀉乃病之出路。而世人動輒以驚風藥治之。每致僨事。昧者更惑於巫瞽。而祭非其鬼。尤可嗤也。余居渟溪七載。家人雖屢患大證。未嘗一用巫瞽。亦未傷人。鄉人目以爲異。庚申秋。季傑之病甚危。壽萱姪求籤於觀音。大凶。其妾欲事祈禱。余力止之。卒以治愈。附識之。以戒我後人。

五月初三日。余抵上洋。霍亂轉筋。已流行成疫。居鎭海周君采山家。不謁一客。藉以藏拙。且杜酬應之勞也。初八日。紹武近族稼書家。有南潯二客。同患此證。一韓姓須臾而死。一紀運翔年十七。勢亦垂危。采山強拉余往視。曰豈可見死而不救哉。然已手面皆黑。目陷睛竄。厥逆音嘶。脈伏無溺。舌紫苔膩。大渴汗淋。神情瞀亂。危象畢呈。時未交芒種。暑濕之令未行。仍是冬寒內伏。春令過冷。入夏猶涼。氣機鬱遏不宣。故欲變溫病者。皆轉爲此證。與伏暑爲患者。殊途同歸。但不腹痛耳。以寒邪化熱。究與暑濕較異也。亟令刺曲池、委中。出血如墨。方以黃芩爲君。臣以梔、

豉、連、茹、苡、半。佐以蠶矢、蘆根、絲瓜絡。少加吳萸爲使。陰陽水煎。候溫徐徐服之。遂不吐。次日脈稍起。又兩劑。黑色稍淡。肘膝稍和。反加睛赤煩躁。是伏邪將從外泄也。去吳萸、蠶矢。加連翹、益母草、滑石。而斑發徧身。苔始漸化。肢溫得寐。小溲亦行。隨與清搜化毒之藥。多劑而痊。柔山因囑余詳述病因治法。刊印傳布。名其方曰黃芩定亂湯。嗣治多人。悉以此法增損獲效。如利泰一洞庭史客。素吸洋烟而患此證。與此方數帖後。反便祕目赤。渴汗昏狂。亦是久伏之邪。漸欲外越也。予竹葉石膏湯加減而瘳。其濕盛者。加茵陳、滑石。氣實者加枳、桔。飲阻食滯者。加厚樸、蘆菔。肝鬱氣結者加紫蘇、楝實。口渴用茅根湯或藕汁頻灌。活法在人。不能縷述。紹武在屠甸市得余此方。勸人合藥施送。幾及千料云。

此方加減有法。較前尤妥善也。謝城

夏至後仍無大熱。而霍亂轉筋不息。雖與芒種以前者同爲伏邪所發。然證因略有不同。其病似較深一層何也。案先曾祖重慶堂隨筆云。溫病熱病濕溫病。治不得法。皆易致死。流行不已。即成疫癘。猶之治盜不得其法。則賊黨日衆。變爲流寇也。因熱氣病氣屍氣。互相轇轕。即成毒癘之氣而爲疫。豈眞天地之間。另有一種

異氣哉。故疫之流行。必在人烟萃聚之區。蓋人氣最熱。紀文達公雜詩云。萬家烟火煖雲蒸。銷盡天山太古冰。自注。烏魯木齊自設郡縣以來。嬰兒出痘。與內地同。蓋彼處氣候極寒。今則漸同內地。人氣盛也。紀氏此言。可謂獨窺其微矣。上古無痘。至漢始有。今時罕有不出痘者。以生齒日繁。地氣日熱。所以古人最重傷寒。今世偏多溫熱也。　雄案此段名言。括盡近世病情。治時證已無餘蘊矣。而於此日上海病因。尤為切貼。地氣既日熱。穢氣亦日盛。加以疫氣屍氣。與內伏之邪。欲化熱病而不得者。卒然相觸。遂致濁不能降。清不能升。揮霍悶亂。而為吐瀉轉筋之危證。是伏邪欲發。客邪外入。兩邪交訌。腸胃乃亂。故氣道立時閉塞。血脈因而瘀滯。四肢厥冷。手面皆黑。陽明多氣多血之經。見證若是之驟者。非氣血忽然枯槁也。夫人氣以成形耳。氣不流行。血肉即死。故初起亟宜開閉。俾氣通血活。邪得外泄。則正自復。昧者不知。邪閉血凝。熱深厥深之理。見其肢冷脈伏。即以為寒。又疑為脫。既不敢刺。更投熱藥。便邪無宣泄。愈閉愈冷。尚謂服此熱藥一身盡冷可見黍谷春回之不易。再遇此證。仍用此法。死者之冤。無可呼籲。雖有七竅流血而死者。亦不悔悟。亦有邪閉則正氣無以自容。而外脫者。陽從上脫。則汗多而氣奪。陰從

下脫。則瀉多而液亡。所謂內閉外脫也。欲其不外脫。必開其內閉。如紫雪、絳雪、行軍散。皆開閉透伏之㫐方也。而飛龍奪命丹。卽合行軍、絳雪二方而加峻者。且有人中白引濁下行。尤具斬關奪命之能。上虞陳君香谷聞之。概爲製送。囑余詳敍方治刊布。因而救全不少。厥功偉哉。

自紀運翔之證治愈後。凡患此者。紛紛踵門求診。情不能已。徼幸成功者頗多。然夏至以後。病由內外合邪。其勢更劇。故必先以奪命丹開其閉伏。愈後變證不一。然隨機而應。甚費經營。非比往年之霍亂。雖係危證。但得轉機。卽可霍然也。其故㫐由流離困苦。失志勞神。先有內傷。遂多曲折。故愈後調理。極宜詳愼。而上海多㮣還竄難之人。病得轉機。往往大意。所謂病加於小愈。因而致墮前功者不少。如餘杭褚子耘茂才。余親家也。其使女患此。已身僵矣。適余往訪知之。遂以香谷所贈奪命丹二分。囑其灌入。頃刻活動。隨予解毒活血湯。數服得生。嗣余往返崇明。聞其仍淹纏不健而亡。一王大生烟鋪夥友。余治愈後。已濁行能食。餘熱外泄。滿面赤瘰。忽然神氣瞀亂而死。一澧記錢鋪石某。余爲治愈。二便已如常矣。越數日。云飲食不得下。戴眼呃忒而逝。一綠蔭書坊陶姓。業已向愈。忽然神情恍忽。藥不

及救。此麗雲爲余述者。又四明陳解香之弟。患此垂危。延余治愈。遂不服藥月餘。復來請勘。已咽痛礙進水穀。頤腫舌糜。牙關甚緊。痰嗽脇疼。溺赤管痛。便溏色醬。此餘毒蘊隆。失於清解。遂致燎原若此。是限於貧困。養癰成患。而脈已絃緊數疾。莫可措手。久之果斃。並錄爲案。以爲賈旅告。或云此地藥肆甚忙。每致誤付。病者誤服驟變。彼此不知。醫家病家。皆須留意。嗣閱冷廬醫話云。吾邑陳莊李氏子患霍亂。醫定方有製半夏二錢。藥肆中誤以製附子與之。服後腹大痛。發狂。口中流血而卒。李歸咎於醫。醫謂用藥不誤。必有他故。索視藥渣。則附子在焉。遂控於官。罰藥肆以金和息之。觀此則或人之言尤信。然此案若病家良懦。隱忍而不言。醫者惶窘。走避而不辨。或藥渣棄無可證。則此獄雖臯陶莫斷矣。服藥可不慎哉。

朱鳴岐患下利轉筋。醫見肢冷。卽投溫補。而服藥卽吐。既而呃忒不已。溫補加峻。病日以危。延至九朝。已萬無生理。備後事矣。子耘主其家。囑請余援。脈至左弦滑。右弱不應指。苔黃厚而膩濁。小水不行。臍上拒按。因謂曰。病原不重。誤藥致劇。命不應死。幸而得吐。否則早爲泉下人也。予枳、桔、芩、連、茹、夏、蘇、翹、蘆根、枇杷葉、滑石。開痰行食。舒結通陽。兩劑呃果止。而徧身赤斑。又兩劑燥矢下。而苔化溺行。右脈

漸振。隨與清肅調養法而瘳。

勘朱證時。適子耘令弟子方茂才在座。曰如此重證。君胡以爲病原不重也。余謂世間重證。大半因誤治而成。此證若初治得法。一二劑可愈也。奈舉世以瀉證、吐證、霍亂證、霍亂轉筋證、皆爲寒證。往往不察病情。輒投熱藥。今見肢冷而右脈軟弱。彼方以爲虛寒的據。況服藥即吐。呃忒隨來。以霍亂轉筋而見呃忒。何暇更問其餘。皇皇然以爲虛脫之象。故溫補日以加峻。縱使一蹶不起。病家無怨。醫者不悔也。每見此地市醫臨證。雖極輕之病。必立重案。預爲避罪邀功之地。授受相承。伎倆如是。良可慨已。此外如胸腹疼痛。瘧疾哮喘。經阻產後等證。世俗亦多指爲寒病。雖以熱藥殺之而彼此不知者。而呃忒則尤多枉死焉。余嘗治一角妓。患呃累日。破身太早。固是虛證。然血去陰傷。豈可反以溫燥助熱。遂致下焦不攝。素性畏藥。余用一味雞子黃。連進數服而安。

季傑之妾。秋夜陡患霍亂。腹痛異常。診其脈細數而弦。肢冷畏寒。蓋覆甚厚。詢其口不渴。而瀉亦不熱。然小便全無。吐者極苦。舌黃甚赤。新涼外束。伏暑內發也。絳雪、玉樞丹灌之皆不受。瀉至四五次。始覺漸熱。而口大渴。仍不受飲。語言微蹇。余

令搏生藕汁徐灌之。漸能受。隨以芩、連、苡、楝、梔、斛、桑、茹、蒲公英煎服。痛即減。吐瀉亦止。改用輕清法而愈。

南潯沈春泉年五十七。立冬前五日。食蟹麵後。陡患霍亂轉筋。所吐瀉者皆水。初進桂附藥。筋轉益甚。周身微汗。神倦嬾言。指漸冷。脈漸伏。時欲太息。更方用牡蠣一兩。龜版八錢。阿膠四錢。服後勢較劇。延余視之。苔黃大渴。小便全無。瀉出極熱。心下拒按。伏暑挾食之證。不知何所見而予燥補澀膩之藥。乃病家謂其品學書畫甚優。故深信而不疑。竟以不起。可憐又可笑也。嗣聞其次郎。於立冬後亦患此證。醫知伏暑。用黃連等藥。吐瀉已止。因脈未遽起。不知爲伏熱不清。改投附桂等三帖而亡。尤可哀已。

陳藝圃亦知醫。其室人於仲秋患霍亂轉筋。自診以爲寒也。投熱劑。勢益甚。招朱椒亭視之。亦同乎主人之見也。病尤劇。乃延余勘。曰此寒爲外束之新邪。熱是內伏之真病。口苦而渴。薑附不可投矣。與河間法。人皆不信。再與他醫商之。仍用熱劑。卒至口鼻出血而死。

霍亂一證。近來時有。而醫皆不甚識得清楚。死於誤治者極多。爰特著專論。

辨析簡當。實今日醫家首要之書。以其切於時用。不可不亟爲熟讀而研究也。

光逵

戚嫗者年六十餘矣。自幼傭食於杭州黃蓮泉家。忠勤敏幹。老而彌甚。主僕之誼。勝於親戚也。壬寅秋。患霍亂轉筋。余視之暑也。投蠶矢湯兩服而瘥。三日後。忽倦臥不能反側。氣少不能語言。不食不飲。蓮泉惶懼。就近邀一老醫診之。以爲霍亂皆屬於寒。且昏沉欲脫。定附子理中湯一方。蓮泉知藥猛烈。不敢遽投。商之王君安伯。安伯云。且勿服也。若謂寒證。則前日之藥下嚥卽斃。吐瀉安能漸止乎。蓮泉大悟。仍著人飛刺招余往勘。余曰。此高年之體。元氣隨吐瀉而虛。治宜用補。第餘暑未清。熱藥在所禁耳。若在孟浪之家。必以前之凉藥爲未當。今日溫補爲極是。縱下嚥不及救。亦惟歸罪於前手寒涼之誤也。設初起卽誤死於溫補。而舉世亦但知霍亂轉筋是危險之病。從無一人知此證有陰陽之異。治法有寒熱之殊。而一正其得失者。況一老年僕嫗。非賢主人。亦焉肯如是之悉心訪治乎。此病之所以不可爲也。今蓮泉見薑附而生疑。安伯察病機之已轉。主人愷惻而心虛。客亦多才而有識。二美相濟。遂使病者跳出鬼門關。醫者卸脫无妄罪。幸矣幸矣。乃以

高麗參、麥冬、知母、萎蕤、木瓜、扁豆、石斛、白芍、苡仁、甘草、茯苓等。服六劑。始能言動。漸進飲食調理月餘而健。篁齋謂余云。此餘熱未清正氣大虛者之治法。更有不因虛而餘焰復燃者。須用煉雄丹治之

是證以半癡之學問。蓮泉之厚德。安伯之見識。三美相濟。始能起九死於一生。世之執死方治活病。視僕婢如草芥。不分皂白。信口雌黃者。讀此能無愧死耶。光達

錢某患霍亂。自汗肢冷脈無。平日貪涼飲冷。人皆謂寒證。欲用大劑熱藥。余曰苔雖白。然厚而邊絳。且渴甚。頭大痛。不可因寒涼致病。而章不察其有暑熱之伏也。遂以五苓去朮。加黃連、厚樸、黃芩、竹茹、木瓜、扁豆。服後脈稍出。汗漸收。吐利亦緩。卽去肉桂。加桂枝、滑石、甘草。頭痛吐利皆止。苔色轉黃。隨用清暑和中而愈。

吳竹溪時感將痊。患呃三日。聲聞於鄰。人皆危之。予通府行氣法。便行痰吐而痊。

南潯朱君浦香。年五十六。自幼患童勞。繼以吐血。三十外卽絕欲。得延至此。而平素便如羊矢。其血分之虧如是。今秋陡患呃忒。連服滋鎮溫納之藥。勢瀕於危。陸定圃進士囑延余診。脈至弦滑搏數。苔黃厚而膩。口苦溺赤。遂力排衆議。主大劑

涼潤。如雪羹、蔞仁、竹瀝、枇杷葉、蘆根、元參、紫菀、射干、兜鈴、菖蒲等多劑。連下赤矢始瘳。如此衰年虛體。尙因痰熱致呃。故虛寒之呃。殊不多見。而醫者不知辨證察脈。率以丁香、薑、桂爲不祧之藥。何哉。

霜降前。水北族姪棋偕。邀勘所親蔣君循庵之媳。患霍亂轉筋。交三日矣。厥逆目竄。膈悶無溺。苔黃苦渴。脈極弦細。屢進桂、附、薑、朮。氣逆欲死。予昌陽瀉心湯加減。煎成徐服。外以吳萸研末鹵調貼涌泉穴。服二劑。吐止足溫。去蘇樸。加楝、斛、蒲公英多劑始痊。蓋伏暑挾素盛之肝陽爲病。誤服溫補。以致遽難廓清也。謝氏婦懷孕五月。便瀉四日。醫投薑附桂樸藥一帖。遂四肢厥冷。氣塞神昏。溺閉汗淋。大渴嘔吐。急延余援。脈未全伏。先飲以醬油湯。吐漸止。隨予參、連、苓、斛、銀花、扁豆葉、蒲桃乾、蘆根、綠豆。以冬瓜湯煎。徐徐溫服。外用炭醋熏之。各恙皆差。次日脈弦滑。瀉未止。以白頭翁湯加參、草、銀花、扁豆、蒲公英、蒲桃乾、砂仁兩劑而痊。婺源詹耀堂子。年二十。患霍亂。服薑桂數劑。瀉不止。素吸鴉片。疑爲虛漏。補之瀉益甚。始延余視。大渴而脈弦數。幸而起病不因暑熱。然陰分素虧。雖飲冷貪涼。熱藥豈堪過劑。設無便瀉以分其藥力。則津液早枯矣。予白頭翁湯合封髓丹。加銀

花、綠豆、石斛。一劑知。二劑已。

蔣敬堂令堂。年七十四。陡患嘔瀉。身熱腹痛。神思不清。或以爲霍亂。或慮其虛脫。迎余診之。脈微弱而數。曰暑脈自虛。不可以高年而畏脫。辛散痧藥。則不免耗傷其津液。爰定芩、連、滑、斛、茹、蘗、銀花、竹葉、橘皮、枇杷葉之方。冬瓜湯煎一劑而熱退神清。再劑霍然。敬堂慷慨多情。知醫施藥。余契友也。庚申春。聞其爭先拒賊。竟以被戕。惜哉。

上虞羅吉人。立冬前。患霍亂轉筋。子耘知其陰分素虧。病由伏暑也。服藥已得轉機。數日後。漸有呃忒。延余視之。脈弦數。左甚苔焦而渴。齦衄脘悶。便溏色醬。小便短赤。皆伏暑未淸氣機阻塞之象。既失淸肅。乃當臍尙帖回陽膏。屢囑揭去而不從。後聞不起。此非敗證。余深惜之。

仲韶弟主於葉氏。乙卯新秋。陡患洞瀉如注。卽渾身汗出如洗。懨懨一息。眞夜速余往勘。脈來沉細。身不發熱。儼似虛寒之證。惟苔色黃膩。小溲全無。乃溼熱病也。予桂苓甘露飮。加厚樸。投匕而瘳。

今年三月間。呂君愼庵言一童子在鄰嬉戲。陡然吐瀉轉筋。歸家卽斃。余以爲偶

然有此一證耳。既而聞患此證者漸多。四月初。有餘杭紙客。在舟次病此。抵濮院。乞余診。已舌卷囊縮。形脫神離。不可救藥矣。口開苔黑。詢中途並未服藥。竊謂此病之盛行。多在夏秋暑溼之時。何以今春即爾。諦思其故。暑溼既可伏至深秋而發爲霍亂。則冬傷於寒者。至春不爲溫病。亦可變爲霍亂也。雖爲溫病之變證。而溫即熱也。故與伏暑爲病。不甚懸殊。或曰。此揣度當然耳。仲聖但有五苓理中治傷寒轉霍亂法。未有治溫病轉霍亂之法何耶。余謂古書傳兵火之餘。難免遺亡之憾。一隅三反。在讀者之善悟焉。且細繹仲聖書。亦未嘗不微露其意也。曰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張石頑注云溫病始發。即當用黃芩湯去熱爲主。若傷寒必傳至少陽。熱邪漸入裏。方可用黃芩佐柴胡解之。蓋黃芩湯乃溫病之主方。即桂枝湯以黃芩易桂枝而去生薑。以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在裏風熱。乃不易之定法。其生薑辛散。非溫熱所宜。故去之。此表裏寒熱之不可不知者也。周禹載注云。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非傷寒也。傷寒由表入裏。此則自內發外。無表何以知太少二陽。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或不惡寒而即熱。故不得謂之表也。如傷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

無表。且有下利裏證。傷寒協熱利。必自傳經而入。不若此之卽利也。溫何以卽利。其人中氣本虛。內伏已深。不能盡泄於外。勢必下走利矣。雄案此論溫邪外發未久。卽可下走爲利。本文更有若嘔者句。豈非溫病可轉霍亂。早逗端倪於此乎。纂溫熱經緯於此條下附註云。少陽膽木。挾火披猖。嘔是上衝。利由下迫。何必中虛始利。飲聚而嘔。半夏生薑專開飲結。如其熱熾。宜易連茹。楊素園先生評云此註精當非前人所及。今治溫病轉爲霍亂者。似當奉此以爲法也。愼菴聞之極爲折服。再質宗匠。還望有以教我。

愚意此證梔子似亦可用。輕者亦可不必黃連。未知是否。惟大棗太守。必宜去之。謝城

辛酉秋。余息濮院。盛行霍亂轉筋之證。一男子胸次拒按。余以蘆菔子、枳實、檳榔等導之。又某赤膊不容蓋覆。猶云五內如焚。目陷音嘶。苔黃大渴而啜飲卽吐。肢厥脈伏。市醫令服薑湯一杯。幸不受。適余至。亟取冷雪水。命將小匙徐灌之。遂不吐。更以石膏、黃連、知母。瀉其逆衝之火而愈。

錢某患霍亂。兼吐蚘十餘條。而口乾脈細。是暑伏厥陰。以犯中也。以連、梅、茹、楝、苡、

斛、蘇、芩清之而愈。

陳某患霍亂。而所下皆血。苔黃大渴。而舌色紫黯。乃暑毒深伏。起病時又飲燒酒也。用犀角、益母、地丁、茅根、菖蒲、綠豆、銀花、芩連、黃檗、藕汁大劑灌之皆投匕而瘥。

此因火酒辛熱。益助暑毒。勢必擾亂氣血。法用涼血解毒消瘀不犯一毫止澁血藥。先生手眼之超。從可知矣。果盦

余赴申時過石門。吳君仁山在濮院。承其關切曰。毘陵張仲遠觀察。秀水楊嘯溪孝廉。皆已自楚至申。句當公事。君可往訪也。余感其意。唯唯而謝。緣久聞張氏家學淵源。雖閨閣皆通翰墨。然向見其宛鄰書屋醫書數種。似偏尙溫補者。曾與故人太倉王子能參軍言之。子能亦善醫。歎曰。人之才識學力。各有能至不能至。不可強也。王半山不入相。卽是伊川一流。秋壑鈐山。能甘恬退。不失爲風雅之人。陽明先王勳業燦然。後人惜其多了講學一事。若張氏者。何必談醫。世人信其學問。而併信其醫。因而貽誤者實多。余弟季旭。仲遠之妹壻也。卽爲其所誤。噫。言猶在耳。子能已下世十餘年矣。乃嘯溪爲仲遠來索余書。余推故不與。嗣聞仲遠之子患霍亂。徑投六君子湯一劑而已。是泥於扶正卻邪之說。猶之寇來不戰。但知守

城。卒以自斃耳。秋間仲遠亦亡。後蔣寅昉大理信來。頗以余求書不與爲是。昔某侍郎督學吾浙。亦以上工自命。嘗浼邵位西樞部求書。余亦不與。所謂道不人談免俗譏。備錄爲案。願世人毋輕言醫事。必量而後入也。

南潯張二梅年踰六旬。秋間患霍亂轉筋。醫見高年而厥逆多汗。擬進溫補。張不敢服。但用平淡單方。及外治法而瘥。然從此大便不堅。時時自汗。偏身瘡疥畏熱異常。延至立冬後。邀余診之。脈甚滑數。口渴苔黃。便溺皆熱。猶著袷衣。是賦質偏陽。溼熱內盛。幸而畏進溫補。得以引年。與大劑清化法漸愈。又今年患疥者。舉目皆是。所謂偏地瘡痍。洵非虛語。外治之方甚多。而平善者罕效。更有治不得法。瘡驟愈而變證。遽隕其生者。毒陷內訌也。子耘傳一方頗佳。以麻黃一兩。川椒五錢、蛇牀子五錢。斑蝥七枚。雄猪油或柏油熬透去滓。另用明礬、黃蘗各一兩。蓖麻子、大楓子各四十粒。共研末。入油內。絹包擦患處。能拔蘊毒伏邪。未出旬日可愈。無後患。此與火酒摩轉筋之義正同。勿以藥猛而訾之。故附錄於此。

汪謝城孝廉。招勘婺源石雨田司馬令慈年近五旬。陡患霍亂轉筋。苔黃大渴。神情煩躁。證屬伏暑。脈頗不惡。而渾身冷汗。搖扇不停。已爲陽越之象。不敢與方尋

即告殞。此憑證不憑脈也。次日篁齋薦視朱君巽泉之尊人。年已六旬。患霍亂轉筋。證不甚劇。問答音清。而脈微欲絕。亦決其不治。已而果然。此憑脈不憑證也。汪金皆善醫。皆以余言爲不謬。踰半月。篁齋於丙夜患此證。刺出黑血。侵曉速余往視。形脈兩脫。大汗如淋。目陷音嘶。溺無苔膩。平素嗜飲少穀。好善忘勞。暑溼蘊中。正氣潰散。勉投參藥。竟不能救。惜哉。因挽以一聯云。飄泊正無聊。感廿載神交。萍聚申江。將檢殘編求品鑒。考終原是福。徑一朝仙去。風悽秋夜。那堪衰鬢喪知音。次女定宜。年二十。體實耐勞。適同邑戴氏。初旬接女夫信云。女於八月二十三日忽患痛瀉。肢冷脈伏。崔某進附子理中湯加減。瀉不止而苔黑脣燥。頗露熱象。改投犀斛生脈散等藥。形漸脫。又用附桂八味湯。遂於二十九日舌焦如炭而逝。彌留時語壻曰。吾父在此。病不至是也。噫。據此病情。是伏暑也。戴氏爲積德世醫家。余曩刻叢書十種。渠處皆有。竟使誤藥而亡。良可慘已。郵挽一聯云。垂老別兒行。祇因饍養無人。吾豈好遊。說不盡憂勤惕厲。底苦衷。指望異日歸來。或藉汝曹娛暮景。瀕危思父療。雖曰死生有命。爾如鑄錯。試徧了燥熱寒涼諸謬藥。同憶昔年鞠育。徒傾我淚灑秋風。嗚呼。良朋愛女。同病同日而亡。斯重訂之役。尤不可已矣。

並附輓言。一以志交情。一以志藥誤也。

戊申秋仲。張春橋令弟陡患腹痛。適飽啖羊肉麵條之後。初作痧治。繼作食治。痛愈甚而大渴。然啜飮輒吐。二便不行。又作寒結治。其痛益加。呻吟欲絕。已交四日。余診脉弦數。苔乾微黃。按腹不堅。非痧非食。特肝火鬱而不宣耳。以海蛇一片。鳧茈八兩。煎至蛇烊頻灌。果不吐。將餘汁煎梔、連、茹、楝、知、芩、延胡、旋、赭、柿蒂、枇杷葉爲劑。呑當歸龍薈丸。投已。卽渡行痛減。次日更衣。不勞餘藥而瘳。

朱留耕忽於飽食後。大吐而厥。冷汗息微。厥甫囘而腹痛異常。乃翁湘槎以爲急痧霍亂之候也。速余往勘。脉至弦緩。口極苦渴。二便不行。乃痰滯而熱伏厥陰。肝氣無從疎泄也。予雪羹、萸連、梔、楝、旋、茹、橘核、元胡、蓯蓉爲劑。加蘆菔汁和服。一劑痛減。再服便行而愈。

痧證霍亂挾食者。必先去食。傷寒亦然。秦氏論之詳矣。然竟有病始飽食之餘。初非因食爲患者。半癡嘗云。旣無拐腹待病之理。豈可專以攻消爲治。故臨證必審問愼思而明辨之。庶免顢頇貽誤之弊。右二案。病皆起於食後。朱證已得大吐。不從食治。人或能之。張證不吐不瀉。腹痛日甚。雖明眼臨之。不免眩惑。乃

半癡獨以非痧非食斷。竟投匕果瘥。已非人所能及矣。余門人沈南臺。癸丑冬患病。亦啖羊肉麵條而起。勢瀕於危。得半癡治愈。至四十餘日始更衣。則尤奇也。用藥如用兵。豈徒讀父書者之可爲哉。仁和趙夢齡菊齋

一伎自幼喜食蠶蛹。遊上江者數年。久不食此。比旋杭。得與家人暢啖。正歡笑閒。腹痛陡作。隨地亂滾。或以爲絞腸痧。亟請余勘之。脈色皆和。非痧非食也。若以爲中毒。則共食老少皆無恙。諦思之。雖以椒蒜炙熟。與人同啖。恐其中有一二枚或異者。亦未可知。蠶動物也。與馬同氣。其性熱。更益以椒蒜之辛。姑仿中馬肉毒例治之。命吸人乳。果飲下即安。

孝順一倉夫丙戌春忽患急證。扒牀拉席。口不能言。問其所苦。惟指心抓舌而已。人皆以爲乾霍亂。余謂乾霍亂。何至遽不能言。且欲抓舌。似中毒耳。或云同饍數人。何彼中毒。然刮之焠之皆不驗。余以貧夜無從購藥。令取綠豆二升。急火煎清湯。澄冷灌之果愈。越日詢之。始言久患痺痛。因餌草頭藥一服。下嚥後即心悶不可耐。舌麻不能言。而旁人不知也。

姊丈李華甫繼室。陡患霍亂。而兼溺血如注。頭疼如劈。自汗息微。勢極危殆。速余

診視。脈甚弦駛。此肝火內熾。暑熱外侵。以犀角、木通、滑石、梔子、竹茹、薏苡、銀花、茅根、菊葉爲大劑。和入藕汁。送當歸龍薈丸。而吐瀉卽已。溺血亦減。惟小便時頭猶大痛。必使人緊抱其頭。重擻其巔。始可畧耐。尙是風陽僭極。肺胃不清也。以葦莖湯去桃仁。加百合、白薇、元參、小薊、蒲公英、竹葉、西瓜翠衣、蓮子心爲方。和入童溺。仍吞龍薈丸。服旬日全愈。

婦兄吳蓁園。癸丑仲夏。陡患發熱嘔吐。莖縮腹痛。亟招余診。脈弦耎而數。苔色黃膩。宜清厥陰蘊熱。非痧也。予楝、茹、連、斛、梔、蘗、銀花、通草、絲瓜絡爲方。一劑知。數劑愈。

沈峻揚令妹。年踰五旬。體極瘦弱。始則數夜不能眠。忽一日目張不能闔。淚則常流。口閉不能開。舌不能伸。語難出聲。飮不下嚥。足冷便秘。筋瘛而疼。身鞕不柔。胸膈板悶。或謂暑痧重感。慮卽虛脫。余視之。苔黃不渴。脈來弦細耎澀。重按如無。然神氣不昏。身不發熱。非暑痧也。二便艱澀。咽膈阻悶。非脫證也。殆由情志鬱結。怒木直升。痰亦隨之。堵塞華蓋。故治節不行。脈道不利也。但宜宣肺。氣行自愈。以紫菀、白前、兜鈴、射干、菖蒲、枇杷葉、絲瓜絡、白豆蔻爲方。一劑知。四劑愈。

證者證也。如斷案之有證據也。然證有真有僞。有似是而非。以致恆爲所眩。如此案辨暑脫。則得其證矣。素圃

證極危而方甚輕。其效乃如神。全由辨證之的。謝城

徐德生家一婢年十七矣。陡患腹痛。稍一言動。則痛不可支。以爲急身中惡。徧治不應。飛請余往。尙以丹雄雞強伏其心下。然神色如常。並不吐瀉。脈來牢澀。苔色膩黃。乃多食酸甘而汛阻也。詢之果然。以桃仁、紅花、生蒲黃、靈脂、香附、延胡、芍藥、海蛇、蘆菔爲方。送龍薈丸遂愈。

陳喆堂令郞子堂。甲寅春。連日勞瘁奔馳之後。忽然大便自遺。並非溏瀉。繼言腹痛。俄即倦臥不醒。及喚醒仍言腹痛。隨又沉沉睡去。或以爲痧。或以爲虛。邀余決之。身不發熱。二便不行。舌無苔而渴。脈弦澀不調。非痧非虛。乃事多謀慮而肝鬱。饑飽勞瘁而脾困。困而食滯於中也。予檳、枳、橘、半、查、麴、菔、楝、元、胡、海蛇。服二劑。痛移臍下。稍覺知饑。是食滯下行矣。去查、麴。加梔、芍。服一劑。更衣而愈。

此證不難於認食滯。而難於認肝鬱。且當勞倦後見嗜臥證。不以爲痧。必以爲虛。而兼用參朮以顧脾胃。如此則肝愈不舒。而變證作矣。半癡用藥至輕而奏

效至捷。良由手眼雙絕。素圃

余嘗問半癡曰。既肝鬱於上。而食不下行矣。何以乾矢自遺而不覺乎。半癡謂胃與大腸。原一氣相貫。惟其食滯於胃而不化。似與大腸氣不相貫。故廣腸宿糞出而不覺。經云。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是亦變也。所謂不足者。非言中氣虛也。以中氣爲病所阻。則不足於降濁升清之職。故溲便爲之改常也。余聞而折服其善讀古書。宜乎臨證之神明變化。令人莫測也。因思霍亂之吐瀉無度。乾霍亂之便秘不行。皆變也。皆中氣爲病所阻。而不足於降濁升清之職也。設泥不足爲虛。則諸霍亂皆當補中氣爲治矣。於是益歎半癡闡發經旨爲不誣。菊齋

此說與前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之說。可以互證。

姜秋農瘧瀉初痊。遽勞奔走。陡患霍亂轉筋。面臂色紫。目陷音嘶。胸悶苔黃。汗多口膩。神疲溲秘。脈細而弦。余以沙參、蠶矢、苡仁、竹茹、半夏、絲瓜絡、木瓜、車前子、扁豆葉。陰陽水煎。送左金丸一錢。外以吳萸一兩研末。調塗涌泉穴。服後吐瀉漸止。噫氣不舒。呃忒脇痛。汗減口燥。脘下拒按。脈耎而弦。以素多肝鬱也。去沙參、蠶矢、木瓜、車前、左金。加紫菀、鬱金、楝實、通草、枇杷葉。二帖。溲行呃止。苔退足溫。腰脹腿

痛。手紫漸淡。去鬱、苑、通、楝。加沙參、石斛、蘭葉、鮮藕、稻露。亦二帖。脈和脹減。啜粥口鹹。體素陰虧也。去半夏、扁豆葉。加歸身、花粉、橘皮。又二帖。大解行而安穀。腰痠少寐。爲易西洋參。加麥冬、羊藿以調之。數帖後。又加枸杞、杜仲而愈。

此本虛標實之證。須看其先後用藥之法。琴仙

此證頗急。淺術必至張皇失措。半癡游刃有餘。治標而不犯其本。用藥與病機宛轉相赴。於此服其識之老。素圃

王某久患吐血。體極孱易。沈琴癡拉余治之。甫得漸愈。乃庚子夏酷熱之時。陡患霍亂轉筋。大汗如雨。一息如絲。人皆謂無生理矣。余不忍輕棄。勉用西洋參、枇杷葉、龍、牡、蠶砂、木瓜、扁豆、苡仁、滑石、桑葉、石斛、豆卷。地漿煎服之。复愈。調理旬日。仍服滋補以治宿恙。

一丁姓者患霍亂。苔色白薄而不渴。但覺口中黏膩。彼自知醫。欲從寒溼治。余曰。中焦原有寒溼。所以不渴。然而黏膩。豈非暑入而釀其溼爲熱乎。以胃苓湯去甘朮。加苡仁、川連、半夏、枇杷葉。二劑而瘳。

丙辰仲夏遊武林。仁和胡次瑤孝廉婦。陡患肢麻昏暈。以爲急痧。速余視之。面微

紅。音低神憊。晴微赤。苔色微黃。足微冷。身微汗。胸微悶。脈微弦。乃本元素弱。謀慮縈思。心火上炎。內風隨以上僭。豈可誤作痧閉。妄投香散之藥哉。以人參、龍、蠣、菖連、石英、麥冬、小麥、竹葉、蓮子心爲方。兩啜而瘥。尋予平補善其後。

錢塘姚歐亭協轉復宰崇明。聞余在滬。新秋囑余弟崧庵比部持函聘余往遊。以初夏偶患大瀉後苦脾約。更旬始一更衣。既而匝月一行。甚至月餘一行。極其艱滯。而先鞭後溏。汗出神憊。年踰六秩。步履蹇滯。雖廣服人乳及潤導諸藥。率不效。間或納食如梗。嘔吐酸辣。六脈遲耎。苔色白潤不渴。小便清長。腹無脹痛。此真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也。豈腸燥便秘。可以潤藥濡之哉。既不宜潤。更不可下。以中虛開闔無權。恐一開而不復闔。將何如耶。亦不可升提。蓋吐酸、食梗。已形下秘上衝之勢。又素吸洋煙。設一闔而竟不開。又將何如耶。爰以參、朮、橘、半、旋、芍、雞金、木瓜、枇杷葉爲方。服六劑。更衣兩次。解四彈丸。又三劑。解十五六丸。又三劑。下九丸而始暢。並不堅燥。亦無溏矣。毫不怯力。是藥證已符。爲留調理法而別。設或吐酸食梗。則暫用參、連、橘、半、旋、茹、蘇葉、枇杷葉、紫石英以清肅鎮息之。八月初。秋陽正烈。歐亭因公來申。久住舟中。從者皆病。況久虛初愈之體乎。初七日。忽然身熱嘔

瀉。哲嗣小歐別駕。急逮余勘。白苔滿布。神倦不支。腹痛汗頻。音低溺澀。先予參、連、夏、樸、茹、滑、苡、蘇、蠶砂扁豆葉二劑。熱退神清。而左脈仍弦。關上高。嘔酸無寐。手足振惕。客邪雖解。土受木乘也。去滑、樸、蠶砂扁豆葉。加茯神、蛤殼、紫菀、綠豆、白蔻仁。三劑。苔化能眠。知饑瀉減。去蔻、蛤。加菖蒲、白朮。五劑而痊。霍亂之開闔失常。中樞爲邪所亂也。此證之開闔無權。中虛不能主持也。一實一虛。正可互勘。至愈後之嘔瀉振惕。又爲風暑乘虛擾中之霍亂證。故詳列拙治。統質通方。

吳氏子患霍亂。脈微弱。舌色淡紅。口微渴。此本虛邪不盛也。宜清解藥中加參以扶正氣。如法施治而愈。

戊戌夏。倪懷周室新產數日。患嘔吐泄瀉。時時自汗。人皆危之。余曰。此非真霍亂也。然較真霍亂尤險。以其犯產後三禁。而脈微欲絕。亟宜峻補。遲恐無濟也。予東洋參、龍、牡、耆、朮、木瓜、扁豆、茯神、石英、酒炒白芍、橘皮爲劑。四服而痊。

新產後用參耆大補。而又當盛夏之時。非有真知灼見者不能也。誠以天下之病。千變萬化。原無一定之治。奈耳食之徒。惟知執死方以治活病。豈非造孽無窮。亦何苦人人皆欲爲醫。而自取罪戾耶。錢塘周鑅光遠

此證正惟產後。放膽參耆。猶人所能及。須看其餘藥。一一合拍。蓋得效不僅在參耆也。至此方可云峻補。然慣服補劑者。必嫌其輕。加鹿角、五味等。必貽害矣。古來多少佳方。爲妄人加減。貽害者何限。

此條認症確在新產數日。時時自汗二句。若無虛象。確是眞霍亂。則又當分伏暑寒溫等症。王夢隱解毒活血湯加減治之。不可以此爲產後霍亂之主方也。

果盦

一伎患時疫頗危。余爲治痊矣。忽又求診。云患急痧。及察其脈甚細。而按之數緊。神極委頓。氣喘欲嘔。腮紅腹痛。舌潤。似房勞太過。寒襲奇經之男勞復也。詢得其情。遂以胡桃肉、破故紙、龍、牡、鹿角霜、菟絲、覆盆、枸杞、茯苓、小茴、當歸、韭子爲方。一劑知。二劑已。

一婦積虛患時症。汗出如浴。形脫聲嘶。脈微欲絕。爲亡陽之候。予附子理中湯。加白芍、茯苓、木瓜、苡仁、蠶砂。而汗收脈起。隨去薑、附。加黃耆。證漸平。去蠶砂。加橘半。調補而安。劉氏婦患病。已兩月不納穀矣。忽吐瀉轉筋。舌光聲啞。氣液兩亡也。亟以人參、炙草、石脂、餘糧、龍、牡、斛、芍、木瓜、烏梅、冬蟲夏草爲方。服兩劑。音開脈續。諸

證皆平。所親沈則甫。按法調補而瘳。

己丑五月。天氣驟熱。先慈陡患霍亂。肢冷自汗。脈微苔白。腹大痛。欲重按。是中虛有素。因熱而受寒侵也。進大劑理中湯加桂枝、白芍。覆杯而愈。此所謂舍時從證也。

周光遠先生歸杭定省。七月十八夜。患霍亂轉筋甚劇。倉卒間誤服青麟丸錢許。勢益甚。侵曉召余診。脈微弱如無。耳聾目陷。汗出肢冷。音啞肉脫。危象畢呈。藥恐遲滯。請其太夫人先濃煎參湯。亟爲接續。隨以參、朮、苓、芍、附、桂、乾薑、扁豆、木瓜、苡仁、蓮實爲方。終劑卽各證皆減。蓋氣分偏虛之體。不禁吐瀉之泄奪。誤餌苦寒。微陽欲絕。故以真武、理中合法以復脾腎之陽。詰朝再視。脈起肢和。卽裁附、桂、乾薑加黃耆、石斛。服旬日全愈。凡吐瀉甚而津液傷。筋失其養則爲之轉。故治轉筋者。最要顧其津液。若陽旣回而再投剛烈。則津液不能復而內風動矣。此寒霍亂之用附、桂。亦貴有權衡。而不可漫無節制。致墮前功也。

案中議論極精微。凡用藥皆宜具此權衡。方無過當之言。否則藥雖中病而服之不止。反受其害。不但熱藥爾也。定州楊照藜素園

霍亂之霍。卽霍疾之義。謂亂之最速者也。嘗見體素豐腴之人。一病半日。僅存皮骨。其傷人之速可知。蓋霍亂脾土先傷。脾主肌肉也。

道光元年冬。金履思丈。念祖父之勞勤。命余佐理鹺務於婺州之孝順街。公餘之暇。輒披覽醫書。焚膏繼晷。樂此不疲。三年夏間。主政周光遠先生。年二十七。體極腴晳。登廁後忽體冷自汗。脣白音低。僉以爲痧。欲進開竅等藥。時余年十七。竊握其臂以診之。脈已微耎欲絕。因力排衆議曰。此陽氣之欲脫。非痧邪之內閉。再投香散。殆速其危也。人皆以童子何知而笑之。幸先生聞而首肯者再。倉卒不及購藥。余適有戚氏前所貽三年女佩薑一塊。約重四五錢。急煎而灌之。卽安。後用培補。率以參、朮、草爲主。蓋陽氣偏虛之體也。先生甚德之。視余若弟。且逢人說項。遂以浪得虛名。癸卯爲余刊治案。余愧無以報也。先生年五十歲。無疾而逝。猶是陽虛暴脫耳。無子。一女適蔡氏。其夫人年踰六旬。杭垣再陷後。未知下落。無從探訪。追錄是案。抱憾滋深。又癸卯冬至前一日。管椒軒大中丞。忽於溺後汗淋氣短。色奪言微。余適往靈隱送葬。三遣弁丁速余至署。已痧藥進之屢矣。莫可挽回。凡陽氣極虛之人。便溺後忽然欲脫。是急宜參附回陽之證。誤認爲痧。多致決裂。治

霍亂者。須明辨之。

一少年體肥畏熱。因酷暑。晨餐酒肉後。以席鋪輒地而臥。覺即飽啖西瓜。至晚覺頭重惡寒。夜分吐瀉大作。四肢拘急。汗冷息微。時時發躁。黎明迎余診之。脈沉弱。予漿水散。加吳茱萸、厚樸。投匕即瘥。改授厚樸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數服而愈。

禾中方氏女。播遷三載。秋仲抵申。患吐瀉。其戚錢伯聲孝廉邀余視之。一藥而瘥。既而患腫。因在旅寄。竟不調治。交霜降。腫忽消。不數日。又患霍亂。即神氣瞀亂。屋中盤走。口呼姊姊。乃姊強納之臥。兩目旋轉不停。淚涔涔下。牙關即緊。欲延余診。竟不及也。伯聲詢故。余曰。此流離困苦。憂鬱深沉。木土相乘。吐瀉而腫。節交霜降。氣肅腫消。鬱無所宣。直凌脾胃。吐瀉陡作。木火勃升。狂走目張。陽從上越。此情志內傷霍亂也。故告危如是之速。

室人徐氏素無病。胃亦強。且善作勞。丙午八月朔夜。猶燈下鍼黹。伴余勘書。夜分忽瀉二次。晨起爲余疏髮未畢。又瀉一次。因診之。脈七至而細促不耐按。略無病苦。此脈病人不病。殆不始於今日。不可救藥也。未便明言。即令安歇。密稟先慈。函致乃兄友珊。請醫商治。既而瀉頗緩。且食山東掛麵一小碗。先慈謂余太矜持矣。

余方躊躇。麵即吐出。灌以參藥亦不受。瀉較緊。午刻醫來。亦云無法。然尚能以乳哺女。而既吸之後。乳即癟而不起矣。形亦漸削汗亦漸多脈亦漸脫音亦漸嘶。戌刻遽逝。斯人也性極賢淑。且隔屏一聽。即知客之賢否一旦抱此絕證。知者無不悼惜。乃中氣卒然潰散。絕無僅有之候也。

無徵不信。有法可師。爰采羣書。南鍼是仰。然病情之幻伏。猶敵情之譎觚。似是而非。云非恰是。千態萬狀。莫可端倪。謬以身經。附爲夢影。蓋時移事易。境似炊粱。而比燭擬槃。癡同捫籥。或竹頭木屑。亦大匠所需。敢質通方。毋嗤瑣陋。故列醫案第三。

隨息居霍亂論

清 海昌 王士雄夢隱纂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下 藥方篇第四

藥性

原蠶砂。諸霍亂之主藥也。

黄芩。溫病轉霍亂之主藥。凡吐下而熱邪痞結上焦。胸次不舒者。並可與黄連、半夏同用。

石膏。暑熱霍亂之主藥。凡吐利而苔黄大渴者。並宜用之。外挾風寒者。佐以紫蘇、桂枝、香薷、生薑之類。內挾痰滯者。佐以厚樸半夏菖蒲橘紅之類。下兼寒溼者。佐以防己、細辛、海桐皮、威靈仙之類。

滑石。溼熱霍亂之主藥。熱甚者佐石膏溼甚者佐茵陳。

薏苡仁。霍亂轉筋溺秘者之主藥也。

木瓜。霍亂轉筋溺不秘者之主藥也。

香薷。夏令浴水迎風而霍亂之主藥也。

扁豆。中虛而暑溼霍亂之主藥也。

西洋人參。虛人霍亂之主藥也。

枳、桔、蘆菔子。停食霍亂之主藥也。

梔、豉、石菖蒲。穢濁霍亂之主藥也。

楝實、黃蘗、桑葉、絲瓜。霍亂而肝火盛者之主藥也。

茅根、地丁、益母、蒲公英。霍亂而血分熱熾之主藥也。

竹茹、石斛、蘆根、梔子、枇杷葉。霍亂嘔噦之主藥也。

厚樸、蘆菔、大腹皮。霍亂脹滿之主藥也。

茵陳、連翹、綠豆皮、絲瓜絡。霍亂身黃之主藥也。

通草、車前、海金砂。霍亂無溺之主藥也。

綠豆、銀花、竹葉、黃連。霍亂誤服熱藥之主藥也。

旋覆、紫菀、麥蘖、蘆菔子。　霍亂誤補之主藥也。

人參、龍骨牡蠣、甘草、石脂、餘糧。　霍亂大虛欲脫之主藥也。

桂枝。　傷寒轉霍亂之主藥也。

紫蘇、霍香、生薑、厚樸、白豆蔻。　霍亂因外寒之主藥也。

吳茱萸、烏藥、砂仁、高良薑。　霍亂因內寒之主藥也。

人參、白朮、炙甘草、蓮子。　中虛而寒溼霍亂之主藥也。

丁香、木香、川椒、神麴。　瓜果魚蟹生冷傷中霍亂之主藥也。

乾薑、附子、肉桂、硫黃。　陽虛中寒而霍亂。及寒霍亂誤服寒藥之主藥也。

方劑

臥龍丹　治諸痧中惡。霍亂五絕。諸般卒倒急暴之證。

西牛黃　飛金箔各四分　梅花冰片　荆芥

羊躑躅各二錢　麝香當門子五分　硃砂六分　猪牙皂角一錢五分

燈心炭二錢五分

九味共研細瓷缾密收。毋使泄氣。以少許搐鼻取嚏。垂危重證。亦可以涼開水調灌分許。併治癰疽發背。蛇蝎蜈蚣齩傷。用酒塗患處。

案、羊躑躅俗名鬧羊花。辛溫大毒。湯不入劑。只可用以取嚏。近目即昏翳。今肆中臥龍丹。以此爲君藥。又去牛黃而加蟾酥。減輕燈心炭。而冰麝不過略用些須耳。故藥力大遜。甚不可恃。好善者必自配製也。（案冰片近日有一種洋冰以樟腦升提者性熱萬不可用）

又方

西黃（六分）　梅片　當門子（各一錢）　北細辛（一錢）

牙皂　羊躑躅（各二錢）　燈心炭（一兩）

七味製如上法。主治亦同。

立效丹　治同上。

硃砂（三兩）　明雄黃　蓬砂（各一兩八錢）　梅冰

當門子（各九錢）　火硝（六錢）　蓽撥　牛黃（各三錢）

八味共研細瓷缾緊收。勿令泄氣。每用分許。蘆管吹入鼻內。若卒倒氣閉重證。則七竅及臍中均可放置立蘇。凡暑月入城市。抹少許於鼻孔。可杜穢惡諸氣。

開關散　治番痧臭毒。腹痛如絞。氣閉神昏欲絕之證。

燈心炭一兩　羊躑躅三錢　北細辛　杜蟾酥

牙　皂各二錢。　牛　黃　梅　片　當門子各一

八味共研細瓷餅緊裝。毋令泄氣。每少許吹鼻。得嚏即生。

速效丹　治諸痧手足痲木。牙關緊急。目閉不語。胸背有紅點。或咽腫心痛。及風餐露宿。寒暑雜感危急之證。

北細辛　牙　皂各三錢五分　硃　砂二錢五分　廣木香

陳　皮　桔　梗　貫　衆　薄荷葉

防　風　製半夏　甘　草各二錢　枯　礬一錢五分

白　芷一錢

十三味。共研細末。瓷餅緊裝。每用三分。吹入鼻孔。寒溼內盛而病重者。開水調服一錢。方內入蘇合香二錢尤妙。按痧藥方藥品珍貴者多。惟此價廉。用以搐鼻。頗亦有效。故人徐君亞枝嘗合大料。交余在淳溪施送累年。鄉人無不感頌。

甘露消毒丹天士　治暑溼霍亂。時感痧邪。及觸冒穢惡不正之氣。身熱倦怠。脹

悶肢痠頤腫咽痛。身黃口渴。瘧痢淋濁。泄瀉瘡瘍。水土不服諸病。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膩或乾黃者。疫邪尚在氣分悉以此丹主之。凡醫臨證。亦當準此化裁。自可十全爲上。

飛滑石十五兩　綿茵陳十一兩　淡黃芩十兩　石菖蒲六兩

川貝母　木通各五兩　藿香　連翹

射干　薄荷葉　白豆蔻各四兩

十一味。不可加減。生曬研細末。瓷缾密收。每服三錢。開水溫溫服。日二。或以神麴糊丸彈子大。調化服亦可。此丹治溼溫時疫。著效亦神。累年同人合送。價廉功敏。無出此方之右者。一名普濟解疫丹。

太乙玉樞丹 一名解毒萬病丹 治諸痧霍亂。諸疫癘氣。喉風五絕。尸疰鬼胎。驚忤顛狂。百般惡證。及諸中毒。諸癰疽。水土不服。黃疸鼓脹。蛇犬蟲傷。內服外敷。功難殫述。洵神方也。

山慈姑去皮洗淨焙　川文蛤即五棓子搥破洗刮內桴

千金子即續隨子去油取淨霜各二兩　紅芽大戟洗焙一兩　當門子三錢

五味。先將慈、蛤、戟三味研極細末。再入霜香研勻。糯米湯調和。乾溼得宜。於辰日淨室中木臼內杵千餘下。每料分四十錠。故亦名紫金錠。再入飛淨硃砂、飛淨明雄黃各五錢尤良。或以加味者杵成薄片。切而用之名紫金片每服一錢。涼開水調下。孕婦忌之。又不可與甘草藥同進也。

太乙紫金丹 治霍亂痧脹。嵐瘴中惡。水土不服。喉風中毒。蛇犬蟲傷。五絕暴厥。顛狂癰疽。鬼胎魘魅。及暑溼溫疫之邪。彌漫熏蒸。神明昏亂。危急諸證。

山慈姑　川文蛤各二兩　紅芽大戟　白檀香
安息香　蘇合油各一兩五錢　千金霜一兩　明雄黃飛淨
琥珀各五錢　梅冰　當門子各三錢

十一味。各研極細。再合研勻。濃糯米飲。杵丸綠豆大。外以飛金為衣。每錢許。涼開水下。

案、一瓢云。此方比蘇合丸而無熱。較至寶丹而不涼。兼玉樞丹之解毒。備二方之開閉。洵為濟生之仙品。立八百功之上藥也。又按昔人云。太乙丹能治多病者。即上二方也。今俗傳太乙丹。不知創自何人。藥品龐雜。羼集燥熱。惟風餐露

宿黎霍人。寒溼爲病者。服之頗宜。若一概施之。誤人匪淺。

行軍散 治霍亂痧脹。山嵐瘴癘。及暑熱穢惡諸邪。直干包絡。頭目昏暈。不省人事。危急等證。並治口瘡喉痛。點目去風熱障翳。搐鼻辟時疫之氣。

西牛黃 當門子 真珠 梅冰

蓬砂各一錢 明雄黃飛淨八錢 火硝三分 飛金二十頁

八味。各研極細如粉。再合研勻。瓷缾密收。以蠟封之。每三五分。涼開水調下。

千金丹 一名人馬平安散 治同上。

明雄黃 蓬砂 硝石各一兩 硃砂五錢

梅冰 當門子各二錢 飛金一百頁

七味。各爲細末。合研勻。瓷缾緊裝。每二三分。涼開水下。或嗅少許於鼻內。或加牛黃。洄溪云。此祕方也。

紫雪 治痧脹穢毒。心腹疞痛。霍亂火熾。躁瞀煩狂。及暑火溫熱。瘴疫毒癘諸邪。直犯膻中。猝死。溫瘧發斑。狂易叫走。五尸五疰。鬼魅驚癇。急黃蠱毒。痲痘火閉。口舌生瘡。一切毒火邪火。穿經入臟。蘊伏深沉。無醫可治之證。

黃　金百兩石頑云須賃金鋪中煉過葉子煑之方有性味止用十兩薛公望云不用亦可洄溪云如用飛金萬頁研入尤妙

寒水石石頑云如無真者以元精石代之　慈　石醋煆　石　膏

白滑石各三斤石頑止用各五兩

四石。共搗碎。用水一斛。石頑一斗連金煑至四斗。石頑五升去滓。入下藥。

犀角屑　羚羊角屑　青木香切

沉　香研各五斤石頑止用五錢案斤字恐是兩字之譌　丁　香一兩石頑止用一錢洄溪云可用二兩

元　參切　升　麻各一斤石頑用各一兩六錢

甘　草八兩石頑用生者八錢洄溪用炙

八味。入前藥汁中煑取一斗五升。石頑一升五合去滓入下藥。

樸　硝十斤石頑用芒硝一兩　焰　硝四斤石頑用三兩洄溪云余製此二硝止用十之一

二味。入前藥汁中。微火上煎。柳木篦攪不住手。候有七升。石頑七合半投在木盆中

半日。欲凝。入下藥。

硃　砂研細水飛淨三兩石頑五錢　當門子研一兩二錢五分石頑一錢二分

二味。入前藥中攪勻。勿見火。寒之二日。候凝結成霜紫色。鉛罐密收。每服三四

分至一錢量用新水調灌。案雞峰方無慈石、滑石、硝石。二角秖用各十兩。丁沉木香各五兩升麻六兩樸硝二斤。麝香卻用三兩餘六味分兩同。醫通云此方即千金元霜加甘草丁香、硃砂三味。遂易紫雪之名。余以其香味易散。故減小其制。竊謂宜從張氏配合爲是。

碧雪　治熱極火閉。痧脹昏狂。及霍亂誤服熱藥。煩躁瞀亂。及時疫憒亂。便秘發斑。一切積熱咽喉腫痛口糜齦爛舌瘡喉閉水漿不下等證。

寒水石　石膏　硝石　樸硝

芒硝　牙硝　青黛　甘草

入味等分。先將甘草煎湯去滓。納諸藥再煎。以柳木篦不住手攪令消鎔得所。却入青黛和勻。傾入砂盆內。候凝結成霜。研細密收。每錢許。涼開水下。上焦病以少許含化嚥津。不能嚥物者。蘆筒吹入喉中。齒舌病抹患處。

絳雪（一名八寶紅靈丹）　治霍亂痧脹。肢厥脈伏。轉筋昏暈。瘴癘時疫。暑毒下痢等證。並治喉痺牙舌諸病。湯火金刃諸傷。均搽患處。

硃砂　牙硝各一兩　明雄黃　蓬砂各六錢

礞　石煆四錢　梅　片　當門子各三錢　飛真金五十頁

八味。擇吉日淨室中各研極細。再研勻。瓷缾緊收。熔蠟封口。毋使泄氣。每一分。涼開水送下。小兒減半。以藥佩帶身上。可辟疫氣。牛馬羊瘟。以此點其眼卽愈。

飛龍奪命丹　治痧脹疞痛。霍亂轉筋。厥冷脈伏。神昏危急之證。及受溫暑瘴疫。穢惡陰晦諸邪。而眩暈痞脹。瞀亂昏狂。或卒倒身強。遺溺不語。身熱瘈瘲。宛如中風。或時證逆傳神迷狂譫。小兒驚癇。角弓反張。牙關緊閉諸證。

硃　砂二兩飛　明雄黃　燈心炭各一兩　人中白漂煆八錢

明　礬　青　黛各五錢飛　梅　冰　麻　黃去節各四錢

真　珠　牙　皂　當門子　蓬　砂各三錢

西牛黃二錢　杜蟾酥　火　硝各一錢五分　飛真金三百頁

十六味。各研極細。合研勻。瓷缾緊收。毋令泄氣。以少許吹鼻取嚏。重者再用開水調服一分。小兒減半。案此丹芳香辟穢。化毒袪邪。宣氣通營。全體大用。真有斬關奪隘之功。而具起死回生之力也。

煉雄丹　治暑穢痧邪。直犯包絡。神明閉塞。昏憒如尸。及霍亂初定。餘熱未清。驟

爾神昏。如醉如寐。身不厥冷。脈至模糊者。皆燥熱無形之氣。蒙蔽膻中。如人在煙塵障霧中行。治失其宜。漸漸燥悶而死。此非牛黃清心、犀角地黃等方可療。此丹主之。

極明雄黃一分研極細　提淨牙硝六分

研細。同入銅勺內。微火熔化。撥勻。俟如水時。急濾清者於椀內。粗渣不用。俟其凝定收藏。此丹竈家秘製也。

案、此法見游宦紀聞。陳平伯載此方。黃多而硝少。素圃糾其誤。謂黃多硝少。何能熔化。今依楊定雄一硝六爲率。

木通一錢　通草三錢　陳雨水一椀用冬雪水似更良

煎出味。去滓。再以陳雨水九椀。與藥汁和勻。每次用藥水一椀。磨入犀角三分。挑入煉雄三釐。調勻。徐徐冷灌。能於三日內服盡十椀藥水。必有清痰吐出數椀而愈。簠齋嘗親驗矣。

三聖丹　治寒溼爲病。諸痧腹痛。霍亂吐瀉。

木香一兩不見火　明雄黃二兩　明礬三兩

共研細末。以鮮荷葉、橘葉、藿香葉各二兩搗汁。丸綠豆大。每服九分。重者再服。

蟾酥丸　治暑月貪涼飲冷。食物不愼。兼吸穢惡。成痧脹腹痛。或霍亂吐瀉。

杜蟾酥（燒酒化）　硃砂（飛各五錢）　明雄黃（飛）　茅山蒼朮（土炒焦各一兩）

丁香　牙皂（各三錢）　當門子（一錢）

七味。各研極細。蟾酥打丸。鳳仙子大。辰砂爲衣。放舌底化下。重者二三丸。洄溪云。此秘方也。

又方　治同上。

杜蟾酥（燒酒化開）　明雄黃（水飛各三錢）　丁香　木香

沉香（各二錢）　茅山蒼朮（土炒焦四錢）　硃砂（飛一錢五分）　當門子（一錢）

西牛黃（三分）

九味。各研極細。擇上吉日。淨室中合研勻。同蟾酥加糯米糉尖五箇。搗千餘下。丸如椒子大。曬乾。盛於瓷椀內。再用硃砂一錢五分。燒酒調塗椀內。蓋好用力搖一二千下。則光亮矣。密收瓷瓶內。每三粒。輕者一粒。重者五粒。泉水下。

姚氏蟾酥丸　治同上。

杜蟾酥（燒酒浸烊如無杜酥可以東酥加倍）　明雄黃（研）　硃砂（飛各二兩）

木香（曬）　丁香（曬）　茅朮（炒）　滑石（飛各四錢）

當門子（一兩）

八味。各研極細。和入蟾酥杵勻。丸黍米大。每藥丸就四兩。以火酒噴溼。蓋在椀內。加入飛淨硃砂六錢。竭力搖播。以光亮爲度。

又方（一名通靈萬應丹）　治同上而力較峻。

杜蟾酥（九錢燒酒化）　錦紋大黃（六兩曬乾）　硃砂（飛）　明雄黃（飛）

明天麻（焙乾）　麻黃（去節焙各三兩六錢）　丁香（六錢）　甘草（去皮微炒二兩四錢）

當門子（三錢）。茅朮（米泔水浸切焙三兩）

十味。各爲細末。以糯米粥漿和。杵丸蘆菔子大。硃砂爲衣。每七丸納舌下。少頃陰陽水下。若研細吹鼻。亦可取嚏。

霹靂散　治陽虛中寒。腹痛吐瀉。轉筋肢冷。汗淋苔白。不渴。脈微欲絕者。

附子（濃甘草湯煎去毒）　吳茱萸（去第一次汁鹽水泡微炒各三兩）

陳伏龍肝（二兩燒酒一小杯收乾）　木瓜（絡石藤七錢煎汁炒乾一兩五錢）

丁香一兩蒸曬　絲瓜絡五兩燒酒洗

六味。共爲極細末。分作十九服。外以醋酒半杯　鹽一錢五分　藕肉一兩五錢　煎滚。瓦上炙存性研。每服加三釐。每病止須用半服。參湯下。案確係寒證。此散固佳。若未辨陰陽。而用熱藥。以爲外治。尚無大害。內服之藥。極宜審慎。勿輕試也。

回陽膏　治同上。

生香附一兩八錢或用吳茱萸亦可　母丁香一兩二錢　上桂心八錢

倭硫黃五錢　當門子四錢

五味。共研極細。瓷䍁密收。每二三分安臍中。以膏藥封之。一時即愈。孕婦忌貼。案、霍亂轉筋。既有寒暑之分。亦有寒暑雜感而成者。更有暑伏於內而寒束於外者。故服藥最宜審慎。況利多亡陰。津液大奪。雖可投熱藥者。亦恐剛烈劫陰。終於不救。此方藥雖猛峻。而僅取其氣由臍入腹。自能溫通臟腑。以逐寒邪。不致傷陰。誠爲善策。惟口渴苔黃。下利極熱者。顯爲陽證。雖見肢冷脈伏。亦勿妄貼此膏。更張其焰也。

以上諸方。雖分別熱證寒證之治。而和平猛厲。用得其宜。並皆佳妙。然非倉卒

可辦者。故列諸前茅。冀仁人君子。量力製備。刊明藥味證治。廣爲傳播。俾醫家病家一覽瞭然。不但將死者可以得生。而不死者亦不致誤藥以喪其生。利濟之功。不其偉哉。方下兼及別證治例者。既不敢沒良方之大用。且以推廣施藥之仁懷也。

黃芩湯（傷寒論）　治溫病變霍亂之主方。用者因證加減。

黃芩（三兩）　炙草　芍藥（各二兩）　大棗（十二枚）

水一斗。煑取三升。去渣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傷寒論）

原方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

案、冬傷於寒。至春發爲溫病。有或瀉或嘔之兼證。皆少陽犯陽明也。故仲聖以黃芩清解溫邪。協芍藥泄迫血之熱。而以甘、棗、夏、薑奠安中土。法至當矣。其溫病轉爲霍亂。果由中虛飲聚。而伏邪乘之者。仍宜以此法治之。如火勢披猖。上衝下迫。或脈數口渴。或熱深厥深。則無藉乎奠中滌飲。當從事於瀉火清中。舉一反三。在人善悟也。

梔子豉湯傷寒論　治溫熱暑疫。轉爲霍亂之主劑。

梔　子十四枚　香　豉四合綿裹

水四升。先煑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煑取升半。去滓分二服。

案、此傷寒吐劑也。然古方梔子生用。故能涌吐。今皆炒黑用之。雖不作吐。洄溪謂其滌熱除煩之性故在也。而余之治熱霍亂。獨推以爲主劑。蓋梔子苦寒。善泄鬱熱。故肘後方以之治乾霍亂矣。豉經蒸腐。性極和中。凡霍亂多由溼鬱化熱。挾穢濁惡氣。而擾攘於中宮。惟此二物。最爲對證良藥。奈昔人皆不知察也。且二物之奇。匪可言罄。如偶以銀花、竹葉、淸暑風。配以白蔻、菖蒲宣穢惡。溼甚者臣以滑、樸。熱勝者佐以芩、連。同木瓜扁豆則和中。合甘草、鼠黏而化毒。其有誤投熱藥而致煩亂躁悶者。亦可藉以爲解救。厥功懋矣。而古今之治霍亂者。從不引用。豈非一大闕典耶。

白虎湯傷寒論　治暑熱熾盛。而爲霍亂者。

石　膏一斤　知　母六兩　甘　草二兩炙　秔　米六合

水一斗。煑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案治霍亂秔米。須用陳倉者。或用

生苡仁亦妙。

白虎加人參湯傷寒論　治證如前。而元氣已虛者。

原方加人參三兩。

案、白虎湯神於解熱。妙用無窮。加人參則補氣以生津，加桂枝則和營而化瘧。加蒼朮則清溼以治痿。變而爲竹葉石膏湯。則爲熱病後之補劑。余因推廣其義。凡暑熱霍亂之兼表邪者。加香薷、蘇葉之類。轉筋之熱極似寒。非反佐莫能深入者。少加細辛、威靈仙之類。痰溼阻滯者。加厚樸、半夏之類。血虛內熱者。加生地、地丁之類。中虛氣弱者。加白朮、苡仁之類。病衰而氣短精乏者。加大棗、枸杞之類。無不奏效如神也。

竹葉石膏湯傷寒論　治中虛暑熱霍亂。及霍亂已定。而餘熱未清。虛羸少氣者。

竹　葉二握　生石膏一斤　半　夏半升洗　人　參三兩

麥門冬一升　秔　米半升　甘　草二兩炙

水一斗。先煑六味。取六升。去滓內秔米。煑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案集驗云。此方加生薑。治嘔最良。余謂治霍亂。宜用地漿煎更妙。

桂苓甘露飲河間　治暑熱挾溼之霍亂。

桂去皮　白朮　猪苓各五錢　茯苓去皮

澤瀉各一兩　滑石四兩　寒水石　石膏

甘草炙各二兩一方甘草一兩五錢

九味爲末。每三錢。溫水或新汲水。或生薑湯。量證調下。小兒每服一錢。案此方一名桂苓白朮散。一方不用猪苓。或云去猪苓加人參。名桂苓白朮散。

六一散即益元散一名天水散

桂府膩白滑石六兩　甘草炙一兩

二味爲末。每三錢。溫水或新汲水調下。日三。挾表邪者。以蔥白五寸。豆豉五十粒。煎湯調下。本方加黃丹。名紅玉散。加青黛。名碧玉散。加薄荷。名雞蘇散。加硃砂。名辰砂益元散。

蔥豉湯附後　治霍亂發斑。

蔥白一握　香豉三合

水煎。入童子小便一合。日三服。

案、石頑云。本方藥味雖輕。功效最著。凡虛人風熱。伏氣發溫。及產後感冒。靡不隨手獲效。余謂胎前外感。何嘗不是妙劑。蘆根、竹葉、蘇葉、黃芩。可以隨證佐入。

四苓散 溫疫論　治溼盛霍亂。胸悶溺澀而渴者。

茯苓　猪苓　澤瀉　橘皮

水煎服。

案、吳氏五苓去桂而治胃中溼熱。最爲有見。且以橘皮易朮。則無實中之弊。而有利氣之功。當變而變。斯爲善用古法。欲平霍亂者。宜知所趨嚮矣。吳又可溫疫論解理透闢用藥靈活爲病家不可不閱之書素圃

平胃散 局方　治溼盛於中。霍亂吐瀉。

茅朮 去粗皮米泔浸四兩　紫厚樸 去皮薑汁炒　陳皮 去白各三兩二錢　甘草 炙二錢

四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一片。煎七分服。轉筋者加木瓜。本方加藿香、半夏。名金不換正氣散。

藿香正氣散　治溼蘊於中。寒襲其外。而爲霍亂吐瀉者。

厚樸　陳皮　桔梗　白朮

半　夏各二兩　大腹皮一本作蒼朮或用檳榔亦可　白　芷

茯　苓　蘇　葉　藿　香各三兩　甘　草炙一兩

十一味爲粗末。每三錢。薑三片。棗一枚煎服。蘭臺軌範此方無白朮似更妥謝城

案、右二方皆治風寒外感。食滯內停。或兼溼邪。或吸穢氣。或傷生冷。或不服水土等證。的是良方。若溫暑熱證。不兼寒溼者。在所切禁。今人謂其統治四時感證。不審病情。一概濫用。誤人不少。用治霍亂。薑棗宜裁。

半夏厚樸湯一名四七湯金匱　治情志不舒。痰溼阻氣。而或霍亂者。

半　夏一升　厚　樸三兩　茯　苓四兩　乾蘇葉二兩

生　薑五兩

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溫四服。

案、此方既主七情不適之鬱痰證。亦治寒溼不化。風感外侵。食滯不消。誤投滋補。因而病劇者。無不所嚮輒捷。

六和湯　治夏月虛人外感風寒內傷生冷之霍亂吐瀉而身發熱者。

香　薷二錢　人　參　茯　苓　甘　草

扁　豆　厚　樸製　木　瓜　杏　仁去皮

半　夏各一錢　藿　香　砂　仁炒研各六分　生　薑三片

大　棗一枚

水煎服。

香薷飲局方　治暑月乘涼飲冷。陽氣爲陰邪所遏。頭痛發熱。惡寒煩躁。口渴腹滿之霍亂。

香　薷一斤　厚　樸薑汁炒　白扁豆各半斤

三味爲粗末。每五錢至一兩。水煎冷服。

黃連香薷飲活人　治同上。

原方加薑汁炒黃連四兩。

左金丸　治霍亂轉筋肝火內熾。或吐青綠苦水者。

川　連六兩　吳茱萸取陳而開口者一兩。

二味同煑乾爲細末。米飲糊丸。綠豆大每三錢。陳木瓜五錢煎湯下。吐酸味者。竹茹、生苡仁各三錢煎湯下。

案、張雨農司馬見余采此方。極爲首肯。云嘗在都城。見杜石樵少宰。亦用此藥治愈多人也。

黃芩定亂湯　治溫病轉爲霍亂。腹不痛而肢冷脈伏。或肢不冷而口渴苔黃。小水不行。神情煩躁。

黃　芩酒炒　焦梔子　香　豉炒各一錢五分　原蠶砂三錢

製半夏　橘　紅鹽水炒各一錢　蒲公英四錢　鮮竹茹二錢

川　連薑汁六分　陳吳萸泡淡一分

陰陽水二盞。煎一盞。候溫徐服。轉筋者。加生苡仁八錢。絲瓜絡三錢。溺行者用木瓜三錢。溼盛者。加連翹、茵陳各三錢。

燃照湯霍亂論　治暑穢挾溼。霍亂吐下。脘痞煩渴。苔色白膩。外顯惡寒肢冷者。

飛滑石四錢　香　豉炒三錢　焦　梔二錢　黃　芩酒炒

省頭草各一錢五分　製厚樸　製半夏各一錢

水煎去滓。研入白蔻仁八分。溫服。苔膩而厚濁者。去白蔻。加草果仁一錢。

連樸飲霍亂論　治溼熱蘊伏而成霍亂。兼能行食滌痰。

製厚樸二錢　川　連薑汁炒　石菖蒲　製半夏各一錢
香　豉炒　焦　梔各三錢　蘆　根二兩
水煎溫服。

蠶矢湯霍亂論　治霍亂轉筋。肢冷腹痛。口渴煩躁。目陷脈伏。時行急證。
晚蠶砂五錢　生苡仁　大豆黃卷各四錢　陳木瓜三錢
川　連薑汁炒三錢　製半夏　黃　芩酒炒　通　草各一錢
焦　梔一錢五分　陳吳萸泡淡二分
地漿或陰陽水煎。稍涼徐服。

解毒活血湯夢影　治溫暑痧邪。深入營分。轉筋吐下。肢厥汗多。脈伏溺無。口渴腹痛。面黑目陷。勢極可危之證。
連　翹　絲瓜絡　淡紫菜各三錢　石菖蒲一錢
川　連吳萸水炒二錢　原蠶砂　地　丁　益母草各五錢
生苡仁八錢　銀　花四錢
地漿或陰陽水。煑生綠豆四兩。取清湯煎藥。和入生藕汁。或白茅根汁。或童便

一杯。稍凉徐徐服。

駕輕湯（霍亂論） 治霍亂後。餘邪未清。身熱口渴。及餘熱內蘊。身冷脈沉。湯藥不下。而發呃者。

鮮竹葉 生扁豆（各四錢） 香　豉（炒） 石　斛（各三錢）
枇杷葉（刷二錢） 橘　紅（鹽水炒） 陳木瓜（各一錢） 焦　梔（一錢五分）

水煎溫服。

昌陽瀉心湯（夢影） 治霍亂後。胸前痞塞。湯水礙下。或渴或呃。

石菖蒲 黃　芩（酒炒） 製半夏（各一錢） 川　連（薑汁炒五六分）
蘇　葉（三四分） 製厚樸（八分） 鮮竹茹 枇杷葉（刷各三錢）
蘆　根（一兩）

天雨水急火煎。徐徐溫服。小溲祕澀者加紫菀。（此方甚巧謝城）

案、此瀉心湯證也。何必另立方治。以暑熱穢濁之邪。與傷寒不同。故五瀉心皆有圓柄方鑿之格。漫爲引用。豈徒無益已哉。茲以菖蒲爲君。辛香不燥。一名昌陽者。謂能掃滌濁邪。而昌發清陽之氣也。合諸藥以爲劑。其奏蠲痰泄熱展氣

通津之續。已歷試不爽矣。

麥門冬湯金匱　治霍亂後。餘熱未清。神倦不饑。無苔而渴。或火升氣逆。乾咳無痰。

麥　冬一兩　製半夏一錢五分　人　參一錢　甘　草炙六分

秔　米半合　大　棗四枚擘

水煎溫分四服。

案、海藏以竹葉易半夏。治溫熱後。房勞復之氣欲絕者大效。余謂即不因房勞復而氣液兩虧。不能受重劑峻補。皆可以此湯接續其一綫之生機。余屢用輒效。

致和湯霍亂論　治霍亂後。津液不復。喉乾舌燥。溺短便溏。

北沙參　生扁豆　石　斛　陳倉米各四錢

枇杷葉刷　鮮竹葉　麥　冬各三錢　陳木瓜六分

生甘草一錢

水煎服。

五苓散 傷寒 治傷寒轉霍亂。身熱頭痛。渴欲飲水。

白朮 石頑云宜用生白朮 茯苓 猪苓 各十八銖案二十四銖爲一兩每銖重四分二釐弱六銖爲一錙卽二錢五分十八銖卽七錢五分 澤瀉 一兩六錢 桂 五錢

五味爲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多飲煖水。汗出愈。

案、仲聖於霍亂。分列熱多寒多之治。皆爲傷寒轉爲霍亂而設。故二多字最宜玩味。所云熱多者。謂表熱多於裏寒也。寒多者。裏寒多於表熱也。豈可以熱多二字。遂謂此方可治熱霍亂哉。沈果之云。其用桂者。宣陽氣。通津液於周身。非用之以通水道下出也。用瀉、朮、二苓。以通三焦之閉塞。非開膀胱之溺竅也。如果熱入而渴。復用桂、朮以溫液耗津。又加苓、澤以滲之。是熱之又熱。耗之又耗。速之斃矣。余謂觀此。則多飲煖水。汗出愈之義益明。故霍亂無陽氣鬱遏身熱之表證。無三焦閉塞氣化不宣之裏證。而欲飲水者。切勿誤解熱多爲熱證。而妄援聖訓。浪投此藥也。石頑、又可皆語焉未詳。河間則加三石以駕馭之。茲復詳述方義。庶用者知所取舍焉。而今人治溼熱病。不察其有無外挾風寒。內傷生冷之兼證。輒以胃苓湯爲通用之方。因而僨事者亦多。且古方用散。不過三

錢。權量又小。今世改爲湯劑。動輒一二兩。權量又大。宜乎中病者恆少。而誤人者恆多也。豈獨霍亂然哉。可慨也夫。

又案此方與苓桂朮甘湯。同爲溫中滌飲之劑。而力較峻。凡霍亂之寒溼內盛。水飲阻閉三焦者。雖外無風寒之表邪。未嘗不可用也。故亦治水蓄之疝。溼聚之腫。氣滯者加厚樸。氣虛者加人參。名春澤湯。用藥如用兵。苟能量敵而選將。斯戰無不克矣。

理中丸 傷寒論　治寒霍亂。口不渴者。

人參　甘草　白朮　乾薑 各三兩

四味搗篩爲末。蜜和丸。雞黃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碎研。溫服之。日三夜二。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味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加減法。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尤氏云。臍上築者。臍上築築然跳動。腎氣上而之脾也。脾方受氣。朮之甘能壅脾氣。故去之。桂之辛能下腎氣。故加之。

案、此陽虛之腎氣動。欲作奔豚也。故去朮加桂。以杜其上凌之萌。若陰虛而臍上築築者。大忌剛燥之劑。非峻滋肝腎之陰不可。蓋一爲水動。一爲火動也。

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尤氏云。吐多者氣方上壅。甘能壅氣。故去朮。辛能散氣。故加生薑。

案、鄒潤安云。既吐且利。有屬太陰者。有屬少陰者。在少陰。則無用朮之理。在太陰。亦在可用不可用之列。以朮能治脾胃虛。不能治脾胃實。故吐多者去之。下多者還用之。蓋朮能舉脾之陷。不能定胃之逆也。又洄溪云。寒霍亂可用理中者。百不得一。余謂是霍亂矣。可用理中矣。尚有如此細密加減之法。何今人既不議病。又不議藥。輕於一試。何異以不敎之民。而使之戰耶。吁可哀已。

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伏苓二兩。　尤氏云。下多者脾氣不守。故須朮以固之。悸者。腎水上逆。故加茯苓以導之。

案、今人治霍亂。既不辨其證之虛實寒熱。亦不察其吐多下多。溫補率投。漫無忌憚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渴欲得水者。加朮足前成四兩半。　尤氏云。渴欲得水者。津液不足。白朮之甘。

足以生之。

案、此渴因脾虛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故加朮以補脾而致其津液也。所謂白朮能生津液者。其義如此。豈熱爍津液而渴者。所堪一試哉。

腹中痛加人參足前成四兩半。　尤氏云。腹中痛者。裏虛不足。人參之甘。足以補之。

案、裏虛腹痛。必喜溫按。

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　尤氏云。寒者腹中氣寒也。乾薑之辛。足以溫之。

案、五苓主熱多。謂表有熱也。理中主寒多。謂裏有寒也。故方下既有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之法。此復云寒者加乾薑。是腹中尚未熱。故獨於此味又加重也。蓋腹中寒爲寒之真諦。故仲聖不嫌煩複而瑣瑣敎人。以此爲辨證之法。顧昧者一見吐下肢寒。略不察其腹中光景何如。擅以薑、附、丁桂欲其轉熱。遂至從此而一身皆冷。嗚呼。豈未聞熱深厥深之聖訓乎。

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溫。勿發揭衣被。

尤氏云。腹滿者。氣滯不行也。氣得甘則壅。得辛則行。故去朮加附子。

案、飲熱粥一升許。固是助藥力。亦是辨證法。設時行熱霍亂。不但熱粥在所大忌。即使不忌。亦萬不能強飲升許。果能飲熱粥升許者。豈非虛寒爲病乎。故可以理中治之。若蔽於古而不知今。是房琯之以車戰也。

案、原方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湯。加青皮陳皮。名治中湯。加枳實、茯苓。名枳實理中湯。加黃連。名連理湯。合五苓。名理苓湯。

厚樸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傷寒論） 治虛人寒溼霍亂。

厚　樸（去皮炙）　生　薑（切各半斤）　半　夏（洗半升）　甘　草（炙二兩）

人　參（一兩）

水一斗。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四逆湯（傷寒論） 治陰寒霍亂汗出。而四肢拘急。小便復利。脈微欲絕。而無頭痛口渴者。

生附子（一枚）　乾　薑（兩半）　甘　草（炙二兩）

水三升。煑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用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案、附子乾薑。非攻蕩之品。何以強人乃可加倍用。蓋無論補瀉寒熱諸藥。皆賴

身中元氣載之以行。故氣強者。堪任重劑。若氣弱者。投劑稍重。則氣行愈餒。焉能駕馭藥力。以爲補瀉寒熱之用耶。凡事皆然。用藥特其一端耳。顧知之者鮮。所以覆敗多而成功少也。

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傷寒論　治陰寒霍亂愈後。四肢拘急。脈微欲絕者。

前方加入猪膽汁半合和服。如無猪膽。以羊膽代之。

附子秔米湯金匱　治中寒霍亂。肢冷腹痛。吐少嘔多者。

附　子薑汁炮切　半　夏薑汁炒　甘　草炙各三錢　大　棗十枚擘

秔　米半升

水五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

吳茱萸湯傷寒論　治少陰吐利。厥逆煩躁。及厥陰寒犯陽明。食穀欲嘔。

吳茱萸一斤洗　人　參三兩　生　薑六兩切　大　棗十二枚擘

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

漿水散潔古　治陰寒霍亂。暴瀉如水。汗多身冷。氣少腹痛。脈沉或脫者。

甘　草　乾　薑　附　子　桂各五錢

良薑　半夏俱醋炒各二錢

漿水煎。去滓。冷服。

案、石頑云。漿水乃秫米和麴釀成。如醋而淡。今人點牛乳作餅用之。或用澄綠豆粉之漿水尤佳。余謂地漿亦可用。

冷香飲子 治陰寒霍亂。腹痛。脈沉細或弦緊。無汗惡寒。面如塵土。四肢厥逆。陽氣大虛之證。

甘草　附子　草果仁　橘紅各一錢

生薑五片

水煎。冷服。

大順散局方 治襲涼飲冷。陰寒抑遏陽氣而成霍亂。水穀不分。脈沉而緊者。

甘草四兩八錢　乾薑　杏仁去皮尖　桂心各六錢四分

先將甘草同白砂炒至八分黃熟。王晉三云白砂即河砂 次入乾薑同炒。令薑裂。次入杏仁同炒。候不作聲爲度。篩去砂。與桂心同搗爲散。每二錢。水煎服。或沸湯調服。如煩躁。井華水調下。

案、洄溪云。此治暑月內傷飲冷證。非治暑也。又甘草多於諸藥八倍。亦非法。此等病。百不得一。而世人竟以治燥火之暑病。殺人無算。可勝悼哉。余謂以上三方。皆治夏令因畏熱而浴冷臥風。冰瓜過啖。反爲陰溼所傷致病。實夏月之傷寒也。故用藥如是。如名醫類案所載。羅謙甫治商參政與完顏小將軍二案。俱用熱藥。俱不名曰暑病。又吳球治暑月遠行人案。直曰中寒。蓋深恐後世誤以熱藥治暑。故特舉病因以稱之。可謂名正言順矣。乃昧者猶誤謂此等方爲治暑之藥。誠有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之歎。夫盛夏之有寒病。猶隆冬之有熱病。雖不多見。而臨證者。不可不諦辨而施治也。

神香散景岳　治霍亂因於寒溼凝滯氣道者。

丁　香　白豆蔻各七粒

二味研末。清湯下。小腹痛者加砂仁七粒。

案、晉三云。此方治寒濕痧脹有神功。與益元散治濕熱痧脹。可謂鍼鋒相對。

來復丹局方　治上盛下虛。裏寒外熱。伏暑夾陰霍亂危證。

太陰元精石　舶上硫黃　硝　石各一兩用硫黃爲末微火炒結成砂子大

橘　紅　青　皮去皮　五靈脂醋去砂炒令烟盡各二錢

六味爲末。醋糊丸豌豆大。每服三十丸。白湯下。

桂枝湯傷寒論　治寒霍亂後。身痛不休。

桂　枝去皮　芍　藥　生　薑切各三兩　甘　草炙二兩

大　棗十二枚擘

水七升。微火煑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須臾啜稀熱粥一升餘。以助藥力。

異功散　治霍亂後。中虛主劑。

人　參一錢至三錢　白　朮炒黃一錢至二錢半　茯　苓一錢至一錢半　甘　草炙六分至一錢

橘　紅一錢

水煎服。

梅花丸　治體虛多鬱。血熱氣逆。木土相乘。嘔瀉腹痛。易感痧穢霍亂者。久服可杜外患。兼除宿恙。亦主肝胃久痛。消癥。調經帶。催生種子。孕婦忌之。

綠萼白梅蕊三兩　飛滑石七兩以粉丹皮八兩煎汁製透去丹皮曬乾　四製香附三兩

甘　松　蓬莪朮各五錢　山　藥　茯　苓各三錢五分

人參（潞參洋參高麗參皆可因人酌用）　嫩黃耆　益智仁

砂仁（各三錢勿見火）　遠志肉（甘草水製二錢五分）　木香（不見火一錢五分）　桔梗（一錢）

甘草（七分）

十五味。各研細末。合研勻。煉白蜜搗丸。每丸重一錢。白蠟衣之。每一丸去衣。開水調服。

案、此方調和氣血。舒鬱培元。男女皆堪久服。以杜諸痾。不僅可已肝胃之痛。而禦腸胃之亂也。孕婦體堅。或胎氣多滯者。正宜用以宣展充暢。惟虛而不固者忌之。

資生丸　調和脾胃。運化飲食。滋養營衛。消除百疾。可杜霍亂等患。

人參（酌用同上）　白朮（各三兩）　橘紅　查肉

神麴（各二兩）　茯苓（一兩五錢）　甘草（炙五錢）　川連（薑汁炒）

白蔻仁（各三錢五分）

九味研細末。煉蜜搗丸彈子大。每食後。細嚼一丸。開水下。嚴寒時。或用淡薑湯下。

案、石頑云。此古方也。與後人加味者。雖繁簡不同。而功效不異。

繆氏資生丸　治同上。

人　參 人乳浸飯上蒸烘乾　白　朮 米泔水浸山黃土拌蒸九次曬九次去土切片焙乾各三兩

查　肉 蒸　橘　紅 略蒸各二兩　白茯苓 細末水澄蒸曬乾入人乳再蒸曬乾

懷山藥 切片炒　白扁豆 炒　湘蓮肉 炒　芡實粉 炒

薏苡仁 炒各一兩五錢　麥　芽 炒研磨取淨麵一兩　藿香葉 不見火各三錢五分　甘　草 去皮炙

桔　梗 米泔浸去蘆蒸各五錢　澤　瀉 切片炒　白蔻仁 勿見火各三錢五分

川　連 如法炒七次三錢。

十七味。如法修製細末。煉白蜜搗丸。每丸重二錢。飯後白湯。或橘皮湯、砂仁湯、嚼化下。

案、治法彙、醫通、蘭臺軌範載此方。皆有神麴二兩。其餘分兩亦稍有參差。名醫方論。有神麴無澤瀉。廣筆記云。妊娠三月。陽明脈養胎。陽明脈衰。胎無所養。故易墮也。宜服此丸。洄溪云。此方治懷孕氣阻。用兼消補之法。以止嘔吐而固胎氣。意頗可取。余謂保胎止吐。皆健運脾胃之功。故曰資生。夫脾胃位鎮中樞。而

司出納。爲人生後天之本。一失健運。百病叢生。凡衰老稚弱。及饑飽不時。勞逸過度。思慮久傷之輩。脾胃尤易受病。若能常服此丸。俾升降不愆。周流無滯。揮霍撩亂。於是弭焉。

俱收並蓄。待用無遺。爲將爲醫。理無二致。對證發藥。諺語堪師。十劑七方。陣圖有法。故必藥性明而兵法諳。始可制方臨敵也。先藥性。後方劑。特其大略耳。神明變化。存乎其人。方先外治而後內服。昭愼重也。始臥龍而中結以致和。末殿以資生。其有如臥龍之才者。出而撥亂反正。以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化日舒長。更何疫癘之有哉。謹拭目待之。以慰余重訂此書之意焉。故列藥方第四。

附錄霍亂括要

道光紀元。水運風木司天。相火在泉。夏秋霍亂大發。經云。必先藏氣。毋伐天和。爰引古方。擬撰七言。附以管見。爲司命者之一助。

蘭陵岳晉昌撰

暑溼風寒飲食傷。三焦失道夏秋行。厥陰風木司天盛。濁氣淸陽亂胃腸。

夫六氣之邪。燥氣發霍亂少。風邪發霍亂輕。若暑火挾溼邪。爲熱霍亂。寒挾溼

邪。爲寒霍亂。霍亂多兼飲食過飽乃發。亦有觸穢惡發者。靈樞經曰。更實更虛。具氣乃居。食入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若飲食多飽脹。則腸胃俱實。氣閉不得升降。作吐瀉矣。

吐瀉轉筋手足寒。心煩熱渴左金安。二苓滑澤分清濁。溫膽藿香嘔痞寬。

猝然痞痛。吐瀉轉筋而發霍亂者。多因清氣濁氣亂於腸胃也。若脘痛者。病在上中焦。先嘔後瀉。若腹痛者。病在中下焦。先瀉後嘔。先轉筋後吐瀉者輕。先嘔瀉後轉筋者重。蓋霍亂症手少陽三焦俱病。上焦不入則吐。飲食不納。中焦不運化則痞痛。下焦不分。則大便瀉。小便不通。若吐瀉而手足溫不渴。兼太陰者順。吐瀉而參蛔消渴。手足厥冷。兼厥陰者險。吐瀉而煩渴腰痛失音氣急。兼少陰者危。至於手掌紫冷。厥冷至肘膝。冷汗出。直視發呃。吐瀉。小便不通。煩躁氣急。脈微欲絕。或浮虛欲散。此三焦厥陰少陰俱病。逆症危急。凡治吐瀉轉筋痞痛腸鳴。煩渴參蛔。眶陷失音。手足厥冷。爪紫脈伏或微者。即用左金湯和陰陽治嘔瀉。因川連入心胃。清暑除煩渴。治熱嘔瀉也。吳茱萸入肝腎。去寒降濁氣。除手足厥冷轉筋。右關尺濇伏。治寒嘔瀉也。其黃連、吳茱萸分兩。隨寒熱輕重

配合爲要。合溫膽湯加藿香。通痞治嘔。再合猪苓湯去阿膠。加木通。利小便止瀉也。井水、河水各一杯。煎至一杯。分兩次服。服後毋多飲。多飲則連藥吐出。不得藥力矣。此夏秋霍亂症治法。若冬令及春初霍亂症。當宗傷寒論霍亂門張長沙諸方治法也。

先針手紫木通經。暢痞分疎小便行。嘔瀉漸安無喘躁。肢溫脈復轉同春。

經、經絡也。凡吐瀉轉筋。手爪紫甚者。手掌皆紫。內加木通。外當針刺。通經血以洩邪。凡治吐瀉。法當化滯通痞以止嘔。分消利小便以止瀉。先服藥不嘔。後小便通利。則吐瀉止。手足厥冷漸溫。六脈漸復。正回卽生矣。雖吐瀉已止。而躁煩氣喘。爲暑邪未解。陰陽未和。有邪正兩脫之危。但盛夏霍亂。煩熱性躁者。日夜赤身不衣。當風而臥。則暑邪鬱悶。無汗喘躁而危。又有恣飲冷水。吐瀉不止。肢冷發呃。冷汗脈脫則斃。至長夏汗吐瀉多。正氣易脫。深秋吐瀉汗少。伏邪難達。治當活變。

嘔瀉頻頻語失音。肢寒煩渴汗淋淋。沈微欲絕浮虛散。救脫連苓四逆參。

霍亂吐瀉。連次多不止。手足寒至肘膝。冷汗淋淋。指爪青白。目眶低陷。失音呃

短。脈沈微欲絕。或浮虛欲散者。此三焦厥陰俱病。少陰逆症。更兼口渴煩躁。用茯苓四逆人參湯。加川連旣濟法。冀幸服後身溫躁止。脈微續轉細緩者。陽回卽生。若更兼微煩微渴者。用茯苓四逆加麥冬。

痞痛嘔止瀉多空。用枳苓連入理中。瀉止痞堅煩嘔噦。熱煩半夏瀉心功。

吐瀉轉筋諸症。用左金合溫膽猪苓湯。去阿膠。加藿香、木通。服後痞通嘔止。而瀉多不止。轉用理中加枳殼、黃連、茯苓、六一散治之。若吐瀉轉筋諸症。服左金、溫膽複方後。小便長。瀉止而痞悶煩熱嘔噦。渴不止者。轉用半夏瀉心湯去棗加枳殼、厚樸、橘皮、藿香、竹茹治之。

調和霍亂陰陽水。汗少香薷梔柿丁。止渴蛔梅淸暑土。承先哲治在靈通。

吐瀉汗少加香薷。吐瀉用鮮黃土淸暑安蛔。舌紅用鬱金涼心營。昏煩乃暑邪閉氣。加鮮石菖蒲開心陽。若呃。加丁香、柿蒂。脘腹痛甚。加延胡、木香。若消渴。參蛔。加烏梅。若轉筋甚。加木瓜。但木瓜、烏梅氣味酸收。宜少用。多則恐小便不利。至於黃連湯加吳茱萸、蘆根。隨症參用。瀉止嘔數日不止。旋覆代赭湯。或合左金。或合溫膽。每年氣運不同。西北東南高卑不一。必須靈通活變。不可拘泥執

一。

左金湯方

川連（或生或炒隨酌）　吳茱萸（湯泡）　製半夏　茯苓

陳皮　甘草　枳殼　竹茹

加藿香。

猪苓湯方

猪苓　茯苓　滑石　澤瀉

去阿膠。加車前子、木通。

半夏瀉心湯方

加枳殼、厚樸、陳皮、藿香、竹茹。去大棗。

理中湯方（應投理中四逆之症務宜加意審察）

黨參（三錢）　白朮（一錢）　炙甘草（三分）　乾薑（五分）

茯苓（二錢）　枳殼（一錢）　川連（三分）

茯苓四逆湯方

附　片八分　　乾　薑三分　　東洋參一錢　　炙甘草三分

煩渴加川連三分。口渴加麥冬二錢。

藿香左金丸方

　藿　香五錢　　吳茱萸四錢　　川　連三錢　　欝　金二錢

　枳　殼二錢　　厚　樸二錢　　製半夏二錢　　砂　仁二錢

　茯　苓二錢　　猪　苓二錢　　車前子二錢　　六一散三錢

共研細末。香薷、生薑、木通各一兩。煎湯滴丸。每服一二錢。開水送下。輕二服。重加之。

隨息居霍亂論終

跋

霍亂、百病之一也。而其致病之由則不一。醫者審證投劑。寒熱攻補。各有所宜。誠未容偏執一是。顧軒岐以來。治霍亂無專書。臨證者卒鮮依據。自孟英以流離兵燹之餘。覩疹厲夭札之慘。因時論證。因證立法。而有霍亂論之作。於是治霍亂者。始有成法可遵。獨惜其書流傳未廣。吾鄉仁術之士。以未獲一讀是書爲憾者。竟不乏人。光緒丁亥。夏秋之交。霍亂遍吳越。治之苦無善法。余友金君笠山。神是書。與同里馬君果盦。勸其重刊壽世。馬君讀而善之。囑賢與汪君金三司校勘事。訖歲餘始畢工。沈丈杏田見之。語賢曰。王氏之論誠善矣。岳景昌霍亂歌括。其言雖不文。治法固可傳也。盍附諸。賢以告果盦。果盦以爲然。乃麗之篇末焉。嗚呼。兩美既合。相得益彰。後之讀是書者。幸參觀而互證之也可。會稽德生高汝賢謹識。

（清）陳蟄廬　初稿

瘟疫霍亂答問

中國醫學大成

瘟疫霍亂答問提要

清、陳虬撰。虬字祿善。又字蟄廬。溫州人。創設醫院。題名利濟。設科授徒。減潤便民。光緒二十八年夏。東甌霍亂大行。死亡接踵。率多寒熱莫辨。先生出以白頭翁湯加減與之。試之多驗。遠近傳鈔。時醫奉爲圭臬。先生且昕夕出診。不以爲苦。活人無算。蓋先生之意。欲歷試不爽。始筆之於書。用以救世指迷也。書名霍亂答問。大旨謂霍亂有寒有熱。若瘟疫霍亂。則悉屬熱。而寒者不過虛人百中之一耳。其辨論西醫疫蟲療法甚詳。及嚼銅錢。謂硫強水可以蝕銅。盡人而知。此證亦硫磺氣過重也。甌人稱口熱臭者爲熱硫氣。淮北人則直稱硫磺氣。於是可悟此理。西醫亦稱銅之功用能安肚腹腦氣筋。但過多則吐耳。幷自製利濟專治霍亂方九。利濟天行應驗方八。利濟秘製保命平安酒方一。皆治時疫霍亂。屢獲奇功之方。足

補隨息居方之未備。惟是書傳世甚少。亟爲重校付刊。以供同好。

序

余奉命來鎮溫州。郡賢士大夫。皆得周旋。而獨未見孝廉陳君蟄廬。君故善醫。客春余病溫。諸醫以寒熱交作。尙狃用表劑。垂危始延先生至。投以大劑鎮陰藥獲甦。家人甚德之。余起行間。未嘗學問。何足知醫。顧嘗從中興諸勳臣後。側聞論議。謂天下唯能讀書。多辦事。而又宅心仁厚者。始可任以大事。醫、大事也。先生著書。傳海內外。治病三十餘年。嘗於郡瑞建兩醫院。署名利濟。設科授徒。減潤便民。信乎其爲良醫矣。以故郡守王公雪廬。監州司馬吳君建侯。玉環同知吳君鏡莊。副戎李君希程諸公。交相契重。夏季。甌郡霍亂盛行。死亡接踵。率多寒熱莫辨。有從院中乞方者。出白頭翁湯加減與之。試之多驗。遠近傳抄。適同鄉童劭甫觀察。備兵是邦。遂印刷千紙。檄屬張貼。時醫奉作南針。頌聲載道。是證一起。醫流稍矜貴

者。皆匿不出。先生體素癯。獨昕夕出診。不避艱險。存活甚夥。以余所聞。寅僚中如土捐局唐壽丞大令。署瑞令盛偉堂大令兩女公子。閻都司儀韶一子一壻。楊世職少卿府幕朱長翁乃郎。局幕吳虎翁乃兄。皆投劑立起。蓋先生之意。欲歷試而得其肯綮。始筆之於書。以救世指迷。與世之僅以空談沽名者異矣。承示近著瘟疫霍亂答問一書。明白曉暢。雖檮昧如僕。亦言下輒悟。因急取而代付手民。并擬爲院中鑿一深池。以當橘井之祝。顧余重有感者。余久來浙江。稔聞天下名士。稱浙江二蟄。謂湯蟄仙、陳蟄廬也。湯君屢膺薦辟。天子動容。而先生跧伏里閈。藉醫自晦。不事表襮。當道遂無從物色。余限於成例。不得如常何之引馬周。需材之時。坐令有用之材。以方技自娛。雖良相良醫。道故並重。於先生何尤。而實不能不爲中國黃種四百兆人睠睠也。時

光緒二十有八年壬寅八月欽命存記遇缺簡放提督鎮守浙江溫州水陸總鎮

統領溫防常備巡督等軍道勇巴圖魯愚弟湘鄉劉祥勝吉圃甫頓首拜序

瘟疫霍亂答問

清 東甌 陳 虬 蟄廬初稿
鄞縣 曹赤電 炳章圈點

問、上吐下瀉。謂之霍亂。夏秋時有。何本年發早而多死。　答、本年發者疫病也。能傳染。而患者多相似。而霍亂不過疫之見證。

問、何謂病證。　答、病爲綱。而證爲目。如以霍亂爲病。則肢厥聲嘶。轉筋汗出爲證。以疫爲病。則霍亂又爲疫中之證。蓋疫病所發。不止霍亂。論疫各書。所列名目。多至七十餘種。霍亂僅居其一。

問、何以名疫。　答、說文民皆病也。

問、疫卽是瘟否。　答、是。此病古僅稱溫。或天行。六朝時始有連稱瘟疫者。元和陸

氏。謂宋元以後。始名爲瘟。蓋偶失考。

問、疫卽是癘否。　答、略異。疫自天來。癘從地至。具詳內經。由司天在泉之分。

問、本年疫病。何以發霍亂。　答、此當推五運六氣知之。

問、本年運氣何屬。　答、本年壬寅。丁壬化木。是謂太角木運。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又謂之同天符。天符爲執法。內經言中執法者。病速而危。五運。主客二三。皆屬徵宮。徵宮爲火土。六氣。則夏秋之間三之氣。均屬少陽。四之氣則主太陰。而客陽明。一派皆係木火相煽。土木相忤。故病發於此時。木邪剋土。乃成霍亂。

問、運氣之說。或多不驗。故自來醫流。多不甚信。何先生持之甚堅。　答、此當旁參他術方驗。精於此學。乃知五行家言。均出於吾醫運氣。但當曲類旁通。沿流溯源。方能得其肯綮耳。而與醫最密切者。則九宮紫白之法。

問、本年紫白何屬。　答、光緒甲申以後。二黑坤土管局。而本年小運又同。月白。則三月九紫離。四月八白艮。五月七赤兌。六月六白乾。七月五黃土。八月四綠巽。九月三碧震。與五運六氣。所值多同。故病氣獨盛。

問、運氣普天皆同。何以四方發病。有輕重之異。　答、此所以不可不知疇星紫白法也。如本年五月。七赤入中宮。五黃到震木。上剋土。本方爲殺氣方。故偏東如滬閩等處獨甚。六月六白入中宮。二黑到坎。下剋本方。則壬子癸爲死氣方。故京都獨盛。

問、先生曾言五六七三月當劇。而細按月白則自三月九紫起。至十月二黑止。皆於運氣中宮相剋制。何以獨舉此數月。而果有驗。　答、以五月丙午六月丁未。七月戊申知之。蓋寅午半會。丁壬作合。寅申相冲也。凡吉凶悔咎生乎動。不遇刑冲剋合則不發。雖發亦不甚。

問、病證二字。爲治法所係。故夫子必先正名。否則事亦不成。今既得聞命矣。又聞運氣之說。於此病源流。亦略得其概。敢問此病。究竟屬熱屬寒。　答、霍亂有寒有熱。若瘟疫之霍亂。則悉屬熱。而寒者。不過虛人百中之一。

問、然則各書所言寒疫皆非歟。　答、素問但分金水五疫。並無寒疫。蓋疫者。毒癘之氣。未有不熱。余另有說。

問、是病初起。卽吐瀉少氣。肢厥無脈。爪甲唇面皆青。狀類陰寒。何以決其爲熱。答、既知疫多屬熱。死亡接踵。非常時霍亂。又病者每大渴內熱。喜飲冷水。則自不惑於見證之屬陰寒矣。蓋肢冷者。熱深厥深也。無脈者。邪穢阻塞隧道。深伏不出。脈伏非脈絕也。故有挑出紫血而輕者。

問、病從傳染之後。或易知疫悉屬熱。若初發之時。並未有所見所聞。而無脈可候。無色可參。何能遽斷爲熱。　答、此醫家所以不可不讀內經諸書。預詳本年運

氣。應發何病。則臨證方有把握。

問、先生言疫悉從熱。然實有服熱藥而效者。此是何故。　答、其人中氣素虛。一經吐瀉汗出。陽氣隨之而陷。故或用陽藥救急於其前。然終必轉熱證。或用寒涼過劑。而以辛開之藥濟其後。此救藥誤。非真治病。醫者病者。治愈尚茫然。如墜雲霧。而於服涼藥不及者。則引以為過。此疫病未必盡死證。而醫法錯亂。則未有不死。

問、涼藥熱藥之誤。請示要訣。以袪世人之惑。　答、此本易知。涼藥之誤。必入咽則病愈甚。吐瀉或由輕而重。且汗出無臭氣。或口由渴而淡。或神由清而陷。脈或由細數而沉遲。面色由黃赤而漸青白。或自覺心頭寒涼。必無得藥略輕之理。若熱藥之誤。則必口渴煩躁。目赤身熱。試問近日之病。孰寒孰熱。當自知之矣。故富貴之家。醫生沓至。必有一二劑參桂薑附。催其速死。而貧寒無力者。或恣

飲黄泥水雪水西瓜。多有得生。可以悟矣。

問、此證如早投涼藥。可決其悉愈否。　答、不能。疫非僅熱。實兼有毒在。一二日內死者。腸胃先壞。恐盧扁莫救。若延至數日後始死者。多係傳染而來。用藥得法。必能十全六七。其死者。則醫學之疏也。

問、近日西醫盛行。其論此病。係毒蟲爲患。或由天風。或由流水。或由衣服食物。均能傳染。一入腸胃。能使腸胃津液。立變爲色白如乳之物。將吸管閉塞。不能收攝精華。以致陰陽失和。血氣頓滯。險證迭呈。然否。　答、理亦不謬。

問、西醫疫蟲之說。有何憑據。始自何時。　答、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香港大疫。日本派醫生吉打蘇滔前去考求。用顯微鏡驗出核內之膿有蟲。始知傳此證時。係疫蟲侵入人身之故。是年四月。吉醫生曾撰爲疫蟲書。同時法醫雅仙。德醫美谷。亦著有論說。辨明各種疫證原委。如黑疫核疫之類。由是其說始盛。

問、疫蟲取出尚活否。　答、活。據西說、在水中能活五日。在乾爽處能活四日。在熱愈甚之處。則死期愈速。若在人身。本難傳染。唯受傷見血。則較易染。

問、西醫言疫有蟲。中醫似未之及。果西勝於中耶。　答、西醫不獨言疫有蟲。其論人身有無數微生蟲。皆能致病。其實中國古籍。皆已引而不發。無論蚘厥蠱脹。狐惑蛟蛕。明言蟲病。卽天行溫病方中。所用如桃葉苻葉。石榴皮馬齒莧川椒苦參。小藍穿山甲。獺肉地龍。屋塵水銀雄黃等味。無一不兼取其殺蟲。至范汪麝香丸。療天行熱毒。明言當下細蟲。如布絲縷大。或長四五寸。黑頭銳尾。唐王燾外臺秘要卷三。天行䘌瘡方。錄至八首之多。但中醫束書不觀耳。余嘗解五積肥氣。謂肥係蜰之假借。亦詳證其有蟲。內經爲軒皇敎醫之書。特言風爲百病之長。而其臣倉史造字。風字从蟲。實已微露其旨。

問、霍亂古方。何以多用辛熱。　答、此元運使然。世補齋有運氣大司天之說。雖與

僕所校不同。然其理可推。

問、霍亂有何書最精。　答、王孟英霍亂論。力闢辛熱之非。可稱暗室一燈。然於治法。亦尙未得要領。所製黃芩定亂湯等八方。仍專主濕熱。且輕淺無力量。易至遷延誤事。蓋此證未有不涉及厥陰者。風性疏泄。開於上則爲吐。開於下則爲泄。風輪一動。炎烈沸騰。燎原之勢。斷非杯水能平。病者每胸膈熱懣。大渴引飲。此卽厥陰提綱中。所謂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之的狀。厥陰之藏。原有相火游行。此時但當保護心主。令邪火不至上竄。一面熄風解毒。散血疏氣。急移火邪使從水府而出。則於此證。思過半矣。蓋手厥陰上系包絡。而手太陽亦絡心。正可借小腸間道。爲曲突反風之舉。但不得漫施苓澤滲利刦陰之品。速其斃亡。故此證初起。不妨任其吐瀉。以少殺毒氣。僕乙未所論。和陰陽。分清濁。交紐中宮。固爲醫門正軌。然尙落第二義。昇平館閣體裁。非下馬作露布時所急也。

問、此證有何流傳最靈之藥。以便修合施捨。　答、藥以治病。當先議病。而後製藥。故設局捨醫。主腦首當擇人。天行一發。單方秘藥。紛貼街衢。無知倉卒。易罹其毒。嚴明官長。當懸爲厲禁。凡有方藥。須令疏明。此爲何病。方治何義。方准刊印售賣。則枉死者必少。若所舉不當。恐以生人之具。罹殺人之罪。不如其已。

問、此證有刮刺而愈者。何理。　答、瘟疫霍亂與痧。同源異派。皆穢毒所釀而成。故在氣皆宜刮。在血皆宜刺。均所以解散其毒氣也。

問、可刺不可刺。以何爲辨。　答、先將要處。用頭飾腦。蘸香油順手刮之。有毒則自有紫黑粗筋隆起。隨用磁鋒點其盡處。當出紫黑血而愈。若無粗筋。則不必刺。

問、當刮要處何在。　答、背脊兩乳。直上兩肘臂兩腿灣。如項下。及大小腹軟肉處。可以食鹽研細。用手擦之。或以指蘸清水撮之。

問、當刺要處何在。　答、大指向裏如韭葉許。先用力將患者兩手臂從上捋下。使

惡血聚於指頭。以油頭繩紮住寸口。用針刺之。又重者。須看舌下有黑筋三股。男左女右。用竹箸嵌磁鋒。刺出惡血。又兩臂灣及兩膝灣。先以温水拍之。露出青紫紅筋者刺之。

問、此證有箇便不甚值錢之藥否。　答、有。新汲井水和百沸湯。名陰陽水。又鍋底墨煤。百沸湯煎呷一二口。又路傍破草鞋煎服。又鷄矢白水温服。臘月收者尤良。又地漿水。掘黃土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水攪取服。皆良方也。如西瓜梨汁生藕冬瓜萊菔綠荳之類。亦爲神丹。

問、人遇此證多以爲痧。率先延薙匠及平素刮痧之輩來看。問當刮刺與否。而此輩意在居功射利。到必大試其技。因而誤事者不少。請問證之不必刮刺者。以何爲驗。　答、凡當刮刺者。謂其有穢毒蘊結也。否則開門揖盜矣。可先以生黃豆。或生芋或生薑等試之。如不腥不澀不辣者毒也。可以刮刺。若有本味者。切

當忌之。

問、近日用乾隆大錢。嚼碎可治。此是何義。　答、此本古方。肘後方。用大錢百文。水一斗。煑八升。入麝香末三分。治時氣欲死。又方用比輪錢一百五十七文。水一斗。煑取七升。服汁。須臾復以水五升。更煑一升。以水二升投中。合得三升。出錢飲汁。當吐毒出云云。而聖濟總錄。治霍亂轉筋方。則用靑銅錢四十九枚。木瓜一兩。烏梅炒五枚。水二盞。均言之鑿鑿。但世醫不之知耳。昔亭林先生。惓惓明社。曾六謁孝陵。嗣見時疫盛行。以順治錢煎服者各愈。疑爲天命有歸。蓋先生雖曾習醫。而所見未廣之故。

問、此證嚼銅錢。有多至六七十枚。究屬何氣使然。　答、氣相剋制。無堅不破。硫強水可以蝕銅。盡人而知。此證亦硫礦氣過重也。甌人稱口熱臭者。爲熱礦氣。淮北人則直稱硫礦氣。於此可悟。西醫亦稱銅之功用。能安肚腹腦氣筋。但過多

則吐耳。

問、銅何以有安腦氣筋之功。　答、蓋肝主筋。筋病者。肝火太旺所致。金能平木也。本年此證。悉木邪過甚。故能愈也。

問、聞西法每用鴉片止下利。義尚易曉。而止霍亂嘔吐。用鉀養綠養鈉綠。其功用何如。　答、二藥皆鹽類改血藥。減生炎而有涼性。鈉綠卽尋常食鹽。但西法化過較淨耳。

問、聞西法樟腦酒嚼囉昉。亦均治霍亂。可用否。　答、須慎用。二藥辛竄走氣。似於近證不盡相宜。嚼囉昉卽蒙迷藥。多服令人醉欲死。惟蘸於手帕以解毒則可。

問、此證古方既不可用。西法又不相宜。先生何不出其心得。及曾經治驗之方。錄示遠近。以作南鍼。　答、僕曾製有一十八方。以供蕘採。

問、十八方中精義。先生可略疏其槪。以開聾瞶否。　答、各方實從傷寒千金脫化

而出。於近今瘟疫門中。另闢手眼。如八股老批頭所云。長鎗大戟。細針密縷。皆兼而有之。似非時下溫熱諸名家。僅事揚湯止沸者可比。減輕其劑。幷可治十年以內木火之時邪。非止瘟疫霍亂也。但每方作解。不特辭費。且亦非引而不發之旨。明眼者當自得之。

問、方中所用益母桃根柏葉等。皆按節氣收採。倉卒未備。奈何。　答、可即用近時所採者。但不若如法修合者。力量較大而靈異耳。

問、按時採藥。雖有其說。恐亦影響之言。未盡可憑。　答、院中曾歷試有驗。古人司歲備物。如戊癸年則收乾薑。丙辛年則收黃連。皆取其年化氣。以助藥力。內經人或未必讀。而三年蓄艾。載在孟子。當皆童而習之。況臘月猪油。盛夏常凍。冬春粟米。經久不蛀。其故可思。若六日鷄鳴水。則更奇矣。

問、第一方全劑甚重。何以大黃僅用八分。　答、此取其通火府。使毒從前解。重則

直趨大腸矣。

問、第一方註云。多煎少服。中病卽止。又云。輕者減半。何不卽將全方分兩減輕。而云重者倍服。　答、重病用大劑。中病卽止。不必盡劑。此本古法。具有深義。譬如以斗米煑粥。得飲三升。就取一升。若徑以三升米煑粥。取飲一升。其濃厚粘稠之力。實自有別。

問、第二方意在迎陽歸舍。防其虛脫。敢問欲脫之候。尙有別訣可認否。　答、人中上吊。汗出囊縮。口開撒手。神奪目上視。不得僅以眶陷。輒投此湯。蓋瀉多眶未有不陷者。

問、第七方救焚湯。不用煎而用水浸。此是何義。　答、此義甚精。蓋大吐大瀉之後。藏津內槁。一切湯液。皆經煎沸。陰精已瀉。濃濁之味。與藏津不相周浹。故取天一眞氣。使其浸淫灌漑。一氣相生。以資吸攝。古人郊天用明水。亦卽此義。

問、定亂九方。爲霍亂之主方。各有主義。顧名可思。天行八方。則多預防救誤之方。先生前書各方尚可治十年以內木火之時邪。其義云何。　答、以僕古三元法。推得同治甲子。已交水運。而今日所發之病。尚多屬火者。蓋火未退位。水未還正也。十年以後。運纔交足。此如奇遁家超辰接氣之訣。未易明言也。近日冬地寒滯之品。已多誤事。薛葉吳王諸家。皆不免將束高閣矣。

問、霍亂從前皆僅專顧太陰一經。故用藥不出理中方法。先生著霍亂病源方法論。始言當求之厥陰。不悉此證。尚別有兼證否。　答、著書者但能明其綱領。而曲折實不能盡也。吾院陳粟菴。長於燥證。言此證亦有由金氣不宣。而木火愈鬱者。論甚精碻。應驗第三方。卽採其意。

問、霍亂吐瀉雖止。而仍有不得生者。此是何故。　答、邪實者。當時雖經寒劑急救。而透發不早。多至餘熱內燔。正虛者。雖扶陽得效。神清汗止。而脈終不起者。此

元氣無根。如瓶花得水。非不暫潤。終必萎落。

問、熱病禁食。痧疫尤甚。不知如何。始可令食。　答、禁食者恐餘熱未盡。得食則熱着而復發也。如邪已盡。舌苔必淨。口必不渴。小便必清長。大便必不燥不溏。若熱病大便乾燥。則爲邪尚未淨。切當忌之。即欲進食。總宜先以綠荳飲試之。繼以番茄絲乾煎湯。後方可以泡飯取湯。略和胃氣。唯舌絳身和。汗出多者。屬真陰漸虧。宜用薄粥。

問、疫病既能傳染。泰西防疫章程。可倣行歟。　答、否。泰西平時飲居。均已盡合衛生之道。但能慎之於發病之地。受病之人。故設法當愈嚴愈善。中國事事不合醫軌。若臨時猝然防疫。實非獨無益。且於平人大有妨礙。

問、華人防疫有簡便易行之事否。　答、溝衢宜打掃清潔。衣服宜漿洗乾淨。水泉宜早汲。用沙濾過。魚蔬忌久頓。用冰更佳。房屋大者宜多開窗牖。小者須急放

氣孔。而尤要者。則廁桶積穢之處。日施細炭屑其上。以解穢惡。

問、此皆外治之法。不悉內功。有何簡便之法。　答、內功非一言可盡。大要在提元神。而提神猝未可學。一切耗神之事。總宜戒斷。其目約有數條。戒多飲猛酒。戒多吸乾煙。戒遠視。戒久立。戒遠行。戒多言。戒多用心思。致令徹夜不寐。而尤要者。則在房室。如房勞後七日內患病者。十中難救其一。驗之屢矣。

問、探病人有何防避之法。　答、飽食後再飲保命平安酒一杯。提起元神。自覺此去。有一將當關。百邪退避之概。不知此義。當思如戲場上關聖帝手提單刀。過五關斬六將。何等神勇。心目中躍躍然亦有欲學作關公之想。則神完氣足。病氣自不能侵。坐定時。又須謹避風口。視今日是何風。如屬東南風。則宜向西北方側坐。切不可使病人之氣。順風吹入吾口。又須閉口不言。

問、何法實能提起元神。　答、素問遺篇有想五氣法。然亦須平時習熟。臨時不外

豎起脊梁。張開眼孔。閉氣凝神而已。玄矣哉。遺篇之言曰。正氣存內。邪不可干。

問、瘟疫俗皆稱爲鬼病。每事祈禳。明者從不之信。而昧者又言之鑿鑿。然按之古籍。如周禮方相黃金四目。已言逐疫。而劉熙釋名。亦言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一似有徵。先生平時如東坡喜談鬼。而臨證獨否。敢問。　答、惟聖人爲能知鬼神之情狀。夫子之告樊遲也。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告季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醫、人道也。當務民義。盡人事。平時當具伏魔之道力。臨時方能施逐疫之神方。提起元神。念念救世。則靈光四射。筆鋒橫掃。自能戰退羣邪。還吾仁壽世界。奚事上效騶搖。始能永命哉。素問不云乎。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欲昌軒岐之教。豈可稍背其宗旨哉。

利濟瘟疫錄驗方

利濟定亂第一方 定亂救急湯

治男女老幼瘟疫。霍亂吐瀉。肢冷脈伏。臍腹絞痛。或不痛而心躁口渴。舌苔糙黃。甚則灰黑。目眶內陷。唇面爪甲俱青。危在頃刻者。此方主之。

白頭翁五錢　大青葉四錢　水連三錢　木通二錢

東引桃根三錢清明採者尤佳　秦皮三錢　益母草三錢端午時採者尤佳

川柏一錢二分　升麻一錢二分　檳榔二錢　大黃八分

吳萸八分　鬼箭羽二錢　馬齒莧三錢六月六日採者尤良

綠豆七十二粒　赤小豆三十六粒　鮮車前一兩　青大錢六枚古文錢更佳

右十八味。用地漿水。或陰陽水煎。多煎少服。中病即止。輕者減半。重者再加金

汁一杯。得藥吐者。加猪膽汁少許。或童便冲服。

利濟定亂第二方 定亂迎陽湯

治證如前。而中氣過虛。眶陷聲嘶。或口不渴而汗出脈絕者。

高麗參一錢無力者以東洋參三錢代之　土炒當歸一錢　附片二錢

木通八分　吳萸炒川連一錢五分　老式紫草一錢五分　赤小豆二十七粒

東壁土二錢竈心土亦可　藿香一錢五分　烏梅一枚　防己一錢

川椒二錢　桃根三錢　青大錢三枚古文錢更佳

右十四味。用陰陽水煎。得藥吐者。仍用童便或猪膽汁少許冲服。

利濟定亂第三方 定亂安中湯

治吐瀉已減。舌苔穢濁漸退。而神倦脈弱者。急宜扶正和中。

西潞三錢　苡仁三錢　鹽水炒橘紅三分　白頭翁二錢

吳萸炒水連一錢五分　藿香一錢五分　老式紫草一錢五分　蔻砂四錢

桃葉大者十四片　扁豆葉三錢　石榴皮六分　綠豆四十九粒

赤小豆三十六粒　古文錢三枚

右十四味。用陰陽水煎。

利濟定亂第四方定亂舒筋湯

治霍亂而轉筋不止。

白頭翁五錢　大青三錢　蔻砂四錢　鮮地龍九條

水連一錢五分　鈎藤五錢　木瓜五分　血餘八分

馬齒莧五錢　大錢九枚　甘草稍三錢　綠豆百八粒

右十二味。再加絲瓜絡忍冬藤各一兩。用地漿煎湯代水。煎成候微涼服。

外治法　用陳醋三沸。以故綿浸擦患處。亦可用食鹽。

利濟定亂第五方 定亂排痛湯

治霍亂而腹疼欲死者。

東引桃根四錢　柴胡根三錢　白頭翁三錢　白芍三錢

檳榔二錢　川連一錢五分　廣鬱金八分　蠶砂五錢

枳實一錢五分　柏葉二錢元旦社中南向者尤佳　木通一錢

鬼箭羽一錢　綠豆七十二粒　赤小豆三十六粒

右十四味。用地漿水煎。

利濟定亂第六方 定亂止渴湯

治霍亂而大渴不止者。

白頭翁三錢　膽草二錢　川連二錢　烏梅二枚

生白芍二錢　鮮車前八錢　苦參三錢　大青五錢

鹽水炒川柏二錢　老式紫草二錢　木通一錢　大黃五分

綠豆百〇八粒

右十三味。用地漿水煎。雪水更佳。

利濟定亂第七方定亂救焚湯

治證如前。或吐瀉已止。而內熱如焚。湯藥不受。服後應驗。四五兩方不愈者。主以此方。

鮮生地一兩　鮮麥冬一兩　鮮元參八錢　西洋參三錢

葳蕤六錢　生枇杷葉八錢　西瓜二兩　鮮藕一兩

荸薺一兩　消梨一兩　鮮百合八錢　鮮車前一兩

右十二味。用井華水浸三時許。不時恣服。

利濟定亂第八方定亂寧心湯

治霍亂而心下痞鞕。上下格拒者。或吐瀉已止。而見此證。

旋覆花三錢　吳茰炒川連一錢五分　蠶砂四錢　半夏一錢五分

木通八分　鹽水炒橘紅四分　石菖蒲六分　桃根二錢五分

枳實一錢　鬼箭羽八分　綠豆衣三錢　赤小豆四十九粒

右十二味，用碓稜水或急流水煎。

利濟定亂第九方 定亂達鬱湯

治乾霍亂。不吐不瀉。心腹絞痛欲死者。

生梔子十四枚　豆豉三錢　枳實一錢五分　石菖蒲五分

蔻仁三分　川樸八分　水連一錢二分　山慈姑八分

木通七分　訶黎勒一錢五分　檳榔二錢　人中黃二錢

五靈脂三錢　荷梗一尺

右十四味。用陰陽水煎。取稍涼服。不知再研。加來復丹一錢。

利濟天行應驗方一

治時邪初感。頭暈胸悶。筋掣腹疼。神氣不爽。將成吐瀉者。

白頭翁二錢　扁豆葉三錢　生枇杷葉三錢　藿香二錢

枳殼四分　桃葉汁十四　香豉三錢　滑石三錢

絲瓜絡二錢五分

九味。用陰陽水煎。

利濟天行應驗方二

治天行初感。壯熱頭痛。或心中熱。不論有汗無汗。此方主之。

葛根二錢　大青葉三錢　香豉三錢　葱白三莖

生石膏四錢　生梔子九枚　黃芩三錢

七味。用地漿水煎。

利濟天行應驗方三

治天行初感。寒熱如瘧。或身見疹痱。或喘逆上氣。肩膊胸脅掣痛。甚則眩暈。厥或伏而不起。此木火久亢。金氣暴復。宜辛涼透發。宣通氣機爲主。

豆卷三錢　升麻一錢　杏仁三錢　桑皮一錢

紫草二錢　殭蠶二錢　馬勃二錢　生石膏三錢

大青三錢　連翹二錢　桔梗八分　當歸八分

赤芍一錢　牛蒡三錢　西河柳二錢　鮮柏葉一錢

右十六味。用井華水煎成。冲荷葉露一杯。

利濟天行應驗方四

治霍亂止。而仍內熱煩渴者。

大青葉五錢　香豉三錢　瓜蔞根二錢五分　生地三錢

生梔子九枚　苦參二錢　連翹二錢　綠豆衣三錢

右八味。用地漿水煎。

利濟天行應驗方五

治吐瀉已止。身和神淸。忽腹中大熱。口渴鼻燥舌黃。喜飲涼水。曾服苦寒益燥者。宜改事甘寒。主以此方。

生石膏四錢　鮮枇杷葉三錢　生草二錢　桑葉三錢

西洋參二錢　鮮藕四錢　綠豆百八粒　消梨一個

右八味。用井華水煎成。冲銀花竹葉露各一杯。

利濟天行應驗方六

治霍亂證。誤認肢冷脈伏爲寒。而用辛熱之藥。以致危急垂死者。

人中黃一兩　陳細綠茶六錢　生萊菔汁大杯　綠豆一撮

右四味。用地漿水煎。

利濟天行應驗方七

治霍亂證。雖宜涼藥而用之過劑。或飲雪水地漿等太多。以致呃逆痞悶作痛者。

鮮　藕三錢　扁豆葉二錢五分　絲瓜絡二錢五分　木　通一錢

竈心泥二錢五分　鮮枇杷葉三錢　六神麯一錢　細　辛三分

石菖蒲五分　蔻　殼三分　竹　茹三錢　滑　石二錢五分

右十二味。用陰陽水煎。

利濟天行應驗方八

治霍亂愈後。身和脈起。舌苔已淨。知饑思食者。先以此方交媾陰陽。安和五藏。

合歡皮三錢　扁豆葉二錢五分　北參二錢五分　石斛一錢
絲瓜絡二錢五分　麥芽一錢五分　葳蕤二錢五分　荷葉一錢
冬舂米一撮　清炒甘草八分　白茅根六錢先煎代水

右十一味用陰陽水煎。

利濟秘製保命平安酒方

用堆花燒酒十五觔。浸七日。每服一小杯。

白頭翁二兩　東洋參一兩　藿香二兩　生耆一兩五錢
防風一兩　當歸一兩　川芎一兩　苡仁一兩五錢
萆薢一兩　川椒六錢　大黃六錢　柏葉一兩元旦社中南向者佳
鬼箭羽一兩　水連一兩　石榴皮六錢　荷葉一兩
槐實二兩上巳日採者尤佳　雄黃一兩　菖蒲六錢端午日採者尤佳

益　母一兩端午日收者尤佳　赤　豆二兩　綠　豆二兩

木　瓜一兩　蒼耳子一兩端午採者尤佳　檀　香二兩　通　草六錢

東引桃根二兩清明日採者尤佳　冰　糖二觔

瘟疫霍亂答問終

〔清〕連文沖　述

霍亂審證舉要

中國醫學大成

霍亂審證舉要提要

淸、連文沖撰。文沖字聰肅。錢塘人。光緒二十五年刻成。先辨霍亂陰陽。參考西法。闡發各地方土氣候。陰證霍亂。陽證霍亂。各現證脈象。列表對照。俾可辨明寒熱陰陽。至陰證似陽。陽證似陰。亦有分別。如假陽證。如假陰證。乾霍亂。雜氣霍亂。及不治症數條。辨析尤詳。幷註明所採各書。得其梗概如此。非謂凡霍亂之症。盡在於此也。末附王氏霍亂集方。附連氏經驗方。及外治針灸各法。炳章又增霍亂寒熱辨正。並附潘氏霍亂吐瀉方論。皆屬經驗之方。簡明意賅。爲治霍亂所必需。後之學者。熟讀深思。臨症自有所依據也。

序

日下霍亂盛行。同人憫之。鳩資爲施藥舉。所以平其癘而澹其災也。顧不分寒熱。胡亂施治。愛人之心。轉爲殺人之事。惄焉如擣。輾轉終日。不施方劑。無以慰仁人利濟之懷。遽與丸散。無以起病者膏肓之疾。初擬設立公所。延醫診治而施送之。旣而病其太隘。可一隅而不可四方也。遂改從各宅分路施送。惟人未必盡通醫理。且陰陽霍亂之的。醫者或亦檜焉。爰發祕籍。擷羣書。獵菁華而薈萃之。如塗塗附者。言雖夸不取。言近指遠者。雖一字必錄。法辨陰陽。辭尚體要。如老嫗說詩。人人俱解。印送各家。臨證審察。代以醫鐸。遂撰霍亂審證舉要。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六月錢塘聰肅連文沖識

霍亂審證舉要

錢塘　連文沖聰肅甫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校點

霍亂先辨陰陽說

治病不知陰陽。與知陰陽而不能辨其所以然。摸牆貼壁。動輒得咎。即如霍亂一症。傷人極速。不才素聆先訓。以爲自生之霍亂。不外六氣。傷食。積水。傳染之症則毒也。毒亦視歲氣以爲衡。此徵諸西人之書。內科新說。專指傳染。而性質暴速之故。自謂尚未確知。不過見腸胃中多白水而已。近日西人。覆加考竅。謂其有小蟲。夫曰白水。曰蟲。即毒之見端也。內科全書。剖視胃內皮紅。瘀血。積水。小腸內白漿。

脾或縮或大。肝管閉。膽囊脹。心房靑黑。是毒病確鑿矣。不才用九轉丹定毒。吐瀉腹痛當止。再分陰陽與雜氣。一一詳列其辨法。庶按症施治。得其指歸也。然無非師法古人。經曰。淸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行。衛氣逆行。淸濁相干。客於腸胃。則爲霍亂。此乾霍亂也。又曰。太陰氣上逆。則霍亂。又云。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瀉。傷寒論云。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四逆湯主之。又云。旣吐且利。小便復利。而汗大出。下利淸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又云。吐已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又云。少陰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少陰吐利。煩躁四逆者死。此陰霍亂也。經云。土鬱之發爲嘔吐霍亂。又云。不遠熱則熱至。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傷寒論云。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此陽霍亂也。傷寒論云。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

丸主之。又云。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金匱云。轉筋之爲病。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絃。轉筋入腹者。雞矢白散主之。此雜氣霍亂也。後世巢元方病源候論大半屬之寒。劉河間六書大半屬之火。孫真人千金主飲食積。朱丹溪心法以爲內積外感。陽不升。陰不降。張子和儒門事親主風溼暍。樓英醫學綱目主胃寒與傷水傷溼。李士材醫宗必讀主溼熱風暑。陳遠公辨證錄主暑。王肯堂證治準繩宗經。而以脾胃之虛實。受外邪之微甚爲斷。道光時王孟英霍亂論出。以能治霍亂馳名江浙間。其所師承者。張石頑醫通之成說也。所著霍亂論。擘分寒熱。頗爲得間。陸九芝世補齋醫書推闡之。而謂九熱一寒。兩先生案。半多涼藥。雅可鍼砭薛立齋、陳無擇、張景岳、嵩崖尊生、黃坤載輩。專以溫補治霍亂之非。獨惜未嘗辨析毫芒。懸示陰陽之所以然。吳鞠通列霍亂病。於溫病條辨中。而所引不過寒溼數條。亦未能剖判陰陽。瞭如指掌。致後之墨守陳編者。仍無一定圭臬。袒熱則非寒。袒寒則非熱。

不知準繩。爲害多端。不才細心考校。綜各說而爲之表。使陰陽洞達。病情如鑄。陰症多寒。陽症多熱。寒者溫之。熱者涼之。兩端既分。其餘可推究矣。若西人之以牛羊乳及牡蠣、阿膠、鴉片、薑、桂、鉛、雞卵、樟腦諸方治之者。皆不可以治中人。故存而不論。而不才所用九轉丹內之藥味。與洗足法之用樟腦。亦未嘗不擷其精英。以拯我蒼赤也。故治病務須破除成見。而又於古今之成法。棄短取長。執兩用中。庶幾眞知灼見。鮮所差謬矣。至南北經緯偏處。須視地氣爲斷。不能拘泥云。

陰症霍亂

面色	腹痛時青痛止色白	先君庭訓
鼻孔	冷滑而黑	吳綬
脣	青口和	陳長卿

陽症霍亂

面色	腹痛時青痛止色赤	先君庭訓
鼻孔	乾燥黑如煙煤	吳綬
脣	紫口渴	陳長卿

舌苔白薄尖微黃　敖氏金鏡錄

轉筋攣急甚至陰丸縮痛迫小腹　景岳

聲瘖便利　張石頑

身重足冷而踡臥惡寒　吳綬

腹痛喜熱按　先君庭訓

大便瀉氣味不惡色或青白　孟英　石頑

小便利白　仲景　王執中

按直指以有小便為寒無小便為熱霍亂不能拘以清濁相干也仲景所言小便利重在下清穀下清穀者諺所謂完穀不化爾故須先問大便

嘔吐口味淡　先君庭訓

舌苔黃絳厚如粉粘膩　敖氏金鏡錄　孟英

轉筋外見目赤　本內經

聲瘖口燥　王孟英

身輕手足和緩　吳綬

腹痛拒熱按　先君庭訓

大便瀉氣味極惡色或赤黃　孟英　石頑

小便不通濁　楊士瀛　秦之楨

按傷寒大白云黃赤為熱色白而混濁亦為熱又云食滯中焦黃赤混濁用寒涼反不清用香燥辛溫而清利故須斷以各症

嘔吐口味苦　先君庭訓

口渴　欲飲水而不能　徵以園
陰症本不口渴自吐利多傷液則口渴　糜子嘉本劉河間

自汗　冷而味淡　徐靈胎
身多　先君庭訓

頭痛　時痛時止　先君庭訓

煩躁　吐瀉後傷陰始見
神清　先君庭訓

眼　視物作綠色　聰肅試驗

喜暗　龔廷賢
不欲見人　吳綬

惡寒　仲景

睡　昏沉多睡　靈樞

氣弱　李東垣

發熱　寒多不用水　仲景
按凡霍亂發熱乃邪外泄吉兆也

口渴　不得水解喜冷飲　糜子嘉
不可與冷水　先君庭訓

自汗　熱而味鹹　徐靈胎
頭面多　先君庭訓

頭痛　綿綿不絕　活人
三陽皆有　郭雲臺

煩躁　初起即見
神昏　先君庭訓

眼　視物作金火色　聰肅試驗

喜明　龔廷賢
欲得見人　吳綬

惡熱　吳綬

睡　虛煩不睡　靈樞
按七情不睡者不在此例

氣噴如火　吳又可

發熱　熱多欲飲水　仲景

陰陽症同

厥 外症多惺惺而靜　朱肱

舌捲囊縮 脈沉遲　程鍾齡

脈 伏虛微細遲　脈經　張石頑

按腹痛甚則脈伏吐瀉甚則反洪大然必無力所當細辨

厥 外症昏憒　通真子

舌捲囊縮 舌焦燥　程山齡

脈 伏洪大　脈訣　張石頑

按腹痛極則脈伏吐瀉甚必兼虛細亦當細辨

右陰陽大致。互勘自知。至陰症似陽。陽症似陰。亦當分別。列二條以爲鏡。

假陽症

霍亂轉筋。口渴喜冷。發熱煩躁面赤。欲去衣被。此似陽症。而不知戴陽於上。亦生是病。問其足當冷。問其大便必不臭惡。問其小便必清。或少而白。此內虛陰盛。須用附子理中湯以溫之。沈芊綠

假陰症

霍亂轉筋。厥冷少氣。唇面爪甲皆青。腹痛自汗。脈伏。此似陰症。如察其小便黃赤。舌苔必粘膩。或白厚。所下必定臭惡。所吐必定酸穢。此由熱伏厥陰也。愼勿認作陰症治。以地漿煎竹葉石膏湯服之。王孟英

列此二端。以爲隅反。陰陽既審。乾霍亂與雜氣霍亂。亦當知之。

乾霍亂吐利不得。世醫得效腹痛如絞。痧脹玉衡煩躁悶亂。俗名絞腸痧。張石頑甚則脈停身冷。內科全書大小便亦秘。神識不清。不出半日死。先君庭訓治以九轉丹。先定其毒。再疏其氣之橫格。服通靈萬應丹。以通其內閉。再間萬應散。以開其外竅。如再不愈。用獨聖散以達其穢。古法用鹽湯探吐。吳鞠通用蜀椒救中湯與至寶丹。今則刺之出血豆。痛定後。仍須視前表之陰陽。以爲施治焉。

雜氣霍亂轉筋。吐瀉腹痛。口渴等症。如挾溼則四肢重著。首如裹。舌滑或灰或白。骨節煩痛。胸膈滿悶。挾食則腹痛不可近。或爲痢疾。挾風則惡寒發熱。腹鳴。或爲瘧疾。挾穢則胸中迷悶。舌苔厚而色晦。氣結不舒。皆當各視其病耳。至妊娠霍亂。半由於熱。產後霍亂。半由於虛。異鄉人初易水土。亦吐利兼作。抑鬱者肝強胃弱。多吐不利。痰壅者忽然吐利。當分別施治。不可或忽也。至稟賦之偏者。尤當準其平日以調之。

再列不治症數條以燭先機

遺尿。張石頑 熱盛神昏者可治 吳緩

氣脫不語。沈芊綠

汗出如油。內經謂之絕汗 張景岳

四肢不收。沈芊綠

鼻扇口開。目張手放。聰甫試驗

目眶黑陷。先君庭訓

環口青黑。先君庭訓

神昏極不知痛苦。秦子嘉

施治如法。病不爲減。先君庭訓

乾霍亂手冷過臂。足冷過膝。先君庭訓

以上各條。不才於所採各書內。細加搜剔得其梗概如此。非謂凡霍亂之症。治霍亂之法。遽盡於此也。惟願　大雅君子。進而教之。匡其所不逮。補其所未備。訂其所未眞。讀書者示我南鍼。定當補刊。臨證者細加審覈。無失毫釐。庶仁壽同登。永無殀橫。幸甚禱甚。至篇中所引各書。不過摘其要領。幷未羅列全書。若欲覩其大全。原書俱在。可瀏覽也。茲不多贅。

附錄王氏霍亂論集方並附連氏經驗方

陰證霍亂門凡遇陽症切勿誤用

理中湯傷寒論　治寒霍亂。口不渴者。

黨　參　甘　草　乾　薑　白　朮

附子理中湯　治證如前。而寒甚者。

前方加附子一枚。

四逆湯傷寒論　治陰寒霍亂。汗出而四肢拘急。小便復利。脈微欲絕。而無頭痛口渴者。

甘　草　乾　薑　附　子

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傷寒論　治陰寒霍亂。四肢拘急。脈微欲絕者。

乾薑　甘草　附子　猪膽汁和入

桂枝湯傷寒論　治寒霍亂後。身猶痛者。

桂枝　芍藥　甘草　生薑　大棗

吳茱萸湯傷寒論　治少陰吐利。厥逆煩躁。亦治厥陰寒犯陽明。食穀卽嘔之證。

吳茱萸　黨參　生薑　大棗

漿水散潔古　治陰寒霍亂。暴瀉如水。汗多身冷。氣少脈沉或脫者。廉國文案此症內中真寒而外襲微暑故用熱藥祛寒而以地漿祛暑然方意所重在寒故不入雜氣霍亂而仍歸入陰症非與後陽症用地漿法相戾也

桂枝　乾薑　附子　甘草

良薑　右藥地漿水煎服。

大順散局方　治襲涼飲冷。陰寒抑遏陽氣。而成霍亂。水穀不分。脈沉而緊者。

甘草　乾薑　杏仁　桂枝

冷香飲子局方　治陰寒霍亂。脈沉細或絃緊。無汗惡寒。面如塵土。四肢厥逆。陽氣大虛之症。

附子　生薑　陳皮　草果　甘草

水煎一滚。即濾出。井水浸冷再服。

雷公散　治陰寒霍亂。藥納入肚臍內。外用膏掩即愈。不愈再灸艮。

上猺桂心八錢去皮　母丁香一兩二錢　倭硫黃五錢　生香附一兩八錢

當門子四錢

右研極細末。納臍。

九轉丹江棟　治陰陽霍亂。服二丸無不止痛。減利減吐。

真鴉片三兩冬研夏燉　珍珠一兩　西牛黃一錢二分　真麝一錢二分去毛

百草霜九錢

右爲細末研勻。然後將白米飯二兩四錢。研如糊。再下前五味。再研勻爲丸。每丸重三釐。丸完用硃砂爲衣。衣完入大封筒內封固。放在翻轉脚爐蓋內。將包紥好。草紙蓋好。微微炭火烘三炷香。每炷香搖動爐蓋三次。三三見九。名曰九轉丹。香完移過爐蓋。侍冷拆封。入磁瓶內聽用。

凡用此丹。大人每服二丸。小兒九十歲。一丸作一次服。四五六七歲。一丸作二次服。三歲未週。一丸作四次服。無論大人小兒。倘誤多服。以濃茶飲之卽解。

孕婦忌服。

純陽正氣丸呂祖方　治陰霍亂之竅閉者。

雲茯苓　公丁香　紫蘇葉　降香　官桂　姜半夏

生白朮　廣皮　生茅朮　藿香　青木香

右十一味。每味四兩。共研極細末。用燈草一兩二錢。煎湯泛丸。如小米大。用

麝　香三錢　硃　砂一兩　青煆礞石四錢　梅　片三錢

馬牙硝一兩　雄　精六錢　金　箔五十張　硼　砂六錢煅

共研極細末。包前丸藥上爲衣。

陰霍亂後。津液不復調理方。

八味丸去茯苓澤瀉連氏擬方

官　桂　附　子　熟　地　山　藥　山萸　丹　皮

陽證霍亂門凡遇陰症切勿誤用

白虎湯傷寒論　治暑火熾甚。霍亂。

石　膏　知　母　甘　草　粳　米

人參白虎湯傷寒論　治症如前。而元氣已虛者。用前方加黨參一味。

竹葉石膏湯傷寒論　治體虛受暑。霍亂吐瀉。及暑邪深入等症。

竹葉 石膏 麥冬 黨參 半夏 甘草
粳米

黃芩加半夏湯傷寒論 治體虛伏熱之霍亂。

黃芩 芍藥 甘草 半夏 生薑 大棗

梔子豉湯傷寒論 王孟英按此傷寒吐劑也。而予治熱霍亂。獨推為主劑。蓋梔子苦寒。善泄鬱熱。豉經蒸腐。性極和平。凡熱霍亂。皆由溼鬱化熱。而擾攘於中宮。唯此二物。最為對症良藥。昔人咸未之察也。且二物之奇。匪可言罄。如以竹葉清風暑。配以蔻仁宣穢惡。溼甚者臣以滑樸。熱甚者佐以芩連。同木瓜扁豆則和中。合甘草鼠粘而化毒。其有誤投熱藥。而致躁亂昏沉者。亦必藉此以解救。厥功惟最。

梔子 豆豉

地漿千金方

掘黃土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井水沃入。攪濁少頃。取淸飮。

升降陰陽散寒溫條辨　治霍亂風熱挾食。

殭蠶　蟬退　薑黃　大黃

蘆根湯千金方　治霍亂煩悶。

蘆根　麥冬

扁豆散普濟方　治霍亂吐利。

生扁豆

右爲末。入醋冷服。

木瓜湯聖惠方　治霍亂轉筋入腹。

木瓜一兩　煎湯服。餘湯浸靑布裹其腓。

六一散河間　治暑熱霍亂。

滑石　甘草

左金丸　治霍亂轉筋。火邪內熾。證因溼盛。而風木行脾者。

黃連　吳茱萸　爲丸。每服三錢。木瓜湯送下。

黃連香薷飲活人　治暑熱霍亂。

黃連　香薷　厚樸

金莖露蘇恭　治霍亂轉筋。

扁豆葉一握。擣汁飲一碗。

陽霍亂後。津液不復調理方。

致和湯王孟英　治霍亂後。津液不復。喉乾舌燥。小便短赤。

沙參　枇杷葉　竹葉　生甘草　扁豆　木瓜

石　斛　麥　冬　陳倉米

冬瓜湯（王孟英）　治霍亂口渴。

冬　瓜　不拘多少。去瓤。煎水頻飲。

沖按何不食西瓜汁。

乾霍亂門

大蒜方（永類鈐方）　用大蒜搗塗足心立愈。

柳州方（柳子厚）　治乾霍亂。不得吐瀉。甚至冷汗出而氣欲絕者。

鹽（一撮放刀上用火炙熱研）　用熱童便和服。少頃即得吐下。而氣通矣。

九轉丹（方見前陰證霍亂門）　治乾霍亂痛極者。立能止痛定毒。此方一切霍亂。無不效驗。

（連氏經驗）

萬應丸（屢經試驗方）　治乾霍亂。氣閉悶絕。

大黃六兩　蒼朮三兩　麻黃三兩六錢　天麻三兩六錢
雄黃三兩六分　硃砂三兩六分　甘草二兩四錢　蟾酥九分酒化
麝香三錢　銀硝三錢

萬應散　即萬應丸之藥爲散。可聞入鼻取嚏。

獨勝散方見吳鞠通醫書　治乾霍亂。不得瀉吐。腹痛。爪甲皆青。

雜氣霍亂門

五苓散傷寒論　治霍亂吐瀉。口渴欲飲水。頭痛身痛發熱。康國文按此治寒溼停飲之霍亂

猪苓　茯苓　桂枝　白朮　澤瀉

厚樸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傷寒論　治虛寒挾溼之霍亂。

厚樸　生薑　半夏　人參　甘草炙

王孟英按古今治霍亂。從未論及此方。予每用之。以奏奇績。故特錄出。

雞矢白散金匱 治轉筋入腹。按此治轉筋之霍亂廉國文

雞矢白不拘多少 煎服。

燃照湯王孟英 治暑穢挾溼。霍亂吐下。脘痞煩渴。外顯寒而內顯熱。錯雜難分。

服此真狀自見。

草果 豆豉 山梔 省頭草

厚樸 半夏 黃芩 滑石

連樸飲王孟英 治溼熱內伏之霍亂。兼能行宿食。滌痰涎。

川連 厚樸 半夏 菖蒲 豆豉 山梔

六和湯 治溼熱內伏。外冒風涼。霍亂吐瀉。寒熱交作。

香薷 砂仁 藿香 人參 甘草 扁豆

厚樸 木瓜 杏仁 茯苓 半夏

平胃散局方　治溼熱內甚。霍亂吐瀉。

蒼朮　厚樸　橘紅　甘草

藿香正氣散局方　治內停生冷。外感風寒之霍亂。亦主水土不服。

藿香　桔梗　紫蘇　白芷　厚樸

陳皮　茯苓　半夏　甘草　蒼朮

香薷飲局方　治夏月外感風涼。有表症之霍亂。

香薷　厚樸　扁豆

十味香薷飲東垣　治虛人伏溼。復兼感冒食滯。而成霍亂者。宜此方加減之。

香薷　厚樸　扁豆　人參　黃耆

白朮　茯苓　甘草　木瓜　廣皮

桂苓甘露飲河間　治暑熱霍亂之聖劑。沖按兼溼者方可用

茯苓　桂　猪苓　澤瀉　白朮

甘草　滑石　石膏　凝水石

等分爲末。每服三錢。

駕輕湯王孟英　治陽霍亂。餘邪不淸。客於肺胃。身熱口渴。及熱邪內伏。身冷脈沉。湯藥不下。不發呃者。

竹葉　豆豉　山梔　桑葉　石斛

生扁豆　陳木瓜　省頭草

蠶矢湯王孟英　治霍亂吐利。轉筋腹痛。口渴煩躁。危急之症。

晚蠶砂　木瓜　生苡仁　大豆黃卷　川連

半夏　黃芩酒炒　吳茱萸　炒山梔　通草

瘟疫丸連氏祖傳　治一切雜氣霍亂。凡停食。停水。受暑。受寒。傷風。傷溼。疫氣。諸霍亂。

及瀉利瘧疾等症。服之卽愈。屢經試驗。特廣流傳。

紫降香四兩　廣藿香三兩　厚樸三兩　薑夏三兩

草果仁二兩　酒芩二兩　白芍一兩五錢醋炒　黨參二兩

羌活一兩五錢　貫衆一兩

木瓜三兩薑炒　知母二兩　梹榔二兩　藁本三兩

右十味研細末。用火焙。勿炒。外用

煎濃汁。加米湯泛爲小丸。每服三錢。白水送下。

此　先祖手定之方也。先祖　先君數十年合藥施送。於夏令天時不正

之疾。無不治之。苟非傳信。何敢廣布。文沖謹識

外治法

轉筋起於足腓。俗呼腿肚但以好酒摩擦其硬處。軟散卽愈。王孟英

作極鹹熱湯。於脚槽中煖漬之。王孟英

以樟腦研末入開水中浸足。連氏試驗

以三稜鍼刺委中穴出血卽愈。　刺法令病人偃臥。卽面朝上背朝下在膝灣橫紋處。用手蘸溫水輕輕急拍。直待紫紅筋現起。照中間刺三四分深。放出毒血立愈。甲乙經　玉龍經

背脊頸骨上下。及胸脅肋。兩背肩臂。川銅錢蘸香油刮之。或用刮舌刡子脚。蘸香油刮之。頭額腿上。用綿紗線。或麻綿蘸香油刮之。大小腹軟肉處。用食鹽以手擦之。

霍亂審證舉要終

霍亂寒熱辨正

鄞縣　曹炳章撰述

濕症熱症不可用十滴水等熱藥

嘗考霍亂一症。原有屬寒、屬熱、屬濕、之分。自民國八年至今年。（卽十年）每見夏秋是症發現之際。其間屬熱者多。屬寒者少。蓋近年以來。天氣春寒夏涼。霪雨連綿。至長夏初秋。亦多忽寒忽熱。以致濕遏於外。熱伏於內。伏之淺。鬱之微。則出從熱化。而爲暑濕伏暑。若伏之深。鬱之甚。又感新涼。則內伏之熱欲出不得。若再客寒外束。內外交訌。其病乃發。輕則發爲暑溫。如心胸發熱。手足木冷。泛泛欲吐。脈沉數。舌邊尖紅。中白滑。重則卒然清濁混淆。腸胃乃亂。而爲霍亂。氣道立時閉

塞。血絡因而凝滯。甚則肢冷脈伏。目陷音嘶。汗淋洸白。立現陽微欲脫之險象。此非氣血枯槁。實氣不流行。血肉凝阻而死。故初起亟宜開閉通竅。俾氣通血活。邪得外泄。則正自復。昧者不知邪閉血凝。熱深厥深之理。一見肢冷脈伏。即指爲寒。又疑爲脫。不辨寒熱眞假。動手桂附回陽。薑萸止吐。任意亂投。又有好行其德者。復以十滴水哥囉顚之類。博施濟衆。以熱治熱。因此傷生者。比比皆然。苟將此藥治眞寒之霍亂。未始無效。不知近時之霍亂。而熱症十居七八。寒症十僅一二。故誤投者立能致死。若醫家認症的確。用藥精當。治不失時。病家冷煖適宜。食守禁忌。本無死症。炳章目覩誤於熱藥而死者多。不忍坐視夭枉。爰將歷年經驗所得。將霍亂現狀之屬寒屬熱。鑑別如下。俾醫者審症用藥。皆有標準。病家看護服食。知所從違。庶幾藥不亂投。人無夭枉耳。

(甲)病狀鑑別

（一）舌苔　凡初起白苔帶青。繼則白燥黃燥。或挾食舌苔多白膩黃膩而厚。挾伏熱。舌邊尖紅赤。甚則乾黑而糙。皆爲熱症。若苔白滑而潤。或灰黑而滑。或灰黃兼白滑。皆爲寒爲濕。

（二）唇口　凡唇紅及唇乾燥者。爲熱。唇白及唇潤澤者。爲寒。若口黏燥渴喜涼飲。甚則急求冷水。或口氣呼出熱者。或隨飲茶水卽吐瀉者。皆爲熱。口雖燥而不喜多飲。卽或飲茶一二口卽止。或口氣呼出冷者。皆爲寒。

（三）眼目　雖目眶陷。而眼白有紅絲。及目皆反赤者。爲熱。若初起眼白青白。則甚。目眶黑陷。而目皆不赤者。爲寒。

（四）肢體　凡肢體雖冷。摸着有黏濈之汗。且有酸穢氣。欲揭去衣被。此裏熱外寒。甚則煩躁。起臥不安。欲迎涼風。喜臥陰地。皆爲熱。若肢體冷不陰濈。並不云熱。自引衣被蓋覆。沉靜倦臥不動者爲寒。

(五)手指　若手指螺紋有數條陷縫。螺頂亦有凹者。或全手指如冰水浸透之狀。皆爲熱。寒症。手指螺紋間有癟者。螺頂亦有凹者。然指上色白。甚則帶青藍色紋者爲寒。

(六)胸脘　凡心煩脘悶者爲熱。心煩不悶者爲寒。

(七)聲音　凡初起。大聲叫噪不已。俟大瀉一二次後。喉音就低。如沙聲塞聲者爲熱。不爲沙聲。但昏迷不言者爲寒。

(八)自汗　凡汗出而黏。有腥臊氣者爲熱。若汗不臭而不大出者爲寒。若吐瀉不止。至亡陽將死之際。亦有如珠如油之絕汗發出。此熱症寒症均有。

(九)嘔吐　凡嘔吐穢濁食物。味兼酸苦。氣亦酸穢。茶水下咽亦吐。皆爲濕爲食爲熱。若吐酸味之物。而無酸穢氣。惟飲茶水則不即吐。甚則嘔清白如水者。皆爲寒。

(十)腹痛　凡腹痛。實熱者多。虛寒者少。如腹痛乍緊乍緩者。爲熱。腹痛綿綿不輟者。爲寒。

(十一)下利　凡肛熱如火。瀉下臭穢濁物。或兼腥氣。或如黃水。其瀉甚速。如水箭之直射者。爲熱。若肛門不熱。下利並無臭穢氣。瀉完略有腥臊氣。甚則瀉下澄澈如水者。皆爲寒。

(十二)小便　凡小便短赤而熱。甚則涓滴不通。爲熱。小便不熱不赤。清淡而長。甚則自遺者。爲寒。

(十三)轉筋　凡轉筋攣癋而痛。若脚吊伸縮不定。亦有屈而不伸翻覆不定者。爲熱。若轉筋止收引。及下身屈曲安靜不動者。爲寒。

(十四)辨脈　凡霍亂脈多沉。沉緊爲寒。沉數爲熱。至於寒極時細濇。熱伏亦細澀。寒症細澀。多因吐下而致脫。熱症細澀。得瀉汗吐下而稍通。須參前症互考。

鮮有誤也。

試觀近時之霍亂。舌色多紅。苔多黃燥。皆口渴引飲。吐利臭穢。小便短赤。肛熱如火。總核病狀。多是內真熱而外假寒。雖有肢冷脈伏似寒象。即所謂熱深厥深是也。見證既是熱症。治宜苦辛開降。活血達絡。豈可妄用十滴水、保嚨𠾭等熱藥。以火上加油也。

（乙）急救治法

霍亂病狀。既有寒熱之分。治法亦當分別。治寒症。當以溫暖回陽。治熱症。當以苦降堅陰。此內服之大法也。若熱霍亂初起。心中不暢。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必須引吐引瀉。使熱毒一出。中脘即鬆。中脘鬆。則四肢必溫。如外治以飛龍奪命丹。取嚏降濁。且可內服。以開其肺氣。引吐則開其胃氣。瀉下則通其脾氣。挑刮開其毛孔

經絡之氣。痧藥開其臟腑凝於之氣。總取其通以瀉其熱氣。惟熨搨摩擦之外治各法。無論寒熱。尙可通用。凡霍亂已轉筋。無分寒熱。可先用燒酒四兩加樟腦五錢，令人用力摩擦其轉戾堅硬之處。擦一時許。導引其伏熱達四肢。而筋結舒軟。再以鹽滷浸之。以杜熱邪復熾。使不致轉戾矣。　又法。凡熱霍亂四肢厥冷者。用吳茱萸一兩。研細末。和鹽滷調塗兩手足心。以導引內熱達四肢。　或以吳萸食鹽各數兩。炒熱布包。熨搨臍下亦妙。　或用生薑二兩。生葱頭二兩。生蘿蔔四兩。同搗爛如泥炒熱。用布包紮。熨運肚腹。如冷再炒再運。俟手足轉溫爲度。以上外治各法。寒症熱症。皆可通用。　轉筋寒霍亂。內服以霍亂定中酒、十滴水最妙。外擦四肢臍亦效。如肢冷轉筋。以樟腦精酒摩擦。至手足溫爲度。如厥冷已久。胃氣漸敗。再用急救雷公散一二分。納入肚臍內。用生薑一片蓋藥上。再用艾火灸之。一面接服溫經通陽之劑。以助中宮元氣。

(丙)湯劑要方

霍亂通治方　治霍亂舌白。胸中泛泛。周身不暢。欲吐不吐。欲瀉不瀉。乘其尚未吐瀉。即服此方。使重者轉輕。輕者即愈。

飛滑石四錢　淡香豉炒二錢　炒黃芩二錢　炒川連五分
製川樸一錢　製半夏二錢　淡竹茹三錢　廣鬱金三錢
佩蘭葉二錢　焦山梔三錢　枇杷葉四片　水煎去滓服。

解毒活血湯　治霍亂吐瀉轉筋。肢厥汗多。脈伏溺無。口渴腹痛。面黑目陷。乃溫暑痧穢。直入營分。以致血凝氣脫。勢極可危。以解毒通竅活血。多有得生。

原蠶砂　紫地丁草　益母草各五錢　生米仁八錢
金銀花四錢　連翹　絲瓜絡　淡紫菜各三錢

石菖蒲一錢　川連二錢吳萸水炒　元胡索二錢　杜紅花二錢

右藥用陰陽水煑生綠荳四兩。煎取清湯煎藥。和入生藕汁。或白茅根汁。或童便一杯。稍涼徐徐服。

濕霍亂初起方　治濕霍亂初起。舌白滑。上吐下瀉。脘悶腹痛。寒熱。口不渴者。卽服此方。

鮮藿香二錢　製川樸錢半　製半夏二錢　荷葉包滑石四錢

白蔻仁八分冲　薑炒川連八分　炒黃芩二錢　淡豆豉錢半

紫金片五分冲　陰陽水煎。微冷服。

熱霍亂初起方　治熱霍亂舌灰膩。或黃燥。或邊尖紅中薄白。嘔吐酸腐食物。心胸懊熱。小便短赤。肛門熱。下利黃臭糞水。口渴喜飲。脈沉數或絃數者。此方主之。

淡豆豉二錢　飛滑石四錢　焦山梔三錢　炒黃芩二錢

炒竹茹二錢　杜藿香錢半　扁豆衣二錢　左金丸錢半包煎

飛龍奪命丹一分冲入　陰陽水煎。冷服。轉筋者。加勒人藤一兩。

寒霍亂初起方　治寒霍亂嘔吐清水。瀉下亦清水。自汗肢冷。喜飲熱湯。脈沉細而微。舌白帶青者。此方服之。

吳茱萸六分　拌炒川連八分　川桂枝錢半　淡乾薑八分

焦白朮二錢　浙茯苓三錢　炒白芍三錢　新會皮一錢

霍亂定中酒三四分冲　陰陽水煎。冷服。

霍亂定中酒　治霍亂吐瀉轉筋。胸悶腹痛。屬於寒者。並治痢疾等症。內服外擦。均可用之。

白洋樟　公丁香　廣木香　大茴香各三錢

陳廣皮二錢

右藥研粗末。用滴燒酒一觔。罌粟膏三錢。同煎藥末。浸燒酒內七日。濾去渣收貯。勿令泄氣。

右列各方。爲時疫霍亂初起。不及請醫時。可照前辨正。認定病狀。鑑別是寒是熱。對證選方服之。不愈再請醫生施治。炳章就經驗管見。辨晰發明。俾人人得預知寒熱。倉卒病發。不致誤入歧途。夭枉人命。附刊審證舉要之末。以供同人研究參考耳。

霍亂寒熱辨正終

霍亂吐瀉方論按此方論僑爵刊附十藥神書之後

霍亂吐瀉。乃中氣虛寒。陰陽雜錯。寒多不欲飲水者。理中湯主之。夏月伏陰在內。最多此症。若霍亂頭痛發熱。偏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

理中湯即用理中丸亦可

治心腹諸痛。及吐瀉等症。

人參即用黨參　白朮　乾薑　甘草各二錢　水煎服。

五苓散

治霍亂吐瀉。太陽症悉具。口渴嘔逆。小便不通等症。

澤瀉二錢　白朮　猪苓　茯苓各一錢　桂枝七分　研末。開水冲服。

經云。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行。胃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腸胃。則爲霍亂。又

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蓋五月建午。陰生於午也。六月建未。陰至未而盛也。長夏脾土當旺。脾爲陰中至陰。中生內寒。純是陰寒用事。故吐瀉多起。此兩月惟質有陰陽偏勝。病有寒熱互異。所以仲師言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寒多不欲飲水者。理中湯。孫真人千金。更名治中湯。理是理寒熱不和。治是治揮霍變亂。總取乾薑之辛溫。鼓舞參朮之健運。行甘草之紆緩。與五苓用桂枝意無異。雖寒熱多少不同。而溫散之理則一。如吐瀉初起。總以理中爲主方。特爲標出。以見古人治法之純云。

凡大吐大瀉。一陣緊一陣者。其人必汗出如雨。身冷如冰。目眶塌陷。聲音低小。鼻唇指甲青黑。手足攣急。甚至一身肌肉消脫不留。或但吐不瀉。或但瀉不吐。或上吐下瀉。均爲霍亂重症。若六脈沉伏。或六脈全無。救之之法。生死緩急。止爭頃刻間。冒昧之輩。再以痧藥雜投。則樞紐立斷。與砒鴆無異。可歎也。再胸腹攪痛。脹結

悶亂。先用臥龍丹取嚏爲要上欲吐而不能出。下欲瀉而不能行。卽今所謂絞腸痧。名乾霍亂。尤爲危急之症。急以炒鹽一錢用井河水各半盞調服神效。此華陀方也。如有痰者。內入生白礬末三分候微冷灌之。令其大吐。庶可得生。但就尺澤穴一針見血立愈切記服甘露飲如初起將針刺大指出血。如治痧法。再將病人腿灣委中穴。蘸溫水拍打。有紫紅紋見。以針刺出紫血立愈。

針穴圖附後


委中穴膝後中央約紋動脈陷中左右同
尺澤穴肘中横紋動脈應手左右同
少商穴大指内側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許左右同

觀音救苦甘露飲

治感冒時邪。瘟疫瘧痢。伏暑停食。霍亂吐瀉。頭痛腹脹。口渴心煩。脾胃不調。吞酸噯腐。一切不服水土等症。此飲避邪逐惡。祛風清熱。疏滯和中。居家出門必備。效驗如神。

觀音柳一枝五錢　滑石　炒穀芽　焦神曲各三兩

蒼朮米泔水浸　雲茯苓各二兩　柴胡一兩五錢　川厚樸薑汁炒

黃芩　枳殼　葛根　蘇葉　薑半夏

陳皮鹽水炒　芍藥　查肉　烏藥各一兩　香附

木香　甘草各五錢　陳茶葉二觔

共爲細末。用陰陽水煎服三錢。安化茶或六安茶之陳者佳

專治手足兩臂及遍體轉筋神效經驗方倣唐本外臺祕要外治法較用針砭妥簡便凡筋脈拘攣者可師其意

用開水兩壺。加入食鹽四兩儲於木桶內。加一小板凳。令病者起坐。以兩足底踏木桶內之板凳上。用單布圍住。不令透氣。先則熏蒸。繼則浸漬。但覺下部溫暖即止。再將兩手照前法。用鹽水在臉盆內浸漬。溫暖即止。仍令病者安睡。用薄被蓋好。不許見風。不一時。遍體透汗立愈。　口渴用竹葉二十片橘皮二錢煎湯。預備一壺代茶。清熱和胃。頗見功效。　如病者體弱。汗出過多。附片一錢黨參二錢煎服。可以止汗。並壯元神。炳章按上法即西醫鹽水針做此法唐已有之

急救奪命湯 即用附子理中丸

凡吐瀉一二時。轉筋不止。但見汗淋肢冷。目眶塌陷。轉欲飲水嚼冰。危在呼吸。非此方不能挽回於萬一。遲則無及。一服陽回。再服病愈。徐徐調理可也。

附片　黨參各四錢　乾薑　炙甘草　白朮各三錢

濃煎候涼飲。屢試屢驗。　腹痛加芍藥三錢。血氣凝結。量加桃仁紅花。水煎服。

如不照方論。先時誤服。煩躁者。以綠豆湯解之。

霍亂吐瀉方論終

〔清〕余伯陶　輯述

鼠疫抉微

中國醫學大成

鼠疫抉微提要

清、嘉定余伯陶撰。伯陶字德壎。嘉定人。鼠疫在中國隋唐時已有發現。但向乏專書紀載。自吳子存有鼠疫治法。羅芝園取而增删之。名曰彙編。余友鄭肖岩又從而註釋之。名曰約編。余伯陶先生頗重是書。乃參以己見。略加增損。分列四篇。一曰病情。二曰治法。三曰藥方。四曰醫案。按鼠疫一病。實即巢氏病源千金方所謂惡核是也。病源云。惡核者。肉裏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此風邪挾毒所成。其亦似射工毒。初得無常處。多惻惻痛。不卽治。毒入腹。煩悶惡寒。卽殺人。又千金方云。惡核病者。肉中忽有核累。大者如梅李。小者如豆粒。皮肉瘮痛。壯熱瘰索惡寒是也。與諸瘡根瘰癧結筋相似。其瘡根瘰癧因瘡而生。似緩無毒。惡核病卒然而生。有毒。若不治。入腹煩悶殺人。皆由冬月受溫風。至春夏有暴寒相搏。氣結成此毒也。但服五香湯主之。又以赤小豆末傅之。亦煑湯漬時時洗之。消後以丹參膏傅之。令餘核盡消云云。名雖與鼠疫不同。其理一也。余氏將原書引用古方未及詳載者。概行補入。幷按方略附議論。附列辨

誤考證。又擇萬國藥方數則。藉資參考。誠治鼠疫之要籍也。

岑序

嘉定余君伯陶精於醫。能擷中西之長而溝通之。餘力工文詞。能以勤究所得。筆之書以貽後世。以鼠疫近時始傳中土。知其名者尚尠。而世傳彙編約編兩書。成於閩粵人之手。不宜於長江流域也。乃取而修正之。書成名曰鼠疫抉微以示余。余讀之慨而歎曰。宇宙之文化既開。人事愈繁。沴癘之氣亦與之俱進。發爲奇疾異徵。往往爲昔人所不及知。傳染之烈。乃至城市爲墟。若鼠疫者。尤其甚矣。歐西諸國。警政修明。遇疫作有防禦之法。無微不至。其社會亦視爲大敵。公私合力。以謀趨避救治之策。故雖屢有疫癘。不至蒙其大害。吾國警備未叚。地方自治方始萌蘖。驅癘衛生之事。夙所未習。海通已來。五洲之民。相率涖此。奇疾怪徵。挾以俱至。醫者不察。思以舊有之術應之。不得當則委之劫運。罹疫死者。歲輒有聞。鼠疫之初。始於滇南。延及閩廣。死亡瀕數十萬。亦云烈矣。近乃波及江淮諸省。夫驅疫之策。無過先事豫防。警政與自治不可恃。則唯望醫者之著述。有以家喻而戶曉之。得余君之書。庶幾防患於未然。而應變於臨機歟。其功偉矣。今歲秋冬間。疫徵

發於滬北。西人汲汲搜查。閭巷騷然。羣事抗拒不得。則提攜兒女以謀奔避。凡人之情。於所不知。強之使從。則恆出於爭鬭。使是書早出。人皆知疫之可畏。何至騷動若此。余既敍此書以諗讀者。而更惜其付梓之晚也。

宣統二年十二月西林岑春煊

朱序

吾人特患無救濟之心。存心救濟。未有不通神明。奪造化。起死回生於俄頃者。庚戌冬。滬上西人查驗鼠疫。居民惶惑。遷徙紛擾。伯陶先生起焉傷之。思有以消斯民癘疾之灾。取閩粵得效之方。逐一研究。窮源竟委。未發之奇。盡剖而出之。顧疆域異宜。稟賦懸殊。既因方以詮釋。不得不因病爲加減。義顯理明。苦心悉見。洵所謂相得益彰者也。是症國初發於滇南。邦人名曰痒子病。染此不起者。數百萬萬。殆傳至閩粵。余目睹此方之取效。捷若桴鼓。先生薈萃羣書。於症之源流。方之精義。闡發無餘。先生是書。厥功偉矣。辱先生砥意。與余商榷。遂不辭而贅數語於後云。

宣統二年仲冬月貴筑朱榮璪曉嵐

李序

宣統庚戌十月。上海租界。諱傳鼠疫發現。西人衛生局醫士。查察居民。以防傳染。於是訛言四起。紛紛遷徙。閱旬日而始定。吾友余君伯陶。滬上名醫也。因念鼠疫一症。傳染極烈。關人生命至大。爰輯鼠疫抉微一書。問序於予。予當光緒甲午年。需次粵東。初見斯病。其時省垣醫生。鮮知其病所由來。但名曰核症。而無從考其核之所由起。或從溫治。或從涼治。十死八九。是年穗垣內外死於是疫者。十餘萬人。乙丙兩年。斯疫盛於香港惠州。戊戌粵省又作甚厲。始知其病由死鼠之氣。蒸傳於人。於是家家捕鼠。幾致搜掘無遺。然傷人亦已數萬。余友山陰董君一家上下。慘死九人。不逾五日也。其時有曾爲陸豐尉之張君。獨以防風通聖散一方加減。當初起時投之輒應。終日疲於奔命。而活人頗多。迨庚子辛丑。由潮州汕頭而至福州。其殃人亦如甲午穗垣之酷。是時粵閩醫士。多能考察病源。研究治法。而鼠疫之書。遂以首基嘗攷斯病之起。在光緒辛卯。始見於粵之高州。越兩年而屬於粵垣。迴翔於粵地者七八年。蔓延而至於閩。辛丑以後。雖遺孽未淨。而厥勢少

殺矣。西人最重衛生。防疫尤切。其懲於廣東香港潮州福州之役。一傳染而死輒數萬人。至十數萬人。其注重斯症。臨之如大敵。視之爲切膚。無怪其然也。余考吾國醫書。凡疫癘之作。俱曰天行。從未有言地行者。吾謂鼠疫之症。其氣由地中行者也。大陸山川。各有界別。其界相連。則其氣相通。如人身脈絡然。沿海之地。粵與閩爲一界。浙與江爲一界。齊與燕爲一界。其界之顯而可指者。山川之起伏。其界之微而可察者。人民之風氣。界所至則氣所至。有若鴻溝之畫者。斯疫自辛丑福州大作而後。未聞至於浙。至於江。吾上海間有發現一二者。蓋由輪船攜帶而至。非由地行來也。是以傳染未至於烈。然吾又謂疫癘之氣。有天行。有地行。亦有人行。三者傳染皆至疾。人行之疫。又多生於人煙稠密之區。滬上彈丸地。聚六七十萬人之多。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旬日之間。癘氣瀰漫充塞。可徧南北。然則鼠疫。即非由地行而至。而以人傳人。不亦大可懼哉。今伯陶此書。詳考源流。精選論說。愼擇方法。於鼠疫諸家之說。搜括靡遺。雖斯病之變。未可方擬。然大概已具。讀是書者。苟能神而明之。其於斯病。亦可十得八九矣。然而治疫難。防疫易。已疫而治之。無若未疫而防之。是說也。伯陶亦以爲然。予與伯陶談醫素相合。是書之成。雖

未獲襄助考訂。而不能不贊一詞。故敍述臆說如此。

上海李鍾珏平書

陳序

吾鄉伯陶先生。幼而岐嶷。瀘研經史。弁髦科舉之業。寢饋靈素之書。昕夕不輟。殆數十年。造廬問道者。日不暇給。輒奏奇效。名震海內。其相與遊者。如朱曉嵐方伯。李平書明府。皆不以醫鳴於世。而實於此道三折肱者也。上下古今。互相討論。竟無厭倦。砥礪益純。邇來滬上檢驗鼠疫。幸無大患。然先生則謂余曰。地球暗轉。赤道潛移。安見大江南北之必無是疫也。繇是思患預防。本胸中所素蘊者。手著鼠疫抉微一書。書成見示。雒誦數過。其辨症則條分縷析。論治則左宜右有。信乎世有是病。世不可無是書也。無論通都大邑。窮鄉僻壤。允宜家置一編。俾醫者病者。如獲南指之針。而不迷於所嚮。則出險入夷。易危爲安。即轉瞬之間。如反掌之易。庶不負先生著作之初心也夫。

宣統二年十二月同里陳枬巽倩

自序

今歲初冬。某西醫在滬北偶見死鼠數頭。其時附近居民。適有病而死者。西人遂瞿然驚。惘然疑。由其推想。遽以爲鼠疫萌生之象焉。庸詎知病人自病。死鼠自死。未必因鼠而及人。因疫而致死也。然而時疫流行。每緣地氣含有溼毒。鼠先受之而死。死鼠腐臭。與天時沴厲。往往釀而成疫。疫行而死亡枕藉。幷其屋舍器皿。鬱有穢氛。著於物而中於人。遂至傳染流行。彌漫無涯涘。可畏哉可畏哉。西人旣有檢疫之議。而吾人尤當有先事之防焉。鼠疫一名核瘟。同光以前無是名。並無是書。吳川吳君始輯鼠疫治法。曁嶺南羅君增訂之鼠疫彙編。入閩鄭君釐定之鼠疫約編。其良方善法。固已經驗於閩粵閒。然竊謂三江人士之體質。及天時地候。與閩粵懸殊。而療治之方。亦不得不斟酌損益而變通之。爰是不揣固陋。參以辯論。逐節按註。名曰鼠疫抉微。付梓行世。以供同志之採擇。尙希海內方家匡厥不逮云。

宣統二年庚戌十二月嘉定余德壎伯陶

原序

疫由陰陽愆伏而作也。或中血。或中氣。感其毒者。皆足以害人。顧其時同。其地同。其證同。其藥亦宜無不同。觀方書所載每止立一方可知久必拘拘切脈施方無當也。鼠疫者。鼠死而疫作。故以爲名。其證爲方書所不載。其毒爲斯世所駭聞。鄉復一鄉。年復一年。爲禍烈矣。爲患久矣。予初聞此。遍閱方書。無對證者。光緒十五六年。延及邑之安鋪。十七年春。延及縣城。偶見醫林改錯一書。論道光元年京師時疫。日死人無數。實由熱毒中於血管。血壅不行。夫已壅不行。必然起腫。予始恍然焉。蓋鼠疫一證。初起紅腫。結核如瘰癧。或忽起於不自知。或突起於所共見。其潰者流瘀血。非熱毒成瘀之明驗乎。其甚者熱懵而斃。非熱毒瘀血攻心所致乎。及觀其方專以治血爲主。略兼解表。信能治此證矣。試之人人皆驗。因錄示人。人人疑謗也。十七年冬。遇吳川友人吳子存甫於郡。出所輯鼠疫治法一編。予讀而善之。遂與茂名許子經畬。論列此方。隨證加藥。囑書其後。而附於諸君子之末。爰捐貲付刻。以廣其傳。十九年春。城鄉疫復作。同時屢用此方。以起危證。一時鬨傳。求者踵相接。适卽

人疑謗者。再加辨解。且取姪啓沃所經驗塗瘰一方以補之。姪啓觀復刻印發。遠近流傳用之多效二十年。予族陀村感此證者數百。用之全效。故舊歲宏豐號有辦惑說之刻。本年友人文子鳳笙有同育堂之刻。安舖醫局有敦善堂之刻。化州局亦有刻。人愈信。傳愈廣焉。予思此方雖妙。惟一誤於醫者之蠱惑。再誤於病家之遲疑。以致死亡相繼。實堪痛恨。予留心此證久矣。數年所歷。更有聞見。前緣平難之暇。補原起釋疑二則。並將陀村治疫之善法。與所傳之奇效。及改方之貽誤。就吳刻而增損之。二十一年。陀村疫復作。按治未效。加藥方效。故與施藥之時續而增之。復將十年前疫毒中氣之經驗方。附諸卷末。俾知疫毒中於血氣者。皆有所救。則陰陽雖有愆伏而血氣實可調和。庶幾消災沴於無形。躋民生於仁壽。則區區之心稍慰也。如有不逮。還期高明指示。爰述其本末而爲之序。

光緒二十一年蒲月廣東石城羅汝蘭芝園

例言

一鼠疫素乏專書。自吳子存有鼠疫治法。羅芝園取而增刪之。名曰彙編。鄭肖巖又從而注釋之。名曰約編。茲就成書。參以己見。略加增損。俾臻美善。

一鼠疫證顯脈晦。而有時不得不舍脈從症者。蓋熱沸毒聚瘀凝。血壅絡脈不宣。毫無定準。略舉數則。藉資考鏡。

一原書所列治法。皆由閱歷中得來。三江與閩粵體質不同。氣候亦異。治法亦不得不量爲區別。而斟酌其輕重云。

一加減解毒活血湯專治鼠疫。而是編卽爲鼠疫專書。其餘一切泛治各疫良方。概不攙入。

一鼠疫醫案。均係近賢經驗治法。俾服藥者有所遵循。將以是編爲渡津之筏。

一原書引用古方而不及詳載者。是編概行補入。幷按方繫以論說。附列辨誤一條。考證一條。兼擇萬國藥方數則。藉資互覽。

一舊刻約編原有八篇。茲特刪繁就簡。分作四篇。一曰病情。二曰治法。三曰藥方。

四曰醫案。

鼠疫抉微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鼠疫抉微

清 嘉定 余德壎伯陶輯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一 病情篇第一

鼠疫推原 素盦

鼠疫初名核瘟。同治間安南已有是病。於光緒己丑辛卯間。由安南傳之廣西。壬辰癸巳歲漸傳之廣東之高州。患疫而死者數萬。甲午歲傳之廣州。死者五六萬。乙未年高州又起。欽廉亦相繼而作。據云當時病家於地板下得死鼠無算。始知疫從地氣而來。鼠先染疫而死。死鼠穢氣薰人。感之即病。於是醫家用防風通聖散、活血解毒湯頗著奇效。其核多生於兩腋兩腿灣。負痛甚劇。須以分治之法治之。方得平復。丙申歲傳之雷瓊一帶。丁酉歲廣州復作。己亥歲傳之惠州。庚子歲由惠州而傳之汕頭潮州。辛丑歲傳之福州。兼及泉州。是年榕城死者亦數萬。厥

後施治得宜。遂無大患云。

辨症淺說 素盦

鼠疫者。疫之又一名。症之又一種。無鼠之疫。疫不及鼠。有鼠之疫。鼠先受疫。鼠疫又名核瘟。言是症之必見結核也。蓋疫毒惡血凝結成核。核痛甚劇。審是則鼠疫之必夾核。核瘟之必夾瘀益明矣。然亦有鼠疫而核未即發現者。核瘟而未即見死鼠者。二者苟得其一。便是鼠疫之據。倘使醫者不問病家之有無死鼠。不問病人之有無結核。辨證不得其要。必致非鼠疫而誤指其爲鼠疫。是鼠疫而不知其爲鼠疫。貽誤豈非鮮淺。總之有鼠無鼠。有核無核。界限分明。爲可混視。安得不慎之又慎耶。

驗鼠法 素盦

染疫之鼠。質堅毛鬆。眼赤睛突。每於夜間。覓水恣飲。陽光照射。毒發即死。多見於水渠之上。水甕之傍。西人曾將疫鼠剖驗。軀質不變。惟腸間滿積瘀血。與不染疫

之鼠迥異。故人觸其氣立病。貓食其肉立死。閩粵香港之醫。檢驗所說僉同。

鼠疫探源說 彙編

羅芝園曰。昔之論瘟疫者。皆曰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自明末時吳又可起。從而闢之曰六氣者天地之淫氣。常有者也。疫氣者兩間之戾氣。濁氣。不常有者也。斯言也。徵之老子而可見。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凶年之後。必有瘟疫。是知以兵發而致旱澇。以旱澇而釀疵癘。此瘟疫所由起也。自後論疫氣者。皆主其說。陳修園先生更添病人之毒氣。又兼言夫繼起。不第言夫初起也。友人吳子存甫據鼠死疫作。直斷為地氣。言之鑿鑿。亦不為無見。然律以動靜互根之義。無天氣之鼓盪。焉能使地氣之發舒。則言地氣者。必兼言天氣。其說乃全。但天氣遠而清。人所難見。地氣近而濁。人所易見耳。統而言之曰天地之氣足矣。言疫氣所從入。吳又可吳鞠通楊玉甫皆謂獨從口鼻入。玉甫又據天氣為清邪。獨從鼻入。地氣為濁邪。獨從口入。修園謂天地之氣。暗中摩盪。從毛孔入。病人之氣。當面噴薄。從口鼻入。似不必拘。蓋自其分而言。則曰天地人之氣。自其合而言。則曰混雜之氣。何

能隔別使何氣從口入。何氣從鼻入。何氣從毛孔入乎。主口鼻入者。對風寒由毛孔入而言。別樣疫證可說得去。惟鼠疫實說不去。其先起核而後身熱者。必由毛孔入。由外而入內。其先身熱而後起核者。必由口鼻入。由內而入外。此證之犂然各別者也。所論雖屬探原。究無關治病之輕重。管見偶及。用以質諸高明。吳子存曰。光緒十六年冬間。鼠疫盛行。疫將作則鼠先死。人感疫氣。輒起瘰癧。緩者三五日死。急者頃刻。醫師束手。間有打斑割血。用大苦寒劑得生者。十僅一二而已。先是同治間此證始於安南。延及廣西。遂至雷廉沿海城市。至是吳川附城作焉。明年正月。梅菉黃坡及信宜東鎮皆有之。三月後高州郡城亦大作。斃者每以二三千計。離城市稍遠者。染得病歸。村鄉亦有之。四月後。則瘰癧者鮮死。死者又變爲焦熱衄血疔瘡黑斑諸證。初有知廣西雷廉之事者。勸諸人亟逃。人皆迂之。久之禍益劇。乃稍信前說。見鼠死則盡室以行。且多服解毒瀉熱之品。由是獲免者甚衆。越端午。乃稍稍息事。後細詢中疫之家。乃歎曰。信哉此地氣非天氣也。何者。同一邑也。城市者死。山林者免焉。同一宅也。泥地黑濕者死。鋪輒築灰者免焉。暗室蔽風者死。居廳居樓者免焉。況一宅中婢女小兒多死。坐臥貼地。且赤足踏地也。

婦人次之。常在室也。男子靜坐又次之。寡出不舒散也。且疫作時。其宅每熱氣從地升。猛者如筒煙上噴。緩者如爐煙繚繞。觸之則頭暈目赤。而心燥急。取涼風吹解。病乃可救。當其時宅中人爲氣所感。懵然不覺也。旁觀者見熱氣自足而脛而股而腰。若不出見風。熱氣逼至胸膛喉舌間。則病作矣。有平時在墟市得病者。舁歸家。其轎門迎風者愈。閉轎門者竟死。且有棺殮將葬。盜盡竊其衣服。夜得風露涼解遂生者。其故亦暸然矣。所可恨者。富貴之人。珍重太過。不敢見風。不肯服寒峻之品。遂至轀熱不救。至婢女得病。又慮其傳染。病未甚卽棄置不顧。此眞俗見之悞也。夫鼠穴於土中。受地氣獨早也。顧其死者目必突而赤。頃刻有蛆。氣極臭穢。移置他處。轉面向風。勿觸其氣。嘗有鼠朽腐箱內。婦女開箱觸其臭。卽暈跌死。有見死鼠甚巨。舞摩玩弄而後瘞之。歸坐卽死。有鼠將死而貓噬之。貓死。人食其貓人死。高州人外瘞鼠處。牛齕其草牛死。犬亦如是。彼鼠之生者。則渡水遠逃。常銜青草。但不知此草何名。可以作治疫之藥否。所逃之處則皆清涼近水之區也。旣而匪徒偏傳放藥。藉端滋事。人心惶惑。或謂是疫皆毒藥所致。識者非也。所慮者廣西雷廉。二十年來皆十一月疫起。五月疫止。城市者重。村落者輕。恐高州亦

難免後禍。吾不知醫。無從剖析方劑。姑就所聞於朋友者。述其避法治法於後。

避疫說 鼠疫治法

吳子存曰。避之之法。當無事時。庭堂房屋。灑掃光明。廚房溝渠。整理潔淨。房間窗戶。通風透氣。凡黑濕處。切勿居住。聞近鄰有鼠死。卽要時時照察。埋鼠時掩鼻轉面。勿觸其氣。如誤觸其氣。急取逆風吹散之。此內經所謂避其毒氣。天牝（鼻也）從來。復得其往之法也。並宜時常用如意油搽鼻。以避邪氣。家中人不可坐臥貼地。奴婢小兒。俱要穿鞋。農人亦宜穿草鞋。以隔地氣。（分界各村赤腳者多死後俱穿鞋遂安）疫勢稍急。卽宜遽避。避得大樹下陰涼當風處爲妙。（樹下避疫外夷法也驗之本地屋在樹下俱平安）或泛舟水上尤妙。否則居近水當風處亦佳。雷廉十餘年。凡船戶及蜑家。卽漁戶棚。從無犯此證者。可知也。水以大江大塘爲勝。若止水小塘。當疫發時。無不翻底黃濁者。然仍勝於無水處。若不得近水。則嶺頂四面當風處亦好。（各鄉避居嶺坳者有禍居嶺頂者安得風故也）居城者。能上城堞避之亦可。（高州居城堞者俱平安）倘無處可避。則每日全家男女。俱出屋外。有樹木處。高坐吹涼。夜間囘家。仍要開窗透風。且用極幼細之沙。厚鋪牀底。將房間屋瓦

拆閂見天。自然平安。設避居他宅。必須淸涼疏爽。不可衆人擁雜一處。反易致病。倘或感病。卽時移出大樹下當風處。必要高牀高櫈。切勿近地。若近地則感受毒氣。更速之死。觀避出而睡平地者死反多於在家。其故可知也。平時不可食煎炒太熱物。不可飲冷凍湯水。男女或因房事感起者難救。尤宜戒愼節慾爲是。

論巢源千金惡核 未、鑑

攷之古人。書中初無所謂鼠疫。而乃與今之鼠疫若合符節者。惡核是也。名雖不同。理實一致。偶錄數節。以備參稽。巢源曰。惡核者。肉裏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此風邪挾毒所成。其亦似射工毒。初得無常處。多惻惻痛。不卽治。毒入腹。煩悶惡寒。卽殺人。又千金曰。惡核病者。肉中忽有核。累大如梅李核。小者如豆粒。皮肉瘮痛。壯熱𤸷索惡寒是也。與諸瘡根瘰癧結筋相似。其瘡根瘰癧。因瘡而生。似緩無毒。惡核病卒然而起。有毒若不治入腹煩悶殺人。皆由冬月受溫風。至春夏有暴寒相搏氣結。成此毒也。但服五香湯主之。又以小豆末傅之。亦煑湯漬時時洗之。消後以丹參膏傅之。令餘核盡消。凡惡核

初似被射工毒。無常定處。多惻惻然痛。或時不痛。人不痛者便不憂。不憂則救遲。救遲卽殺人。是以宜早防之。尤忌魚鷄猪牛馬驢等肉。其疾初如粟米。或似痲子。在肉裏而堅似皰。長甚速。初得多惡寒。須臾卽短氣。速服藥令毒散止。卽不入腹也。入腹則致禍矣。切愼之。又曰。惡核瘺病瘰疽等。多起嶺表。中土尠有。南方人所食雜類繁多。感病亦復不一。仕人往彼。深須預防。防之無法。必遭其毒。惟須五香湯、小豆散、吳茱萸皆其要藥。按伊古以來。事有萬變而莫測者。斷之以理則一也。病亦有萬變而不窮者。治之以法則一也。矧其惡核與鼠疫。明明一致者乎。連屬而載之。比類而書之。竊思鼠之生滅於人間。不自今日始也。鼠之足以釀疫。亦不自今日始也。古人僅發明病之由於核。而未曾發明核之由於鼠。茲引千金諸書所云惡核。以爲鼠疫之一大明證。高明者幸勿哂其臆度也。

附雜說二則

趙州師道南。今望江令師範之子也。生有異才。年未三十卒。其遺詩名天愚集。頗有新意。五言如海霞明雁路。松日淡僧衣。一庭如野闊。雙鶴並人長。均係未經人

道者。時趙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即伏地嘔血死。人染其氣。亦無不立殞者。道南賦鼠死行一篇。奇險怪偉。爲集中之冠。不數日道南亦以怪鼠死。奇矣。（北江詩話）

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邱墟。亂定之後。孑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骨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或在牆壁中或在承塵上。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病者。病皆驟然而起。身上先墳起一小塊。堅硬如石。顏色微紅。捫之極痛。旋身熱譫語。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有以刀割去之者。然此處甫割。彼處復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路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老子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信矣。馬星五觀察駟亙。雲南人。爲余說如此。蓋其所親見也。（曲園筆記）

論證一 彙編

溫疫者。天地之戾氣濁氣。釀爲熱毒。中於人。亦諸見熱毒。故曰溫。家家如是。若役

使然。故曰疫。其病皆熱無寒。有表證。無表邪。宜解肌。禁發表。其輕者如赤眼發頤之類。其重者如頭腫頸脹之類。然祇見於一處一年。未有見於處處年年。如鼠疫之甚者。噫。異矣慘矣。其初起也。有先惡寒者。有不惡寒者。既熱之後。即不惡寒。有先核而後熱者。有先熱而後核者。有熱核同見者。有見核不見熱者。有見熱不見核者。有汗有不汗者。有渴有不渴者。皆無不頭痛身痛。四肢痠痺。其兼見者。疔瘡斑疹。衄嗽咯吐。甚而煩躁懊憹。昏譫顛狂。痞滿腹痛。熱結旁流。舌焦起刺。鼻黑如煤。目瞑耳聾。骨痿足腫。舌裂脣裂。脈厥體厥。種種惡症。幾難悉數。無非熱毒迫血成瘀所致。故古方如達原飲、消毒飲、解毒湯、敗毒散。近方如銀翹散、桑菊飲等。皆能清熱解毒。然用之有效有不效何哉。以有清解熱毒之藥。而無活血去瘀之藥也。可知用清解者尙誤。更可知用溫補者益誤矣。或曰。有用涼劑愈者。此必熱毒初起。血未成瘀之時。或曰。有用補劑愈者。此必熱毒已解。瘀血已下之後。然可偶效。斷不可常效。惟王勳臣活血解毒湯。雖制以治霍亂之疫。然治此證。實爲得宜。其論證曰。熱毒自氣管達於血管。將氣管凝結。壅塞不行。恰與此證合。其制方則解血毒。清血熱。活血瘀。亦恰與此症合。十七年閱得此方。於無可救藥之時。偶一

試之。不意其竟著奇效也。夫治病以本病爲重。標病爲輕。此證熱毒本也。瘀血標也。而標實與本同重。故標本未甚者。原方可愈。標本已甚者。又非原方可愈。故於重危之證。傳表宜加白虎。傳裏宜加承氣。毒甚宜加羚犀。是不欲以輕劑治重病也。自後詳求博訪。十九年訪知西藏紅花去瘀捷效。重危之證。必要連追三服。遂增前法。是又不欲以緩服治急病也。廿年訪知生竹茹止吐。遂將吳刻增損。除其統用下法二方。分別重危證服法治案九則。廿一年試知誤艾火。誤參朮。誤時日。皆有可救。強壯之重危證。三服仍熱。與熱退復熱。及初起證見至危。又非前法所能效。並訪知復病猝死之故。又增前法。並治案三則。是又合重劑急服。以治重急病也。以上立法大綱已具。可十愈八九矣。秋初渡瓊。購書數種。更有所悟、而著效益奇。前謂不可減少減輕者。爲初證言耳。如連追後汗出熱清。可減除柴葛。毒下瘀少。可減輕紅花。並可加減以滋陰退熱。亦可加減以補虛消核。更得清氣熱法。清營熱法。表裏雙解法。三焦合治法。增液助汗法。增液助下法。復脈救危法。厥證急下法。並善後二法。稍爲增入。以補前法之未備。雖未及詳細。祇取簡明。庶治鼠疫者。不混於他疫。於世不無小補焉耳。

論證二　彙編

疫由天地之氣固矣。然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此常理也。何以變而為疫。吾嘗驗於城市鄉村間、而知其故矣。蓋城市污穢必多。鬱而成沴。其毒先見。鄉村污穢較少。鬱而成沴。其毒次及。故熱毒熏蒸。鼠先受之。人隨感之。由毛孔氣管入達於血管。所以血壅不行也。血已不行。漸紅漸腫。微痛微熱。結核如瘰癧。多見於頸脇腌膀太腿間。亦見於手足頭面腹背。爾時體雖不安。猶可支持。病尚淺也。由淺而深。愈瘟愈大。邪氣與正氣相搏而熱作矣。熱作而見為頭痛身痺。熱甚而見為大汗作渴。則病已重矣。若熱毒愈深。瘀血愈甚。泛見於外則疔瘡。逆而妄行則衄咯。疫毒深入則譫語等證。皆危證也。若疫氣由口鼻氣管入。熱毒直達臟腑。初病暴作熱渴。痛痺昏憒等證。或疫證盛時。猝不省人事。手足抽搐。面目周身紅赤。皆未見有核。病四五日。即見目瞑耳聾。唇焦舌黑等證。其病更深。其證更危。甚而服藥即吐。牙關緊閉亦可救。救法載各證治法條下。至脈厥體厥。面青面藍。與噴血不止者。更可知矣。至危之證。有熱後見核者。其初雖與傷寒傷風同。然絕不同也。蓋此由

熱盛咳嗽。無鼻涕頭痛。無項強渴甚。喜冷飲。熱後不怕風。並見神氣昏迷。手足瘈瘲。且脈右盛於左。相類而實不類。其猝不省人事。手足抽搐。亦與風證脫證異。蓋風證脫證。面目周身不紅赤也。細辨自知。見核作熱。在出癧痃之時。亦宜服此方。以此證至危至速。此方亦兼治癧痃。卽有熱無核。而慮其出癧痃。驗之兩耳尾兩中指尖不冷。知非癧痃也。服藥後口嗽瘀血。小便如血。大便下血。婦女非月信。血至。係瘀血外行爲順證。不必慮。初愈後手足微冷。氣血未達也。與本證之熱厥異。與虛寒之寒厥亦異。經一晝夜自暖。愈後七八日不大便。津液未充也。與前之熱毒祕結異。愈後身與足浮腫。氣復而血未復。氣無所依附也。與氣滯而鬱之氣腫異。與水泛而溢之水腫亦異。二三日血復自消。重危之證。初不急追多服。日夜惟二服。至六七日汗出瘀下病愈。人困幾無人色。昏昏熟睡。脈亦和緩。無汗困也。非脫也。以上四證。皆足駭人。切勿溫補寒下。破氣利水。以致虛而又虛。熱退復熱。余見多矣。無庸慌張。惟食取清潤。藥用滋陰。安靜調養。十餘日愈矣。證已屬熱。藥忌補散。凡麻、桂、薑、附一切焦燥溫補之藥。初不宜用。卽熱未盡除。核未盡消。仍不宜用。苓、連苦寒清熱必用。然苦寒化燥。尤不可過用。各有專經。亦不可紊亂用。詳見

瘟疫論諸書。黃、硝善下。攻邪必用。然亦未可驟用。蓋初病發熱。邪尚在表。遽下必陷入裏。必見脹痛結流。及脈厥體厥六證見。一方可速下。宜速下者不宜遲。宜重下者不宜輕。若老弱宜酌下。切勿遲疑自誤。卽退熱之藥。亦有未可誤用。如地骨皮能治骨蒸虛熱。何首烏能退入裏陰邪。此證誤用。必引邪深入。熱難退而足腫矣。熱清核未盡消。仍宜戒口。凡生冷熱滯有毒等物。切不可食。初起微熱。固忌艾火房事。熱初退尤忌冷粥熱粥。悲傷惱怒。亦忌飽食。夫鼠疫陰也。血亦陰也。以陰感陰。最爲易入。婦女屬陰。中毒尤多。故其證每起於陰盛之時。而消於陽盛之候。

鄭按、論症及禁忌。將鼠疫病情。抉剔無遺。簡練精當。洵爲不朽之言。非十年臨症。細心揣摩。未易具此大識力。

壎按、羅氏剖察病情。如老吏斷獄。羅列治法。如名將談兵。以活血去瘀之方。劃清主治鼠疫界限。允推千古隻眼。

各證重輕辨 彙編

核小色白。不發熱爲輕症。宜戒口戒色。切不可忽。亦宜急治。

核小而紅。頭微痛。身微熱。體微痠痺爲稍重證。若面目紅赤。旋必大熱渴痛痺。照重證治。

單核紅腫。大熱大渴。頭痛身痛。四肢痠痺爲重證。或陡見熱渴痛痺四證。或初惡寒。旋見四證。未見結核。及舌黑起刺。循衣摸床。手足擺舞。脈厥體厥。與疫證盛時。忽手足抽搐。不省人事。面身紅赤。不見結核。感毒最盛。壞人至速。皆至危證。

辨脈

傷寒論辨脈篇曰。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於邪必內慄也。經文止此首句論脈。下數句言邪中三焦。陰陽爲邪搏激。寸口之脈必緊。仲景論熱證。止此數句。而不見方。想當時必有其書。但久經兵燹故散亡耳。此後人所憑以診溫證之脈。卽憑以診瘟疫之脈也。

吳又可論瘟疫之初起。其脈不浮不沈。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痛身痛。其邪在伏脊之前。腸胃之後。熱邪傳表則脈浮而數。傳裏則脈沈而數。

吳鞠通論瘟疫初中上焦。脈不緩不緊而動數。或兩寸獨大。尺膚熱。傳至中焦在表則脈浮洪躁甚。在裏則脈沈數有力。甚則脈體反小而實。更甚則脈沈伏。或並脈亦厥。傳至下焦。或見沈實或見躁盛。或見沈數或見虛大或結代或見細促。甚有兩至與無者。

楊玉甫論瘟疫初起。脈不浮不沈。中按洪長滑數。右手反盛左手。總由怫熱鬱滯。脈結於中故也。凡浮診中診。浮大長而有力。傷寒得此脈。自當發汗麻黃桂枝證也。溫病初發。雖有此脈。切不可發汗。乃白虎瀉心證也。死生關頭。全分於此。若熱之少陰。則脈沈伏欲絕。非陰脈也。陽邪閉脈也。凡傷寒始本太陽發熱頭痛。而脈反沈。太陽證而見少陰脈。故用四逆湯溫之。若溫病始發。未嘗不發熱頭痛。而脈見沈濇而小急。此伏熱之毒。滯於少陰。不能發出陽分所以身大熱而四肢不熱。此名厥。正雜氣怫鬱火邪閉脈而伏也。急以鹹寒大苦之味。大清大瀉之。固不可誤爲傷寒見少陰。而用四逆湯以溫之。溫之則壞事矣。亦不可誤爲傷寒見陽厥。而用四逆散以和之。和之則病甚矣。蓋熱鬱亢閉。陽氣不能達於四肢。故脈沈而濇。甚至六脈俱絕。此脈厥也。手足逆冷。甚至通身冰涼。此體厥也。即仲景所謂陽

厥。厥淺熱亦淺。厥深熱亦深是也。下之斷不可遲。非見真守定。通權達變者。不足以語此。手足微厥者不可下。凡溫病中診洪長者輕。重則脈沉。甚則閉絕。此辨溫病與傷寒異治之要訣也。

羅按、溫症始於太陰肺。肺爲右寸。仲景先師曰寸脈緊。緊者卽後人所謂數。見汪訒菴素難經注。吳又可云。不浮不沉而數。吳鞠通云不緩不緊而動數。楊玉甫云。不浮不沉。中按洪長滑數。右手脈盛於左手。則初證之脈數。諸說所同。惟右盛於左。玉甫所獨。則診鼠疫初證之脈。如見不浮不沉不緩不緊而數。右盛於左。兼初起四肢痿痺。可知無核之鼠疫矣。至傳變諸脈。三家大略相同。

鄭按、鼠疫盛行之時。凡初證中按有數象。右盛於左。且肌熱肢痺眼赤口渴。核卽未見。亦是感疫之證。決不可作風寒治。誤服辛溫之藥。如麻桂荊防羌獨活之屬。若核既見。或已誤藥誤時。當信守本方加減。舍脈而從證。蓋此時熱沸毒聚。瘀凝血壅。絡脈不舒。切亦不準。况證至危重。有邪閉清竅。脈伏而濇。亦有閉甚無脈者。若沾沾然拘守脈法。於三指下推尋。甚無當也。

又按、張石頑有云。時疫之邪。皆從濕土鬱蒸而發。土爲受盛之區。平時汙穢之

物。無所不容。適當邪氣蒸騰。不異瘴霧之毒。人觸之者。皆從口鼻流入。而至陽明之經。脈必右盛於左。可見楊玉甫所云。右手脈盛於左手。亦有所本。羅廣文引之爲證。可爲司命者獨具手眼。然此可爲初起之證立切脈之法。若至危重變候。則脈又不足憑矣。

壎按、疫證初起。吳又可云。其脈不浮不沉而數。楊玉甫云。不沉不浮。中按洪長而數。右手盛於左手。皆言其常。非言其變也。然疫脈奇險詭怪。無一不有。安可以萬變之證。而預隸之於脈乎。吳山甫脈語曰。東垣著此事難知。謂脈貴有神。有神者有力也。雖六數七極三遲二敗猶生。此得診家精一之旨也。節菴辨傷寒脈法。以脈來有力爲陽證。沉微爲陰證。此發傷寒家之矇瞽也。杜清碧診論曰。浮而有力爲風。無力爲虛。沉而有力爲積。無力爲氣。遲而有力爲痛。無力爲冷。數而有力爲熱。無力爲瘡。各於其部見之。此得診家之要要也。以上數則。皆診脈要旨。一隅三反。尤貴心領神會。勿拘拘於三指間爲幸。

鼠疫抉微

清　嘉定　余德壎伯陶輯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二　治法篇第二

提綱

此證壞人甚速。誤藥固死。誤時亦死。無錢服藥亦死。我村惟不忍人所忽。絕無懷疑。專信此方。非疫初起時。早晚必慎視小兒。詳詢婢僕。見有微核。身未熱者。急用塗藥。一二日愈矣。有核而頭微痛。身微熱者。急服塗兼施。亦一二日愈矣。故於初起時已十愈八九。間有重證。按證加藥。照日夜連追法。亦二三日愈矣。即有一二危證。照即時連追法。亦四五日愈矣。貧賤復得所救。亦無傳染。乙未陀村患病。雖有百數。而貽誤曾無一人。彙編

凡毒盛證重。見核無熱。內服外塗。照方三四劑愈。見核微熱。日夜二服。五六劑愈。

重證危證。照方加藥。老弱用單劑連追法。石膏、大黃用三五錢均可。強壯用雙劑連追法。石膏、大黃用七錢壹兩兩餘。外用布包藥渣溫熨周身。或括痧拈痧。或核腫大放血更好。有三四服熱漸退者。有五六七服熱漸退者。初稍誤時。有十餘服熱漸退者。熱退未清。卽緩服藥。反復遷延。甚有三四十服然後痊愈者。強壯毒盛。合計石膏有服至七八兩者。大黃有服至三四兩者。羚羊、犀角有服至四五兩者。西藏紅花有服至二三兩者。桃仁、紅花有服至斤餘二斤者。強壯病重。乘其元氣尙盛。三四日卽服至十一二劑。雖至危重。約十餘二十劑必愈。熱清而核亦消。元氣少損。愈後而人不弱。若遲緩服藥必誤事。卽不誤事。日久病深。服藥必加。熱清而核不消。元氣漸損。愈後而人亦弱。初愈時必昏昏思睡數日。若初起誤灸誤參。必壯熱昏懵。隨見譫語。其死必速。救法急用雙劑。加樸硝三四錢。大黃七錢一兩。能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二三錢更好。難取亦不必用。瀉出瘀血涎沫。十可救七八。若不急下。百無一生。是年本鄉疫初起時一日昇十餘證醫者不知誤灸五人誤參四人次日皆死後鄰鄉有誤教以重下多得生者最可憐者。重危之證。少服未效。卽行置手。以致於死。實可痛恨。有氣服藥。尙可救生。切勿置手。同上

鼠疫治法。皆予數年來詳求博訪。經驗而得。故其中利弊言之獨詳。親用救人。不止千矣。傳用救人。不止萬矣。無如方初到處。人多疑之。夫已疑此方。必誤用別方。所願諸君。於一誤之後。不可再誤。卽宜及早囘頭。急依方照法以治之。所列稍輕稍重之證。可救十全。至重至危之證。可救七八。若醫者任意更改。以逞神奇。病家率意煎調。以至焦灼。或中道改圖。或半途卽止。仍係自誤。勿謂言之不早也。同上

以下所謂原方者。卽鼠疫經驗方也。所謂加者。加於原方之內也。並加者。加外又加也。照加者。照上加也。所謂輕加白虎者。石膏五錢知母三錢也。重加者。石膏一兩或兩餘。知母五錢也。桃仁、紅花必重用。大黃、石膏有時亦必重用。至重危之證。必照方照法加重急追。尤以不誤藥不誤時爲要。同上

壎按羅氏分別證治。規定治法。綱舉目張。抉發靡遺。俾閱者一目了然。不患用藥無着手處矣。

條例

輕證照原方一服。所云原方卽羅氏加減解毒活血湯下倣此 稍重證日夜二服。加銀花、竹葉各二錢。

如微渴微汗。加石膏五錢。知母三錢。少則二三劑愈。多則六七劑愈。未愈不妨再服。

鄭按、輕證照原方一二服。無不應如桴鼓。至稍重證。微渴微汗。熱邪尚在氣分。白虎湯只用石膏、知母者。防胃津被劫也。不用粳米、甘草者。恐留邪蘊毒也。未愈再服。即急追多服法也。初起如能遵行。亦何至毒深變危。潰膿成瘡耶。

壎按、口渴自汗。由於氣分之熱將熾耳。從原方佐白虎乃兼清陽明經證之熱也。渴字汗字。均須着眼。

重證危證至危證。初起惡寒。照原方服。柴胡、葛根各加一錢。若見大熱。初加銀花、竹葉各三錢。西藏紅花一錢。危症錢半。如無西藏紅花。本方紅花可用八錢。或加紫草（壎按原本於紫草下多一茸字茲已刪去詳後紫草茸辯誤。）三錢。或加蘇木三錢亦可。

鄭按、重證危證。必重加紅花者。所以急於去瘀也。惟去瘀方能活血。亦惟活血方能解毒。夫然後方中柴、葛乃能升邪外解矣。彼畏桃紅如鴆毒者。曷不細味神農本草而憬然悟乎。

壎按、疫證之至危者。固屬熱毒蘊結。而瘀血凝滯者尤多。今既欲重加紅花以

通瘀。又恐病家畏怯不服。乃復以紫草蘇木等藥代之。於避重就輕之中。仍寓活血解毒之意。其參變處。具見斟酌。

若熱渴至憎有汗。並加白虎湯。強壯者石膏、原注少七錢多一兩知母、原注少三錢多五錢粳米五錢。本方甘草改三錢是也。

鄭按、第一章稍重症。微渴微汗。故但用石膏、知母。此則因重證危證。熱渴至憎有汗。必大熱大渴。汗出淋漓。神又將昏。恐陽明津液亡矣。故加粳米、甘草以救之。

壎按、第一條但云微渴微汗。是陽明之熱將熾而未甚也。此條既云熱渴神昏。是陽明之火炎炎熾矣。不但本方之白虎宜加重。即本方之枳、樸亦宜減輕。而當歸、桃紅俱宜酌用。

疔瘡加紫地丁三錢。疔黑者用針圍刺。刮出毒血。外用藥粉頻塗。以拔疔毒。

鄭按、毒入愈深。瘀凝愈甚。泛見於外則有疔瘡。夫鼠疫發核後又加生疔。則毒重證危。原方加紫地丁者。解疔毒也。然洋菊葉為治疔解毒聖藥。用鮮的搗汁沖服。取效尤捷。

壎按、程山齡曰。療疔之法。內服莫妙於菊花甘草湯。外敷則取千金諸法。

小便不利。加車前草三錢。（須用鮮的較靈）痰多加貝母三錢。危證本方翹、芍、地、草各加一錢。至危證四味各加二錢。並加重白虎、竹葉、銀花、各三錢羚羊角犀角西藏紅花各錢半。皆宜日夜連三服。

鄭按、此節申明重證危證加味分兩。並急追連服法。發核之證。挾痰者多。本方加貝母。特舉一隅耳。蓋痰阻膈上。則本方歸、地陰柔。不能活血。反慮粘痰。加貝母固屬至穩。不如再加鮮萊菔。搗汁沖服尤靈。或用鮮荸薺洗去皮白海蟄洗去礬煎湯代水爲引。更見靈妙。

壎按、鄭氏所增治痰諸藥。頗爲可取。若痰壅神昏。又非前藥可治。當加鮮石菖蒲根。鮮竹瀝。或礞石滾痰丸等。功力較勝。

服後熱渴仍不退。照原方雙劑合服。日夜各一服。惟柴、葛、歸可照加倍各酌減一錢。樸酌減五分。餘俱加倍。仍加重石膏；知母、竹葉、銀花、羚羊角、犀角、西藏紅花也。

鄭按、雙劑合服。且日夜各一服。即大劑急服法也。鼠疫之證。病勢岌岌。若再疑惑。舍是方而別求治法。或減輕分兩。則去死不遠矣。惟有遵守是方。放膽服之。

藥力一到。無不易危爲安。

壎按、前條服法。此條復舉雙劑合服法。蓋因疫毒已深。千鈞一髮之際。救命惟仗服藥。服藥惟仗膽大。病勢不退。不可停藥。所以不憚脣舌勞敝。反復諄諄者。無非救世心切耳。兩酌減字。俱教人參用活筆法。

雙劑服後。熱渴仍不減。不妨雙劑照加再服數劑。以熱渴退爲度。熱渴退而未清。切不可止藥。用單劑日夜二服。仍按證加藥。稍爲酌減。熱初退時。切忌食粥。

鄭按、熱初退。即食粥。食後少頃即死。曾見數人。可不愼歟。

壎按、熱退未盡。是胃邪未清。一經飲食。則餘燼復燃。何異資寇兵而齎盜粮哉。故輕則反復。重則立斃。醫家病家。尙愼旃哉。

若外熱減而裏熱不減。胃熱內蒸。亦必神昏譫語。加鮮竹葉三十片。石膏五錢。知母三錢。天花粉三錢。甘草一錢。日夜連服。以退爲度。抑煩熱未清。略有譫語者。將所加諸藥。量爲酌減。

壎按、此條略參拙意。仲景竹葉石膏方。本爲除陽明煩熱而設。不用粳米者。恐其留邪耳。至於煩熱未清。略有譫語。是病勢又減。則所加之藥。亦當從輕。

若見顛狂。雙劑合服。加重白虎並竹葉心、羚羊角、犀角、西藏紅花各三錢。照上服法。顛者捉住灌藥。牙關緊者。撬開灌藥。皆要扶起。牽仰其首。用錫壺入藥。灌之自易。

鄭按、廣州府施太守所刊良方云。鼠核神識昏迷。或狂走大叫。毒氣遍走內外。口生瘡。或大便不通。皆熱毒內攻。急服紫雪丹。徐靈胎云。邪火毒火。穿經入臟。無藥可治。惟此丹能消解。其效如神。鄙見疫症若見神昏譫語顛狂。則毒火已經走竄。非佐以紫雪丹。未易奏功。或用此丹一二錢。研末以新汲水調下。或照本方煎成。沖服亦可。

壎按、熱毒內竄。再當加入金汁。或以陳臘雪水煎藥更佳。

病稍退後。若服藥即吐。乃熱毒攻胃。先以鮮竹茹三錢鹽水輕搓煎服之。服藥自不吐。

鄭按、熱毒攻胃。胃火不降。勢必上逆而作吐。用竹茹降胃逆。加鹽輕搓。能引火下行。故止吐。

壎按、吐屬胃。嘔屬肝。伏熱上干肝胃。則有吐嘔等證。鹽搓竹茹。雖能淸熱。究嫌力薄。而止吐不若佐以黃連、橘皮。止嘔不若佐以黃連、吳萸。皆最妙之法。

熱毒入營。舌絳而乾。反不渴。加清營湯。犀角、元參、麥冬、銀花各三錢。丹參二錢。合本方連翹、生地是也。並加西藏紅花錢半。日夜連三服。未愈再照服。

鄭按、羅廣文每遇貧苦不能備藥。必設法改用。以竹葉心燈心紫草、蘇木。代犀、羚藏紅花等藥。仙手婆心。於斯窺見一斑。

壎按上條是熱鬱氣分。此條是熱鬱營分。蓋鬱雖不同。其內熱則一也。原方柴、葛均須減去。餘可仿此。

血從上逆。見衄咯等證。加犀角地黃湯。犀角、丹皮各三錢。本方生地黃改一兩。赤芍仍舊是也。並加西藏紅花錢半。日夜連三服。未愈照再服。

鄭按、熱毒入營。迫爍陽絡。血從上溢。本方非再加犀角地黃湯。葛難奏功。

壎按營熱內熾。當易鮮生地。或更以鮮生地搗汁。再加鮮茅根、鮮蘆根爲要。

見斑加化斑湯。即白虎湯加元參三錢。犀角二錢是也。見疹加銀翹散。銀花、牛蒡子各三錢。竹葉、大青葉、丹皮各二錢。合本方連翹、甘草是也。二證多見於大熱後。當大熱時見。宜日夜三服。若微熱時見。日夜二服。若舌苔微黃。外微熱而內煩惱懊憹。加元參、沙參、梔子、黃芩各三錢。或並加淡豆豉二錢。日夜三服。皆以愈爲度。

鄭按、疫鼠發核。二三日內。或見斑。或見疹。雖斑重疹輕。究皆胃中熱毒熾盛。或加化斑湯或加銀翹散。方中肯。亦須多服。乃克有濟。至外熱內煩懊憹。則加元參、黃芩梔、豉等味。皆不踰聖賢矩度。

壎按、斑從肌肉而出屬胃。疹從皮毛而出屬肺。肺胃皆熱。故斑疹並見。然亦不宜多見。蓋斑多者邪重也。斑更有藍黑二種。光澤者易治。紫黯者難治。疹亦有紅白二種。紅潤晶瑩者易治。紫黯枯白者難治。

若按證加藥。按時服藥。服藥已多。熱毒已解。其瘀或從經絡散。或從咳嗽出。或從二便下。其病必輕。縱核未消。將原方加減。接服便可收功。

鄭按、此節總結上文。可見毒解瘀化。皆賴按證加藥。按時服藥。方有效驗。

壎按、此條申明鼠疫初起。苟能按法施治。無不即愈之理。所云加減接服者。亦教人於病愈之後。正不必拘定原方也。

有體壯毒盛。有誤服忌藥。助毒致盛者。有改輕改緩。積毒致盛者。此時猶不按證加重。急追多服。必無望矣。其證核愈腫大。面目紅赤。舌胎老黃。午後熱甚。若兼見渴。強壯者加重白虎湯。見上脈浮而促。加減竹葉石膏湯。竹葉五錢。石膏八錢。麥

冬六錢。本方甘草改三錢是也。二證能加羚羊角、犀角、西藏紅花各錢半更好。或加梔子、黃芩各三錢亦好。皆宜日夜連三服。未愈再照服。以熱退爲度。

鄭按。此皆誤時誤藥少服緩服所致。其證面目紅赤舌苔老黃。午後熱甚。若兼口渴皆陽明熱毒熾盛。故重加白虎湯。倘有脈浮而促。故加竹葉石膏湯。此二證能再加羚羊犀角藏紅花。尤見得力。或加梔、芩亦可。然服法必須日夜連服也。

壎按、毒盛之由。既非一致。如因誤服忌藥者。卽以菉豆、生萊菔汁解之。熱退未清。忽惡寒。旋大熱。是謂戰汗。汗透熱解。若人虛汗出未透。致熱未清。宜加增液湯以助其液。汗出自透。元參一兩。麥冬與本方生地各八錢是也。日夜二服。

鄭按。疫證有戰汗。亦泄邪大機括。魏柳洲云。脈象忽然雙伏。或單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戰汗也。宜熟記之。

壎按、應汗不汗。應下不下。或多汗多下。均致正虛邪實。遂有戰汗何哉。正能勝邪。一汗而病愈。正不勝邪。不汗而病變。若戰而不汗者尤凶。定可於脈之靜躁。神之安煩。汗之有無。一決其順逆也。

餘熱未退。小便閉而譫語。加車前、木通各二錢。羚羊角、犀角各錢半。貧者加車前、木通、淡竹葉、竹葉心各二錢。日夜二服。以小便利熱退清爲度。熱退清間有譫語。亦無妨。加淡竹葉、竹葉心各錢半。每日一服。數服可愈也。

鄭按。此譫語由小便閉。故以通小便爲主。熱邪從水道而出。譫語自平。如熱既退。清間有譫語。此君火未寧。故加竹葉、竹葉心合本方之生地。亦仿導赤意也。

璞按。譫語而小便閉者。其膀胱之熱。亦由陽明而來。吳又可曰。熱到膀胱者。其邪在胃。故重於清胃。而略於利便。試觀所加之犀、羚其用意可知矣。鄭氏所云以通小便爲主。語殊欠妥。

甚而大熱不渴。舌黑起刺。腹脹腹痛。大便結而譫語。熱結旁流。體厥脈厥。六證見一。皆宜下。此時危在旦夕。宜急不宜緩。亦宜重不宜輕。故人屬強壯。脈沈數有力。或沈小而實。宜用雙劑。加大承氣湯大黃、樸硝、枳實合本方川樸是也。能並加羚羊角、西藏紅花更好。一服不下。不妨雙劑照加再服。以下爲度。此係屢試必重用方效。故特改重。重用未見有直瀉者。不過大便稍利耳。亦未見有連來二次者。如慮多瀉。可備稀粥以待。食之即止。

鄭按、此譫語由大便結。故以治大便爲主。蓋邪困中焦。陽明必實。故加大承氣以通府氣。府氣通則譫語自平。六證見一皆宜下。不比傷寒痞滿燥實堅。五者俱見。方可下也。此時危在旦夕。下不宜緩。不比傷寒下不嫌遲也。重用未有瀉者。吾見亦多矣。或下瘀血。或下醬糞。皆瘀毒外出之兆。最爲佳境。

壎按、舌起芒刺者。裏熱熾而胃液涸也。急下存陰。自是救亡要策。惟原方之柴、葛及本方之枳、樸。俱在可删可減之例。間有不能不用者。用時亦須斟酌。再樸硝係鹵質凝結而成。入水卽化。故用必另冲。若不解此法。與諸藥同煎。便無功效。

下後熱仍不退。痛脹結流。四證見一。仍宜再下。用單劑輕加大黃、樸硝、川樸接服。若下、熱必退矣。

鄭按下後熱不退。仍宜再下。不可放手。惟藥劑改輕接服。下後則熱必退。藥病相當。不必慮傷及胃氣也。

壎按、下後熱仍不退。原非盡由胃實。須見腹痛脘脹。熱結旁流四證之一。方爲餘滯未盡之的據。

下後仍有微熱。間有譫語。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一錢。日夜二服。以熱清爲度。貧者可加淡竹葉、竹葉心各二錢。無熱仍有譫語。本方柴葛減半。加元參、麥冬各二錢。淡竹葉、竹葉心各一錢。日夜二服可矣。

鄭按、下後餘熱未盡。間有譫語。用本方再加羚羊、犀角、藏紅花。以去餘毒。

壎按下後有熱而譫語。是挾痰而兼挾熱者也。下後無熱而譫語。是挾虛而兼挾痰者也。仲景之溫膽瀉心諸法。皆可參用。

若大熱大渴。兼見痛脹結流四證之一。人壯脈實。不妨重加白虎、承氣同服。藥用雙劑。以下爲度。此表裏雙解法。

鄭按、外有大熱大渴。內則兼見痛脹結流。故加白虎挾本方以解表。又加承氣挾本方以解裏。藥用雙劑重服者。以人壯脈實。尚堪背城一戰。

壎按大熱大渴。痛脹結流。陽明經府之邪。已至極盛。陸九芝曰。病人可生可死之關。卽當爲病人求出死入生之路。病在陽明之經。雖大不大。一用芩、連、膏、知。卽能化大爲小。病到陽明之府。不危亦危。非用硝黃、枳樸。不能轉危爲安。故當清則清。當下則下。機會不可錯過。

富貴之家。懼石膏、大黃之多。可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三錢。熊膽一分半。竹葉心二錢。藥用雙劑。連二服。如仍熱不退。便不下。可並加石膏、大黃各五錢。以下爲度。

鄭按、此節承上文而言。若藥用雙劑。加白虎、承氣。富貴之家。必懼而不服。不忍坐視其亡。故復設一法以救之。至熱仍不退。便仍不下。故並加石膏、大黃各五錢以解表裏。此時若再疑懼而不服。則疾不可爲矣。悲夫。

壎按、此條緊接上文而言。病危至此。惟有白虎、承氣表裏雙解。尚可得生。舍此膏知、硝、黃。將何以瀉亢甚之陽。而救垂絕之陰乎。此時猶豫不下。日後雖欲下之晚矣。

若至七日。仍熱渴不退。人屬強壯。可重加白虎湯。日夜三服。以熱退爲度。若見痛脹結流等症。人屬強壯。可重加大承氣湯一二服。以下爲度。仍有微熱。獨見燥結。可加增液湯以潤之。日夜二服。仍不下。可加小承氣湯大黃五錢。川樸、枳實各一錢是也。一服不下。不妨再服。以下爲度。

鄭按、證有七日。若前失治。熱渴加白虎。便結加大承氣。人屬強壯。故加重劑。其

素體虛弱。則加輕劑。意在言外。不可不知。惟二證法兼滋陰。元參均不可缺。蓋防熱毒爍陰。腎水告竭。則更難挽救耳。

壎按、白虎爲陽明經病不祧之方。承氣爲陽明府病不祧之方。若體壯病重。非此不治。試問舍此。奚有別法。

若口燥舌乾。齒黑脣焦。不甚熱渴。脈見虛大。本方除柴、葛。加一甲復脈湯。本方生地改用大乾生地六錢。甘草改用炙草六錢。赤芍改用白芍六錢。餘藥照舊。並加麥冬不去心五錢。阿膠、火麻仁各三錢是也。日夜二服。

鄭按、溫病條辨一甲復脈湯。即加減復脈湯加牡蠣。此節既加一甲復脈湯。何以不用牡蠣。且牡蠣爲軟堅化痞。益陰退熱妙品。似不當去。宜補加之。

壎按、既見舌乾齒黑。何以熱渴反不甚。脈反見虛大。蓋邪已深入。而陰之將亡焉。此係壞證。良由因循貽誤所致。雖救治得法。十中僅圖一二而已。

液仍不復。可並加調胃承氣湯以和之。大黃三錢。樸硝五錢。合本方甘草二錢是也。日夜二服。以液生爲度。

鄭按、此承上節而言。服前方加一甲復脈湯。液仍不復。可並加調胃承氣湯以

和之。

壎按、上條但爲真陰內竭者設法。此條兼爲餘滯未盡者設法。試以一甲復脈、調胃承氣兩方參觀。其意自明。

若無別證。惟核未消。餘時不熱。獨見子午潮熱。本方除柴、葛。改用大乾生地。各藥照舊。加元參五錢。日夜二服。約三四服。熱可清矣。

鄭按、此節爲病後餘邪未解。立一治例。子午潮熱屬陰虛。故加生地、元參。以養陰清熱。

壎按、子午潮熱。斷不盡屬陰虛。如陽明之積熱未盡者。亦必潮熱。膜原之伏痰未盡者。亦必潮熱。雖然病後之潮熱。固不盡屬陰虛。而退熱之藥味。皆當參以養陰也。

若夫危急之症。初起大熱大渴。卽見痛脹急流。舌色金黃。痰涎壅甚等證。人壯脈實。藥用雙劑。重加白虎、承氣。並加半夏、瓜蔞實、黃連。日夜二服。以病退爲度。能加羚羊角、犀角、西藏紅花各三錢更好。凡白虎、承氣同用。卽取石膏、知母、大黃、朴硝可也。原方不必用全。

鄭按、兩三日間。得此至危之證。匪特選用別藥不可。卽重劑緩服亦不可。然醫家非膽識俱到。則不敢用。病家非主持能堅。亦不敢服。故此證誤死者多矣。噫

壎按、初病諸證叢生。固病之危且急者也。故用藥亦須急追直擣。應加卽加。否則不及挽救矣。

若疫盛行時。忽手足抽搐。不省人事。面目周身皆赤。此鼠疫之急證。非風非脫。切忌艾火與參。急用大鍼刺兩手足彎處。約半分深。撚出毒血。其人必醒。或拈痧或刮痧亦可醒。醒後卽照原方連服二三劑。若見結核發熱。照上法治。

鄭按、疫氣盛行。人在氣交之中。感觸猝發。多有是證。先用鍼法。以泄營血必醒。或用刮法。以宣衞氣亦醒。然鍼法失傳已久。倘有未諳。不可妄施。不如用刮法為便。刮法用細磁杯蓋塗茶油。順手自上而下。先刮肩頸脊背。次刮胸前脇肋。次刮兩手彎曲池穴。次刮兩足彎委中穴。見有紅紫色綻卽止。無不霍然而醒。凡中暑發痧等證。用之亦無不效。一俟能知人事。按證下藥。乃不至誤事耳。

壎按、疫之急者。不但不省人事。並有一觸立斃者。卽千金之所謂惡注。松峰之所謂疫厥也。治法一面先從少商穴針去惡血。一面速用開竅諸方。徐圖救治。

老弱幼小。急追祇用單劑。日夜惟二服。加石膏、大黃減半。所加各藥。小兒皆宜減半。五六歲一劑同煎。分二次服。重危之證。一劑作一服。幼小不能服藥。用鍼刺結核三四刺。以如意油調經驗塗核散。日夜頻塗十餘次。亦可愈。

鄭按、此節爲老幼得病立一治例。非漫無分別而喜用重劑也。存心仁愛。立法精良。於斯可見。

璜按、老年氣衰。幼稚質弱。雖同一患疫。即用藥各殊。就使認證已確。峻猛之藥。祇可用至四分之一。和平之劑。亦不得過十成之五。吾願世之安懷在抱者。幸毋忽諸。

婦女同治。惟孕婦加黃芩、桑寄生各三錢。以安胎。初起即宜急服。熱甚尤宜急追。熱久必墜胎也。若疑桃仁、紅花墜胎。可改用紫草、紫背天葵各三錢。惟宜下者除朴硝。

鄭按、鼠疫毒由地起。婦人女子靜處室中。最易感觸。故以本方按證加減同治也。惟孕婦以血蔭胎。故從方書禁例。去桃仁、紅花。而用紫草、紫背天葵。加黃芩、桑寄生以安胎。絲絲入扣。毫不犯手。然熱毒久鬱。猶易傷胎。故初起宜急服。熱

甚宜急追。即內經所謂有故無殞。亦無殞也。至於宜下之證。雖除朴硝。然素體虛弱。或邪甚正衰。胎最易墜。即大黃、川朴、枳實。亦須斟酌減輕。方不誤事。

壎按、婦女治法雖同。惟顧忌甚多。如胎前忌溫。產後忌涼。崩後忌破。經行須防熱入血室。孕婦須要安胎。此其大要也。

諸證皆除。惟核未消。仍宜服藥。瘀去未盡。必成瘡也。原方除柴、葛。改用大乾生地六錢。甘草改用炙草。與當歸俱加倍。其餘減半。加元參五錢。氣虛可加生耆二三錢。每日一服。三四服核必漸消。如消未盡。當歸四錢。大乾生地。元參各六錢。翹、芍、桃仁減三分之二。生耆四錢。川朴五分。炙草三錢。再數服。或消散或破流黃水愈矣。初愈改用原方。實滋陰去瘀。善後之良方也。

鄭按、結核未消。仍須去瘀。病家疑桃仁、紅花破血。而不敢多服重用。瘀鬱釀膿。一經破潰。轉致成瘡。最難收口。吾見亦多矣。

壎按、此條加減諸藥。頗中肯綮。

人雖虛弱。切忌溫補。蓋熱證傷陰。初愈古法惟滋陰戒溫補。況結核未消。即熱毒未清。溫補助熱。其毒必發。此時體虛再病。必無救矣。惟質素虛寒。偶感熱毒。調治

既清。復回本質。證見虛寒。然後用補。亦宜陰陽兩補。勿遽溫補峻補貽害也。

鄭按、此章爲初愈者叮嚀告誡。竊恐蠻補貽害。前功盡棄。匪特溫補藥劑不可投。卽膩補食物亦不可吃。此服藥宜滋陰。食品宜清淡。則無不霍然愈矣。

壎按、疫爲淫火。疫症初愈。不但五液皆被灼傷。且府臟皆有餘熱。譬之燎原之後。餘焰未熄也。此時清之不暇。何堪溫補。或見虛寒脈證。亦當陰陽並補。所云陰陽之陽。猶氣血之氣。試觀上條氣虛加耆之法。此理自明。故陰陽並補。卽氣血並養之謂。並非眞陽內竭也。倘誤投附、桂。鮮不僨事。

愈後六七日不大便。腹無所苦。乃津液未充。用六成湯。當歸錢半。生地五錢。白芍一錢。天冬一錢。麥冬一錢。元參五錢。二服大便自易。初愈昏昏欲睡。手足微冷。核消後微有浮腫。此由血虛未復。氣無所附。用補血湯。生耆八錢。當歸四錢。皆宜小心體認。切勿倉皇誤事。

鄭按、此條原文倒置。未見貫串。恐有錯簡。且方又另列。體例未合。故略爲移易。

壎按、此條卽是氣血兩補法。可與上條參觀。然既立補法。猶恐除毒之或有未盡。用者之或有差失。小心一語。旨哉言乎

以上諸法。俱從屢次試驗得來。證以強壯者爲多。故於人屬強壯。病盛熱毒家復有餘者。每於重危之證。必加羚羊角、犀角、西藏紅花。取其見效較捷耳。無如人情多儉。富者聞而退縮。貧者更可知矣。茲爲推廣分別熱盛毒盛兩途。隨證加藥。亦足以治病。如初起係熱盛之證。加石膏、知母、淡竹葉。或螺靨菜（原書名雷公根）龍膽草、白茅根之類。便可以清熱。如兼有毒盛之證。加金銀花、牛蒡子、人中黃之類。便可以解毒。若熱毒入心包也。羚、犀、花雖屬緊要。（卽羚羊犀角藏紅花）然加生竹葉心、生燈心、黃芩、梔子、麥冬、蓮子心、元參心之類。便可除心包之熱毒。若熱毒入裏也。加大黃、朴硝、枳殼以瀉之。便可去腸胃之熱毒。如此則貧者亦費無幾矣。老弱幼亦可類推酌減。惟要照方按法。急服多追。方可見效。若改輕改緩。固屬自誤。卽每日一服二服。卽以爲不效。何異以杯水救車薪之火。卽謂水不勝火也。方旣受寃。而病者更受寃。不誠可痛哉。

鄭按、此章推廣治法以挽救貧苦之人。熱盛者清熱。毒盛者解毒。入心包則加清宮湯。陷腸胃則加承氣湯。卽老弱幼小。亦可類推酌減。於虖。立法精良。無微不至。

壎按、富貴者遇石膏、大黃。則心有所不敢而不服。貧苦者遇羚羊、犀角。則力有所不逮而不服。二者不同。其自誤則一也。故羅氏此條。不厭精詳。多方設法。真能體貼入微。

此證最易反覆。有微熱未清而復。有微熱方清而復。以伏邪未盡也。謂之自復。查所復何證。照方按證加藥。以清餘邪。自然獲愈。有瘥後或因飽食而復。或因厚味而復。以食物阻滯。謂之食復。輕則損穀自愈。重則消導方痊。加神粬、山查、麥芽以去滯。自然獲愈。有因梳洗沐浴。多言妄動而復。謂之勞復。脈和證輕。靜養可愈。脈虛證重。調補血氣方愈。勿用寒削。因服參、桂而復。急服菉豆山查湯以解之。用淸補滋潤藥以調之。以上各證。有核無熱。照方酌減服。若因怒氣房勞而復。最爲費手。愈後六七日。見脹痛吐瀉等證。已非原病。宜按脈證調治。愈後宜調補。猶宜靜養。節飲食。慎言語。謹起居。戒惱怒寡嗜慾也。以上彙編

壎按。疫病之後。復病尤易。有勞復者。有食復者。有感冒而復者。有餘邪未清而復者。有調治失宜而復者。復病不一。大凡食復居多。語云病從口入。詢不誣也。其治法尤當量人虛實。隨症化裁。

此證發核。有破口潰膿而至腐爛者。其故有三。一則因初起服辛熱之藥。如麻、桂、羌、防、薑、附之屬。致熱毒迫瘀成膿。二則因初愈驟服溫補之藥。如參朮、炙耆、肉桂、大棗、桂元。及雞羊厚味穀食粘膩之物。餘毒未淨。溫補助熱。勢必掀腫潰膿。三則因病重藥輕。證急服緩。或服解毒活血湯一二劑。熱稍退核未消。而卽停藥。或去桃仁、紅花。或更換他方。或應加承氣而不服。或應加白虎而不用。藥力未到。毒氣逗留。亦必釀膿破口。迨至潰爛。最難收口。膿水愈流。氣血愈傷。欲望復元。非數十日調治不爲功。若見熱退身涼。脈靜舌淨。惟核破口流出黃水。須兼內托。外用泰西黃臘膏。以象皮油、華士林。調勻貼之卽愈。他如誤藥誤時。救愈之後。核已掀腫。色紅而熱。按之甚軟。已輕釀膿。可用銀鍼挑破。放出膿水。勢將平塌。餘瘀未淨。先用象皮油、華士林。調黃蠟膏貼之。如不收口。再以泰西白蠟膏貼之。如瘀膿已淨。仍不合口。當用珠珍散摻之。外貼象皮油。須多服活血排膿解毒湯藥。或以羅氏原方去柴、葛。減桃、紅。加元參、赤豆、銀花、白芷之屬。若夫諸證悉平。氣血涉虛。核腫堅硬。既不能消。又不化膿。毒根不剷。終非了局。按其脈息細弱。內服托裏排膿。外敷拙定化核散。或用泰西磺礦水。時時抹之自化。或用生蒲公英搗蜜貼之。至於

潰膿腐爛。體將羸瘦。證見虛弱。酌服陰陽雙補湯藥以托之。若舌苔尚濁。口仍見渴。是餘毒未盡。邪熱未清。可進涼血清熱。排膿解毒湯藥。其外敷藥粉。皆以珍珠散。調象皮油、華士林貼之。如膿水將淨。肌肉已生。惟口未合。可單用象皮油。卽能收功。或用合口膏塗之卽愈。約編

壎按、鄭氏所補治外諸法。簡便適用。

刮法

肩頸脊背。胸前脇肋。兩肘臂。兩膝灣等處。皆宜用綿紗線或苧麻繩。或青錢或磁碗口。蘸菜油自上向下刮之。以紅紫色綻方止。項下及大小腹軟肉處。以食鹽研細。用手擦之。或以指蘸清水撮之。景岳云。凡毒深病急者。非刮背不可。以五臟之系。咸附於背也。

壎按、刮以宣之。使已入之邪。得以外泄。而病可鬆也。

刺法

第一宜刺少商穴。刺時扶病人坐直。男左女右。用力將其手臂從上捋下。將其惡血聚於指頭。以油頭繩紮住寸口。用尖銳銀鍼。在大指甲向裏如韭葉許刺之。擠出毒血卽鬆。重者兩手並刺。兩臂灣名曲池穴。兩膝灣名委中穴。以手蘸溫水拍之。露出青筋紅筋。若肌膚白嫩者。則露紫筋。皆痧筋也。並用銀鍼刺出紫黑毒血。其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無毒血、反令人心煩。腿兩邊鞭筋上不可刺。刺之恐令人筋弔。

壎按、以鍼刺放毒血。俾邪得外泄。卽痧脹玉衡書用砭之意也。

附紫草茸辨誤　素盦

考本草綱目。紫草釋名紫丹。別錄一名紫芙。一名茈莀。一名藐。一名地血。一名鴉銜草。初無所謂紫草茸者。惟李時珍綱目註中。曾言其根頭毛白如茸。後人因添一茸字。以炫人目。不謂藥肆中又以紫草膠代紫草茸。而紫草之與紫草茸。遂分而爲二。以訛傳誤。相沿已久。殊不知紫草氣味苦寒。斑疹痘毒。用以活血涼血。若一經熬膠。不但不能涼血。且使熱毒膠粘。不能透泄。一字之微。人之生命係焉。吾

輩涉筆。不可以不愼。竊願後之用紫草者。幸勿再書茸字。又按紫草一物。花紫根紫。可染紫色。故名紫草。膠係燭肆用以染色者。並不入藥。

鼠疫抉微

清　嘉定　余德壎伯陶輯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三　藥方篇第三

鼠疫經驗方（彙編一名加減活血解毒湯）

桃　仁（八錢去皮尖打）　紅　花（五錢）　當　歸（一錢五分）　川　朴（一錢）
柴　胡（一錢）　連　翹（三錢）　赤　芍（三錢）　生　地（五錢）
生　草（一錢）　葛　根（一錢）

羅按、此方以桃仁爲君。而輔以歸。去瘀而通壅。翹、芍爲臣。而兼以地。淸熱而解毒。朴、甘爲佐使。疎氣而和藥。氣行則血通。柴、葛以解肌退熱而拒邪。邪除則病愈。惟其對症用藥。故能投無不效。

又曰。此方關鍵全在歸、朴二味。蓋歸爲血中氣藥。朴爲氣中血藥。氣血流通。而

病安有不愈乎。

又釋疑曰。此方鍼對病源用藥。故能投無不效。或疑桃仁、紅花過多敗血。實誤會耳。綱目云。桃仁補少而攻多。紅花合當歸能生血。多服能行血。夫曰補曰生曰行。明謂去瘀生新矣。徐靈胎於桃仁亦曰去舊而不傷新。古方多用於傷後產後。可知二味是去瘀。非敗血也。又疑當歸助血毒。抑知去瘀必須活血。尤宜生血。然用於涼血解毒劑中。猶不多用。制方者未始無斟酌也。又疑生地引邪入陰。更不可解。考之本草經。謂作湯可除痺去煩熱。本草綱目。謂能涼血滋陰。時醫見有陰字。遂疑其引邪入陰。夫陰血也。熱毒中血管。邪已在陰。故內外煩熱。四肢痺痛。用此正對症良藥。而反疑其引邪入陰。是認滋陰陰字作表裏裏字解矣。

壎按、方中柴、葛。羅氏置而未辨。豈鼠疫治法。重在活血。而解肌之藥。不妨從略耶。抑故置一隙。使人參用活筆。不必拘拘於常格耶。雖然。病之重者。用藥宜重。病之輕者。用藥宜輕。經云過猶不及。蓋謂藥與病稱。便是良藥。故審症用藥。果能分別虛實輕重。則操縱在我矣。

又按孫思邈曰。凡用藥皆隨土地所宜。徐靈胎曰。中州之卑溼。山陝之高燥。皆宜隨地制宜。岐伯有異法方宜論。而五常政大論。辨高下溫涼之異。由來方家所說。大略相同。考江南嶺表兩地。地形之卑溼雖同。而地氣之寒溫迥別。是以人之體質亦隨地而異。卽藥之分量。亦因人而殊。羅氏所定之加減活血解毒湯。卽吳又可所謂急症急攻法也。施之於壯體重病。誰曰不宜。第強弱有相懸陰陽有偏勝。或老或幼。或其人本有夙疾。或病後元氣未復。是在用藥者神而明之。變而通之也。爰是權其輕重之宜。增補加減治法數條。

如肝陽素盛者。去柴胡、葛根。加桑葉、菊花。　肺陰素虛者。去柴胡、葛根、厚朴。加桑葉、貝母、知母。　腎陰素虛者。減輕柴、葛。加知母、穭豆。　氣分素虛者。去柴胡。微加防風。　血分素虛者。去柴胡、葛根。加桑葉、丹皮。　幼穉純陽者同。　胃熱素重者。生地乾者易鮮。　痰溼素重者。佐以平胃二陳。　大病之後。去柴胡、葛根。加丹參、蘇梗。　老年氣衰者同。　亡血之後。去柴胡、葛根、桃仁、紅花。加丹參、桑葉、側柏、白薇。　產後血去過多者。去桃仁、紅花、柴胡、葛根。加荊穗、丹參。　產後血枯生風者。去柴胡、葛根、桃仁、紅花。加丹參、荊穗、天麻、穭豆。

吳子存經驗方

大　黃　　厚　朴　　枳　實　　朴　硝

犀　角　　羚羊角　　川黃連　　黃　芩

車　前　　澤　瀉　　連　翹　　牛蒡子

大桃仁　　紅　花　　紫　草　　紫花地丁

紫背天葵

各藥隨病者強弱輕重爲加減。各味俱宜重用。多者以兩計。不必遲疑。

原按、此證發時。熱甚猛速。必須急用猛劑。不必聽醫師評量斟酌。揣脈論方。延遲片刻。遂致難救。所謂宋人議得定。金兵已渡江也。依此法治之。庶幾百無一失。切勿遲疑自誤。

鄭按、鼠疫之病。熱毒既入血分。必以涼血解毒瀉熱爲主。初起病輕。則前承氣羚犀六味可去可減。若體強證重。非重劑急服。萬難挽回。是在臨證者。貴有權宜也。

鼠疫毒核消毒散彙編

銀花　連翹　元參　桔梗各一兩

殭蠶　板藍根　甘草各五錢　馬勃四錢

牛蒡六錢　荆芥穗　薄荷各三錢

共爲粗末。每服六錢。病重八錢。以蘆根湯煎藥末。二三滚去渣服。輕者一日三服。重者一時一服。

己亥夏惠郡患疫。江甯犇農部製此散施送。賴活者甚衆。

鼠疫驗方同上

大青三錢　青黛二錢　黃芩三錢　花粉三錢

人中黃三錢　紫草三錢　連翹三錢　忍冬三錢

梔子二錢

水煎服。此方屢驗。活人多矣。

應驗疫證方同上

紫花地丁二錢　紫背天葵二錢　甘草節二錢　荆芥穗二錢

生大黃二錢　穿山甲二錢　牙皂錢半　金銀花二錢

野菊花三錢　西藏紅花六分　熊膽六分貧者不用亦可

用水煎服。如有起毒核現紅色者。即將紫花地丁、紫背天葵。每味加多二錢。銀花、野菊花。每味加多七錢。同煎服。

治疫奇方同上

金銀花三錢　生甘草二錢　小粒烏豆五錢微炒　白礬二錢

淨黃土五錢

右藥五味。用飯碗量二碗半水。煎至一碗水。臨睡時溫服。次早天亮。計合六個時辰。必汗出而愈。如不愈。次日臨臥時照服一劑。無不見效。此方無論已傳經未傳經。陰證陽證皆愈。或用蜜爲小丸。每服三錢亦效。

經驗塗核散同上原名經驗塗藥

飛硃砂五錢　木鼈仁八錢　雄黃五錢　莊大黃五錢

上冰片二錢。真蟾酥二錢　地丁五錢紫花。山茨菇八錢。

右藥共研細末。用小磁瓶分貯數十罐。黃蠟封口。俾免洩氣。調茶油塗。或用清茶亦可。　瓊州鮑遊府用此方各味等分。調如意油頻塗甚效。須先四面輕鍼

結核後塗藥。凡小孩不能服藥。用此法塗甚妙。

治鼠疫毒核方 同上

初起身熱面紅。口渴心悶譫語者。決是此證。其毒起在頭面四肢及身上。初起如豆。過兩刻則如龍眼。起在皮內。按之應手而動。急用仙人掌半個。切碎煎服。如效再以仙人掌舂爛敷毒核。留一小孔出毒氣。有起核而無身熱口渴者其毒輕。先起核而後身熱者亦輕。若發熱譫語而後起核者較重。核起頭面及上焦者重。起四肢及下焦者輕。亟宜敷藥。藥熱即換。見效自速。

經驗化核散 約編

山慈菇三錢　真青黛一錢　生黃柏錢半　浙貝錢半

赤小豆二錢

共研細末。調蔴油塗。日塗三四次。以消爲度。甚見效驗。

孫氏塗核經驗方

劈舊旱煙桿內煙油塗核立消。

經驗敷核方 彙編

鮮蒲公英二錢　鮮柏樹葉二錢　鮮浮萍二錢　天生子一錢

雄　黃一錢　冰　片五分

共舂爛。和蜜糖敷之。　或梅花點舌丹。調煙膏敷之。　或用連鬚葱頭擣爛。加雄黃、冰片調敷。　或用蛇項骨一片。用唾津將平底一面塗遍貼核上。即粘而不脫。一俟脫落用人乳半杯。將蛇項骨用竹筋夾起浸乳內。兩點鐘久。吐盡毒氣。毒盛者乳亦變色。取出再貼之。頻浸頻貼。以核消爲度。

壎按本草吸毒石一名蛇項骨。另詳後考。

大承氣湯仲景

大　黃　芒　硝　厚　朴　枳　實

小承氣湯仲景

大　黃　厚　朴　枳　實

調胃承氣湯仲景

大　黃　芒　硝　甘　草

鄒潤安曰。柯氏云。厚朴倍大黃。爲大承氣。大黃倍厚朴。爲小承氣。是承氣者。在枳、朴。應不在大黃矣。但調胃承氣湯。不用枳、朴。亦名承氣何也。且三承氣湯中。

有用枳、朴者。有不用枳、朴者。有用芒硝者。有不用芒硝者。有用甘草者。有不用甘草者。惟大黃則無不用。是承氣之名。固當屬之大黃。況厚朴三物湯。即小承氣湯。厚朴分數倍於大黃。而命名反不加承氣字。猶不可見承氣不在枳、朴乎。自金元人以順釋承。而大黃之功不顯。考本經首推大黃通血。再以六微旨大論。亢則害承乃制之義參之。則承氣者。非血而何。夫氣者血之帥。故血隨氣行。亦隨氣滯。氣滯血不隨之滯者。是氣之不足。非氣之有餘。惟氣滯併波及於血。於是氣以血爲窟宅。血以氣爲禦侮。遂連衡宿食。蒸逼津液。悉化爲火。此時惟大黃能直擣其巢。傾其窟穴。氣之結於血者散。則枳、朴遂能效其通氣之職。此大黃所以爲承氣也。

白虎湯 仲景

知母 石膏 甘草 粳米

水煎服。

柯琴曰。陽明邪從熱化。故不惡寒而惡熱。熱蒸外越。故熱汗出。熱爍胃中。故渴欲飲水。邪盛而實故脈滑。然猶在經故兼浮也。蓋陽明屬胃。外主肌肉。雖內外

大熱而未實。終非苦寒之味所宜也。石膏辛寒。辛能解肌熱。寒能勝胃火。寒能沉內。辛能走外。此味兩擅內外之能。故以爲君。知母苦潤。苦以瀉火。潤以滋燥。故用爲臣。甘草、粳米調和於中宮。且能土中瀉火。稼穡作甘。寒劑得之緩其寒。苦劑得之平其苦。使二味爲佐。庶大苦大寒之品。無傷損脾胃之慮也。煑湯入胃。輸脾歸肺。水精四布。大煩大渴可除矣。

涼膈散局方　一名連翹飲子。

連翹　大黃　黃芩　薄荷

甘草　黑山梔　芒硝　竹葉

生蜜

汪昂曰。此上中二焦瀉實火藥也。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故以連翹、黃芩、竹葉、薄荷散火於上。而以大黃、芒硝之猛利蕩熱於中。使上升下行。膈自清矣。用甘草、生蜜者。病在膈。甘以緩之也。古方用涼膈居多。本方加菖蒲、遠志。名轉舌膏。治心經蘊熱。加青黛、藍根。名活命金丹。治肝經風熱。張潔古減去硝、黃。加桔梗爲之舟楫。浮而上行。治上焦諸熱。便不實者宜之。

壎按、本方去硝、黃加桔梗。名清心涼膈散。治疫邪斑疹最宜。

黃連解毒湯外臺

黃　連　　黃　柏　　黃　芩　　焦山梔

水煎服。

汪昂曰寒極曰陰毒。熱極曰陽毒。是方名曰黃連解毒。是君以黃連。直解心經火毒也。黃芩瀉肺經火毒。黃柏瀉腎經火毒。梔子通瀉三焦火毒。使諸火毒從膀胱出。若大便實者。加大黃。名梔子金花湯。利大便。是使火毒從大小二便而出也。蓋陽盛則陰衰。火盛則水衰。故用大苦大寒之藥。抑陽而扶陰。瀉其亢盛之火。而救其欲絕之水也。然非實熱之火。不可輕投。

銀翹散鞠通

連　翹　　銀　花　　苦桔梗　　薄　荷

竹　葉　　生甘草　　荆芥穗　　淡豆豉

牛蒡子

蘆根湯煎服。

原按、內經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之訓。又宗喻嘉言芳香逐穢之說。無開門揖盜之弊。有輕以去實之能。

桑菊飲同上

光杏仁　連翹　薄荷　桑葉

菊花　苦桔梗　甘草　鮮蘆根

水煎服。

原按、此辛甘化風。辛涼微苦之方也。蓋肺為清虛之臟。微苦則降。辛涼則平。立此方所以避辛溫也。

增液湯同上

元參　麥冬　細生地

水煎服。

壎按、吳鞠通曰。溫病之不大便。不出熱結液乾二者之外。其熱結之實症。則從承氣法矣。其半虛半實證。則不可混施承氣。故以此法代之。然陰虛而熱重者。生地當易鮮者為佳。

一甲復脈湯同上

炙甘草　乾地黃　生白芍　麥冬

阿膠　生牡蠣

水煎服。

瑮按、仲景之炙甘草湯。一名復脈湯。爲千古養陰之祖方。凡病虛而陰陽有虧損者。皆可用也。吳鞠通從原方去桂枝加白芍。名加減復脈湯。再去麻仁加牡蠣。名一甲復脈湯。乃專爲溫病救陰而設。用者不可不知。

淸宮湯同上

元參心　蓮子心　竹葉心　連翹心

犀角尖磨冲　連心麥冬

水煎服。

原按。此鹹寒甘苦法。淸膻中之方也。

淸營湯同上

犀角　生地　元參　竹葉心

麥　冬　丹　參　黃　連　銀　花

連　翹

水煎服。

璩按、此方從犀角地黃湯加入輕清逐穢之品。亦鹹寒苦甘法也。

犀角地黃湯 千金

犀　角 磨沖　生　地　芍　藥　丹　皮

水煎服。

王晉三曰。溫熱入絡。舌絳煩熱。八九日不解。醫反治經。寒之散之攻之。熱勢益熾。得此湯立效者。非解陽明熱邪。解心經之絡熱也。按本草犀角、地黃。能走心經。專解營熱。連翹入心散客熱。甘草入心和絡血。以治溫熱證。熱邪入絡。功勝局方。

神犀丹 溫熱論

真犀角 磨汁　石菖蒲　黃　芩 各六兩　生地黃 冷水洗淨浸透搗絞汁

銀　花 各一斤如有鮮者搗汁用尤良　糞　清　香連翹 各十兩

板藍根九兩無則以飛淨青黛代之　淡香豉八兩　大元參七兩

天花粉　紫草各四兩

右藥各生晒研細。忌用火炒以犀角、地黃汁、糞清和搗為丸。切勿加蜜如難丸可將香豉煮爛每重三錢。涼開水化服。日二次。小兒減半。如無糞清。或用金汁水。或加人中黃四兩。研入俱可。

王孟英云。溫熱暑疫諸病。邪不即解。耗液傷營。逆傳內陷。痙厥昏狂。譫語發斑等證。但看病人舌色乾光。或紫絳。或圓硬。或黑苔。皆以此丹救之。若初病即覺神情昏躁。而舌赤口乾者。是溫暑直入營分。酷暑之時。陰虛之體。及新產婦人患此最多。急須用此。多可挽回。切勿拘泥日數。誤投別藥以僨事也。兼治痘瘄毒重。夾帶紫斑危證。暨痘疹後餘毒內熾。口糜咽腐。目赤神煩諸證。

普濟消毒飲東垣

黃芩　黃連　連翹　薄荷

桔梗　牛蒡　馬勃　板藍根

元參　殭蠶　升麻　柴胡

陳皮　人參　炙甘草

便秘加大黃。煎湯飲。

原按、金泰和間。多有病大頭天行者。醫以承氣下之不愈。余曰。身半以上。天之氣也。身半以下。地之氣也。今邪熱客於心肺之間。而以承氣瀉其胃熱。是爲誅伐無過。病以適至。其所爲故。因處此方。全活甚衆。遂名普濟。

達原飲吳又可

檳榔二錢　厚朴一錢　草菓仁五分　知母一錢

芍藥一錢　黃芩一錢　甘草五分

水煎溫服。

原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爲疎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朴破戾氣所結。草菓辛烈氣雄。除伏邪盤踞。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其膜原。是以爲達原也。熱傷津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營氣。加白芍以和血。黃芩清燥熱之餘。甘草爲和中之用。以後四味。不過調和之劑。如渴與飲。非拔病之藥也。

菊花甘草湯程鍾齡

甘菊花四兩　生甘草四錢

水煎頓服。渣煎再服。

千金雄黃散　塗五心額鼻人中及耳門。能避瘟氣。

雄　黃五兩　硃　砂二兩　九節菖蒲二兩　鬼　臼二兩

右藥研末過篩。磁罐收貯。每用錢許。調井水塗。

千金太乙流金散　辟瘟氣方。若逢大疫之年。或用三角絳袋。盛掛心前。或懸戶上。或焚中庭。或燒薰瘟病之人。無不靈驗。

雄　黃二兩　雌　黃二兩　礬　石兩半　鬼箭羽兩半

煅羚羊二兩

右五味研末過篩。磁罐收貯。

千金斷瘟方　瘟疫轉相染着至滅門延及外人。無收視者。服此一丸。可與病人同床。不至傳染。

赤小豆　鬼箭羽　鬼　臼　雄　黃

右四味各等分。研末過篩。以蜜杵丸。如小豆大。磁罐收貯。

壎按、外臺秘要多硃砂一味。

治疔瘡方吳本

鮮白菊花連根。無花用葉。打自然汁一杯。熱酒冲服。或開水冲服。渣敷患處。留出瘡頭。蓋被出汗。其毒自解。

八寶散約編

治瘡毒膿盡。用此糝上。即能生肌長肉。平口收功。效驗異常。

珍　珠一錢人乳浸三日或裝豆腐中煮透取出研細如飛麵　真血竭五分　粉口兒茶五分

煅石膏一錢　爐甘石一錢以黃連五分煎汁煅淬研細水飛淨　赤石脂一錢

陳年吐絲頭五分存性煅　梅花冰片一分二釐

辟疫良法同上

用硫磺、銀硃二味等分。不可用水以新瓦燒藥。放在房內。關閉窗戶薰之。可除疫氣。及死鼠氣味。

又法　用貫衆一兩條。白礬一兩。烏豆一撮。同放水缸內。白礬、烏豆。宜用夏布小袋裝貯放缸內。三四日取出一換。

選用萬國藥方同上

臭水

即辟瘟解毒藥水。每日以此冲灑地角陰溝卑溼等處。一二次。可除一切疫癘穢氣。

臭丸

即白樟腦丸。亦名辟疫丹。佩帶身上。可辟疫癘。

白蠟膏　　黃蠟膏

俱生肌潤燥。

松香油膏即合口膏　　象皮膏

俱收口生肌。

碘礦水、一名海碘。洗水外搽瘰癧結核。及大頭瘟核瘟。

華士林

潤肌滋燥。

附吸毒石考素盦

陳士鐸石室祕錄曰。瘡毒初起。有一種解毒之石。即吸住不下。但毒輕者。一吸即下。毒重者。必吸數日始下。不可急性。而人自取下也。此石最妙。一石可用三年。然止可用以治小瘡口耳。大毒癰疽。仍須煎湯藥治之爲妙。

王遜藥性纂要曰。近見有吸毒石。云出西洋。放毒上即吸緊不能動。拔出毒氣。力盡則自脫。

吳震芳嶺南雜記曰。吸毒石。乃西洋島中毒蛇腦中石也。大如扁豆。能吸一切腫毒。即發背可治。今貨者乃土人捕此蛇。以土和肉舂成大圍棋子。可吸平常腫毒。及蜈蚣蛇蝎等傷。置患處粘吸不動。毒盡自落。其石即以人乳浸之。變綠色急遠棄之。著人畜亦毒也。不用乳浸。石即裂矣。一石可用數次。真腦石置蛇頭不動爲驗。

王丹麓石友贊曰。嶺南方物紀。吸毒石出西洋。色與磁石相類。凡身有腫毒。或受蟲蝎毒處。置石其上。毒盡收石內。其患即平。隨以石浸水中一晝夜。出毒便可再

用不窮。贊云。

人有疾患。苦莫可告。我切恫瘝。無方以療。
石本西洋。力兼衆妙。能收能出。循環愈效。

袁慢恬書隱叢說曰。吳江某姓。有吸毒石。形如雲南黑棋子。有大腫毒者。以石觸之。卽膠粘不脫。毒重者一週時則落。毒輕者逾時卽落。當俟其自脫。不可強離也。強離則毒終未盡焉。俟其落時。預備人乳一大碗。分貯小碗。以石投乳中。乃百沸踴躍。再易乳。復投更沸。如是屢次。俟沸定則其石無恙。以所吸之毒爲乳所洗盡也。不然。其石必粉裂矣云。得之於舊家。本出於大西洋中。傳記不見。乃知世間奇物。不可以理測也。

紀昀灤陽消夏錄曰。左傳言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小奴玉保。爲烏魯木齊流人子也。初隸特納格爾軍也。嘗入谷追亡羊。見大蛇巨如柱。盤於高岡之頂。向日曬鱗。周身五色爛然如堆錦繡。頂一角。長尺許。有羣雉飛過。張口吸之。相距四五尺。皆翩然而落。如矢投壺。心知羊爲所吞矣。乘其未見。循澗逃歸。恐怖幾失魂魄。軍吏鄔圖麟因言。此蛇至毒。而其角能解毒。卽所謂吸毒石也。見此蛇者。攜雄黃數斤。於

上風燒之。卽委頓不能動。取其角。鋸爲塊。癰疽初起時。以一塊著瘡頂。卽如磁吸鐵。相粘不可脫。待毒氣吸出。乃自落。置人乳中。浸出其毒。仍可再用。毒輕者乳變綠。稍重者變青黯。極重者變黑紫。乳變黑紫者。吸四五次乃可盡。餘一二次愈矣。余記從兄懋園家有吸毒石。治癰疽頗驗。其質非木非石。至是乃知爲蛇角矣。

鼠疫抉微

清　嘉定　余德壎伯陶輯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四　醫案篇第四

羅芝園醫案

辛卯春。縣城疫作。初閱得醫林改錯活血解毒湯。贊與證合。爾時黃木生爲予薙髮。即求鈔用。予囑初起即用。定易見功。及後詢之。知伊家救此證者五人皆一劑愈。其時林子幹在座。伊村初疫。鈔治三人。亦一劑愈。一工人持藥回家。延醫診視。醫者憒憒。教服半劑竟斃。

癸巳春。城鄉皆疫。予回橫山泰興當早飯。李子碧林至。云有二婢大熱譫語。腿核如卵。是早長者已死。次者現危。求錄此方照方加羚羊角、犀角各三錢。初服小便如血。熱減核小。然腹滿便結。熱毒傳裏。復加枳實一錢。樸硝二錢。大黃五錢。同渣

煎服。是晚下二次。次早全愈。何氏婦橫山人。與婢同病。其子聞婢已愈。亦來求方。以其貧。教以連服三劑之法。次日熱退。惟核未消。即行止藥。後成瘡潰爛。

石城宏豐號蘇杭店主人梅仿生。龍山人也。店內陸劉二司事患此證。服時醫藥瀕於危。壯熱譫語二日矣。予由橫山回城。仿生告以故。予因言此方之效。衆皆疑而置之。次早延醫不至。不得已用之。仿生見紅花枯索。加西藏紅花二錢。一服病退。再服熱除核消。三服全愈。此加西藏紅花之始也。三司事愈後。恨時醫之誤。信此方之神。故刻陳情辨惑說。傳之陀村。用合劑法。傳至縣。李碧林亦寄信至縣。此方之效。一時聞傳信者遂衆焉。

族弟讓階之子。在外染病回。熱懵大渴痛癖。自項至踵。起核卅餘顆。危證也。族人共酌曰。如此危證。非輕劑可挽。遂合二劑爲一劑。加石膏一兩。羚羊、犀角各三錢。一服熱退渴止。仍合劑服。熱除核消。單劑再服四五劑。全愈。可知危證貴效一二劑。必無望矣。

安鋪廩生李蔭棠之姪。年十四歲。患此證甚危。熱懵顛狂。牙關緊閉。皆謂不救。蔭棠聞此方之效。即催其父母照方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二錢。取四劑同。搗而

灌之。吞下即吐。頻頻灌之。始不吐。連盡四劑病減。再服數劑而愈。惟誤聽時醫之言。減去當歸。其核不消而潰。

許旺。宜興棧夥計也。年十五。骨氣正壯。初患此證。壯熱頭痛。無核危證也。教以連服之法。二劑熱退。次早煑粥熱服。遂微熱譫語。四肢痺痛。急加羚羊、犀角各二錢。西藏紅花一錢。一服痛如故。兼見胸腹滿痛。急用下法。一服仍如故。並聞藥欲吐。一老醫曰。此熱毒攻胃也。教先服淡竹茹湯。然後服藥。果不吐。再照方加下藥一服。病稍退。仍加羚羊、犀角各二錢。連二服。並服生燈草心、螺罨菓、龍膽草、白茅根、白蓮葉等藥。兼菉荳湯。數次始愈。

黎涵智。白藤山人也。在石嶺貿易。每好談醫。得此方常錄以治人。囑曰。切不可減少桃仁、紅花。及己與妻患此證。反疑曰。我夫妻年六十餘矣。恐不能受此重藥。遂改輕桃仁、紅花二劑即斃。妻亦垂危。人閱所開之方。始知改輕。即照原方開服。其妻得不死。

乙未陀村治案

次兒啓基年及壯。三月初二晚。飲酒後壯熱頭痛。口渴身痺。左腿腌連二核。照方

一服。次三四日。照方加西藏紅花錢半。二服未效。初四下午。予由城回。熱懵之甚。急用雙劑連追。加石膏一兩。知母五錢。羚羊、西藏紅花各二錢。犀角三錢。三服仍未效。雞鳴後譫語。頻流屎汁。毒入臟矣。初五早。照前加樸硝二錢。大黃三錢。連二服。已無屎汁。頭痛亦順。惟壯熱未退。心胸煩躁。大便轉閉。初六仍照前石膏、知母減三分之一。歸減半。另加犀角一錢。生竹葉心、生燈心各一撮。生梔子、淡豆豉各三錢。大黃加至五錢。連二服。熱稍減。便仍未通。及晚照前大黃加至七錢。一服便通。熱始退。譫語仍未盡除。初七八九。用單劑加羚、犀各二錢。西藏紅花一錢。竹葉心、燈心爲引。每日二服。微熱譫語始清。獨核不消。堅硬徑寸而痛。以後照方日一服。六七日。堅硬已軟小成瘡。以痛未止。仍日一服。又三四日。始穿流黃水。用托裏透膿湯二服。瘡已成膿。而頸起微核。復照原方二服。核消。仍塗敷數日始愈。此證初熱邪在表。失在不重加白虎。迨已入臟。又失在輕用承氣。以致於甚。其核不散。又失在減輕當歸。誠以大熱不退時。惑於常說。慮當歸助血熱。大黃損元氣故耳。所幸誤用輕而不誤用藥。不致大誤。自後遇證。宜用石膏大黃人又強壯者。初用必七錢。次用一兩。多於二三服見效。

一後生年十七。初熱渴痛癉。見核數處。依方二日三服。已熱懵矣。次用雙劑加知母五錢。石膏一兩。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三錢。一服稍效。主人慮白虎大寒。羚犀太貴。用雙劑加西藏紅花二錢二服。隨用單劑。二服。甚至譫語。奄奄一息。移至廳事。備棺將殮矣。家人遷避。留人看視。原方日一服。二日後有老婦來告曰。此子稍蘇呼救。能食米湯。予細詢之。知尚微熱譫語。並手擺舞。大便閉結。已形銷骨立矣。姑予二劑。加羚犀各二錢。西藏紅花一錢。樸硝三錢。大黃七錢。連二服未通。已能食稀粥一碗。（鄭注此體弱邪衰故食粥無礙）再用雙劑。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二錢。樸硝四錢。大黃一兩。一服即通。諸證皆減。惟核潰爛。調治廿餘日愈。此證雖誤時。幸無誤藥。卒能保全。然以遲疑。致苦累已不少矣。

一少婦臟素寒。時服溫藥。初起壯熱頭痛。大渴身癉。頸核焮紅。隨時加腫。急用雙劑連追。加知母五錢。石膏兩半至二兩。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三錢。日夕四服。腫已定。痛渴稍順。惟熱未退。以大便未通故也。次早仍用雙劑。加知母四錢。石膏一兩。樸硝五錢。大黃一兩。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如故。一服未通。日中照前大黃加至兩二。便通瘀下。熱稍減。晚仍照服。以後用單劑加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二錢。日

夜二服。五六服全愈。此證加藥至重。追藥至急。其愈亦至速。

丙申瓊府治案

黃聖徽年將五十。海口會隆行股東也。家瓊城。以疫死者已四人。伊始病避居海口。延往診視。其證稍熱渴。腿夾各一核。足面一疔瘡。毒甚而熱不甚也。輕加石膏、知母、並紫花地丁。囑日夜三服。並外塗。伊答云。敢二服。亦聽之。次日畏石膏之寒。不得已加羚羊角、犀角、西藏紅花各一錢。並紫花地丁。囑二服。是晚稍見譫語。加羚羊角三味各錢半。並地丁、竹葉心。囑二服。次早譫語已無。除竹葉心照上加法。連服數日。皆囑二服。至六七日。瘀下熱清而人弱矣。初愈照初改原方法。囑每日二服。五六服。疔潰腐脫。核亦漸小。再照次改原方法。（俱見上治法條）加生耆三錢。每日一服。四五服始稍精神。核穿出黃水。疔瘡愈而足微腫。再照次改法。加耆間服補血湯。又數服始愈。愈後始知以家人阻止。初二日止服劑半。以後每日止一服。噫。以緩服而至久延。倘非年將弱而熱未甚。必誤事矣。

海口潮行公成號楊子敬長孫十歲。身熱無核。右脈盛左。疫證也。原方減三之二。加竹葉、銀花。囑日二服。伊日一服。三服後兩腿見核。加西藏紅花二服。證見熱結

旁流。核愈大。原方全劑加黃、樸減半一服。下後腹微痛。又加黃、樸酌減。服後腹仍痛。再加酌減一服。病愈而核未消。照改方三服。核消無痕。伊次子年二十餘歲熱渴痛痺。有汗無核。危證也。宜重加白虎。主人懼寒減半。日夜三服病如故。次日迫改。加羚、犀、花、各錢半。三服仍如故。第三日三味加至二錢。二服。是晚主人持別醫之方來商。予謂其方重用清解之藥無礙。但無桃、紅。恐不中肯耳。二服如故。稍見譫語。第五日復求治。加三味至二錢半。是晚下毒瘀如煙膏。但微熱而已。第六日照第二日方。日夜二服。復下瘀一次。諸病皆除。惟昏昏迷睡。手足微冷。主人著急。診其脈已見和緩。知其爲困也。著備稀粥以待。將晚醒。稍精神。復照一服。第七日兩手臂始見微核數粒。以後照初改方日一服。五六日不大便。服六成湯一服即順。以後照次改方間日一服。數服愈。

一婢微熱痛痺無核。初輕加白虎二服。再少加西藏紅花二服愈。

一工人微熱有核。原方四五劑愈。

海口貞記號有工人邱姓。文昌人。年廿餘。雞鳴起病。黎明大熱渴。痛痺。有汗無核。已不省人事矣。如至危證。重加白虎。日夜三服。次日熱稍退。伊戚慮寒。予笑謂仍

宜重用。迫順其意。用五錢。又三服。第三早熱稍增。始信前言不誣。用七錢。加犀角、西藏紅花一錢。又三服。即咳出瘀血數塊而愈。此以重用急追。見效之速也。

府城西門外下田村。有黃姓夫婦。齊來求治伊子。細詢其狀。曰。兒名亞就。年十歲。形瘠弱。現已熱渴譫語。周身數十核。予訝其多。曰。初腿夾二核。身微熱。第四日醫以爲虛。用花旗參二錢。遂致如此。此加羚、犀、花、證也。伊謂貧難辦此。贈以衆備西藏紅花三錢。初用全劑。即小兒雙服法。加元參心、連心、麥冬、竹葉心各二錢。西藏紅花八分。日夜二服。病已減半。繼用原方三之二。加藥減四之一。二服病已十去八九。惟鷄鳴時微有熱渴譫語。此潮熱陰虛也。用初改原方法。加重大乾地並元參五錢。二服病愈。後知其足面一疔瘡。用次改原方法。加紫花地丁三錢。數服並外塗始痊。其餘治效甚多。難備錄。

廉雷醫案

乙未四刻初成。即過瓊候委。有孔姓來瓊。交五十本。帶回廉州分送。丙申二月。孔姓復來瓊。詢之知漢軍薛蓉裳孝廉。歎賞此方。廉城內外。現有此證。皆用此方。敢

照法者無不效。及四月接孝廉三月十五寄瓊索書之信云。廉城自正月至三月。染證二百餘人。惟十餘人不敢服致誤。刻下各鄉亦有此證。來城取書已無以應。特求多寄。以便廣傳。按此則廉之治效亦多也。雷州遂溪平石村。初得此方亦效。雷廉亦皆有徵也。此方他鄉用之。十愈八九。惟我陀村。著效極多。以用法有善不善之分。猶在服藥有急與緩多與少之別也。統計見效之處。石城以陀村石嶺一方爲最。城內安舖及各鄉次之。化州以新安一方爲最。州城及各鄉次之。廉府以城廂內外爲最。山口北海及各鄉次之。瓊府以海口爲最。海田及府城次之。雷府以平石爲最。城月及各鄉又次之。救人不知凡幾矣。省城西關衆善士。將第二次藏高郡聯經堂刻本刊發。欽州李直刺將第三次藏省垣聖經堂增本刊發。海口衆善士。將第四次藏高郡聯經堂增本刊發。印送已多。流傳亦遠。方到之處。苟無蠱惑遲疑。即敢急追多服。勿以小愈而中止。必以全愈爲收功。庶幾有濟耳。夫鼠疫死證也。此方生方也。以必死之證。而不敢一用可生之方。吾固惑矣。以必死之證。而不敢盡用可生之方。吾愈惑矣。（有一二服未效而棄置者 有數服稍效亦棄置者）衆曰氣數。吾亦曰氣數而已矣。夫復何言。

石嶺一劉姓。中疫甚危。手足腹背六處起核。氣喘如牛。熱甚渴甚。一人告以雙劑連服法。每雙劑加石膏一兩。知母五錢。羚羊、犀角、西藏紅花各二錢。大罐共煎。隨渴隨飲。連進二服。已奄奄一息矣。三更後大下毒瘀而甦。再用單劑。熱清核潰而愈。

李雨山醫案

丁酉夏五。漢珍家兄綰符惠安。其時適該縣城鄉患疫。醫生處方。皆不對證。死者日以十數人計。余聞之戚戚焉。復以加減解毒活血湯方。刊刷廣送遍貼城鄉。并製藥施送。邑人賴活者甚衆。己亥四月。余郡惠州城亦染是症。當鼠疫初作時。余有聘媳何氏年十齡患此證。余深知此方之驗。商之瑞雲親家。擬以此方與服之。醫者疑桃仁、紅花過重。狃於偏執。避而不用。又誤抽搐爲內風。（惠俗有女醫者專醫小兒科故誤爲風而灸以艾）灸之以艾。越宿已不治矣。六月間。有堂弟年廿五。自外鄉染病回。昏悶痺痛。起核數顆。屢投清涼劑。未能見效。越二日熱懵顛狂。牙關緊閉。僉謂不救。余以此方加劑合煎。撬而灌之。連服八劑而愈。蓋吾鄉初染是證時。病家多誤聽時醫

之言。以此方過重而不敢用。以至病者十不救二。纔四閱月。計歿者千一百有奇。遂至醫生束手。病者委命而已。傷心慘目。何以爲情。余遂集同人。捐貲備藥施送。後之病者。服此輒痊。於是郡縣各鄉。始堅信此方之效驗。即醫生亦佩服而不疑矣。藉此方活者二三千人。近年廣東省城香港澳門各處。服此方活者亦億萬衆。余去臘游幕南安。適舘時正值城鄉患疫。余抄錄各方。遍貼城鄉。聞服者甚效。今秋於役溪尾。有鄰居六歲小孩染疫起核。余贈以此方。兩服即愈。足見此方之效。又奚止吾粵一省已哉。庚子秋日誌

劉蔚立醫案

什湖鄉劉求興妻年五十餘歲。由台江傳染獲病而歸。其證陽熱大甚。忽而惡寒。脈盛神昏。面赤肌熱。目視燭光如黑。且有譫語下洩。核猶未見。遂擬大柴胡原方大黃用三錢。加銀翹、地丁等。一下而惡寒罷。腿旁核現。次日即用解毒活血湯。加極重白虎。並解毒各藥。令其日夜二服。服過二三日。諸病減半。惟痰涎凝結如卵。塞在喉嚨。不上不下。復來延診。仍疏原方。更服芒硝二錢。大黃三錢。下後而痰涎

乃降。後去硝、黃二味。如前常服。約計六日。服至十三劑全愈。而腿核亦潰。因原書經驗塗核散隔江路僻製取不易。乃以精製膏藥三四帖貼之。此核亦消。

二甲鄉劉爲楚有媳婦懷孕七八個月。亦患此證。初起核結腿縫。尙未見寒熱。余曰。此人明日必發熱惡寒。神昏欲睡。後果應余言。卽來延診。先以解毒活血湯原方。加黃芩、葡萄乾等。以保其胎。而又恐桃、紅二味。有礙於胎。服後三四點鐘。卽將此方去桃、紅加紫草、紫背天葵。又投一劑。諸病皆瘥。適六月初一日。洪水滔天。藥停一日。病又復作。彼則紮木簰而來商。仍以前方去桃、紅。令日夜二服。服過二日全愈。卽以祕製膏藥數帖與之。其核不期而消矣。

一族叔蔭庭。素業儒。嬸患此證。初起微惡寒。腿旁結一小核。卽延鄰鄉儒醫來診。服秦艽鼈甲散。惡寒罷。頭汗出。熱猶不解。繼卽服升麻、葛根。加銀翹、淡竹。自朝至暮。舌強不轉。腿核愈大。乃延余診治。急疏本方加白虎及銀花、地丁之屬。次晨大瘥。午後復起。繼卽項強背反。手足不舒。而又發微笑。不省人事。其證隨起隨重。藥亦隨起隨加。加至調胃承氣二劑。桃仁承氣一劑。中間一劑。大黃用五錢。芒硝用三錢。病勢漸減。此後用雙劑連追法。日夜三劑。每劑加石膏二兩。知母八錢。餘藥

數品。每日夜服藥觔餘。服過五六日。勢退。去柴、葛。又服三四日後。改用竹葉石膏湯去人參加元參、丹參、蔞、貝等。以收全功惟核未收口。亦敷精製膏藥數帖而愈。

同時蔭庭叔之母年近古稀。素有哮喘證。因媳婦抱病。不免勞苦。哮喘復作。其證但熱不寒。神昏、嗜臥。目不欲開。口不思食。而又無核。余思無非此氣所染而成。遂以原方加竹、枳、蔞、貝一劑而平。次日復發。連服二劑而愈。此感疫無核之明徵也。足見解毒活血湯神效異常。

堂嫂亦患此病。其證上吐下瀉。發熱惡寒。一身痛楚。核結腿旁。湯藥入口卽吐。余急用竹茹三錢。煎湯先服。繼服藥而又吐。隨服生薑汁少許。後始不吐。余思惡寒未罷。尙未盡化熱。用解毒活血原方。絕不加減一味。一服而吐瀉止。連服三四劑。諸病皆平。核用生草和鹽飪攤貼。日久始消。

舍弟婦頸旁素有瘰癧。是日午前無恙。午後忽起寒熱。神昏欲睡。目不欲開。而頸旁纍纍有三核。始猶疑其瘰癧本證也。細按一核如光餅大。始悟核證。而非癧證。卽用解毒活血湯原方。加夏枯草、蒲公英、蘇銀花等。日夜兩服。連服二劑全愈。後祇用夏枯草、蒲公英、銀花三味。日二服。外貼精製膏藥二帖全消。同時大舍姪年

十四。寒熱往來。面赤。核結左腕。隔十餘日。二舍姪亦復如是。核結喉上。皆用原方一劑而奏功。

鄭肖巖醫案

下渡王姓。今夏五月間。右胯縫結核疼痛。人煩頭疼。睛紅口渴。舌黃濁。惡寒壯熱。予疏解毒活血湯二劑。寒熱罷而面項斑現。色紅粒稀。神識尚清。再以原方去柴、葛。加犀角、竹葉、銀花、牛蒡、金汁水二劑。並服葉氏神犀丹數粒。斑透身涼。脈尚滑大。大便數日未下。再以前方加生大黃五錢。二劑始下黑糞數次。舌苔轉淨。人甚煩渴。仍以前方減桃仁、紅花。加石膏、知母、竹葉心、元參、紫地丁、紫草、紫背天葵之屬。疊進數劑。病去八九。核亦不痛。惟頭上發小瘡癤。其熱氣如蒸飯。右眼睛色紅如硃。改用涼膈散。去硝黃。用竹葉心。加羚羊、丹皮、赤芍、鮮地黃、元參數劑。其火始降。面不赤而睛不紅。此君素嗜酒。溼熱久鬱。又感時疫。故病重勢猛。非病家信任一手醫治。萬難挽回。抱病十餘天。粥飯米泔戒不入口。只食菉豆、薏米、番薯。肌肉並不瘦脫。靜養數天。即能健步出門矣。

塔亭郭厝裏有邁婦陳氏。於五月半後。坐轎來診。人難支持。神有欲昏之狀。頭痛肌熱。微惡風。舌苔極濁。口作渴。時有嘔逆。診其脈滑急。而右三部較盛。予曰。近日貴鄉塔亭一帶。有鼠疫起。此證當是感疫初發。雖未見核。然腿邊痛痺。不可不防。急疏葱、豉、銀、翹、紫草、滑、朴、蘆根、絲瓜絡、黑豆芽之屬。翌日來診。神清寒罷。頭痛減。嘔逆平。餘證均在。右胯縫乃現一核。卽以解毒活血湯。去柴胡。加竹葉、銀花、紫草。外用塗核散頻塗。此婦去後。有座客云。此人與予鄰右。其子感疫初亡。殊爲惻然。第三日來診。熱退頭不痛。舌苔漸退。大便祕結。急以原方去柴、葛。加生大黃三錢。是夜下醬糞數次。瘀行絡通。諸證均瘥。舌苔退淨。人見煩渴。第四日。再以原方去柴、葛。加白虎。因年老婦人。再減桃仁、紅花。加紫地丁、紫草與之。病去有九。其核不痛。反見紅腫。予疏銀、翹、車前草、馬齒莧、菉豆之屬。幷以手定化核散。用生蜜調塗。二三日。其核卽消。此婦亦十餘天。只食菉豆、薏米、番薯。幷不傷脾胃。霍然而愈。

塔亭觀音佛衕京茶莊司賬方姓。今夏六月初晨起。見頭痛發熱。口渴胸悶。舌苔黃濁。卽來請診。午後赴視。人已神昏。身僵不能轉側。其東人云。昨夕飲酒啖荔。今早始病。診其脈則右較洪大有力。予曰。此感疫證也。恐有發核耳。令棧顆捫索左

胯邊核大如李。外用經驗塗核藥粉。急疏解毒活血湯。因無惡寒。去柴胡。加竹葉、銀花。翌日覆診。渠能起坐自述病情。視其手有斑點。令脫衣細驗。上半身皆有紅斑。再以前方加犀角、牛蒡、元參及西藏紅花二錢。金汁水三錢。後沖。第三日赴診。斑透身涼。脈轉緩。再以前法去柴、葛加減與之。並佐葉氏神犀丹數粒代茶。病去有八。渠不喜服藥。竟停三天。不來延診。後再赴診。左喉邊結腫甚大。幸喉裏不痛。予改用普濟消毒飲。去升、柴。加浙貝、牡蠣、元參、銀花、天葵之屬數劑。外塗手定化核散。結腫消過半。胯邊核破出黃水甚多。孰料腋下又發一核。幸不甚痛。足見停藥誤事。致餘毒走竄。再以解毒活血湯。去柴、葛。桃仁用五錢。紅花用三錢。加地丁、車前、浙貝之屬。渠連服六劑。諸核均消。即能摒管司賬。料理生意。

辛丑九月。江邊鄉鼠疫起。予即分贈此書。信者絕少。其氣愈熾。有某君之妾。頷下發核。寒熱並見。脈則右盛於左。睛微紅。喉微痛。身帶痺。先延劉君可藩。進普濟消毒飲。大意無甚見效。余因發在上部。亦繼進是方。略爲加減。亦不能應手。改用活血解毒湯。囑其日夜三服。寒熱即罷。神識清爽。核尚腫痛。外用塗核散頻搽。後因煩渴。或加白虎。熱結腹脹。或加承氣。予與劉君信守是書方法。前後服桃仁、紅花

各數兩。藏紅花兩餘。十數日卽奏奇功。其妾方愈。其女復感疫證較重。核發胯縫連服三劑。寒熱卽罷。桃信逾期亦至。最爲吉兆。且所下多瘀血。熱毒遂得外洩。惟營陰被爍。繼復發斑。用原方加犀角、白虎及金汁水冲服。且經水已來。疊服桃仁、紅花。其續下黃水反止。並不傷新血。計前後亦服桃仁、紅花各數兩。藏紅花亦有兩餘。皆能易危爲安。

后洋裏牛肉衕內有習錢業某君。於四月間得疫證。斑核並見。又因誤藥。神昏譫語。於昏亂中忽呼家人曰。速延中洲鄭先生來治。因昔年其母病重。係予救治得愈。渠偶憶及。其戚卽來請診。諱言發核。按其脈沈數。不省人事。家又淸貧。無力服犀角。更形棘手。急疏涼膈散加元參、牛蒡、紫草、紫地丁、冲金汁水。並佐葉天士神犀丹。囑其速服二劑。是晚服一劑。證不減。翌晨始再服一劑。又服神犀丹一粒。午後下醬糞數次。神識淸爽。肌熱悉退。舌苔亦淨。繼以前方去硝黃。加元參、生地、銀花、地丁之屬。病愈有八。核腫甚大。腿後腫如黃瓜。色帶紫。按之甚軟。囑其速針。潰去膿水兩大碗。胯縫之核漸消。後以涼解收功。其時未得鼠疫彙編。然葉氏神犀丹中有犀角、生地、元參、銀翹、紫草、糞淸等味。皆活血行瘀解毒淸熱之品。與是書

活血解毒之意。若合符節。同時鹽倉前。又用此法。復救兩人。附識於此。足見下焦發核。邪結厥陰血絡。非活血行瘀。升邪解毒。萬難大奏奇功。

興記司賬高君。陳豫九副貢之表弟也。得疫核證。豫九兄是夜已投解毒活血湯一劑。翌晨來延診治。予按其脈弦滑。素有木火。手筋見惕。即以原方加羚羊、藏紅花。無惡寒。只發熱。去柴胡加淡竹葉、銀花。囑其連服二劑。翌日神清筋舒熱退。再以原方去柴、葛。加藏紅花、紫背天葵之屬。與之。渠因溪流阻路。三日連服八劑。計前後共服桃仁七八兩。紅花四五兩。其病霍然。並未見有點新血脫下。此方真不可思議。彼未敢放膽信用者。皆識見不到。故誤人多矣。

辛丑夏閒。省城鼠疫大作。延及南關外各鄉村。余得是書。即印數十本。分贈同道諸公。奈信從者少。維時將此書指授欽兒。依方按法。在鄉施治。因旁言蠱惑。病家多不敢服。甚至有誤服熱藥而死者。有誤用針刺而死者。有信女巫及降僮而死者。死仍不悟。殊堪悲惻。閒有數家信任而得生者。爰命欽兒略敘治案於下。以備徵信。爲活人計。或不無少補云。

時聚族叔家中。連日鼠死十數尾。余囑其速用雄黃、蒼朮、鬼箭等藥。於室隅牀下

焚而薰之。數日其嬸兩腿上結核二粒。神識忽清忽昧。肌微熱。口微渴。四肢痺痛。湯藥入口即吐。此熱毒攻胃也。疏鮮竹茹一兩。煎湯先服。服後再照原方。去柴、葛。加梔、豉、竹茹二劑。吐止。神稍清。熱漸退。惟肢痺核未消。再以原方重加歸、芍、桃仁。日服二劑。連服數日而愈。伊姪年十三。左脇下同時發核。外證相似。亦照原方加減。服四五劑。應手而痊。

則福從姪。同居患鼠疫者五人。因誤藥誤時。皆至不救。渠業農。操勞太過。早起頭痛惡寒。後即熱渴。左腿上結有小核。誤服辛溫發散之劑。即神昏譫語。肌熱烙手。舌濁口渴。四肢痠痛。核亦紅腫而大。其弟來延診視。初用原方解毒活血湯加消腫化毒之品不瘥。次早舌濁轉絳。筋惕溲赤。大便下利糞汁。此熱結旁流。血絡凝瘀所致。又以本方去柴、葛。加石膏、知母、竹葉、羚羊、犀角、大黃、樸硝。重用桃仁、紅花。三劑後大下黑糞數次。神識轉清。熱亦漸退。惟核未消。外用塗核散。內服原方加減。或罕用涼解之劑。廿餘日核潰黃水流盡而愈。

其族兄次子則聚年二十八歲。素屬陰虛。體質羸瘦。午飯後忽覺頭疼壯熱。心煩口渴。肢癖胯縫發核如卵。初用本方加梔、豉。先服一劑不瘥。且譫語昏狂渴欲

飲水。又以本方加石膏、知母、竹葉、犀角。服二劑。次早大便頻下糞水。余曰。此熱結旁流也。照前方再加大黃、樸硝、鮮車前草。服三劑。是晚大下黑糞數次。神識稍清。肌熱漸退。渠兄弟疑服涼藥過多。尅伐中土。煑米粥半碗與食。食後約三四點鐘。諸病復作。此食復也。余聞之。急用前方重加硝、黃連服三劑。病始漸退。可見疫證最忌穀食。後每日仍食菉豆、番薯。十餘日餘熱退盡。核亦漸消。方敢少進稀粥。

潘阿波。興化人。寄居敝鄉。素在貨船爲顆。勞苦之極。且多感受海風潮濕。數日前已覺精神不爽。前晚歸家有夢遺。黎明即頭痛寒熱。腿上結核。片刻腫痛而大。診其脈浮弦帶滑。神識忽清忽昧。舌濁而潤。口渴不喜飲。遍身痺痛。小溲短赤。此客感時疫。絡脈凝瘀。與少陰夾寒證有別。初用蔥、豉。加桃、紅、銀、翹、歸、芍。服後汗透神清。熱亦漸退。繼以原方去柴、葛。加鮮車前草。服二劑。大便下黑糞數次。核亦不痛而愈。十餘日後。核即消散無痕。

弋按、本編謂鼠疫起自滇南。沿及粵東瓊雷欽廉諸州。查雲貴兩廣。向稱爲極邊烟瘴之區。水土惡毒。即無死鼠傳染。每遇時令不正。及梅雨濕熱過盛。地毒升騰上蒸。便成瘟疫。廣東則殺蛇爲羹。烹狗作膳。不謹口腹。更易爲患。此係方

域使然。無關他省。民國袁政府時代。北洋防疫處及外國人。昧而未知。腹地省分。偶起時證。指爲鼠疫。無非好爲奇誕。附和盲詞。甚至過路客商。強留醫院。迫吃硫磺拌飯。可爲惡作劇矣。以醫事爲兒戲。等人命於草芥。可哀也已。　至於瘟疫雖然宜下。而本編方藥。非特與江浙等省人體質不宜。卽北省形實體壯者。恐亦不堪大受。又何論重用多服也。然則是編也。爲醫治邊瘴省分瘟疫之具。用以備廣見聞也可。

鼠疫抉微終

後記

《温熱逢源》三卷。清・柳寶詒編著。先生學驗俱豐，曾有《柳選四家醫案》行世，飲譽海内。所著《温熱逢源》，向無刊本，鮮爲人知。是書之問世，幸賴裘君吉生之搜求，得自秘傳，收入《三三醫書》，廣爲流傳，造福人寰。裘君何啻識玉之卞氏耶！是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詳釋《内經》、《難經》、仲景論述伏氣、温熱之要旨。中卷評説諸家之論述，諸多肯綮。非吳瑭三焦之説，而宗其辨治温熱之論。不拘成見，誠學者之風。下卷論述温熱之辨證，苔脈之識别，治法之异同。多爲經驗之談，可宗可法。尤其論治濕温、爛喉丹痧，更見精闢。通觀全書，集先哲論治温熱之精華，融先生診治温熱之心得。珠聯璧合，洵爲佳作。

是書一九五九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刊行横排標點本，但未作校勘。此次重刊，據《三三醫書》本參校，正其錯訛。

《隨息居霍亂論》二卷。系王士雄傳世之名篇。是書初撰于清

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題名《霍亂論》。剞劂付梓，風行海内，奉爲診治霍亂之圭臬。同治建元，先生避難上海，適霍亂大行，死者實多。欲求是書而弭亂，惜不可得。迭承摯友之至囑，先生不能辭，爰爲重訂，而成是書。初刊于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全書分列四篇。首爲病情，擷先哲之菁華，述寒熱之辨識。次爲治法，分述外治、急救之方法；詳論藥食起居之宜忌。三爲醫案·南針篇，擷録先哲之驗案；夢影篇，選載先生治驗之例證。四爲藥方·論藥則切用精要；述方多真知灼見。是書固爲霍亂之專著，尤屬温病之實籍。苟能讀而鑽研之，必有助于急性傳染病之拯治。先生立言以垂世，嘉惠後學，功莫大焉！

此次重刊，參考了光緒十四年戊子春含經室校刊本、道光十九年錢塘趙善才重刻本，對《大成》本之明顯錯訛作了訂正。

《瘟疫霍亂答問》 系晚清陳虬所撰。書成于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東甌霍亂流行之後，爲先生屢試不爽，而筆之于書之經驗。書凡一卷，前列答問，後附制方，明了曉暢，易學易用。先生論治霍亂，

要在辨別寒熱。謂霍亂有寒有熱。若瘟疫霍亂，則悉屬熱；而寒者，不過虛人百中之一。宗王士雄之說，力闢辛熱之非。間或論及西醫疫蟲、預防之說，可見先生匯通中西醫學之用心。所制利濟十八方，皆先生歷年心血之結晶。可補士雄之未備，可資臨床之研用，未可以其篇幅簡短而等閑視之！

是書首次披載于《中國醫學大成》。未具其他刊本。文中錯訛逕從醫理文義校正。

《霍亂審證舉要》 系晚清連文沖撰。連氏積三世之經驗，嘗治霍亂，輒獲良效。痛感霍亂傷人極速，務必審證精確，方可救治及時，爰作是書。采擷諸家之長，參考西醫之說，縷析霍亂之辨證，要在分別陰陽。陰陽既判，寒熱可分，余可推究。列表對照，簡明扼要。附列驗方、外治法、針灸法，皆連氏之心得，可作臨證之一助。

《霍亂審證舉要》，首刊于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全一册。卷首署有「錢塘連文沖聰肅甫述　受業麇國文參校」。卷末刻有「男

祖福校字」。一九三六年收載《大成》本。未具其他刊本。爰據光緒二十五年刊本校勘，以正錯訛。

《**鼠疫抉微**》　系清末余德壎源自吳子存之《鼠疫治法》、羅芝園之《鼠病匯編》、及鄭肖岩之《鼠疫約編》，「逐節按注」而成。書凡四卷，辨證精詳，論治肯綮，多發前人所未發，洵爲中醫論治鼠疫之專編佳作。所述醫案，諸多可信。每見挽沉疴于狂瀾，救危厄于微末，孰爲中醫不能治急性病歟！唯探源之說，仍囿于天地之氣，未臻實驗之研究，固屬歷史之局限，但瑕不掩瑜。當年鼠疫流行之史實，藉是書而流傳；中醫治療急病之經驗，得是書而發揚。諸如承氣之急下，清熱化瘀之合用，皆爲承先啟後之說，啟迪後學。千萬不可以鼠疫已成陳迹，而束是書於高閣。苟能研讀，得益匪淺！

是書初刊于清宣統二年庚戌（公元一九一〇年），石印本。署名「嘉定素庵余德壎伯陶氏輯　無錫陳麗江校」。書末無「弋按」。別無他本。明顯錯訛之處，據醫理文理予以訂正。

林　功　錚

書目

(一) 黃帝內經素問集註 (清)張隱菴
(二) 黃帝內經靈樞集註 (清)張隱菴
(三) 靈樞識 (日)丹波元簡
(四) 傷寒明理論 (宋)成無己 (明)吳勉學
傷寒九十論 (宋)許叔微
陰證略例 (元)王好古
(五) 傷寒兼證析義 (清)張倬
傷寒貫珠集 (清)尤在涇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清)沈目南
(六) 張卿子傷寒論 (清)張卿子
傷寒補例 (清)周學海
(七) 傷寒來蘇集附論翼附翼 (清)柯琴
(八)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趙義德 (清)周揚俊 (清)李有泉
沈註金匱要略 (清)沈目南
(九) 金匱要略心典 (清)尤在涇
金匱翼 (清)尤在涇
(一〇) 脈經 (晉)王叔和
玉函經 (唐)杜光庭
重訂太素脈秘訣 (明)張太素 (清)劉伯祥
脈語 (明)吳崑
(一一) 醫燈續焰 (明)王紹隆
(一二) 脈說 (清)葉子雨
望診遵經 (清)汪廣菴
重訂診家直訣 (清)周學海
臨證驗舌法 (清)楊雲峰
察舌辨證新法 (清)劉恒瑞
脈學輯要評 (日)丹波元簡
(一三) 瘟疫論 (明)吳有性
醫門普度溫疫論 (明)吳有性 (清)孔以立 (清)龔少林
張氏溫暑醫旨 (清)張畹香
(一四) 瘟疫明辨 (清)戴天章
溫熱暑疫全書 (清)周禹載 (清)薛生白 (清)吳止功
溫證指歸 (清)周杓元
溫熱病指南集 (清)陳平伯

(一五) 南病別鑑 (清)葉香岩 (清)薛生白 (清)薛公望
痧脹玉衡 (清)郭右陶
瘧疾論 (清)韓善徵
濕溫時疫治療法 紹興醫學會
(一六) 增評傷暑全書 (清)張鳳逵 (清)葉子雨
伏氣解 (清)葉子雨
伏邪新書 (清)劉吉人
伏陰論 (清)田雲槎
羊毛瘟論 (清)隨萬寧
(一七) 溫熱逢源 (清)柳寶詒
隨息居霍亂論 (清)王士雄
瘟疫霍亂答問 (清)陳蟄廬
霍亂審證舉要 (清)連文沖
鼠疫抉微 (清)余伯陶
(一八) 增補評註溫病條辨 (清)吳鞠通 (清)王士雄 (清)葉子雨
(一九) 十藥神書 (元)葛可久 (清)周揚俊
增訂十藥神書 (清)陳修園 (清)潘霨
痰火點雪 (明)龔居中
慎柔五書 (明)胡慎柔
理虛元鑑 (明)綺石
虛損啓微 (清)洪緝菴
何氏虛勞心傳 (清)何嗣宗
(二〇) 症因脈治 (明)秦景明 (明)秦之楨
(二一) 周慎齋遺書 (明)周慎齋
醫原 (清)石壽棠
(二二) 脈因證治 (元)朱丹溪
韓氏醫通 (明)韓懋
醫林改錯 (清)王清任
醫學舉要 (清)徐鏞
(二三) 草亭目科全書 (清)鄧苑
異授眼科 (清)胡芝樵
銀海指南 (清)顧錫

(二四) 口齒類要 (明)薛己
尤氏喉科秘書 (清)尤乘
咽喉脈證通論 (清)許槤
喉舌備要秘旨 (清)佚名
包氏喉證家寶 (清)包三鏸
重訂囊秘喉書 (清)楊龍九
(二五) 正體類要 (明)薛己
外科證治全生集 (清)王洪緒
外科選要 (清)唐芹洲
外科醫鏡 (清)張貞庵
瘍科全書 (清)梁祐軒?
瘰癧法門 (清)李子毅
(二六) 徐評外科正宗 (明)陳實功 (清)徐靈胎
(二七) 盤珠集胎產證治 (清)施澹寧 (清)嚴西亭 (清)洪緝菴
胎產指南 (清)單南山
重訂產孕集 (清)張曜孫 (清)包興言
女科切要 (清)吳道源
(二八) 經效產寶 (唐)昝殷
女科經綸 (清)蕭賡六
(二九) 校註婦人良方 (宋)陳自明 (明)薛立齋
慈幼新書 (明)程鳳雛
(三〇) 原瘄要論 (清)袁（佚名）
麻疹備要方論 (清)吳硯丞
(三一) 活幼心書 (元)曾世榮
幼科直言 (清)孟介石
(三二)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 佚名
(三三) 幼幼集成 (清)陳復正
(三四) 針灸甲乙經 (晉)皇甫謐
巢氏宣導法 (隋)巢元方 (清)廖平
針灸素難要旨 (明)高武 (日)岡本一抱子
(三五) 眉壽堂方案選存 (清)葉天士
徐批葉天士晚年方案真本 (清)葉天士 (清)徐靈胎
(三六) 孫文垣醫案 (明)孫泰來 (明)孫朋來
三家醫案合刻 (清)葉天士 (清)繆宜亭 (清)薛生白
張畹香醫案 (清)張畹香

(三七) 程杏軒醫案 (清)程杏軒
何澹安醫案 (清)何澹安
邵蘭蓀醫案 (清)邵蘭蓀
(三八) 吳鞠通醫案 (清)吳瑭
(三九) 冷廬醫話 (清)陸定圃
柳洲醫話 (清)魏玉橫
馤塘醫話 (清)張景燾
先哲醫話 (日)淺田惟常
(四〇) 潛齋醫話 (清)王士雄
友漁齋醫話 (清)黃退菴
對山醫話 (清)毛對山
客塵醫話 (清)計壽喬
(四一) 巢氏諸病源候總論 (隋)巢元方
(四二) 儒門事親 (金)張從正
(四三) 重訂靈蘭要覽 (明)王肯堂
肯堂醫論 (明)王肯堂
知醫必辨 (清)李冠仙
研經言 (清)莫枚士
(四四) 醫學讀書記 (清)尤在涇
讀醫隨筆 (清)周學海
市隱廬醫學雜著 (清)王燕士?
(四五) 葉選醫衡 (清)葉天士
醫學源流論 (清)徐大椿
慎疾芻言 (清)徐大椿
醫暇卮言 (清)程林
(四六) 醫學心悟 (清)程鍾齡
(四七) 神農本草經 (魏)吳普 (清)孫星衍 (清)孫馮翼
珍珠囊補遺藥性賦 (元)李東垣 (清)王晉三
雷公炮製藥性解 (明)李中梓 (清)王晉三
(四八) 重刊本草衍義 (宋)寇宗奭
藥徵 (日)吉益東洞
藥徵續編 (日)村井椿
(四九) 劉涓子鬼遺方 (宋)龔慶宣
醫方考 (明)吳鶴臯
(五〇) 聖濟總錄纂要 (清)程雲來